

第35年

51

$15.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童血」刊於本期。民初名追捕手蕭原，其未婚妻張鳳琴與胞弟聯袂到南寧縣探望他，豈料張漢明因如厠而失踪了，從而牽出了一宗擄拐孩童的案子……蕭原爲了找回小舅子，跟踪追擊，歷經險死還生……雲劍飛先生筆下塑造的蕭原，一向予人勇敢機智的印象，欲知本故事前因後果，請閱。

* * *

加價啟事：敬愛的讀友，「武俠世界」兢兢業業創辦至今已三十五年，在即將進入的第三十六年，尚從不曾間斷，全賴廣大愛好者的支持與鼓勵。近年來物價高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刊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爲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爲十八元正。由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期爲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爲見諒。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魚躍龍門」，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51期
(總號18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文・飛劍雲　圖・飛可

血童

蕭原做了一個夢。

夢中，未婚妻張鳳琴懨懨欲睡地躺在床上，一張臉青白，有氣無神地對他說道：「原哥……我跟你……有緣無份……我……去後……你另找一個……不要傷心，世間上比我……好的女子……多得很……希望你……照顧我……兄弟……」他心痛地握住她的手，急聲道：「鳳琴，妳會好的，我會請最好的大夫醫治好妳的病。是我不好，這麼久才回來看妳……」驀地張鳳琴張口吐出一口血來，不知怎的，居然噴得他一頭一臉，驚得他張口大叫一聲……

蕭原從睡夢乍然驚醒過來，瞪大雙眼，張着口，一顆心「卜卜」直跳，眼前浮現出張鳳琴那幽幽怨怨的臉。

長長吁口氣，眨眨眼，蕭原心

聯袂探親

胞弟失踪

裏生出一絲內疚——足有大半年沒回石鼓鄉探望未婚妻了，雖則這大半年東奔西跑，追捕官府懸賞緝拿的罪犯，但始終有點說不過去。

後天起程去石鼓鄉看望鳳琴，明天去買些東西，最重要買些鳳琴喜歡的。

蕭原在心裏立定主意，嘴角不由泛起一抹笑容，驀地，他又擔擾起來，夢中鳳琴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會不會像夢中所見那樣病得……一念及此，他禁不住一下子坐起來，恨不得立刻動身趕去石鼓鄉。吸口氣，甩甩腦袋，自己安慰自己，做夢所見到的怎能作準，古語有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若是夢境成眞，世間上那還有窮人；祇有傻瓜才會相信夢境是眞的，心裏爲之一寬，上身往後一仰，躺回下去，闔上眼再睡。

一覺醒來，經已日頭照窗，蕭原立刻起身，漱口洗臉，穿好衣衫，便出門到慣常飲早茶的趣香茶居去，喝盅茶吃兩碟點心，才去買辦禮物。

來到趣香茶居，找了一個空座頭坐下來，要了一盅雨前龍井，慢慢喝起來。

同枱有兩個年約五十多六十不到的茶客，正在談着閒話，都是日常瑣事，蕭原卻滿有興趣地聽着。

對於一個獨居的人來說，能夠聽聽別人閒話家常，那是一種難得的樂趣，感受那種家的溫馨。

蕭原就有這種感受。

當他吃着一個肉包子的時候，忽然間，他發覺同枱的兩個年老茶客閉上了嘴巴，偏側着頭，在傾聽他身後的那枱茶客的談話。他不由好奇地豎起耳朵，聽聽身後那枱茶客說些甚麼，吸引得那兩個老茶客偏頭傾聽。

「唉，活生生的一個小子，花了那麼多心血養大了，一下子便不見了，叫人多心痛啊！可憐大慶嫂哭了一晚，連聲也哭啞了……」

「大慶也好不到那裏去。」另一個茶客嘆口氣道：「四出找尋，熬了一夜，可憐他瘦了一圈，眼窩凹陷，鬍子有如亂草一樣，乍看到他，嚇了一跳，幾乎認不出他就是大慶！」

第三個茶客接口道：「不知是甚麼人那樣沒良心，拐走了大慶的孩子。俗語有云：孩子是父母的心頭肉，丟了孩子，有如在父母的心裏割去一塊肉，不悲痛才怪。

「一直以來，咱們那地方都平安無事，那一家的孩子不是在附近到處亂跑的，從未發生過不見了孩子的事，昨晚大慶的孩子不見了，還是頭一遭，弄得人心惶惶，但願大慶的孩子不是給人拐走了才好，要不，那就慘了。」

聽到這裏，蕭原已聽出，一個叫大慶的夫婦失了一個孩子，至今仍未找回來。

同枱的兩個年老茶客聽着，搖頭嘆息，臉上現出擔憂之色。左邊那個頭髮有點花白的老茶客擔憂地道：「待會回家，吩咐我家那個小孩子呆在屋內，不要到外面去玩要，正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右邊那個老茶客連連點頭，一臉緊張之色，「老江，我不坐了，還是趕緊回家要我家家嫂看着孩子……」

「嗯，我也是這麼想，那有心情再坐下去，一起結賬走吧。」左邊那個老茶客說着話，已站起身來，舉手招呼一個伙計過來算賬，匆匆趕返家。

蕭原心裏還記掛着替鳳琴姊弟買東西的事，無心情再坐下去，亦結賬離去，往最多東西賣的東門大馬路走去。

對於剛才聽到小孩失踪的事，他並沒有放在心上。

午後，他返回居所的時候，兩手盡是大包小包的東西，全是買給鳳琴姊弟的。

計有花布、首飾、衣服、鞋襪及脂粉等物。

將大包小包的東西放在屋堂當中那張桌子上，舒口氣，蕭原又忙起來，將買回來的東西包紮起來，方便攜帶。

結果，包紮成兩大包。

想到兩日後，便可以見到鳳琴姊弟，他心裏一陣欣喜，咧嘴笑起來。

要不是這個時候起程上路天便會慢慢黑下來，他眞想立刻動身起程趕往石鼓鄉。

他多麼想一下子便飛返石鼓鄉，見到未婚妻——張鳳琴。

「砰砰……」突然響起一陣拍門聲，乍聞之下，蕭原心頭跳動一下，暗自在心裏對自己說道，不要因事來找我，說甚麼我也不會答應的了，遲疑了一下，邊向門前走去，邊問道：「誰呀？」

門外有人應道：「蕭先生，快開門，你在家可好了，我姓黃，是偵緝隊的任長官介紹我來找你的。」

蕭原聽着，在心裏苦笑一聲，老任眞好介紹，上次介紹那個羅有富來找我替他找尋女兒，這一次不知介紹姓黃的來找我幫忙找尋甚麼？將門打開，祇見門外站着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穿得頗體面的中年人。「請問找我有甚麼事？」蕭原上下打量着那中年人。

中年人亦上下打量蕭原一眼，哈哈腰道：「你就是蕭先生？」

蕭原點點頭，「請問有何貴幹？」

姓黃的中年人道：「我家老爺請蕭先生你幫忙，找尋我家三姨太今早丟失了的一頭哈巴狗，那頭哈巴狗是一個洋人領事送給三姨太的，三姨太寵愛得不得了，視如心肝寶貝，哭着說：要是找不回那頭哈巴狗，她也不要活了，嚇得我家老爺除了派出十多人四出找尋外，還到偵緝隊去報案，偵緝隊的任長官除了立刻派人找尋外，還介紹我家老爺找你幫忙找尋，不住口在我家老爺面前誇讚你的本領，還說目前羅買辦的女兒跟人私奔，亦是你給他找尋到，並將她救回的……」

蕭原在心裏苦笑一聲：「任隊長，這一次你介紹得不是時候了。」口裏說道：「黃先生，請問你家老爺是哪一位？」心裏暗忖：下人穿得這麼體面，主人一定是極有體面的人。

姓黃的中年人頓時臉露喜色，「我家老爺乃是省府財政廳長。」

「原來黃先生的主人就是省裏財政廳李廳長，我曾經見過李廳長一面。」蕭原記起，兩年前，曾經在一個場合，見過那位財政廳長李德民一面。

「我家老爺說，若蕭先生找回三姨太那頭心愛的哈巴狗，酬謝二百大洋。」黃姓中年人豎起兩根手指。

二百大洋酬勞找尋一頭狗兒，換了是往日，蕭原一定答應，那比冒凶險，追踪捉拿逃犯輕鬆多了，這說得上是一件優差，可惜他明天便要去石鼓鄉看望未婚妻張鳳琴，二百個大洋雖然好賺，他也決定不賺。

決定了的事情，他不想更改，何況是爲了找尋一頭狗兒，若是人命關天的事，他或許會改變主意。

「黃先生，對不起，我有要緊事辦，明天便要出門，請回覆李廳長，抱歉不能幫忙。」蕭原硬着頭皮道：「一隻狗兒，相信跑不到哪裏去，有偵緝隊的長官找尋，一定能夠將那頭狗兒找回。」

黃姓的中年人猶豫了一下說道：「蕭先生，偵緝隊的人找尋了半天，找不到那頭哈巴狗，任長官才向我家老爺推薦蕭先生你。」

蕭原正想再婉言推辭，黃姓中年人接着說下去：「蕭先生，請你無論如何幫幫忙，你明天才出門去辦事，如今距天黑還有個多兩個時辰，請你無論如何幫忙找尋，要是天黑後也找尋不到，那便算了，不敢勉强你再幫忙找尋，好嗎？要是你不答應，我回去不知怎樣對我家老爺說，算是我求求你吧。」兩眼巴巴地看着蕭原，臉上沒了那種狗仗主人勢的神色。

蕭原心念一轉，自己還要混下去，不好拒人於千里，何況推薦之人是偵緝隊的隊長任志新，而求助之人又是省府的財政廳長，多少也要給點面子，當下祇好勉强答應，「好吧，我盡力找尋，若天黑後還找尋不到，請恕我不再幫忙。」

黃姓的中年人聽蕭原那樣說，立刻說道：「事不宜遲，請馬上跟我走，我帶你到哈巴狗丟失的地方去，詳細的情形，邊走邊跟你說。」

* * *

一個人走運的時候，城牆也擋不住，蕭原很輕易便賺了二百個大洋。

他不過找了半個時辰左右，便找回財政廳李廳長三姨太丟失了的哈巴狗。

說出來，不得不叫人相信，確有運氣這回事，李家的人跟偵緝隊的人合共十數人，找了近半天，都找尋不到那頭哈巴狗，蕭原找了不到半個時辰，便輕易地找回那隻小狗兒，更叫人驚嘆的是，那頭哈巴狗是自動讓他找到的。

說得確切一點，是幾個孩童將那隻哈巴狗抱回李家附近時，那麼巧給蕭原遇上，蕭原便輕易找尋到那隻哈巴狗，得到二百大洋酬勞。

原來，三姨太那頭哈巴狗丟失後，給幾個在附近玩耍的孩童看到，看到那頭狗兒可愛趣緻，便將之抱到一個荒棄的野地玩耍，回家吃午飯時便將之藏起來，吃過午飯後又到那裏去繼續玩弄那頭哈巴狗，直到黃昏時分要回家了，雖則都很喜愛那頭哈巴狗，但誰也不敢帶回家裏，最後祇好「忍痛」將之抱回發現那頭哈巴狗的地方，剛巧遇上蕭原，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驚喜之下，他抱回

那頭渾身髒兮兮的哈巴狗，各給了那幾個孩童五個大洋，然後將哈巴狗抱回李家。三姨太聽說找回心愛的哈巴狗，頓時轉愁爲喜，也不管那隻原本渾身雪白長毛的哈巴狗髒兮兮的，緊緊抱着那頭狗兒，直叫心肝寶貝。

蕭原沒有將那幾個孩童抱了哈巴狗去玩耍的事說出來，胡亂編造了一個找回哈巴狗的經過，拿了李家所給的二百大洋酬勞，與衝衝地趕去偵緝隊，找到任志新，和他一道去吃晚飯，答謝他向李家推薦他，讓他輕易便賺到二百個大洋酬勞。

俗語有云：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像蕭原這種在外面找生活的人，朋友自然愈多愈好，能夠在各方面吃得開，辦起事來自然方便得多，像任志新這種朋友，當然要結交，何況，他對他也很夠朋友。

由於明天大清早便起程去石鼓鄉，加上還要收拾一些衣物，因此，蕭原不敢喝得太久，跟任志新喝了兩斤酒，雖則未能盡興，亦結賬離去。

任志新知道他明天去石鼓鄉會「佳人」，也很識趣，兩斤酒還未喝完，便不時催蕭原結賬回家收拾一下，早睡早起，免得躭誤了行程。

蕭原堅持要喝完酒才離去，任志新拗不過他，祇好陪他快快將酒喝完，催他結賬。

跟任志新在酒家門外分手後，蕭原一逕返回住所，將明天要帶走的東西收拾好，洗了個澡，便上床睡覺。

才闔上雙眼，猛地想起月前買下的一個打開來會奏音樂的精緻小首飾盒忘了收拾在行李之中，立刻挺身下床，走到床尾，打開衣箱，將放在箱內衣服下的首飾箱拿出來。

那個小小的首飾箱確是很精緻，鑲銀鏤花，將盒蓋打開，便會發出輕柔悅耳的音樂，價錢可不便宜——四個大洋。蕭原一看便喜歡，忍痛買下，他知道鳳琴一定也會喜歡。

女兒家，有那一個不喜歡那麼精美趣緻的首飾盒子。

那是洋貨，價錢才會那麼貴。

拿着那個首飾盒子，想到鳳琴看到後，定會愛不釋手，蕭原不由開心得咧嘴笑了。

「彭彭……」一陣急促的拍門聲驚散了他滿心的喜悅，拍門聲那樣急促，來人必有緊急事，蕭原忙高聲叫道：「誰呀……甚麼事？」

門外跟着響起一把女聲：「原哥……快開門！是我呀！」

由於那把女聲帶哭，而且很急促，蕭原因而聽不出拍門找他的女子是誰，急步走到門前，邊拔門開門，邊道：「到底是誰呀？」

門外那把帶哭的女聲馬上又響起：「原哥，我是鳳琴呀……嗚嗚……」哭聲淒惶。

蕭原心頭劇跳一下，猛地將門拉開，口裏驚詫地呼叫一聲：「鳳琴？」

他心裏並不相信，若鳳琴來南寧找他，怎會不事先來信告知他？

「原哥，快跟我去找尋漢明！」門才打開，黑暗中，一個女人氣急敗壞地往正在探身出門外的蕭原身上撲去。

那剎那，蕭原心頭劇震，急忙伸手一把抱住撲進來的女子，口裏疾聲說道：「鳳琴，眞是妳！怎會忽然來到南寧？事先不來信……」

從語聲及熟悉的身形，蕭原確定撲進來的女子，就是他的未婚妻張鳳琴！

「哇！」一聲，張鳳琴撲在蕭原身上，放聲悲哭起來，「漢明不見了……跟我去找他……」猛地抬起頭，直起身，一手抓住蕭原的手臂，拉他往外跑。

蕭原心裏雖有千般疑問，眼見未婚妻如此悲悽惶急，不得不按捺着，不由自主地由她拉着一步跨出門外，上身前傾，幾乎跌倒，口裏急問道：「鳳琴，到底是怎麼回事？漢明又不是小孩子……怎會不見了？」

鳳琴一個勁拉着他往前走，口裏惶急說道：「找回漢明再說，若他有甚麼……」

蕭原脚下一停，口裏說道：「鳳琴，讓我先鎖上門……放下手上的東西……」

張鳳琴聽蕭原那樣說，猝然放開手，哭叫道：「你去鎖門吧！這個時候……有甚麼比找回漢明還重要？」

急急返身往回走了一步的蕭原慌忙停步回身道：「鳳琴，我知妳很心急……可是，急也不在這一會啊。」

張鳳琴氣惱地大叫道：「你呀……你祇關心門戶，你去鎖門吧，我自己去找尋漢明。」哭着往前狂奔。

蕭原聽聞張鳳琴的哭叫，頓時脚步一窒，扭頭看到張鳳琴往前狂奔，忙大叫道：「鳳琴，妳誤會了，我……比妳還着急擔心啊……」轉回身，不再理會打開的房門，放開脚步，飛快地追前去。

追到街口，追上張鳳琴，伸手將她拉住，「鳳琴，妳的心情我很明白，可是，心急沒用的啊！最要緊冷靜，到底漢明是怎樣失踪的？失踪了多久，在甚麼地方失踪，妳要仔仔細細講給我聽，才能夠幫妳找尋漢明啊。」

張鳳琴給蕭原抓住手臂，腳步慢下來，聽他那麼說，有如兜頭淋了盆冷水，頓時清醒了一些，頓然停下來，轉身撲在蕭原身上，摟着他放聲大哭。

蕭原摟着未婚妻，一手輕輕拍着未婚妻的肩背，口裏輕輕說道：「鳳琴，如今不是哭的時候，快對我說，漢明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失踪的？」

張鳳琴好不容易止住哭聲，咽泣道：「在離城里許的那個墟鎮上，我跟漢明坐的那輛馬車，黃昏時分走到那裏，漢明內急，我吩咐趕車的停下來，讓漢明上茅厠，那知道漢明進茅厠後，久久不出來，起先還以爲他拉肚子便不以爲意，時候久了，覺得不大對勁，我下車到茅厠外面呼叫，聽不到在茅厠內的漢明回應，擔心他在茅厠內暈倒，我不便進去，請趕車的進去瞧個究竟，趕車的進入茅厠，裏面一個人也沒有，才知漢明失了踪……」

「妳看着漢明進茅厠的嗎？」蕭原開口打斷未婚妻的話。

張鳳琴咽口口水，「馬車就停在路邊，茅厠在大路外約十丈遠的地方，我跟趕車的看着漢明跑進茅厠……」

「漢明跑進茅厠後，裏面一直沒有甚麼特別的動靜？」蕭原大感奇怪，活生生的一個人進入茅厠後，怎會無聲無息地消失？

「當時，我怎會想到漢明會在茅厠內失踪，他進去後，我沒有怎樣留意，但是，若茅厠那邊有甚麼特別的動靜，我跟趕車的不會察覺不到。」張鳳琴顯得比剛才冷靜下來，「發覺漢明在茅厠內失了踪，我跟趕車的在附近找尋，附近的人聽聞後，都大感奇怪，但都熱心地幫忙找尋，結果驚動了當地的保安隊也加入找尋，可是，找遍了全鎮，甚至連茅厠下面的糞池也用竹竿撥尋了幾遍，亦毫無發現，天黑後，幫忙找尋的人都心灰意冷，逐漸散去，到後來，連保安隊也收隊回去，說明天再找尋，祇剩下我跟趕車的，我驚急得祇會哭，不知如何是好，幸得趕車的一言提醒，想起你，於是急急坐馬車趕來找你……」

蕭原不再說甚麼，一把拉着未婚妻的手臂便往前走，「馬上趕去南豐鎮找尋漢明！」這次輪到他顧不得去鎖好屋門了。

倒是張鳳琴提醒他，「原哥，先鎖上屋門。」

蕭原立刻放開張鳳琴，回身飛快地跑回屋門前，將兩扇門拉上，鎖好，急急跑回未婚妻那裏，拉着她往前急走。

至於一直拿在手上的首飾盒，他早已放進衣袋內。

*　*　*

在趕往南豐鎮的路上，蕭原從未婚妻的口中知道，張鳳琴姊弟這次突然來南寧看望他，並沒有特別事故，之所以沒有寫信通知他，是想給他一個驚喜，本來是一件喜事，那知道因爲漢明的失踪變了慘事。

午夜之前，蕭原跟張鳳琴趕到南豐鎮。

那時候的人早睡，因此，鎮上經已黑沉沉一片，要不是狗兒發出吠叫聲，打破了沉寂，眞會讓人以爲走進一個死鎮上。

「原哥，鎮上到處黑沉沉的，怎樣找尋漢明？」張鳳琴一直緊握住未婚夫蕭原的手，兩眼不住往附近掃視。

蕭原腳步不停，「先去找一個相識的朋友，妳留在那裏安歇，不要胡思亂想，無論如何，我也會替妳將漢明找回來。」

來到一條橫街的第三戶人家門前，蕭原舉手拍門。

「誰呀？來了。」屋內很快便有回應，未幾，雜沓聲由屋裏面往屋前傳出來。

蕭原開口說道：「蔡昌兄嗎？是我……蕭原呀。」

雜沓聲在門前停下，隨即響起拔門聲，「蕭原兄，這麼晚來找我，可是有事？」話未落，兩扇門自裏面拉開來，一個人自門內探身而出。

雖是在黑夜之中，蕭原仍然一眼便認出探身出來的人正是蔡昌──他要找的朋友，立刻說道：「蔡昌兄，深夜打擾，事非得已，不好意思。」

那人亦認出門外的人是蕭原，口裏忙道：「難得蕭原兄光臨，歡迎還來不及，蕭原兄請快進來，還有這位……姑娘。」目光瞧向站在蕭原身旁的張鳳琴，同時將身子往旁移開，好讓蕭、張兩人進去。

蕭原與張鳳琴走進屋內，蔡昌經已回身往屋堂裏面走去，點亮放在一張八仙桌上的油燈，正要開口跟蕭原說話，蕭原已搶先說道：「蔡昌兄，這……是我的未過門的媳婦，請幫個忙，讓我未婚妻在此暫宿一夜……」

蔡昌不等蕭原說完，爽快地道：「蕭原兄，朋友之間說甚麼客氣話，不要說在這裏住宿一夜，祇要你和未來……嫂夫人樂意，不嫌我這裏髒亂，住多久也歡迎之至。」

燈光下，張鳳琴一眼便認出蔡昌是甚麼人，「蔡先生原來就是鎮上保安隊的蔡隊長，還認得我嗎？」

蔡昌聞言，定眼瞧着張鳳琴，失聲道：「赫！怎會不認得！但想

不到，原來是蕭原兄的……未過門媳婦，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一頓，接又說道：「若早知道是未來嫂夫人的身份，不須未來嫂夫人夤夜趕去南寧城裏找蕭原兄，再跟蕭原兄趕回來這裏……」

蕭原苦笑一聲，說道：「我也不知道他姊弟從鄉間來南寧找我，更想不到她弟弟出了事，在這裏離奇失踪。蔡昌兄，麻煩你安頓我未婚妻在此住宿一夜，我這就在鎮上夤夜找尋失了踪的漢明。」

蔡昌忙道：「蕭原兄，這麼晚了，外面黑沉沉的，別說尋人，就是行走也不方便，早前我跟隊上的弟兄從黃昏找到天黑，找遍了整個鎮上，也找不到漢明。這個時候再去找尋，恐怕……白費工夫，明天天亮後再找吧。」

蕭原看了張鳳琴一眼，搖頭道：「蔡昌兄，不管怎麼樣，我也要去找尋一遍。」

張鳳琴道：「原哥，我跟你去找尋漢明，橫豎我躺在床上也無法入睡……」

蕭原截斷她的話，「睡不着覺也要睡啊，瞧妳，神色憔悴，再不好好睡一會，恐怕妳會支持不住。再說，妳跟我一道去找尋漢明，未必幫得上忙，反而礙手礙腳，倒不如由我一個人去找尋來得方便。聽我說吧，乖乖靜心睡覺，我一定會替妳將漢明找回來。」

蔡昌也幫腔道：「張姑娘，蕭原兄說得對，妳就安心在我家睡吧。待我去叫我妻子起來，整理床鋪讓妳睡。」

一頓，轉對蕭原道：「蕭原兄，看來未來嫂夫人不放心你一個人去找尋，我跟你一道去找尋吧。」

蕭原忙道：「蔡昌兄，深夜來打擾，已經對不起，怎好意思要你跟我一道去找尋啊，得你答應我未婚妻在你家住宿一晚，我已感激不盡……」

蔡昌打斷蕭原的話，「蕭原兄，這麼客氣，還是朋友嗎？是朋友便不要跟我說客氣話。」

蕭原馬上道：「那就拜託了。」轉身往外急走，不理會蔡昌跟未婚妻的呼叫，一陣風般走出門外。

夜沉沉，風涼如水，走在沉寂的街上，蕭原一點睡意也沒有，精神奕奕，可是，心裏卻如壓着一塊大石──沒有把握找回漢明。

遠處傳來一陣狗吠聲，持續了好一會，而且吠叫聲兇猛，蕭原起先並不怎樣在意，後來心頭一動，狗吠叫得那樣兇猛，必是給甚麼驚擾了，橫豎一點頭緒也沒有，何不趕去那些犬吠叫聲的地方去瞧一下，說不定有所發現，心裏那樣想，腳下很自然便往傳來狗吠聲的方向跑去。

狗吠聲是從鎮西那頭傳來的，蕭原跑得很快，快跑到鎮西那頭的時候，驀地瞥到左邊不遠處，傳來一聲悶叫，他忙扭頭往那邊望去，同時猛地刹住腳步，緩緩向那邊走去，右手搭在腰間的鎗把上。

夜深人靜，屋外黑暗之中有異聲發出，極可能有甚麼古怪。

蕭原不敢魯莽，放輕腳步，小心翼翼走前去。

剛才發出一聲悶叫的地方，突地又響起輕微的異聲──拖動物體的聲音，可是，蕭原仍然看不到甚麼，因爲夜色漆黑，加上那個地方似乎有兩三棵樹遮擋着，並不容易看到甚麼。

蕭原更加肯定那裏有古怪，邊繼續放輕腳步前去，邊將插在腰間的匣子鎗抽出來，並且扳開大機頭。

快要潛到發出怪異聲響的地方的時候，一條黑影突然猛撲出來，其勢之疾，令到蕭原幾乎閃避不及。

那條黑影猛撲向蕭原。

驟吃一驚之下，蕭原上身一歪，乘勢往橫裏退開去，「呼！」一聲，那條人影擦着他的身旁撲落地上，發出一聲低沉的吠叫，靈敏地轉身反撲向蕭原。

吠叫聲入耳，蕭原便聽出是一頭狗，心頭稍定，口裏低喝一聲：「畜牲！」急忙往橫裏歪閃，同時握鎗的手疾揚，向那回撲的黑影砸去。

「汪」一聲哀鳴，蕭原手上的匣子鎗重重地砸在那條黑影的頭上，撲勢一窒，斜跌落地上。

幾乎是在同時，「呼！」一聲，一條棍影掃向蕭原身上，蕭原大吃一驚，慌忙歪身閃避，已經遲了，腰股側給掃中，痛得他張口痛叫一聲，身子斜跌開去，差點跌倒。

人影撲前，棒影再揮，「呼！」地向斜跌開去的蕭原身上砸落。

與此同時，那條給蕭原砸傷的畜牲──惡犬亦負痛躍起，轉身向蕭原撲噬。

刹那間，蕭原兩面受敵，縱使他身手靈敏，此刻恐也無法應付得了。

蕭原怒喝一聲，身子往地上一倒的同時，握鎗的食指一扣，「啪！」一聲，發射了一鎗。

「嗚」一聲，那頭畜牲給一鎗射中，自空中跌落地上，腿腳掙動了幾下，嗚呼哀哉。

那一鎗蕭原不射人而射狗，因他知道畜牲不會給鎗聲嚇退，人卻會，所以，他才會向那頭畜牲下手。

那條揮棒襲擊蕭原的人影，果然給鎗聲震住，原本砸落蕭原身上

的木棒，停在蕭原身體上空。

那一鎗不但震住了那條人影，亦驚醒了附近入睡的居民，一時間狗吠聲、孩童的哭聲，以及驚嘈聲，響成一片。

蕭原擎鎗指着那條呆住的人影，跳起身，厲聲喝道：「還不扔掉手上的木棒？可是要我向你開鎗！」

那人渾身震抖一下，慌忙鬆開手上的木棒，掉落地上。

「發生了甚麼事？誰放鎗呀？」附近的民居內有人拉開門衝出來，大聲喝問，手上且拿着一支步鎗。

陸續有人自附近的房屋內走出來瞧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蕭原恐引起誤會，忙高聲說道：「各位，剛才是我放鎗，因我發現有人鬼鬼祟祟的躲匿着，我欲查看，突然遭到一頭畜牲和一個人的襲擊，逼不得已，開鎗射殺了那頭畜牲，捉住這個傢伙。」

黑暗中，忽然有亮光閃起，原來有人分別手拿油燈或火把向蕭原站着的地方走去，都是青壯年輕人，手上都拿着武器——手鎗、步鎗、獵鎗、柴刀斧頭等物。

燈光火把映照下，蕭原看清楚那個襲擊他的人的樣貌。

那人年約二十多三十不到的年紀，鼠目尖嘴，唇上長着疏落的鼠鬚。觀其貌便知其人不是善類，眼見七八個居民走前來，眼中滿是張惶之色。

「老鼠章！」一個手執柴刀，走在最前面的漢子怒喝一聲，「嘿，這一次終於捉到你這隻鼠賊，看你還抵賴得了！」

「看看他又偷竊了甚麼？」另一人接口喝叫。

「揍他！」跟着又有人怒叫，「狠狠揍他一頓，然後才押他到保安隊去！」

那個叫老鼠章的傢伙臉色劇變，身子抖索，驚慌叫道：「各位鄉親，求求你們饒過我……」

「揍他，揍他！」走前來的居民發出一陣怒喝聲。

從衆人的怒喝聲中，可見老鼠章這個人在衆人的心目中，是個怎樣的人。

蕭原知道衆怒難阻，不敢阻止衆人對老鼠章動粗，往旁閃開兩步，看着那些憤怒的居民衝前去，揮拳踢腿，圍毆老鼠章。

老鼠章給毆打得倒在地上，發出聲聲慘叫。

這時候，往前走來的人愈來愈多，不但有男有女，亦有老有少。

蕭原恐怕衆人揍得性起，弄出人命，忙大聲叫道：「各位，請停手，要是弄出人命來，那可不得了啊！會惹官非的呀！」

也虧得蕭原出聲呼叫，那五六個圍毆老鼠章的男子才停手，老鼠章倒在地上一動不動，狀似死人，那五六個男子看着，不由心頭驚跳，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快看看他怎樣了？」一個漢子吸口氣，壓下心裏的恐慌。

另一人雖則心裏恐慌，口裏卻說道：「他不過裝死吧了！」跟着一腳踢向老鼠章的身上，喝道：「快起來，裝甚麼死！再不起來，咱們要你眞的死去！」

老鼠章給踢得身子動了一下，隨即又寂然不動。

這一下，衆人頓時着了慌，全都變了臉色，互相覷看。蕭原看在眼內，走上前去說道：「待我看看他是死是活。」蹲下來，看到老鼠章頭、臉、手、脚滿是瘀腫，似乎沒了氣息，禁不住心頭跳動一下，伸手探探他的鼻息，頓時心頭一鬆，抬起頭對正緊張地瞧着的那五六個男子道：「還好，沒有死去。」

衆人聽他那麼說，都鬆一口氣，圍聚在附近的人羣中，有人憤憤地道：「那過街老鼠給打死了，活該！死不了便宜了他！」

突然間，有人訝異地看着蕭原，失聲道：「你是甚麼人？」

其他的人聞言莫不轉眼瞧着蕭原，臉上流露出狐疑之色。

蕭原正想說出自己的姓名，有人已替他說出來，「各位鄉親，這位兄台姓蕭，名原，是我好朋友，也是匪賊逃犯的尅星——省城最有名氣的追捕手。」

話聲入耳，蕭原已聽出說話的人是蔡昌——南豐鎮的保安隊隊長。馬上循聲扭頭向自人羣中擠上來的蔡昌招呼，「蔡昌兄，要找尋的人還未找到，卻意外地捉到一個鼠竊狗偷之輩。」

衆人聽聞蕭原是蔡昌的朋友，戒心頓去，有人讚道：「蔡隊長，你這位朋友眞了不起，一下子便替咱們鎮上抓住老鼠章這隻過街老鼠，這一次人贓並獲，看他還狡賴得了！」

「看看地上那個布袋子內裝着甚麼？」有人大聲說。

圍毆老鼠章的人中，有一個大步走到放在數尺外的那個麻布袋前，將綁着袋口的繩子解開，然後將袋子提起來一翻將袋子內的東西悉數傾倒在地上，衆人定眼瞧看，傾倒出來的東西可不少，有兩隻脖子給咬斷的雞、幾件衣服、一個銅盆、一把柴刀、一個銅鈴，還有一雙舊鞋子。

有人叫道：「那雙鞋子是我的！忘了收回家，那死老鼠章甚麼都不肯放過，眞可惡！」

蕭原低聲對走到身旁的蔡昌道：「蔡昌兄，請快着人將老鼠章抬走，找人救治他，他傷得頗重，若

不及時救治，恐怕會弄出人命。」

蔡昌點點頭，擧起雙手，示意衆人靜下來，大聲說道：「祖哥，你們幾個快將老鼠章抬到隊部去，阿漢，你去澤叔家請澤叔到隊部去醫治老鼠章，快去，老鼠章給你們揍得奄奄一息，若不盡快救治，他一命嗚呼，人命關天，那可麻煩了。」

蔡昌口裏所說的祖哥、阿漢幾人，正是剛才圍毆老鼠章的那幾個男子。

那幾個男子生恐老鼠章傷重致死，答應一聲，七手八脚抬起仍然昏迷不醒的老鼠章，快步往保安隊部走去。

人羣見已沒有熱鬧看，紛紛散去。

直到這時候，蕭原才有機會看清楚給他一鎗擊斃的狗。

那是一隻黑狗，少說有二十斤重，雖則已經死去，從牠咧嘴露齒吐舌的死相，教人感覺到，生前是一頭兇惡的畜牲。

「蕭原兄，還打算繼續找尋嗎？」蔡昌話未說完，大大地打個呵欠。

蕭原點一下頭，「不找尋一遍，我不死心。」一頓，跟着又道：「蔡昌兄，我未婚妻鳳琴可肯睡覺？」

蔡昌嘆口氣，「未來嫂夫人雖然在我女人的慰解下躺到床上，卻睜着眼……鎗聲乍響，她便起身下床，擔心你出了意外，要跟我趕來瞧看，我女人勸阻之下，才不再堅持，唉，看到嫂夫人那種悽惶焦慮的樣子，我女人說，心裏很難過。」

蕭原聽着，心裏一陣難過，暗暗一咬牙，對蔡昌道：「蔡昌兄，你請回去，我繼續在鎮上找尋。」

蔡昌道：「我跟你一起……」

蕭原忙搖手打斷蔡昌的話，「你的心意我心領了，你明天還有事辦，快回去睡覺吧。」說完，朝蔡昌揮揮手，轉身快步往前走去。

蔡昌欲言又止，看着蕭原走出數步，終於開口說道：「蕭原兄，小心啊。」聽到蕭原應了一聲，才轉身往家裏走去。

漸漸地，鎮上又歸於沉寂，漆黑的街道上，祇有蕭原那迅快而又孤獨的脚步聲響起，像一陣風般穿街過巷。

* * *

就在鎗起，鎮上的人大部份給驚醒，不少人起床出門趕去瞧發生了甚麼事的時候，在鎮北頭一座獨立的房屋內亮起一點燈火，一個人躡足走到門前，輕輕拉開門門，悄然將門拉開一點，自門縫中往外窺望。

另一人緊張地站在桌旁的油燈前，緊抿着嘴巴，雙手拳握，一副隨時應變的模樣。

從門縫中往外窺望的人終於吁口氣，將門掩上，轉過身悄聲道：「沒事，外邊附近很靜，鎮南那邊人聲嘈雜，看來鎗聲是在那邊響起，剛才給嚇了一跳，還以爲給發覺了……虛驚一場。」

站在燈前那人聽着，鬆口大氣，拳握着的雙手逐漸鬆開，「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有人開鎗，不會是小事，要不要出去看個究竟？」

門前那人遲疑一下，才說道：「出去探聽一下也好，知道是甚麼回事，心裏安定一點，你留在屋內看着，我出去瞧瞧。」跟着拉開門，閃身而出，隨手將門帶上。

燈前那人幾步竄到門前，傾耳靜聽門外的動靜，傾聽了好一會，忍不住拉開門，探頭往外張望，一條人影驀地從左邊屋角牆後閃出來，那人嚇得幾乎張口驚叫，幸好從屋角牆後閃出來的人影噓了一聲，門內那人認出是到外面探看究竟的那人的聲音，忙硬生生將到了口邊的驚叫聲嚥住，馬上退開一步，讓那人閃身進入屋內，不等那人將門掩上，急急問道：「探聽到發生了甚麼事嗎？」

閃回屋內那人邊將門掩上，邊低聲道：「前面的二叔公說，好像有人捉到一個鼠偷，恐怕你擔心，我沒有再聽下去，急急返回來。」一頓，又道：「如今你可以放心睡覺了。」

那個原先站在燈前的人點點頭，忽然又搖搖頭，「金田，我看還是乘鎮上的人都給那一下鎗聲吸引過去的時機，將那人偷偷運出去，這是個難得的好機會……總之，夜長夢多，萬一保安隊在咱們將人移出鎮外之前，逐家逐戶大擧搜查，那就糟了。」

「嗯，你說得對。」叫金田的點頭說道：「昨晚咱們恐怕保安隊暗地裏派人四出巡查及暗中監視各處，所以不敢將那小傢伙即時運出鎮外。如今難得有這個好機會，剛才鎗聲一響，不但鎮上的人都給引到鎮南面去，若保安隊眞的暗中派人監視各處，亦給那一下鎗聲吸引過去，既然有這個空隙，趕快將那小傢伙運出去，還等甚麼時候！」

「金田，你在門前留意外面的動靜，我進去將那小傢伙扛出來！」燈前那人說着話，返身往屋子裏面走去。

金田重新將掩上的門拉開一綫，湊前去，往外窺望。

未幾，走進裏面那人肩上扛着一個麻袋走出來，從麻袋前後垂下的形狀，袋裏面裝着的應該是一個人。

「洪發，可有查看袋裏面的小傢伙是生是死？別要將他悶死了，白費一番手脚。」金田聽到脚步聲，扭頭回望。

洪發將肩上的麻袋拋動一下，露齒笑道：「你放心，我看過了，他不過暈了過去，這個麻袋孔像白豆般大，怎會將他悶死，走吧。」

金田吸口氣，將門拉開一些，閃身出門外，四下張望了一眼，人影不見，馬上往門內招招手。

肩上扛着麻袋的洪發立刻閃身走出門外，金田將門帶上，回身再四下張望一遍，黑沉沉、靜悄悄的，脚下一動，在前開路，洪發隨後跟着。

洪、金兩人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一條人影在房子的旁邊出現，沿着屋旁走過，經過那座房子的時候，那人影扭頭瞧看了兩眼，大概看不出有可疑之處，因而沒有停留，走過那座房屋後，跟着趦向右邊約數丈外的一片黑幢幢的房屋。

那人影不是別人，正是在鎮上四處找尋張漢明下落的蕭原。

可惜他來遲半個時辰，要不，可能會撞上洪、金兩人。

蕭原離開那個捉住老鼠章的地方後，經已在鎮上大半地方找尋(實際是巡視)過，可惜一無發現。

他本來就沒抱着多大的希望，所以，他並不怎樣失望。

他終於走遍了鎮上每一處地方，結果，毫無發現，拿出身上的懷錶看看，距天亮還有一個時辰左右，猶豫了一下，決定先回蔡昌那裏，待天亮後，再着手找尋。

他認爲，與其像盲頭烏蠅一樣摸黑瞎找，倒不如待天亮後，跟蔡昌從長計議一番，再思量如何着手找尋張漢明。

返回蔡昌家裏，他以爲張鳳琴可能已倦極睡去，那知道才走進客房，張鳳琴正好下床，一眼看到他進來，急急趨前道：「原哥，找到沒有？」兩眼期盼地看着蕭原。

蕭原拉住未婚妻的手臂，輕輕搖搖頭，「走遍了鎮上每一處，一無所獲。」

張鳳琴一下子撲在蕭原身上，悲泣起來，從她的抑壓的哭泣聲，聽得出她在極力抑制自己，畢竟在別人家裏，又在深夜之中，若是放聲大哭，豈不擾人清夢，惹人討厭。

蕭原看到未婚妻悲泣傷心的樣子，心裏一陣難過，忙低聲安慰道：「別哭，妳這樣子傷身體啊，我答應妳，無論上刀山下火海，一定會替妳將漢明找回來。相信我吧，躺到床上去，放寬心情，好好睡一覺，妳這樣下去，萬一病倒，我要分心照顧妳，那就不能全心全意找尋漢明……」

張鳳琴強抑悲泣道：「我去睡，原哥辛苦一晚，也該好好睡一覺，去睡吧……」

蕭原溫柔但又堅決地道：「我要看着妳睡了，才去睡！」跟着輕擁着張鳳琴往床前走去。

張鳳琴深情又感激地抬起淚濕的雙眼看了蕭原一眼，「乖乖」地讓未婚夫半擁半推到床前躺到床上去，馬上閉上雙眼。

她知道蕭原說得出，做得到，她不想未婚夫呆坐着(等她入睡)不能去睡覺，因此，她要盡快入睡，好讓蕭原能夠盡快休息。

蕭原坐在床沿，輕撫着張鳳琴的手臂，希望能夠令她快些入睡。

張鳳琴居然很快便入睡了。

蕭原又坐了一會，才站起身，放輕脚步，走出房外，在屋堂一張敞床上躺下。

蔡昌家裏祇有三個房間，夫婦一個房間，三個孩子共用一房，剩下一房間給張鳳琴睡了，蕭原祇好睡屋堂那張敞床。

蕭原在追捕逃匪時，經常露宿荒山野嶺，因此，對於睡覺，他最能隨遇而安，不到一刻鐘，他已經入睡。

* * *

翌日，蔡昌應蕭原的請求，派出保安隊，協同蕭原，在鎮上大舉搜查。

說是大舉搜查，當然不是逐家逐戶去搜，而是根據保安隊所提供的名單，對認爲有可疑的人家進行搜查，並查問在張漢明失踪那個地方(茅厠)附近的人家，希望查問到一些綫索。

可是，不但搜遍了鎮內，連鎮外(里許遠的範圍內)也搜遍了，好教人失望，仍然毫無所獲。

蔡昌大感失望，對蕭原道：「蕭原兄，對於漢明離奇失踪這回事，我已無能爲力，幫不上忙。」

蕭原當然不死心，「蔡昌兄，雖則仍未找到漢明，我仍然很感激你和隊上弟兄的幫忙。俗語有云：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無論上天入地，也要找尋到漢明，否則，絕不罷手！」

「鎮上以前從未發生過失踪案子，漢明昨天在鎮上離奇失踪，還是頭一遭，可說離奇突兀！昨天我聽聞的時候還不大相信，後來聽了未來嫂夫人的哭訴及趕車的說後，我才相信眞有其事。」蔡昌抱歉地道：「蕭原兄，漢明在鎮上失踪，我不能替你將人找回，很對不起。」

蕭原道：「蔡昌兄別這麼說，你已盡了力幫忙找尋，找不到亦無話可說，請千萬別自責，倒是我昨晚深夜打擾，該致歉的是我。」

蔡昌拍拍蕭原的肩頭，「朋友到來，歡迎還來不及，況且，你小舅子在當地失踪，我這個當保安隊長的，該當負起找尋的職責。」說完就走了。

本來滿懷希望的張鳳琴，聽聞毫無所獲，失望憂慮之下，又悲哭起來，「原哥，我祇有這個弟弟，若是找不到他，又或是他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

蕭原忙安慰她，「不要傷心，我一定會將漢明找回，不惜一切！妳千萬要放開心情，妳這個樣子，很傷身體，遲早會病倒。」

蔡昌的妻子亦在旁慰解張鳳琴。

張鳳琴強抑痛苦，止哭道：「原哥，你也要小心啊，萬一你也有甚麼事，教我怎辦？」

蕭原安慰她，「放心吧，我怎會……有事，妳好好歇息，我到保安隊部去找蔡昌，跟他商議一下繼續找尋漢明的事情。」

蔡昌於搜索完後，隨保安隊返回隊部，處理老鼠章偷竊的案子。

蕭原來到保安隊部，蔡昌仍在審問老鼠章，由於那是公事，蕭原不便參與，便坐在外面等候蔡昌。

大約一袋煙工夫，蔡昌從裏面走出來，看到蕭原，馬上開口招呼，「蕭原兄，找我有事？」

蕭原扭頭看到蔡昌向他走來，忙站起身，「蔡昌兄，又要麻煩你，不好意思。」

蔡昌來到蕭原面前，「又說客氣話了，有甚麼事要我幫忙，祇管說。」

蕭原正想說話，蔡昌拉着他往左邊走去，「到我的房間坐下說。」

在房間內坐下來，蕭原開口道：「蔡昌兄，我思前想後了好幾遍，總覺得……漢明不會無緣無故失踪，極有可能給人在茅厠內擄走，我絕對不相信是狐鬼妖魅所爲，那根本是無稽之談！至於說漢明偷偷溜了，我更加不相信。」

原來自從昨天張漢明在茅厠失踪而找尋不獲後，鎮上便傳出流言，說甚麼野狐妖怪看上了張漢明，將他攝走，亦有流言，茅厠附近的一棵大樹精將張漢明攝入那棵大樹內，張漢明才會離奇失踪，流言繪聲繪影，言之鑿鑿，倒也有不少居民相信，更有人許神誓願，說在晚上如厠的時候，看到茅厠外丈許遠的大樹上，精靈幻現，更有人提議將那棵兩人合抱粗的大樹砍掉、燒毀，免得再有人說是樹精攝人，信以爲眞的人大爲恐慌，嚴禁家中孩童走近那個茅厠。至於不相信的人，當然跟蕭原一樣，斥罵無稽之言。

蕭原在鎮上搜查時，聽聞到那些流言。

「蕭原兄，不要說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那無稽之言！我也相信張漢明不會自行失踪，極可能給人擄走，可是，我有一點百思不解，張漢明據說已十五歲，長得頗高，要擄走他，可不容易，何況厠外有未來嫂夫人跟趕車的等着，他們怎會毫無所覺。再說，今早我跟你曾到那間茅厠內外察看過，茅厠的牆壁沒有破毀洞穿的地方，縱使有人在茅厠內不動聲色將漢明制住，可是，若要將人擄走，必須要從門口走出去，根本不可能不被在厠外等着的未來嫂夫人跟趕車的看到，你說是不是？」

蕭原點點頭，「漢明失踪之事，確實有很多令人費解的地方。蔡昌兄，想不通的地方，暫且不要去費神思考。還是說回剛才的話題上面，漢明若眞的被人擄走，擄走他的人應該是鎮上的人，又或是裏外勾結，不大可能是外地的人幹的，祇有熟悉鎮上情形的人，才能夠人不知，鬼不覺的將人擄走。」

一頓，又道：「我還相信，在漢明失踪後，他極可能給人收藏在鎮上某一個地方，要是及時在鎮上各處搜查，應該有可能將漢明找尋出來。」

蔡昌一拳擊在自己的手掌心上，後悔地道：「唉！我居然想不到馬上來個大搜查，我眞蠢鈍！可惜後悔已來不及。」

蕭原道：「蔡昌兄不用後悔自責，如今應該還有補救之法……」

「蕭原兄，莫非你想到甚麼好辦法？」蔡昌色然喜道。

「也不是甚麼好辦法。」蕭原道：「不過是或許可行的一個辦法。」

蔡昌看着蕭原，沒有說話，等他說出來。

蕭原吁口氣，說下去，「擄人盜竊之事，肯定不是一般人所爲，咱們就從這方面下手追查，向那些不務正業，專幹壞事的傢伙查問，有可能查到一些頭緒，正如俗語有云：蛇有蛇路，鼠有鼠路，那些人總會聽到一些風聲的。」

蔡昌目光一亮，疾聲道：「對！我居然想不到這一點，這不失是一個辦法，我馬上派人去將鎮上所有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及壞傢伙抓到隊部來，逐個查問！」

蕭原認爲蔡昌所言不失是個省時見效的好辦法，點頭道：「這樣也好，省得逐個去找尋查問……」

「事不宜遲，我馬上派人去將那些地痞一個個抓回來！」蔡昌坐言起行，馬上起身走出外面，派出保安隊去抓人。

* * *

蕭原跟蔡昌逐個查問完那些抓回來的二十一個流氓光棍後，兩人坐着相對默然，臉上沒有一絲喜悅

之色。

良久，蕭原頹然道：「想不到從那些傢伙的口裏，一無所獲，白費了一番工夫。」

蔡昌挺挺腰，嘆口氣道：「蕭原兄，漢明失踪之事，看來很棘手，要找回他，恐怕不容易。」

蕭原猛吸一口氣，一拳擂在枱面上，沉聲道：「無論如何，我也要找回漢明！」

驀地眼珠一轉，悄聲對蔡昌道：「蔡昌兄，還有一個辦法，請派人查一下，這兩天可有陌生人在鎮上出現、逗留，甚麼人家有親友到訪，我要查問一下那些人，爲了找回漢明，我會不惜用任何手段！」

蔡昌站起來，長長吁口氣，伸個懶腰，「蕭原兄，我很明白你的心情，該回去吃晚飯了，俗語有云：朝廷不差餓兵，待隊上的弟兄吃過晚飯後，才有氣力精神辦事。」

聽蔡昌一說，蕭原頓覺肚子咕咕直叫，省起午間沒有吃飯，此刻餓得難受，於是點頭道：「嗯，快回你家吃飯，吃過飯立刻去查問鎮上的人家。」

在返回蔡家的路上，蕭原忽然心怯起來——怕見到張鳳琴。奔波勞碌了一日，甚麼也查不到，叫他怎樣對張鳳琴說。

醜婦終須要見家翁，蕭原硬着頭皮返回蔡家，張鳳琴似乎已想開了，聽聞仍無頭緒，不但沒有焦慮惶急，反而安慰蕭原，要他不用焦急，還說相信他一定能夠找回張漢明。

聽張鳳琴那樣說，看到她臉上減了愁苦之容，蕭原心裏爲之一寬，他知道，張鳳琴是裝出來的，實則心焦如焚，眼淚往肚裏流。

爲了不讓蕭原擔心她，相信她眞的想開了，她還吃了滿滿的一碗飯。

飯後，蕭原跟張鳳琴說了幾句安慰她的話，便跟蔡昌出門返回隊部。

才返回隊部，還未坐下，一個士兵馬上走來向蔡昌報告，「報告隊長，老鼠章說，有話要對你說……」

蔡昌睜睜眼，不耐煩地道：「別管他，跟他還有甚麼話好說！他媽的吃飽了想尋開心！待有空才跟他消遣消遣！」

那個士兵待他說完，隨即接口說道：「報告隊長，老鼠章說，是緊要事，有關昨晚失踪的……」

「蔡昌兄，快去見老鼠章，看他有何話說。」蕭原疾聲打斷那個士兵的話，一手拉着蔡昌往關押老鼠章的地方走去。

正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怎不教蕭原心頭驚喜。

蔡昌給蕭原拉着往關押老鼠章的地方的隊部後院走去，邊走邊對那跟着走的士兵道：「蘇明，老鼠章眞的那樣說？」

那個士兵——蘇明連連點頭，「起先我不相信，後來看他說得正經八百，還劈神誓願，不像是胡混瞎說，才向隊長你報告。」

「希望老鼠章說的話可信，否則，有他好受！」蔡昌被蕭原拉得腳步飛快。

來到關押老鼠章的囚室前，蔡昌吩咐一個站崗的士兵將室門打開，蕭原第一個走進囚室內，一眼看到老鼠章躺在靠裏牆的一張板床上，頭臉上瘀腫的地方，塗了紫紫黑黑的跌打藥，乍看上去，好不恐怖，嚇人一跳，卻嚇不着蕭原，走近床前，邊大聲道：「老鼠章，快起來！」

躺在床上像死人一樣的老鼠章身體動了一下，沒有起來，扭轉頭，張開眼皮，掀動嘴唇，啞聲道：「你是誰？起來幹嗎？」

由於昨晚太黑，雖有燈光火把照着，老鼠章仍然看不清楚蕭原的樣貌，因此，他認不出眼前的蕭原就是昨晚將他逮住的人。

蕭原一步標到床前，一手執住老鼠章胸前的衣衫，將他拉起來，「坐起來，有話跟你說！」由於事關失了踪的張漢明，說不定可從中得到綫索，所以，蕭原不由自主顯得緊張衝動。

老鼠章被蕭原拉起來，牽動身上的傷痛，痛得他叫起來，「快放手，痛死我了。」

跟在蕭原後的蔡昌沒好氣地道：「你這種人早就該死，痛死活該！」

蕭原卻恐怕老鼠章痛死了，連唯一可能提供綫索的人也死了的話，無法得到綫索，慌忙放開手，聲氣卻狠厲地道：「快說，你是否知道有關昨天離奇失踪少年的事情？」

老鼠章身子晃了晃，眼看便會跌倒下去，蕭原卻給他穩住身體，讓他坐穩，老鼠章對站在蕭原身後的蔡昌道：「蔡長官，他是甚麼東西？有甚麼話我祇會對你說。」

蔡昌哼了一聲，沉聲道：「你不是說，要對我說出有關昨晚失踪的那個少年的事情嗎？」

「你到底知道些甚麼？」蕭原喝問。

老鼠章瞪了蕭原一眼，「你發甚麼威！我才不理睬你！」跟着轉對蔡昌道：「蔡長官，我要是說出來，有些甚麼好處？」

蔡昌怒道：「你這隻過街老鼠，有事隱瞞不說，還敢跟我討價還價？你他媽的，可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老鼠章居然毫無懼色，「事關人命，若沒有好處給我，打死我也不說，橫豎要坐牢，爲甚麼要送個便宜給你？」

蔡昌怒喝一聲：「你敢要脅我？嘿嘿！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揚手一掌便向老鼠章摑去。

蕭原忙一手擋住蔡昌那一掌，「蔡昌兄，請賞個臉，先聽他說要些甚麼好處，再作計較。」

蔡昌哼了一聲，收回手，「算你走運，你想要些甚麼好處，快說出來聽聽，要是太過份，哼哼，休想！」

老鼠章舔舔嘴唇，跟着眨眨眼，瞧瞧蕭原，又看看一臉怒色的蔡昌，喉頭抽動一下，才說道：「若答應放了我，我才會將昨晚聽到的可疑情形說出來。」

蔡昌怒喝一聲：「發你的大頭夢，放了你，休想！」

一頓，又道：「誰知道你爲求我放了你，胡說一通！」

老鼠章嘶聲道：「蔡長官，我如有半句謊言，不是阿媽生的！」

蕭原開口道：「蔡昌兄，且聽他怎麼說，再作定奪，好嗎？」

老鼠章居然說道：「若不先答應放了我，我不會說！」

蔡昌哼了一聲：「你以爲我們是笨蛋？聽你信口胡言！你他媽的異想天開！」一手拉了蕭原便往外走，「蕭原兄，我們走！」

山窮水盡之時，忽地柳暗花明，蕭原當然不肯放過任何可能找尋張漢明的綫索，忙拉住蔡昌，急急勸道：「蔡昌兄，或許……」

蔡昌忙向蕭原眨眨眼，壓着聲道：「別着急，他一定會說……」

話未說完，祇聽老鼠章叫道：「蔡長官，我說了出來，你是否眞的放了我？」

走到室門前的蔡昌朝蕭原偏首一笑，然後轉頭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怎知你所言是眞是假？這樣吧，你說出來聽聽，待我查證屬實後，才放你走！」

老鼠章猶豫一下，才說道：「我不知昨晚聽到的，是否與失踪的少年有關，但卻甚爲可疑……」

「那你要求菩薩保佑，你昨晚聽到的與那個少年失踪之事有關。」蔡昌道：「一句話，不管是否有關，說出來對你有利無害。」

老鼠章眼珠轉動一下，溜了蔡昌一眼說道：「好吧，我說。」

蔡昌跟蕭原對看一眼，走回床前，「說來聽聽。」蔡昌爲「戰勝」老鼠章而大感興奮。

蕭原此時才深切體會到，「關心則亂」這句話的意思。

剛才，他確是太心急了，以致失了方寸。

舔舔嘴唇，老鼠章開口說道：「昨晚我走過一戶人家的房屋後，隱約聽到房屋內響起兩聲悶叫，正感好奇之際，聽到屋內響起兩聲低沉的呼喝，隨即沉寂下來，當時我心裏大感奇怪，我知道那戶人家祇有一個人，怎會有兩個人的聲音……」

蕭原急急打斷老鼠章的說話，「你既知那戶人家祇有一個人，一定認識那個人吧？」

蔡昌接口道：「廢話少說，快說出那戶人家是誰？」

老鼠章道：「金田，我認出那是金田的房屋。」

「蔡昌兄，金田是個怎樣的人？」蕭原偏首看着蔡昌。

蔡昌道：「金田這個人雖是好賭，但卻沒有幹過甚麼壞事，我對他所知不多，祇知道他一直幹收買破爛的活兒，三十多歲人，仍未成家。」

老鼠章冷笑一聲，「蔡長官，你可知道金田暗中幹收買賊贓的勾當？」

「你那樣說，一定曾經將偷來的東西賣給金田！」蔡昌瞪着老鼠章。

老鼠章喉頭抽動一下，「等着要錢花的時候，才會……賣給他，金田那吸血鬼很會壓價……」

「你爲甚麼不早說？」蕭原沒好氣地瞪着老鼠章。

老鼠章呻吟一聲，「我身上的傷痛直到黃昏時候，才稍微減退，那時候，才有機會曉得胡思亂想，想起這回事，愈想愈覺奇怪，金田一個人，家裏怎會有兩個人的聲音發出……」

「或許是女人……發出的聲音。」蔡昌眨眨眼，神色透出異樣的興奮。

老鼠章立刻意會到蔡昌的話意，咧嘴邪笑一聲，「女人跟男人幹那回事時，發出的叫聲不是那樣的，我分辨得出來，我敢發誓，那悶叫聲是男聲，而且聲音較成年人嫩，就因爲那兩聲悶叫，才令我驟然想起，或許跟昨天失踪的那個少年有關連，於是要想告訴你們。」

「哼，你若不是想到可能得到好處，你會這麼好心告訴我們！」蔡昌沒好氣地瞪了老鼠章一眼。

蕭原在仍無頭緒之下，當然不肯放過這條綫索，馬上對蔡昌道：「蔡昌兄，咱們馬上到金田家裏查看！眼下，咱們決不能放過任何值得懷疑的綫索。」

蔡昌也覺得行動比說話來得實際，點頭道：「好，我跟你馬上去。」跟着對老鼠章道：「老鼠章，你求神拜佛保佑你所說的是事實，那你就會給放回去。」

跟蕭原走到前面，招呼兩個士

兵跟他一道到金田家去搜查。

來到金田家，那知道金田那座房屋大門上了鎖，那表示金田不在家。

情急之下，蕭原明知屋內沒人，仍然大力拍門，還高聲呼叫：「開門！快開門呀！」

蔡昌上前勸阻道：「蕭原兄，別拍門了，金田分明不在家，待會我們再來找他吧。」

蕭原道：「不！我在這裏等他回來，蔡昌兄，你們先回去。」

「蕭原兄，跟我一道先回隊部吧，你在這裏等，怎知他甚麼時候才回來，萬一他在外面賭個天昏地暗，徹夜不歸，你難道在此等他一晚？再說，他家在這裏，遲早會回家的，不怕他跑了。」

蕭原搖搖頭，固執地道：「不！我要等他回來，金田是目前唯一可能找尋漢明的綫索，無論如何，我也一定要等他回來。」

蔡昌從蕭原的神色語氣看出他心意已決，於是說道：「好吧，我跟你一起留下來，等他回來。」

蕭原卻搖頭道：「不用了，正如你所說，怎知金田甚麼時候回家，我不想你跟我在此呆等，更不想我未婚妻心焦不安，你回家時，請對我未婚妻說一聲，不用擔心我，我回去的時候，可能有好消息相告。」

蔡昌沒有勉強留下，「既然你這麼說，我先回隊部去，我要他倆（指指兩個士兵）留下來陪你等。」

蕭原不想兩個士兵陪他呆等，搖頭道：「我一個人等便成了，怎好勞煩他倆……」

蔡昌道：「蕭原兄，我是爲你着想，你不是鎮上人，萬一發生甚麼事，有他倆在你身旁，便不會引起誤會。」

蔡昌所言大有道理，蕭原祇好答應，蔡昌吩咐兩個士兵留下，聽從蕭原的話，獨自一人返回隊部。

蕭原摸出懷錶來看看，晚上八時許，可是，附近的人家大多已關門熄燈，上床睡了，而金田這座房屋附近丈許內却沒有房屋，顯得特別孤零沉寂。

恐怕金田回來時，發覺屋前有人等着他，作賊心虛，逃之夭夭，蕭原吩咐兩個士兵隱伏在暗處，他亦隱身在屋前一處隱蔽的地方，耐心等待金田出現。

可是，足足等了一個時辰，仍未見金田回家，蕭原還按捺得住（以前他追捕逃匪時，經常爲了捕捉到逃匪而等待幾個時辰，甚至一整天），兩個士兵卻等得不耐煩，時不時探頭現身張望，發出咒罵聲。

雖說蔡昌臨走時，要那兩個士兵聽他的話，畢竟兩個士兵並不是他的部下，所以，蕭原不敢責怪那兩個士兵，實在看不過眼時，才揮手要兩個士兵不要暴露出來。

又等了一個時辰左右，仍未見金田的影踪，蕭原不忍心那兩個士兵跟他呆等挨夜，要兩個士兵返回隊部，兩個士兵如聞大赦，馬上一溜烟返回隊部睡覺。

等到半夜的時候，蕭原始終按捺不住，同時估計金田極可能不會在天亮前歸來，他決定潛進金田家裏搜查一下看看能否有所發現，能夠找尋到張漢明，當然是最大的心願。

繞着屋子走了一轉，他發覺祇有從瓦面上進去，才能夠不留痕跡，於是從屋後爬上瓦簷上，在當中揭起十多塊瓦片，弄出一個小洞來，從小洞中鑽進屋內。

房屋內黑漆漆的，幸好蕭原身上帶着洋火，擦亮了一根火柴枝，走到前面屋堂，點亮桌上一盞油燈，拿起燈在屋內仔細搜查。

搜遍了整個房屋的前後，沒有發現一個人，但卻發現了幾處值得懷疑的地方。

首先，他發覺灶間有三隻碟子，三個飯碗及三雙筷子，放在一個木盆子內，尚未洗乾淨，金田既是一個人獨居，吃飯時何需三副碗筷？那顯示前天有兩個人在他家裏吃飯。

第二個發現在屋子最後那個房間內，金田這個房屋前半截是屋堂，後半截一共間隔成兩個房間，前面那個房間較整齊乾淨，放着睡床被鋪，應該是金田睡的地方，後面那個房間則堆滿了金田收買的破爛。就在那個堆滿破爛的房間內，蕭原發覺當中的空隙地上，遺下幾顆米飯，而旁邊的一堆破爛上，有給物體壓過的痕跡，憑經驗，蕭原判斷那是人體倒靠在上面壓出來的，再加上地上遺下的米飯，那表示房間內有人呆過，蕭原的心劇跳起來！呆在這個放滿破爛的房間內的人，會不會是張漢明？

房間的後牆上有一個窗門緊閉的窗口，比普通人擧起手還要高，左邊那扇窗門的左上角缺裂了一條縫，大概就因爲那道裂縫，才會將聲音傳出屋外（後面），讓老鼠章聽到。

這兩個發現非常主要，蕭原認爲，張漢明的失踪，乃是金田的所爲。

既已潛入屋內，而且認爲金田有極大嫌疑，蕭原乾脆呆在屋內等金田回家，就在屋堂搬了張椅子到門前左邊牆下，坐着等金田回來。

跟踪拐匪　尋得綫索

雄雞一唱天下白。

蕭原雖則一夜未曾闔眼，依然精神奕奕，外面有甚麼動靜，都逃不過他的雙耳。

金田不知去了哪裏，一夜未歸，令他白等了一夜。

張口打了個無聲的呵欠，蕭原正想站起身走動一會，活動一下，就在這時，他聽到有脚步聲響起，往屋子走近前來，那剎那，他緊張得屏住呼吸，一顆心幾乎停止跳動。

但願向屋子走來的人是金田。

蕭原在心裏禱告。

脚步聲在門外停下，跟着響起一聲嘀咕，由於語聲低沉，蕭原聽不清楚說些什麼，接着響起離去的脚步聲。

那剎那，蕭原幾乎控制不了自己，破門衝出屋外，將離開的人攔截下來。

幸好他馬上恢復了理智，腦筋一轉，意會到離去的人不會是金田，否則，怎會不掏出鑰匙開門進屋。

那人極可能是來找金田的，看到大門上鎖，知道金田不在家，因而離去。

吸口氣，蕭原站起來，轉身湊到一道門縫上，往外窺看，看到一個人剛好消失在房屋的右面。

未幾，又有人向屋子走來，從脚步聲響，蕭原聽出有兩人走來，忙從門縫中往外窺看，向屋子走來的人，原來是兩個士兵。

蕭原立刻猜到，兩個士兵是來找他的。蔡昌今早返回部隊，知道他一夜未返，因而派兩個士兵來找他。

他很擔心金田就在這個時候回家，看到有士兵在家門前出現，作賊心虛，不敢回家，那就糟了，擔心之下，他幾乎忍不住要從門縫中向外呼喊，要那兩個士兵趕快離開。

不幸得很，他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就在兩個士兵走到屋子門前的時候，在屋子的左面約五六丈外的一座房屋旁邊，剛離開的那人看到兩個士兵，立刻停下來，閃身貼在房屋牆下，慢慢往前移動，來到屋角前，探頭往金家那面瞧看。

可惜蕭原從門縫中看不到那麼遠——看不到那人的擧動，要不，他準會立刻撞門而出，捉拿那人。

兩個士兵果然是來找尋蕭原的，繞着房屋走了一匝，找不到蕭原，便離開返回部隊。

貼身匿在那座防屋牆角後的人看着兩個士兵的擧動，眼見兩個士兵離開。他亦悄然往後退，跟着往回急走。

蕭原從門縫中看到兩個士兵離去，期間沒有人在屋前附近出現，才鬆口氣，心裏慶幸不已，金田沒有在那個時候回家。

他却不知道，有人——極有可能是金田——已經發現金家門前有士兵出現而悄然走避。

在屋內又等了約半個時辰，仍不見金田回家，蕭原開始不耐煩了。

他打算從後門走出屋外的時候，突然聽到屋外有輕微的脚步聲，頓時心頭跳動，莫非是金田？

馬上躡足走回門前等待。

門外響起卡察的開鎖聲。

在門外打開銅鎖的人，不就是那個發現兩個士兵在房屋前出現，馬上匿起來，隨即溜走的那個人。

原來此人並沒有溜之乎也，而是在附近繞了一圈，確定金家附近四周並沒有人隱伏窺視後，才小心地溜回金家門前，掏出鑰匙開門。

此人既然有鑰匙開門，應該就是金田本人。

打開銅鎖後，那人推開門走入屋內，隨即將門關上，就在他剛關上門的剎那，眼角瞥到站在門旁的蕭原，頓時大吃一驚，張大口幾乎叫出聲來，霍然斜退一步，瞪大眼看着蕭原，嘴巴噏張了幾下，終於說出話：「你……是誰？」

蕭原手上握着一支匣子鎗，嘴角噙着一絲冷笑，看着那個驚駭失措的人，不答反問：「你就是金田？」

那人駭然瞪着的正是蕭原手上的匣子鎗。若不是看到蕭原手上的匣子鎗指着他，他早已奪門而出。「我……」那人轉着眼珠，口裏吞吞吐吐。

蕭原看出那人想狡賴，冷冷道：「你否認不了，我雖然不認識你，鎮上的人都認識你！」

那人喉頭上下抽動兩下，澀聲道：「我是……金田，你是誰？」

蕭原答道：「我姓蕭，名原。」一頓，接道：「你昨晚去了那裏？」

「我……到鐵山……那裏賭錢。」金田突地眼一睜，語氣轉厲。「你是什麼人？怎樣進入我家？你偷入我家，是否偷東西？你是賊！」邊說，邊向門前移動脚步。

蕭原冷笑一聲。「你既然說我是賊，我跟你到保安隊去，好嗎？」

金田脚下一窒，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好呀！你別開鎗，鎗聲一響，休想跑得了。」

蕭原哈哈笑起來。「一心想跑的是你！我跟你說，別想跑，你是飛毛腿，也快不過我手上射出的鎗彈。」一頓，擺擺手上的鎗，喝道：「拉開門走出去！」

金田在鎗嘴指嚇下，不敢不從，拉開門往外走，蕭原在後跟隨，口裏喝道：「別走那麼快，也

不要走那麼慢！」押着金田，往保安部隊走去。

* * *

看到蕭原押着金田返回保安部隊，蔡昌顯得很高興，大大鬆口氣。「蕭原兄，我派去金家找你的兩個士兵回來報告，找遍了那個地方，都找不到你，我擔心死了，還以爲你遭遇到意外，派了一小隊士兵到鎮上各處找你，不敢將事情告訴未來嫂夫人。如今你回來，太好了，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蕭原抱歉地道：「蔡昌兄，害你擔心，對不起，我一直躲在金田家裏，終於等到他回來，押他回來查問。」

金田張口說道：「蔡隊長，我犯了何事，押我回來問話？」

蔡昌上下溜了金田一眼，沉聲道：「金田，別惡人先告狀，你犯了什麼事，該心裏有數！」

金田叫起屈來。「我金田一向奉公守法，不知所犯何事，蔡隊長，千萬別冤枉我啊！」

蔡昌叱道：「住口！我蔡昌幾曾冤枉過人？你大呼小叫什麼？可是作賊心虛，來個先發制人？」

蕭原對蔡昌道：「蔡昌兄，請着人先將他看守着，我有話跟你說。然後，才查問他。」

蔡昌狠狠瞪了金田一眼，召來兩個士兵，吩咐嚴加看守着金田，他跟蕭原往隊長室走去。

來到隊長室，蕭原將半夜潛入金家，搜查之下，發現的兩處疑點說出來。

蔡昌聽完後，說道：「蕭原兄，雖說在金家發現可疑之處，可是，却找不到人，萬一金田矢口否認，無憑無証之下，很難入罪。」

蕭原低聲道：「蔡昌兄，不用擔心。他要是供認，最好不過，若狡賴，我已想到一個辦法，要他現形。」接附在蔡昌耳邊，說了一會話。

蔡昌邊聽邊點頭。「這個辦法不錯，可是……萬一金田出乎意料……那裏也不去，豈不是……」

蕭原道：「那時候，再想辦法。」

「嗯。」蔡昌點點頭。「馬上查問金田？」

蕭原點點頭。兩人走出房間，將金田帶到另一個房間問話。

果然不出蔡昌所料，金田對蕭原的查問砌詞狡辯。

他辯說灶間洗碗盆內有三副碗筷，是他吃了三頓飯，每次吃完後便將一副筷放在洗碗盆內，沒有即時洗乾淨，三頓飯下來，盆內便是積了三副碗筷。他還說，孤家寡人一個，每次吃完飯洗碗筷太麻煩了，加上吃過飯後懶得動，所以，他一直以來，都是每頓飯後將碗筷放在盆中，待兩三天後，才將盆中累積的那些碗筷洗乾淨。

對於他這番辯詞，蕭原跟蔡昌都無法反駁，雖則兩人都認爲金田是砌詞狡辯。

對於蕭原的另一個查問，金田亦有解釋。

他說，第二個(裏面那一個)堆滿破爛的房間內，當中空着的地方地上遺下米飯，是他吃飯時，忽然想起有人向他買一件東西，他記得房內有那一件東西，唯恐忘了，於是拿着飯碗到房內找尋，不愼掉了些米飯在地上，後來忘了掃掉。

蕭原問他是什麼時候的事，金田答稱是在前天晚上吃晚飯時。

蕭原又問，找出來的是什麼東西，誰人要買。

金田一口說出來：那件東西是一個青銅水燈壺，一根銅烟管斷了，他收破爛時買回來的，向他買青銅水烟壺的人是鎮上的姚老青。

既然金田能夠說出買主的姓名，及那件東西的名稱，蕭、蔡兩人都認爲，那不會假。可是，對於金田所言拿着飯碗進房間找東西遺下米飯，都覺得是砌詞狡辯。可是又找不出反駁之詞，因此無從深究。

蕭原提出第三個疑問：遺下米飯的地方附近一堆破爛上，明顯有人體靠壓過的痕跡，對於這一點，有何解釋？

金田呆了呆，但馬上有話說：那堆破爛上留下的痕跡，是他不愼跌倒，剛好跌在那堆破爛上，身體壓下去，弄出來的。

蕭原提出的三個疑點，都給金田逐一解答了，而且言之成理，令到蕭原奈何他不得。

蔡昌提出最後一個問題：前天晚上，有人聽到他家裏傳出另一個人的悶叫聲，跟着是兩聲低喝，怎樣解釋。

金田眼珠轉了一下，此時蕭原發覺他的眼色驚變，跟着又有說詞，他否認那晚有別的人在他家裏，堅稱那晚只有他一個人在家，絕對沒有發出悶叫聲或低喝聲。聽到那些聲音的人恐怕在心神虛怯之下，聽錯了。還反問蔡昌，聽到那些聲音的是誰，可以找他來跟他當面對質，說個清楚。

蕭、蔡兩人並沒有說出是老鼠章親聽聞，縱使叫老鼠章來跟金田對質，也不可能令到金田改口承認確有其事，因此，蕭、蔡兩人沒有「窮追猛打」。

反之，金田却不肯罷休，反問蔡昌，因何押他回來，查三問四。

蔡昌沒好氣地道：「因何事？哼哼！我們懷疑你擄去那個前天黃昏時分在茅厠失了踪的少年！」

金田立刻大呼冤枉：「蔡長

官，你就憑剛才所問的，便懷疑我擄走那個失了踪的少年，荒謬！無異捕風捉影！俗語有云：捉姦在床，擒賊拿贓，請問這個姓蕭的偷入我家，必定遍搜各處，可有找到那個失踪少年？擄人是大罪，不是鬧着玩的，怎可以胡亂指控人，蔡長官，你不是因爲看我平日爲人老實，又無親無戚，便拿我來頂罪？」

「住口！」蔡昌怒喝一聲。「我可沒有一口咬定那件失踪案子是你幹的，你胡言亂語什麼？我抓你回來問話，不過認爲你有嫌疑！若我有眞憑實據，怎會這樣跟你說話，早已將你鎖起來，再嚴加審問！」

金田呆了呆，隨即放低聲音道：「蔡長官，剛才是我錯了，不該那樣說。如今証實我是淸白的，蔡長官，該放我回家吧？」

蔡昌看一眼蕭原，見他微微點點頭，馬上沉聲道：「你既然沒有犯案，當然要放你走，難道關起你，還花些米飯供養你麼？」

一頓，又厲聲道：「你聽着，我不會冤枉好人，亦不會放過幹了壞事的人，但願你眞的沒有幹，否則，給我查出來，無論你逃到那裏，我也會將你捉拿回來法辦。」

蕭原一直留意金田的神色變化，他發覺在蔡昌說話時，金田的神色微變了兩次，若不留神注視，很難察覺到他的神色變化。

「我……既然淸白，可以走了吧？」金田遲疑地問。

蔡昌注視了金田片刻，才道：「你走吧。不過，在案子未破之前，你不可到別的地方去，知道嗎？」

金田連連點頭。「知道，蔡長官，謝謝你高抬貴手，明察秋毫。」說完向蔡昌打躬作了個揖，急急走出房間，離開部隊，返回家裏。

待金田走後，蕭原對蔡昌道：「蔡昌兄，有何高見？」

蔡昌吁口氣，握着拳頭晃動一下。「雖則給他辯說過去。可是，給人一種強辯的感覺。我認爲他仍然大有嫌疑！蕭原兄，希望你的下一着用得上，而且有收穫。否則，不知要多久才能破案找回張漢明。」

蕭原道：「蔡昌兄，我跟你的見解一樣。我相信，他一定會露出馬脚。作賊心虛，無論他多深沉，驚疑之下，始終會沉不住氣。」

「大概金田在這半日之內不會有什麼異動。蕭原兄趁這個時候回我家吃午飯，然後好好睡一覺，睡足精神，才好辦事。」

蕭原知道蔡昌在查問金田之前，已暗中吩咐兩個士兵隨時跟踪監視金田，因此，不用擔心金田溜之乎也，昨晚未闔過眼，不睏才怪，於是點點頭，隨蔡昌返家。

時候已近晌午。

* * *

看到蕭原回家，提心吊膽的張鳳琴頓時鬆口大氣，緊緊拉住蕭原雙手。「原哥，你昨晚一夜未歸，擔心死我了，如今看到你平安歸來，我一顆心才放下。」

蕭原簡略地答道：「蔡昌兄應該已告訴妳我昨晚幹什麼。那個有嫌疑的傢伙——金田昨晚一夜未歸，我只好在他家裏等了一夜，天亮後，終於等到他回來，將他押返部隊查問。」

張鳳琴頓時欣喜得眼中發出興奮的光彩。「原哥，那人承認了？」

蕭原搖搖頭，「那傢伙砌詞狡辯，無憑無証之下，蔡昌兄只好放了他。」

張鳳琴聽着，刹時從喜悅的天堂，一下子跌落到失望的地獄，神色頹黯。蕭原看在眼內，忙道：「鳳琴，別失望憂心。我跟蔡昌兄雖則一時間無奈他何。可是，我有辦法令到他現出原形，從他身上找尋到漢明。」

張鳳琴頓時轉憂爲喜。「眞的？」

蕭原抬手輕撫一下張鳳琴的秀髮，點頭道：「我什麼時候對妳說過假話？」一頓，憐愛地道：「瞧妳，才不過兩天，憔悴了很多。聽我的話，放開心懷，不要想那麼多，我擔保替妳找回漢明。妳若再心焦憂傷，胡思亂想，恐怕還未找回漢明已經病倒。」

張鳳琴展唇一笑，深情地道：「原哥，辛苦你了。我會聽你的話，不再胡思亂想，我相信你一定能夠找回漢明。」

那頓午飯，張鳳琴多吃了半碗飯，人也開朗些了。

蕭原看在眼內，放下心來。

* * *

金田打從保安隊返家後，便呆在家裏，直到天黑，沒有踏出家門一步。

其實，他很想出門趕去一個地方，但恐怕保安隊派了人暗中監視他，所以，他才不敢外出，免得被人跟踪。

他很後悔在發現有士兵在家門前出現後，不溜之大吉，還偸偸返回家，以至如今恐怕脫不了身。

他眞後悔捨不得歷年來收破爛所得到的幾件頗值錢的玉器古玩，冒險偸返家裏拿取，以至給蕭原捉住。

原來，他打算偸返家中，拿了那幾件玉器古玩後，便溜之乎也，去找洪發，拿到錢後，遠走高飛，到別的地方去討生活。他發夢也想不到，蕭原會潛入他家裏，等他回

家。

呆在家中，金田就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坐立不安，無法安定下來。

他很擔心過了跟洪發見面的日子，洪發昧着良心，吞了他應得的那一份錢，逃去無踪，又或是洪發在指定的日子不見他，便來此找他，給保安隊捉到，那就糟糕了。

他越想越心焦不安，暗自在心裏說：必須要想個辦法脫身。

跟着，他又擔心，洪發那裏不知會否出事？

＊　＊　＊

洪發那邊出了事。

就在那個晚上，關禁在他家裏的四個孩童逃掉了。

看着房中地上遺下的幾根繩子，那個給釘封起來的窗子已然打開來，洪發呆住了。

他不明白那些手脚被綑縛起來的孩童怎樣鬆綁，更不明白四個孩童是如何弄開那個窗子而不驚動他。

洪發只是呆了一會，立刻跑出屋外，繞到屋後，彎腰俯身在地上察看了一會，口裏吐出一句髒話，箭一樣往山腰上跑去。

洪發那座房子座落在山脚下，只有他一戶人家，從山脚走約一里遠，才有一片房屋，不見一點燈火，那裏的人家大概已上床睡覺。

洪發的祖上以打獵及採藥為生，當然離不了往山裏鑽，為了方便上山，便在山脚下建造房屋，所以，洪家一直離羣(村)獨居。

洪發父母已亡，有一姐二妹，都已嫁人，家裏便只剩他一人，由於是家裏的獨子，自小給父母寵壞，長大成人後，好吃懶做，本來家道不錯的，給他坐吃山崩，幾乎落個家徒四壁。像他這種人，那有人家願意將女兒嫁他為妻，弄到三十多歲人，仍是光棍一條。若不是姐妹時有接濟，他早已淪為乞兒。

像他這種人，誰不「敬」而遠之。不過，正像俗語有云：物以類聚，人以羣分，曹操也有知心友。跟他混在一起的，都是附近一帶鄉村的混混兒，幹些不正不經的事，不時弄到點錢，這也是他能夠混下去的原因。

洪發房子所在的山並不高，後面那座才是又高又大的山。以前，洪發的父親打獵採藥，大多往那座山裏去。

那座不太高的山頭後面，有四個高矮不一的人影擠在一起喘氣，突然間，最矮小的人影哭起來。「嗚……我要回家，我要阿媽，嗚嗚……」

最高大的人影忙「噓」了一聲，急急道：「別哭，給那個賊公聽到，我們便跑不掉，都會給捉回去。你要回家，要見到阿媽，便不要哭喊，待我們逃脫了，天亮後便尋路送你回家，好不好？」

那個人影咽泣着點頭抹淚。

一個比最高那條人影矮一點的低聲說道：「漢明哥，天黑路不熟，根本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我們往那裏走？」

最高大那個人影原來叫漢明，莫非是張鳳琴那個失了踪的弟弟？

那人影確是張漢明，自從在南豐鎮上那個茅厠失踪後，先是給人關禁在鎮上一座房屋內，之後給人送到洪發那裏關禁，那時候他才知道，跟他一起給關禁起來的人，不單止他一個，還有另外三個年紀比他還小的孩童。

他雖然驚慌，畢竟已十五歲，是個少年人，以前曾聽姐姐及未來姐夫——蕭原講述追捕匪徒時遭遇到的驚險經歷，對未來姐夫大為敬佩，視他為大英雄。自己曾想過，長大後，要像蕭原一樣做一個警惡懲奸的好漢子。心裏有了榜樣，日常舉動便以之為模仿。加上他天生膽量大，在鄉中，他可說是孩子王，不要說年紀比他小的，就是年紀比他稍大的，亦聽他的話，什麼事大都由他出主意。慢慢地，他在鄉中成為孩童中最有主見和辦法的頭兒。像他這樣一個人，雖則身處險境，給人禁錮起來，仍然不至於驚恐失措至六神無主。

一同被關禁起來的三個孩童比張漢明差遠了，若不是當時嘴巴給布團堵塞着，哭叫不得，早已驚哭駭叫了。

張漢明給帶到洪發那裏時，那三個孩童已關禁在那個房間內。張漢明因此知道，那三個孩童比他還早落在洪發的手上。

他在鄉間時，曾聽鄉中叔伯說及有關拐賣孩童的事，眼見洪發家裏禁錮了他跟三個孩童，他第一個猜到的是，將他們擄來這裏禁錮起來的人，極可能將他們販賣到別的地方。

想到若給販賣到不曉得是什麼地方，不知會有何遭遇，以後也見不到姐姐跟未來姐夫。張漢明不由心焦如焚，在金家禁錮了一晚後，他心裏已有了主意，無論如何，也要逃出魔掌。立定主意，他立刻坐言起行。

首先，他一直在暗中用力掙扎雙手，希望可以弄鬆綑綁雙手的繩子，並且在地上滾動及伸縮身子，好讓綑綁在手脚較上地方的繩子鬆褪下去。那是蕭原教他鬆綁的辦法。三個孩童看着，不知他在搞什麼花樣，瞪大眼詫異地看着。弄了大半日，居然給他弄鬆了手脚上的繩子，幸運的是，每次進來察看的洪發都沒有發覺他手脚上的繩子有何異樣。

晚上，在洪發讓他們吃過飯後(逐一將四人塞在口裏的布團拔出來，餵他們吃飯)，張漢明拚命用脚趾弄掉塞着嘴巴的布團，跟着用嘴巴咬開脚上的繩子，然後滾到年紀比他少一兩歲的孩童——王安樂的身旁，悄聲對他說出他的主意。

王安樂聽聞張漢明救他們一起逃走，高興得連連點頭。張漢明於用口咬掉王安樂嘴巴裏的布團，接着咬開他手上的繩子，再由王安樂解開他手上的繩子，然後，兩人分別解開兩個年紀較小的孩童手脚上的繩子，千叮萬囑兩個小孩童不要哭叫，一再說逃出去後，便帶他們回家，待兩個小童點頭，才敢拔掉他兩嘴巴內的布團。

兩個小童果然沒有哭喊，張漢明放下心來，原先想悄悄打開房門，溜出房外，逃出屋外，那知道房門給洪發在外面反鎖了，於是只好撬窗逃走。若不是洪發在他們意外地在房間內找到一根尺長的鐵條後，他又剛好到屋外數丈遠的茅厠去大解，漢明四人便不可能在不驚動洪發的情形下，將封着窗子的兩根木條撬開，然後從撬開的窗口逃出去。

也虧得洪發沒有將窗子封得死死的，木條的兩頭只用一口釘子釘死，所用的釘子又不太長，因而入木不深，漢明動手撬木條時，便不怎樣艱難。

洪發是在上床睡覺前，到那個房間瞧看漢明等四個小傢伙是否安份，才發覺漢明等四個小傢伙逃之夭夭，後悔小覷了那四個小傢伙。

「明哥哥，這麼黑，我害怕啊！」比最小年紀孩童大一些的小童怯怯地道：「聽我阿爹說，晚上，山野有很多野獸，還有喜歡吃小孩的熊人出現。」說到熊人時，身子哆嗦一下，看得出他心裏確實很驚恐。

最小那個小童名叫小根子，聽着心裏恐慌，哇一聲又哭起來，漢明慌忙用手掩住他的嘴巴，哄道：「小根子別怕，這種地方那有熊人，那是大人嚇唬小孩的話，我才不相信！」他口裏那麼說，心裏可有點發毛，像這樣月黑風高在山頭野嶺上逃走，他從未經歷過，膽量再大，不免心怯。

王安樂雖然沒有說話，從他不停左張右望，看出他亦心裏發慌。

「漢明哥，我們眞能夠逃脫嗎？」年紀排第三個那個小童又開口說話。「那個賊公發覺我們……跑了，一定會追上來捉我們……」

漢明往後張望一眼，才轉回頭道：「若不想給那個賊公抓回去，咱們一定要拚命跑，跑得遠遠的，跑到那個賊公追不上的地方。要是給那個賊公追上我們，抓回去，一定不會饒恕我們，從今後，我們別指望能夠返回家，跟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

一頓，看着小根子跟年紀稍大的小童，問：「柏青，小根子，想不想回家？跟父母家人在一起？」

那個年紀比小根子稍大的孩子名叫柏青，姓何。

何柏青跟小根子爭先點頭道：「想啊！」

漢明一手拉起小根子(約八歲大)疾聲說道：「那還不快跑！」往左面山下跑去。

王安樂跟何柏青忙跳起身，跟着跑。「漢明哥，為何不直往山下跑？」王安樂問。

漢明邊跑邊扭頭說道：「往後直跑下去，前面是高山密林，只有跑入山裏。往這面跑下去，無山無林，或許找到鄉村，只要找到人家，便能夠返回家。」

王安樂聽漢明說得有理，不再說話，跟着漢明往山下跑。

小根子——吳福根和何柏青想到能夠跟家人團聚，都不管山路崎嶇，咬着牙只顧跑。

洪發很快便跑上山頭，四下張望了一會，冷笑一聲，往山後追下去。跑下山頭，突然停下來，兩眼往山下搜視(黑暗中根本看不到什麼)口裏自語道：「不對，山下前面是高山密林，四個小傢伙怎有膽量往山裏跑，說不定往左右兩面跑下去。」隨即跑回山頭上，左察右看了一會，口裏罵了句髒話，往左面山下追下去。

＊　＊　＊

一直雖在屋內的金田，於吃過晚飯後，終於按捺不住，離家外出，大模大樣地往鎮北那頭走去。

一路上，雖則看不到有人在後跟隨，金田却猜到，保安隊肯定派了人暗中監視並跟踪他，心裏冷笑數聲，在心裏說道：「你有張良計，我亦有過墻梯。」

事實上，確有人在暗中跟着他。

跟踪金田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蕭原。

蕭原於傍晚時，吃過晚飯後，便來到金家附近，替下兩個監視了金田半天的兩個士兵。

金田來到鎮北頭，毫不掩飾行藏，走入一戶人家裏面。

在金田進去後不到一頓飯時光，蕭原看到先後有三個人走進去，他猜測那是一個賭窟。

蕭原猜得沒有錯，那座房屋確是一個賭窟，裏面分別有骰寶，單雙及天九牌等供人賭博。

金田進去時，裏面已有近十個賭徒分別在骰寶、天九及單雙枱前賭着，金田在幾張賭枱前巡了一

匝，跟相熟的賭客打過招呼，才走到骰寶枱前，拿出一個大洋，押在「大」上。

這一注他贏了。

看他雙眼不時往四下掃視，贏了一手之後並不馬上乘勝追擊，他似乎志不在賭。冷不防有人在背後拍了他的手臂一下，嚇得他全身抖擻一下，幾乎跳起來，忙扭頭瞧着旁邊，已聽到一把聲音說道：「金田，怎麼不下注啊？剛才看你贏了一手。」

金田聽那聲音，認出是開賭的白額虎金永貴，一顆心才定下來，乾笑一聲，埋怨道：「永貴，給你嚇了一跳。」

金永貴哈哈笑道：「你不是那樣膽小的啊！聽說你日間給保安隊帶到部隊去問話，有關前天那件失踪案子，保安隊怎會懷疑是你幹的？」

金田沒好氣地道：「不要說了！保安隊捕風捉影，也不知怎麼查的，懷疑到我頭上，混賬之至！問不出什麼，還不是放了我！」

「我聽說你放出來，便知道你沒事。」金永貴拍拍金田的手臂。「哈，看你今晚氣色不錯，放心賭吧，下注啊。」

金田跟一般的賭徒一樣，喜歡聽人說自己氣色好，會贏錢，心裏高興，也不理會剛才開出來的骰子是多少，轉回頭，想也不想，將贏回來的那個大洋放在「大」上。

結果，開出來的骰子果然是「大」，他又贏了。

他興奮得咧嘴直笑。

金永貴看着，却笑不出來。客人贏錢，他便輸錢，因他是大莊家。

心裏哼了一聲，金永貴悄然走開，走去另一張賭枱。

接下來，金田將贏回來的兩個大洋再押在「大」上，又給他買中了，共贏了四個大洋。

「連中三元，我今晚眞好運！」金田興奮得在心裏暗自說。「運氣這麼好，待會一定能夠脫身。」

將四個贏回來的大洋全押在「大」上，這一次金田有點緊張了，心裏不住求菩薩保佑。原來他決定，若這一注押中了，便馬上行動，來個金蟬脫殼。

荷倌揭開盅子的刹那，金田緊張得一顆心快要停止了跳動。

隨着荷倌口裏吐出一聲「大」，金田禁不住張口發出一聲狂呼。

他又押中了。

連本帶利將八個大洋拿在手中，拋動一下，聽着大洋碰擊時發出連串悅耳聲響，金田興奮得咧開嘴巴直笑，看到金永貴走來，迎上去說道：「永貴，承你金口贈貴言，我今晚運氣眞好，連中四注！你要小心啊，待我去解手回來再賭，將以前在這裏輸了的錢一古腦兒贏回來，還帶利息。」話未說完，便往後頭跑去。

茅厠在屋子後頭的小天井內。

金永貴看着往後急走的金田，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走到骰寶枱後那個荷倌身旁，向他打了個眼色。

金田大概彆了很久，那泡尿撒了足有一支香烟工夫，才見他快步走出來。

他走出來之後，在骰寶枱前停住，並沒有下注，看了看，轉到天九牌那張賭枱前，玩起天九牌來。

在單雙那張賭枱前看着的金永貴恨得在心裏罵遍了金田的祖宗十八代。

他剛才向骰寶荷倌使眼色，是要那個荷倌在金田回來下注時，暗中做手脚(俗話出千)，那知道金田不入彀。

金田這一次拿了一手好牌，看過牌後，邊將牌放在枱上，邊拿眼溜向屋後——小天井，似在等待什麼。

開牌了，金田却沒有去看莊家開出來的牌，微微偏首，斜瞥向屋後頭，就在這時，從裏頭奔出一人，驚呼大叫：「失火呀！不好了，火燒得很厲害呀！」

屋內的人乍聞起火，莫不大驚失色，引起一陣混亂，誰也顧不了其他的，都盯着那個奔出來的人，有人喝問：「陳豐，那裏起火呀？」

那個人——陳豐拿手往屋裏頭一指「裏頭！天井茅厠，有幾個火頭，燒得很猛！」

話未完，一陣烟火從裏頭搶出來，屋內的人莫不變色，發出驚叫，場面混亂。

「無緣無故的，怎會起火？」有人喝叫，是金永貴的聲音。「莫非有人放火搗亂？」

驀地，在混亂中，有人大叫：「救火，快去救火！」

有人跟着呼叫：「快跑呀，再不跑，火勢燒出來，跑不了啊！」

衆人聽到第二個人的呼叫聲，頓時哄地一聲，爭先恐後往大門外奔跑。

呼叫衆人快跑的人是金田，呼喊出聲，混在人羣中往屋外跑。

這時候，烟火已燒出屋堂，火舌舔噬之處，莫不着火燃燒了。

說到最先發現起火的人，並不是那個陳豐，而是一直在屋外監視着的蕭原。屋後火起，他馬上發覺，但却沒有立刻大聲呼叫人來救火，沉住氣繼續監視。

他之所以不爲所動，乃是他想到，屋裏起火有古怪，極可能是在賭窟內的金田所爲，故意製造混亂，乘亂溜走。

蕭原一脚踹向洪發面門，接用鎗指着……

那伙賭客一窩蜂般奔跑出屋外，四散亂跑，金田隨着人羣跑出屋外，立刻閃身竄到右邊墻下，彎下腰，貼着墻往墻角那頭竄去。

誰也沒有留意到金田的舉動。事實上，在黑暗之中，加上那伙人四散亂跑，在這種情形下，縱使留意，亦很難看出誰是誰。

金田竄到墻角前，一閃身匿到墻角另一面，探頭出墻角張望一眼，從賭窟跑出來的人只顧狠奔豕突，看不到有人跟他往這面奔跑，亦發覺不到有誰往他這面張望。換言之，沒有人留意到他的舉動。對於自己想出來的金蟬脫殼之計，甚爲得意！暗笑一聲，轉過身，往後竄了數步，跟着斜竄向一座房屋的後面。

飛快地竄到那座房屋後面，回頭張望一眼，看不到有什麼人暗中跟着他，於是放心地往鎮外跑。

他却不知道，一直有一條人影在綴着他。

那條人影不是別人，正是蕭原。

也不知金田在賭窟內點起了多少個火頭，他跑出鎮外時，賭窟內已火光熊熊，雖則附近的人家全力救火，結果，仍然燒通了頂，火勢撲熄後，只剩下四堵燒得焦黑的墻壁。

* * *

漢明與三個孩童摸黑拚命往前奔跑，絆倒了又爬起來，顧不了擦傷的地方發痛，終於在一次絆倒後，四個人都趴在地上喘氣，爬不起身來。

四人已筋疲力盡。

「漢明哥，我的膝蓋很痛呀。」小根子哭聲說：「我不跑了，跑不動啊！」

王安樂喘着氣道：「我也沒氣力再跑了。」

「咱們跑了這麼遠，那個賊公又不知我們跑往那裏，該不會追上我們了吧？」何柏青上氣不接下氣地道。

漢明用力吸口氣，撐起身往後張望一眼，擔心地道：「只有跑到有人家的地方，我們才算……脫險。我們留在這裏不再跑，遲早會給那個賊公追上來。」

「漢明哥，我眞的跑不動啊！」何柏青澀聲道。

小根子痛得哭起來。

漢明着急地道：「小根，別哭，會給那賊公聽到追上來！你們若不想返回家跟父母團聚，便留在這裏，要不，跟我跑！」

王安樂跟何柏青互相看了一眼(小根子給漢明那句話唬住不敢再哭)。對漢明說道：「漢明哥，我們眞的跑不動。我們都想回家，……我們……找個地方躲起

來，待天亮後，才往有人家的地方跑去，總比在黑夜中不分東南西北亂跑好。」

何柏青吞吞吐吐地道：「只要咱們找到一個地方躲藏起來，那個賊公便找不到我們。」

漢明給王、何兩童說得沒了主意，想想，覺得王安樂說得不錯，加上自己再繼續往前跑，自己也不知能否跑多遠，於是說道：「好吧，你們留在這裏，待我到附近找找看，找個地方躲藏起來。」說完，撐起身，蹣跚地走開去，找尋可以躲藏的地方。

終於給他在附近找到一個地方躲藏，那是一個土坑，旁邊有一塊大石，漢明跟王安樂、何柏青、小根子三個小童藏在那個土坑內。由於又疲又累，不一會，除了漢明還能夠支撐外，餘下三童皆先後睡去。

說眞話，漢明也極想睡去，可是，他自覺是四童中年紀最大的，有責任保護三個比他小的孩童，而他一向要强，身處黑暗野地中，說不恐懼是騙人的，爲了在三個同伴中作出榜樣，不得不挺起胸膛負起責任。

可是，他也支撐不了多久，不知不覺間，先是打瞌睡，漸漸便沉沉睡去。

* * *

金田趕到洪發那裏的時候，已是深夜時分。

此時萬籟俱寂，只有蟲鳴及怪異聲時起時落，在黑夜中份外觸動人心。

金田來到那座房屋大門前，瞧到大門半開，心裏打了個突——半夜深更，怎會打開大門，莫非洪發出了事？

一念及此，心頭「突突」亂跳，忙閃過一旁，貼身在門邊墻下，豎起耳朵傾聽屋內有何動靜。靜聽了一會，屋內毫無動靜，心下又思疑起來，洪發會否撇下自己，將四個孩童運走，獨自去交易？得了錢遠走高飛？

此念一起，心裏大爲着急，不顧一切闖入屋內，口裏呼叫：「洪發！洪發！」一手摸着藏在身上的刀把。

他在離家前，在身上暗藏了一把長長的刀子，作爲防身之用。

屋內只有他的聲音响起。

摸黑走到一張枱子前(幾乎碰翻一張櫈子)，看到枱上有一盞油燈，於是將之點亮，昏黃的燈光下，總算可以視物。

拿起油燈，先在屋堂內照看了一遍，看不到有異樣的地方，該不會出了事，金田更加肯定自己後一個想法：洪發撇下他一個人去交易。

氣急怒憤之下，恨不得在洪發身上刺他十刀八刀，口裏怒叫一聲：「洪發，你他媽的混蛋！我不會放過你！」一頭衝入第一個房間內，那是洪發睡覺的地方，房內沒有人，床上的被子掀到一邊，除此之外，本來凌亂的房間沒有任何異樣，那表示洪發並沒有收拾一下，帶走該帶的東西，令到他對所疑動搖：洪發若是撇下他遠走他方，該不會連一件衣服也不帶走。

心頭稍寬，但馬上又想到，手上有二百大洋，何愁買不到新衣，換了是我，也不會將舊衣服帶走。

那刹那，他一顆心又倏地一沉，持燈跑向最靠裏那個房間。

那個房間是用來禁錮給他們先後擄來的孩童的地方。

一頭衝入那個房間內，一眼便看到房間地上棄着幾根繩子，再看到那個原本給釘封起來的窗子打開來，兩根用來封着窗門的木條一頭給撬開來垂掛下去，如此情形，教他不由脫口失聲叫起來：「分明給那四隻猴子逃脫了，他媽的，洪發你這混蛋，眞該死！」

氣急恨怒之下，他差點將手上的油燈摔掉。

狠狠吸口氣，金田口裏吐出連串不堪入耳的罵人髒話，轉身走出房外，往前面走去。

「他媽的，要是捉不到那四個小猴子回來，豈不是白幹？」金田將手上的油燈重重放回枱上。「不成，我要出去追尋，怎能夠見財化水！」

不加思索，金田拔脚往屋外跑，才跑出屋外，猛地停住脚步，兩眼往黑暗中張望掃視，口裏喃喃道：「怎知他往那裏追下去？瞎追下去，徒費氣力。倒不如留在屋內等他回來，便知結果如何。」站在屋外張望了一會，轉身走回屋內，在枱旁一張櫈子上坐下來。

屋外，蕭原匿伏在房屋左面的墻角後。

他聽到金田衝出屋外，停下來的自語聲。

他亦依稀聽到金田在屋內(最靠裏那個房間內)發出的叫聲。

由是，他猜到是怎麼回事，他的猜疑沒有錯，金田確實有份參與擄走漢明，而且跟房屋的主人不單止擄走了漢明一人，還擄了另外三個孩童禁錮在這裏。可惜漢明跟另外三個孩童逃了，要不，他馬上便可以救出漢明等四童。此刻，他但願金田的同謀洪發追到漢明四童，押回來，讓他一舉救出。可惜橫生枝節，未知能否如願。

蕭原決定等待那個洪發回來，才採取行動。

長夜寂寂，坐對孤燈呆等人，那種滋味很難耐，起先，金田時不

時起身走出門外張望一會，又返回裏面坐等，後來，他靠在枱旁瞌睡，不過，右手緊緊握着從身上抽出來的刀子。

匿在墻角後的蕭原靠墻坐在地上，毫無睏倦之意，兩眼烱烱有神。

* * *

隨着第一聲鷄鳴，慢慢地，天邊現出了一抹魚肚白色，天開始亮了。

最先醒來的是張漢明，揉揉眼，抬頭張眼往天上望去，天上一片灰白，遠處隱隱傳來鷄鳴狗吠聲，他知道天亮了，打個呵欠，低頭看一眼小根子三人，仍然睡得正甜，王安樂摟着小安子，何柏青身子蜷縮成一團，口角流涎，小根子則含着大拇指，王安樂微張嘴巴，三人睡相各異趣怪，漢明忍不住笑起來。

遠處又隱約傳來幾聲鷄鳴，漢明聽着，慢慢站起身，循聲往鷄鳴聲傳來的方向望去，遠遠的地方，隱隱約約有縷縷炊烟升起，心頭一喜，馬上蹲下去，拍打小根子三人的身體，喚醒三人。「天亮了，快醒醒！」

小根子三人先後醒過來，揉揉眼，小根子突然哭喊起來：「好痛，我的膝蓋很痛呀！」

漢明慌忙捂住小根子的嘴巴。「快別哭！給那個賊公聽到，追上來將我們抓回去，誰也別想回家。」

小根子一聽，慌忙止住哭聲，但却仍然泣道：「痛呀，哎喲，痛死了。」

王安樂忙瞧看小根子左膝，破了一大塊褲管的地方，只見左膝頭上破損了一大塊皮肉，由於結了疤，小根子醒來時伸動一下腿脚，因而牽動給疤子繃蓋着的傷處，疼痛難忍，不過七八歲的孩子，怎忍得了，不哭才怪。往小根子的膝蓋上吹了兩口氣，王安樂輕聲道：「不大痛了吧？小根子乖。只要我們走到有人家的地方，便可以請求好心的人送我們回家。」

小根子抽噎着點點頭，抬起手抹眼淚。

人在患難之中，似乎一下子便成熟了很多，年紀最大的張漢明跟王安樂便顯得成熟了很多，曉得出主意及照顧年紀較小的何柏青和小根子，事事以大哥自居。而在同病相憐之下，他們都學曉了關心別人，無分彼此，沒有想到自己逃走，顯露出人性善良的一面。

何柏青也湊過去呵護小根子。

張漢明拉起王安樂。「你望到那面升起的炊烟嗎？有炊烟冒起的地方，一定有人家，我們只要往那裏跑，找到人家，便可以向人求助。」

王安樂眨眨眼，一雙眼睜得大大的，興奮得跳起身來：「漢明哥，望到呀，我們馬上往那裏跑去！」跟着彎下腰，對何柏青和小根子道：「快起來，那面有烟冒起，我們跑到那裏去，找到人家後，便可以回家見爹娘。」

聽說回家有望，何柏青喜得歡跳起來，小根子亦忍痛掙扎起來，口裏說道：「我要回家去，見爹娘，還有哥哥姐姐，快快走啊。」

漢明將小根子背起來，對經已跳出土坑，手舞足蹈的王、何兩童道：「我們走！」

王、何兩童歡呼一聲，拔脚往望到炊烟升起的方向跑去。

漢明跑着追上去，口裏叫道：「別跑那麼急。」

王、何兩童却不聽他的，邊跑邊歡呼：「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嗚啊……」

往前跑出不太遠，驀地前面有一個人自左面斜奔出來將他們截住。「嘿嘿嘿……你他媽的四隻小猴精想跑？想回家？以爲能夠從我手上跑掉？嘿嘿嘿……孫猴子怎逃得脫我的五指山！」

何、王兩童一眼看清楚那個將他們截下來的人是誰，頓時有如給焦雷當頭劈中，震駭驚恐得臉色驟變，窒呆着，張大口，說不出話來。

漢明亦脚步一窒，呆住。在漢明的背上小根子哇一聲驚哭起來。「我要回家，我不要給他捉回去，怎麼不跑啊！」

將他們截下的人還會是誰？不就是洪發。

洪發兇暴地將手上的獵鎗一抬，指向小根子。「小猴頭，你鬼嚎什麼，莫非要我轟你一鎗才不哭？」

小根子在漢明背上猛地打個抖顫，戛然止哭。

漢明用力咬着嘴唇，瞪視着洪發手上的鎗，若不是洪發手上有鎗，他早已喝叫何、王兩童跟他四散奔跑，看洪發追得那一個。

洪發目露兇光，上前去惡狠狠地分別將何、王兩童一巴掌摑跌落地。「你他媽的想跑，害我昨晚找得筋疲力竭。要不是我靈機一動，與其摸黑瞎找一通，何不守株待兔！我知道你們天亮後，一定會向炊烟冒起的地方跑去，嘿嘿，於是我便守候在那邊的路上，果然給我發現你們跑來！嘿嘿嘿，你們四個小猴精以爲跑得了麼？高興得太早了！」語聲一頓，手上的獵鎗一移，指着張漢明。「你他媽的年紀最大，一定是你出的主意，教唆三個小的跟你逃跑！你他媽的，我不會饒恕你。」

漢明用力咬着嘴唇，不敢作聲。

若不是背上背着小根子，他可能會不顧一切，跟洪發拚命。

洪發若非擔心會給人撞上，只想趕快將漢明四人押回去，免得節外生枝。否則，他才不會放過漢明，狠狠揍他一頓。

「還賴在地上不起來？」洪發朝倒在地上的何、王兩童厲喝。「可是要我將你兩個小雜種踢起來？」

何、王兩人慌忙爬起身，兩人的臉頰上都紅腫起來，嘴角流血，但兩人都沒有哭。

人在危難之中，很自然便會變得堅強起來。

「走！往回走！」洪發用手上的獵鎗往漢明身上戳了一下，接着往何、王兩童身上撞了一下。

漢明痛得哼了一聲，背着小根子往回走。何、王兩童跟着，洪發在後押着，警告漢明四人：「乖乖往回走，誰心裏動歪主意，想跑，一鎗打死他。」

漢明跟何、王兩童默默往前走。

這一次逃不掉，他們都不知道，以後的命運如何。

押着漢明四人走到那座山脚下（翻過山頭那面，山脚下便是洪發的家），洪發喝叫四人停下來，心裏思量起來。

對於突然生起的一個念頭，他猶豫不決。

想到昨夜追尋奔跑了一晚，金田却在家裏安然大睡，沒有分擔看守及追回漢明四人的勞苦，但却一樣跟他分到一半錢，他覺得不公平，他給佔了便宜。於是心生一念，何不一個人獨吞了那筆錢，橫豎在鄉裏也呆不下去，拿了那筆錢遠走高飛，金田到那裏去找他？可是，似乎有點不夠朋友，對不起金田。不過，錢比朋友重要，沒有錢，那有朋友，最後，他決定寧要錢，不要朋友。

主意既定，洪發打消了返家的念頭，口裏吆喝一聲：「小猴精，往前繼續走！」押着漢明四個孩童，沿着山下往前走。

快近晌午的時候，金田仍不見洪發回來，再也按捺不住——起了疑心，站起來走出門外，四下張望了一會，急急往屋前右面一條通往山脚下的小路走去。口裏喃喃駡道：「他媽的洪發！哼！弄成那四個小傢伙逃脫的樣子，騙我相信他去了追尋捉拿四個小傢伙，實則已押了四個小傢伙去拿錢，你他媽的混賬不是人！」

走不了幾步，耳聽背後驀地響起一聲叱喝：「金田！站住！」那刹那心頭驚震，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僵硬地扭頭回望。一個漢子站在屋角前一棵樹下，距他十數步遠，拿鎗指着他。

金田雙眼瞪得大大的，因他認出將他喝住的人是誰。「是你！蕭原！」脫口驚叫起來。

蕭原道：「金田，等了一整晚也等不到你的同伙回來，按捺不住去找他吧？」語聲冷沉。

蕭原在屋外匿伏了一夜，不見金田要等的人回來，而金田却匆匆離開，他亦按捺不住，決定先向金田下手。剛才金田的自語聲他都聽到了，才會說最後那句話。

金田在鎗嘴指嚇下，不敢動一下，一顆心往下直沉，「你……怎會在這裏？」話出口，他才省覺自己說了一句蠢話，後悔不及。

蕭原冷笑一聲：「你以爲在鎮上那個賭窟內放火，乘着混亂，便可以擺脫一直暗中監視你的人？你那一招金蟬脫殼之計雖妙，可惜遇上我，要是換上保安隊的人，一定給你乘亂走脫，轉身返回屋裏去！」蕭原擺動一下手上的鎗。

金田打個寒顫，不敢不從，乖乖地轉身往洪發的房子走去。

蕭原押着金田走入屋內，立刻解下金田的褲帶，將他綑綁起來，然後返在屋裏迅速地搜索了一遍，然後返回屋堂，對坐在一張櫈上的金田道：「裏面那個房間遺下幾根繩子，似乎是用來綁人的，你剛才喃喃自語，我都聽到了，快從實招供，要不，我有不少方法要你從實招供！」末了，口裏發出幾聲叫人心寒的冷笑。

金田咬咬嘴唇，開口說道：「要我說什麼？我無話可說。」

蕭原心急要找到張漢明，不想跟金田說廢話，花時間，上前一把捏住金田的鼻子往上一提，令到金田仰起臉來，然後惡狠狠地對他說道：「你聽着，我沒心情跟你說廢話。你再不從實招供，我會將你倒吊起來，然後往你鼻孔裏灌水，又或是用力捏你的鼻子、兩耳、嘴唇，逐一割下來，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金田聽着，臉色陣青陣白，連打幾個顫抖，急急說道：「我說，我實話……實說。」

他之所以願意「招供」，一半是出於懼怕，另一半是懷恨洪發棄他不顧，獨自押了四個孩童去交易拿錢，他該得的一份錢也被吞掉。既然你不義，我亦不仁，基於這種心情，他才決定大大咬洪發一口。

「不錯，那日我跟洪發在鎮上的茅厠內擄走了那個少年，深夜乘鎮上有事發生，送來這裏關禁起來，在此之前，我跟洪發已先後從另外的鄉鎮擄走三個年紀較小的孩童，都關在這裏。」

「因何擄走孩童？」蕭原打斷金

田的話。

金田嚥口口水，說道：「賣給人，全是洪發的主意，他邀我一起幹，看錢份上，我……」

蕭原又打斷金田說的話：「賣給誰？」

「北斗鄉一個姓劉的人。」金田將他所知的都說出來，當然有目的——希望將罪名減輕，得到從輕法辦。

蕭原聽聞北斗鄉這個地名，便知道此鄉在南寧城北外約五里的地方。對於南寧城附近的地名，可說瞭如指掌，北斗鄉這個地方他曾去過兩次。

「劉什麼？在北斗鄉那一處？說！」蕭原語聲沉狠地道。

「劉金塘！」金田答道：「住在北斗鄉外一個河谷上。」

「你既然說得出，一定去過那裏，馬上帶我去。」蕭原一把將金田拉起來，推着他往屋外走。

事不宜遲，越快找到劉金塘，便能越快救出漢明。否則，萬一姓劉的又將漢明賣到不知那裏，那就又要再花工夫救出漢明。他不想夜長夢多，他要速戰速決！

金田給蕭原用力推着，身不由主，跌跌撞撞往外走。

走在路上，蕭原對金田說道：「姓劉的收買孩童，要來幹嗎？」

金田搖搖頭。「我不知道，是洪發邀我幹的，我只知道，送一個孩童去，可以得到五十大洋。」

蕭原氣往上衝，忍不住踢了金田一脚，駡道：「你還是人嗎？爲了五十個大洋，擄走人家的孩子，你還有天良沒有？你也是父母生養的啊！怎不想想給你擄走孩子的父母不見了孩子後，有多悽惶焦急，甚至痛不欲生！你又有沒有想到，給你擄走的孩子會遭遇到怎樣的命運？爲奴爲婢已算好了，你的心難道給狗吃了？會有報應的啊！」

金田聽着，腦袋越垂越低，良久，後悔地道：「我錯了，我不是人，我不該錢迷心竅，教人家骨肉分離，我該死！我不該爲了有足夠的錢討個媳婦回家，幹那傷天害理的事。」說着居然哭起來。

蕭原可沒心情聽金田懺悔。「別像個無知婦人那樣哭哭啼啼了，唯一能夠補償你的過錯是盡力救回那四個孩童，讓他們跟家裏人團聚。」

金田連聲道：「我知道，拚了這條命，我也會幫你救回那四個孩童。」

趕到金田所說的那個河谷，蕭原一眼便看到那個小小的河谷上聳立着的唯一房屋，馬上低聲對金田道：「姓劉的住在那座房屋？」

金田點頭道：「嗯，就是那裏。」

那一片河谷地上除了有些地方長着野草外，其他的地方連一棵樹也沒有，蕭原顧不了掩蔽身形，只想盡快救人，推着金田往那座房屋衝去。

那座房屋毫無動靜，大門關閉着，附近沒有任何人，這情形叫蕭原心頭一沉——莫非那座房屋已是空屋不成。難道來遲了？

推着金田衝到房屋的門前，一把將金田推倒，跟着上前兩步，抬脚往門上奮力踹去，於砰然一聲大響中，他亦斜撲落地上——恐防屋內有人匿着突然向他發難。

屋門洞開，蕭原恐防的事情並沒有發生。隨着那一聲踹門聲響過後，屋內什麼動靜也沒有。

從地上跳起身，縱到金田身前，蕭原一把拉起他，推着他往屋裏走去，進入屋內，搜查了一遍，什麼人也沒有。屋內各物雖說不上很整齊，但却沒有給搜查過的跡象，這情形，大概是屋主人外出。

外出到什麼地方去？

蕭原最先升起的念頭是：那個屋主劉金塘極可能將洪發押去的漢明四童送到另一個地方。

金田跟他的想法一樣。「喂，一定是洪發早已將那四個小傢伙押來這裏，姓劉的馬上將人送到別處。」

蕭原心急救漢明，立刻問：「你知道姓劉的會將孩童送去什麼地方？」

金田搖頭道：「不知道，只聽聞洪發說，劉金塘代一戶有權勢的人家收買孩童，至於那戶人家姓甚名誰，劉金塘沒有說。」

蕭原心焦如焚，將金田綁在屋內一根樑柱上。「事情緊急，不得不將你留在這裏，我會回來押你回鎮上的保安隊。」話落，急急跑出屋外，留下金田在屋內。

蕭原才跑出屋外，幾乎給一個急奔而來的漢子撞上，幸他反應迅快，將要撞上的刹那，身子飛快地往外一偏一閃，貼着那漢子往前衝的身側閃避開去。

那個漢子口裏發出一聲驚叫，自蕭原的身旁衝過去，脚下陡地一蹌，摔跌地上。

原來蕭原在那刹那伸脚一勾，將那漢子絆倒。

他所以突然施展勾脚一招，只因突然省起，此人既往劉金塘的房屋奔去，縱使不是劉金塘本人，亦可能跟姓劉的有關連，當然不能夠放過，也要好好問個清楚明白。

那漢子一跤摔落地上，口裏發出「哎唷」的痛叫聲，剛想撐起身，背上已重重地給蕭原踏上一脚，令到他剛撐起的身子一下子落回地上。

「你是誰？」蕭原喝問，右脚用

力踏着那漢子的背。

那漢子抬起頭，轉臉反問：「你又是誰？」

蕭原哼了一聲，厲聲道：「是我問你，快答！」

那漢子左手驀地反手一揚，蕭原出於本能的反應，身子急歪，欲避那漢子的反手一撒，踏在那漢子背上的脚因而放鬆了，豈料那漢子那一着只是虛招，右手那一着才是眞正的一着。

右手寒光一閃，削向蕭原踏在他背上的腿上。

從那漢子的出手，顯出他是個會拳脚功夫的人。

蕭原估料不到那漢子身手如此快捷，吃一驚，急忙閃跳開去，颼一聲，寒光過處，削破了他的褲管。

那漢子一招逼開蕭原，立刻竄起來，撲向蕭原，一刀刺向他的腰腹部位。

可是，他竄起的身子隨着蕭原的一聲暴喝，頓時硬生生窒住，就像給「釘」住了那樣。

蕭原當然不會定身法，鎭住那漢子的「法寶」乃是他手上握着指向那漢子的匣子鎗。

那漢子不是傻子，知道無論他的動作有多快，亦快不過蕭原食指一勾射出來的鎗彈，所以，給鎭住。

「扔掉手上的刀！」蕭原喝道。

那漢子目光閃了閃，在鎗嘴的威脅下，不敢不從，扔掉手上的刀。

蕭原一直狠厲地盯着那漢子。「說，你是誰？」

那漢子喉頭上下抽動一下，答道：「洪發。」

「你就是洪發？」蕭原心頭劇跳一下，雙眼陡睜。

那漢子果然是洪發，他的拳脚功夫是從小跟他父親學來的，普通人兩三個近不了他的身。

「你又是誰？」洪發雙眼左瞄右掃，不知在動什麼歪念。

蕭原料不到眼前的人就是洪發，正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心裏一陣驚喜，喝道：「給我趴在地上！」

洪發仍有抗拒之意，沒有馬上趴下去。

蕭原陡地身形一動，握鎗的右手疾向洪發頭上砸去。洪發的反應好快，身子一矮，一拳擊向蕭原的小腹，同時掃出一脚。

蕭原口裏發出一聲冷笑，身形陡地縱起來，避過洪發那一拳一腿的同時，一脚踹向對方的面門！

洪發料不到蕭原的拳脚功夫比他還高明，側首歪身欲避，却避不過蕭原踹來的一脚，「噗」一聲，面門給踹個正着，張口發出一聲痛叫，往後仰跌。

落回地上，頭昏眼花，仍欲掙扎起身的洪發，喝道：「轉身趴下，否則有你好受的。」

洪發雖則頭昏眼花，仍能看到蕭原手上的匣子鎗指着他，身子一震，悶哼一聲，轉身趴在地上。

蕭原上前一脚踏住他的頸項，將他的褲帶解下來，雙手反綁，然後將他提起來，推着他走入屋裏。

給綁在樑柱上的金田看到洪發，眼裏射出憤怒的目光，口裏發出一陣悶叫聲。

洪發褲帶給抽掉，褲子鬆脫落在脚脛上，走起來脚步拖拖絆絆的，看到給綁在樑柱上的金田，臉色驟變，偏開目光，不敢與金田憤怒的目光接觸。

蕭原走前去，將金田嘴巴上的布帶解開，金田立刻破口大罵洪發：「洪發！你這個不義之徒，居然想獨吞賣掉四個孩童的錢，你他媽的不夠朋友！嘿嘿，天有眼，你也給捉住。」

蕭原向金田喝道：「別罵！如今捉到他，你該心頭大快，幸災樂禍了吧！」

跟着轉對洪發道：「快說，你該與那個劉金塘在一起的，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姓劉的不跟你一道回來？」

洪發哼了一聲，別轉臉道：「不知道！」

金田怒說道：「你不知道？呸！你他媽的昧着良心乘我未到你家找你之前，將四個孩童帶來劉金塘家裏，一心想獨吞那筆錢。」

蕭原突然上前左右開弓，摑了洪發兩個大耳光，跟着一脚踹向他的小腹，口裏怒喝道：「不知道？你敢再說不知道，我會叫你死去活來。」

洪發給摑得雙頰紅腫，嘴角淌血，慘叫聲中，往後跌倒下去，起不了身。

金田看着身子抖嗦一下，馬上噤聲。

蕭原爲了盡快救回漢明，對洪發絕不留情，喝道：「快說，劉金塘在那裏？」

洪發看到蕭原有如一頭發怒的獅子般，知道不是虛言恫嚇，犯不着爲了劉金塘而自討苦吃，剛才那兩個耳光跟一脚已夠他受了，慌忙說道：「他押着四個……孩童往……前走，要我跑回來替他拿一支土鎗。」

金田聽着，忍不住又破口大罵：「果然撇下我跟劉金塘交易。」

「住口！」蕭原扭頭朝金田吼喝一聲：「再說話，將你的嘴巴封起來。」

金田立刻閉上嘴巴。

蕭原轉頭再問洪發：「你跟姓

劉的什麼時候離開這裏？要將孩子押送到那裏去？」

洪發伸出舌頭舔舔兩邊嘴角的血漬，說道：「將孩子押送到……玉蘭莊。打從我跟……劉……離開這裏到如今…… 約半個時辰不到。」

「四個孩子中，可是有一個你跟金田在南豐鎭上一個茅厠擄走的少年？」蕭原緊盯着洪發。

洪發答道：「有。」

「說的都是實話？」蕭原拿鎗嘴抵在洪發的眉心處，神態兇狠。

洪發全身一震，急急道：「句句屬實……我怎敢騙你。」

「玉蘭莊在那裏？」蕭原問。

「在蘭香集的南面。」洪發有問必答。

「蘭香集外多遠？」

「就在蘭香集外。」洪發答。

蕭原不再問下去，救人要緊，將洪發提起來，拿繩子將他綁在另一根樑柱上，跟金田面面相對，再分別將兩人的嘴巴封起來，然後跑出屋外，將門帶上，往西南方向跑去。

蘭香集在南寧城外東南面約三四里遠的地方，那裏長滿了蘭樹，蘭樹花開的時候，蘭香飄送，省城裏不少人都往那裏賞花遊玩。蕭原有一年曾到那裏賞花，知道蘭香集在那裏。

節外生枝　險死還生

一路追下去，蕭原以爲可以追上劉金塘，那知直追到蘭香集，却追不上。

洪發沒有騙他，玉蘭莊確是在蘭香集南面。

玉蘭莊其實是招牌名，實則是座大院屋，專門產製香料。製造香料的主要材料是蘭花，玉蘭莊這個名字大概就是由此而來。

玉蘭莊前面是店舖，後面是工場。

蕭原找到玉蘭莊時，太陽已快下山。

由於沒有眞憑實據，蕭原不敢貿然闖進玉蘭莊內搜查救人，只好在玉蘭莊附近匿着，留意進出其中的人，希望劉金塘仍未趕到來，那他便有機會在劉金塘趕到時，出手救人。

進去玉蘭莊的人不少，但就是不見劉金塘出現，雖則沒有見過劉金塘，蕭原却從金田的口中打聽到劉金塘的樣貌特徵，自信只要見到他，能夠認出來。

太陽慢慢往西山沉下去，那個劉金塘仍未出現，蕭原開始心急起來，心裏暗忖，會不會姓劉的在我趕到之前，已趕到玉蘭莊，拿了錢離去？他隨即否定了那個想法。一個人獨自押着四個小孩上路，不可能走得太快，加上要等候洪發追上去，又要繞路走，他相信劉金塘不可能快過他，縱使比他快，也不可能快很多，在他趕到前便離開了玉蘭莊。

太陽終於完全沉下西山，遺下漸呈淡黯的紅雲。

蕭原開始有點按捺不住了。

事不關己，已不勞心。如今事情關係到他的親人，他終於體會到那種切肉刮骨般的焦急難耐。

儘管他開始按捺不住，可是，仍然不敢貿然行動，只好極力按捺着，打算待到天黑後，才潛入玉蘭莊，看個究竟。

天色開始黑下來，就在這時，蕭原發現有一個人匆匆走入玉蘭莊裏面，由於距離頗遠，天色昏黯，加上那人走得很快，蕭原不敢肯定那人是劉金塘。但形貌有點相似。

由於不敢肯定那人是劉金塘，因此蕭原沒有行動，仍然在附近監視着，等待那人出來，辨認清楚若眞是劉金塘，才動手捉拿。

他相信，那人若是劉金塘，遲早必會從玉蘭莊裏出來。

天色已完全黑下來，玉蘭莊亦已關舖上門，三個人這時從玉蘭莊內走出來，蕭原此時已接近玉蘭莊，看到那三個人走出來，細辨之下，認出走在前頭的那個人正是傍黑時進入玉蘭莊，跟劉金塘有點相似的漢子，心頭一動，自匿藏的地方現身，裝作普通人一樣，大模大樣地向那面三個人走去。

那三個人脚步很急，似乎要趕去什麼地方，發覺有人（蕭原）從兩座房屋之間走出來，斜斜地向他們走去，都拿眼瞧着蕭原，大概看不出蕭原有何可疑之處，瞧了一會，收回目光，繼續匆匆往前走。

蕭原在距那三人約四尺外的地方走過，兩下裏走過的時候，蕭原向那個走在前頭的人瞥望了一眼，那刹間，他心頭劇跳了一下。

那人的左眉頭上有一顆豆般大的黑痣，加上那曲突的鼻樑，跟金田描述的劉金塘特徵一模一樣。

劉金塘終於出現了。

待劉金塘三人走遠了，蕭原才暗暗跟在後面，看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劉金塘既已出現，蕭原爲何不動手將他抓住？原來蕭原心裏另有想法，先前劉金塘獨自一人進入玉蘭莊，出來的時候帶了兩個人（極可能是玉蘭莊的伙計）急急走去，始終未有見到漢明與四個孩童，看情形，極有可能漢明與四童似未送入玉蘭莊，此時劉金塘也許是帶那兩個人去幫忙將漢明四童送入玉蘭莊。眼下最緊要先救人。因此，蕭原打算跟着劉金塘三人，伺機動

手。

劉金塘三人一直往集外走去，大約走出一里遠，來到一座樹林子前，三人並沒有進入樹林子內，沿着林子邊沿往左面走去，走到一個土丘前的幾塊大石下(每塊石比人還高)停下來，劉金塘對那兩個人道：「四個小鬼頭就在這幾塊大石頭之中。」

那兩個人之中左面那人說道：「上去將那四個小鬼頭抓上來。」

劉金塘馬上繞到左面一塊較小的大石下，攀爬上去，然後趴在石上，往下探身伸手抓拿。

那幾塊大石之間的縫隙最寬的不到四寸，最窄不到一寸，可是，當中却是一個數尺寬闊(並不規則)的空隙，空隙的地上，有四團黑影。

「站起來！」劉金塘盡量探身伸手往下抓拿中依然無法抓拿到那四團躺在地上的黑影，氣惱得忍不住喝叫出聲。

下面地上那四團黑影動了動，沒有站起來。

劉金塘又忍不住喝罵：「你他媽的四個小鬼頭！再不站起來，有你好看的！」

站在石下等着的兩人之中的一人不耐煩地道：「劉金塘，他們不站起來，你跳下去將他們抓上來，我在上面接着不就成了。」

劉金塘說一聲：「我跳下去，你爬上來。」縮回身子，「颼」一聲跳下去。

那個說的人馬上攀上石上，蹲着等劉金塘將下面放着的四個「小鬼頭」逐一抓起舉上來。

大石當中地上倒着的四團黑影，正是張漢明、王家樂、何柏青、小根子四個孩童。

劉金塘第一個抓起張漢明，往上舉起來，石上的那人一把抓住，然後轉身往下放，讓站在石下的另一人接住，放在地上。如是者逐一將四童「拿取」出來。

待到劉金塘跟石上那人跳回地上，一直站在地上接應的另一人馬上將最小的小根子跟何柏青一手一個抓起來挾在脅下，劉金塘跳回地上的那人各自喘口氣，分別將漢明和何柏青抓起來，扛在肩上。

四個小童一直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看清楚，四童的口裏原來塞着布團，怪不得作聲不得。

劉金塘跟那兩人移步往回走的剎那，一聲沉喝驀地響起：「站着別動！你們幹的好事！」

劉金塘跟那兩人乍聞喝聲，莫不大吃一驚，身子震抖，僵着不敢動。

三人看到一個人從黑暗中竄出來，手握短槍，指着他們。

竄出來的人一步步走向劉金塘三人，黑暗中，目光炯炯，走到劉金塘三人約五六尺遠的地方停下來，向站在前面，左右脅着一個小童的漢子喝道：「你！放下兩個孩子！拔去他倆嘴裏的布團，替他倆解開手脚上的繩子。」

那個漢子在槍嘴指嚇下，不敢不聽，將挾着的兩個小童(何柏青跟小根子)放落地上，跟着拔去兩人口裏塞着的布團。

嘴巴裏的布團才拔掉，小根子跟何柏青馬上喊叫起來：「救命呀！我要回家！」

蕭原正欲喝叫劉金塘跟另一個漢子將扛在肩上的漢明和王安樂放下地上，背後陡地響起一聲冷厲的沉喝聲：「舉起雙手！動一動馬上開槍！」

蕭原料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剎間有如當頭響了個焦雷，全身震動一下，可是，他並沒有理會那一聲喝叫，雙手舉起的剎那，身形猛地往下一蹲，同時身形急旋，往身後喝聲響起的地方開槍射擊。

「啪啪啪」四五下槍聲乍然響起，蕭原頭上響起兩下「嘯嘯」的掠響聲，身子正欲隨勢斜竄開去的剎那，頸背部位驀地給硬物大力一戳，耳邊聽到一聲兇狠的喝聲：「別動，否則一槍將你斃掉！」

那剎間，蕭原整個人僵住——

因他感覺到戳在他頸背上的硬物是一根槍管。

給槍嘴抵着，試問誰還敢動一下，除非他不想活。

蕭原當然不想給人一槍打死。

用槍抵着蕭原頸背的人，是那個被蕭原喝令放下挾着的兩個孩子的漢子。

蕭原料不到那人身上帶着槍。

「將手上的槍扔掉……」那漢子又惡狠狠地喝一聲，抵在蕭原頸背上的槍嘴大力戳了一下。

蕭原此刻已別無選擇，將手上的槍扔掉。將槍扔掉時，他瞥到最少有三個人拿槍向他走來。剛才沒有給擊斃，算得上是奇跡。

不過，他很快便想到，剛才沒有給擊斃，極可能那些人不要他死，否則，他還能活着？

小根子跟何柏青給槍聲震得不敢再喊叫。

那個曾抵住蕭原的漢子隨即一脚將蕭原踢趴在地上，三個拿槍的人走到蕭原身前，一齊動手將蕭原按着，綑綁個結結實實。

給扛在劉金塘肩上的張漢明於聽聞蕭原的喝聲後，馬上聽出是未來姐夫的聲音，驚喜不已，若不是嘴裏給塞着一團布，早已大聲向蕭原呼叫。眼見驟變陡生，獲救無望，頓時從喜極的雲端一下子跌落失望的深淵。

他甚至替蕭原的生命擔心，忘了自己的處境。

劉金塘扛着漢明走到蕭原身前，踢了蕭原一脚，狠聲道：「你他媽的想不到吧？我們的身後有人暗中跟着，八爺這一着放餌釣魚果然妙，果然釣到你這條魚！」

「抓起他抬回去！」扛着王安樂的漢子喝一聲，那三個拿槍的漢子中，兩個一前一後抬起給綑綁得動彈不得的蕭原，剩下一個漢子拿槍當先往回走，一路上留意路上的情形。

那個拿槍制住蕭原的漢子重新將小根子和何柏青的嘴巴塞回布團，左右挾着他倆，與劉金塘和抬起蕭原的漢子，跟着往回走。

＊　＊　＊

玉蘭莊內。

店鋪後面的一個房間內，劉金塘奉承地對一個坐在帳桌後的中年人諂笑道：「八爺果然料事如神，猜到洪發出了事(其實他早已猜到)，想出拋餌釣魚這一條妙計，果然釣到一條魚，八爺頂呱呱！」

跟劉金塘站在房間內的，還有那兩個讓蕭原現身的漢子。

八爺拈着頷下那撮短鬚輕笑幾聲，眨眨眼道：「金塘，你既思疑那個洪發出了事，我若是想不到可能有人會追到這裡來，那還出來混什麼！」

「八爺，既已捉到那個人，爲何不殺了他！」站在劉金塘前面那個漢子問。

八爺瞪了那漢子一眼，沒好氣地道：「石斗，你的腦袋就像石斗一樣，又實又硬，一竅不通！眞是牛皮燈籠！難怪人家說你人頭猪腦！幹來幹去，始終出不了頭。你看看大鵬，幹了不過五年，便當上工頭。你呀，幹了八年，依然是副工頭！還不是你的腦袋不管用！」

頓一下，轉對站在劉金塘對面的那個漢子——大鵬，道：「大鵬，說說你對我爲何不急着殺死那個人的道理。」

大鵬嘴角微笑，抬眼瞥了那個石斗一眼，開口道「：八爺，我猜八爺所以不立刻殺死那人，因恐怕知道的人不單止那一個人，還有其他的人。因此，在查問過那人後，才殺他也不遲，八爺，是否如此？」

八爺讚許地點了點頭。「大鵬，你的腦筋果然靈活！就因爲那樣，我不要你們留他活口，待問個清楚明白，才殺他！」跟着轉頭對劉金塘道：「金塘，我說過多少次，我這裏不可對任何人提及！你爲何對那個洪發說，以至出了紕漏後，牽連到我這裏，令到我要大費周章，堵塞這個紕漏！」

劉金塘慌忙道：「八爺，是我一時糊塗……我一直沒有對任何人提及八爺你這裏，午前洪發找到我，要我馬上收下他帶來的四個小孩，給他錢，我那有那麼多錢給他，要他先回去，待我拿到錢才給他。洪發不肯，說要馬上要，否則拉倒，我在心裏暗想，一個人很難押送那四個小孩到這裏來，何不與他一道押送四個小孩到這裏，向八爺你拿錢給他。在路上不知怎的說漏了嘴，跟他說了出來。」

八爺哼了一聲：「幸好你在路上想到那個洪發久久仍未追上你，可能出了事，馬上繞路而行。而且夠精靈，沒有逕將四個小傢伙送到這裏來，又將你心中所疑說出來，因而捉到那個傢伙！只要動動腦筋，大概還有補救之法。」

劉金塘自責地道：「八爺，都是我不好，給你惹了麻煩……」

八爺揮揮手，截住劉金塘說下去。「如今不是懊悔自責的時候，於事無補！希望那個傢伙沒有伙伴，要補救也容易，只要殺了他，再找到那個洪發，而你又躲外地去，那就足以補救了。」

劉金塘馬上說道：「八爺，我本來就打算躲到外地去，可是……我身上沒有多少錢……」

八爺乾笑一聲，打斷劉金塘的話，「你放心，你送來四個孩子，那筆錢我會馬上給你，拿了錢後，你畬夜離開，知道嗎？」

劉金塘眼中閃光，連聲道：「知道，八爺，我會躲得遠遠的。」

八爺隨即對石斗道：「帶金塘到賬房去拿錢。」

石斗答應一聲，招呼劉金塘跟他到賬房去。

待石斗跟劉金塘走出房外，大鵬馬上趨近八爺身旁，壓着聲道：「八爺，眞的放劉金塘離開？」

八爺斜溜了大鵬一眼，「若讓金塘活着，始終是一條禍根，我不會讓他有機會對我不利，縱使是萬分一的機會！」

大鵬立刻心領神會，「八爺，我曉得怎樣做了。」

八爺讚賞地笑看着大鵬。「你去幹，我十萬個放心。」大鵬說完，立刻往外走。

八爺含笑着，看着大鵬走出房外，那抹笑容馬上從他臉上消失，慢慢站起身，捏着拳頭，長長吸口氣，邊緩緩呼氣，邊自語道：「若林成能夠找尋到那個洪發，這個紕漏總算給堵塞住了。」

＊　＊　＊

劉金塘身懷三百二十大洋票子，興奮難抑，差點放聲歡叫，走起路來但覺特別輕快。

不，不是輕快，是輕飄飄。

這一輩子他從未擁有那麼大筆

錢，怎不教他興奮莫名。

隨着石斗來到後門，石斗打開後門，往外張望了一會，門外黑沉沉，鬼影也不見一個，石斗縮回腦袋，轉頭對劉金塘道：「走吧。」

劉金塘拍拍石斗肩頭笑道：「石斗，再見。」邁步往門外走去。

「等一等。」後面突然傳來大鵬的叫喚聲，劉金塘聞聲止步，跟石斗回頭望去，只見大鵬匆匆走來。

「大鵬，什麼事啊？」石斗開口道。

大鵬急匆匆走到兩人面前，呼口氣道：「金塘，八爺有幾句話吩咐我對你說。」

劉金塘笑着道：「大鵬兄，請。」

大鵬放低聲音道：「八爺說，希望你好自爲之，他以後不想再見到你，你明白八爺的意思嗎？」

劉金塘連連點頭，「明白，八爺的意思是說，要我走得遠遠的，從今後，不要再回來，是不是？」

大鵬點點頭，「你果然精靈。走吧。」

劉金塘暗暗一笑，「我走了。」轉身邁步往外走。

大鵬突然說道：「八爺的意思其實不是那樣！」陡地一步搶前，左手往聞聲脚下一窒的劉金塘脖子一箍，右手往前一送，只聽劉金塘張口發出一聲悶「呃」聲，身子抽搐了一下，隨即像洩了氣般，軟癱下去。

一旁看着的石斗驚詫得睜大眼，張開的嘴巴發出一聲驚叫。

大鵬並沒有鬆開箍着劉金塘脖子的手，抵在他背心上的右手停了一下，才一下子往回抽，接鬆手往後跳開一步「蓬！」一聲，劉金塘整個人重重地往後跌倒下去。

「你……殺了他？」石斗駭然瞪視着大鵬。

大鵬的右手赫然握着一把七八寸長的尖刀，刀鋒上滿是血！「大驚小怪什麼？你沒有殺過人嗎？八爺要我殺他的！」大鵬瞪了石斗一眼，一步走到劉金塘身前，蹲下來察看劉金塘是否咽了氣。

「嘿嘿，一刀便了賬，他媽的眞容易啊！」大鵬將手上的血刀往劉金塘的身上正反抹了幾下，然後站起來，對站着的石斗道：「站着幹嗎！快幫我將他抬進去！」說着話，上前去將後門關上。

料理好劉金塘的屍體後，大鵬去見八爺。「八爺，劉金塘已經給我幹掉了。」

「順利了？」八爺抬眼瞧着大鵬。

大鵬臉現自得之色。「八爺，神不知，鬼不覺，我一刀便將他幹掉。他死得眞糊塗！」

「嗯。」八爺讚賞地點點頭。「埋掉了？」

大鵬答道：「埋在堆放柴草的小屋地下，一點痕跡也沒有。」跟着從身上拿出一疊大洋票子，遞給八爺。「這是從劉金塘身上拿回的那筆錢。」

八爺接過，抽出三張共一百大洋的票子，往大鵬一遞：「拿去花吧。」

大鵬接過。「謝謝八爺。」摺起三張票子，放入內衣袋內。

八爺撚撚鬚，笑道：「謝什麼，你該得的。好好幹，日後的好處多着呢！」

大鵬躬腰道：「謝謝八爺關顧提携。」一頓，謹愼地問道：「八爺，林成回來了嗎？」

八爺眉頭頓時皺起來。「仍未回來，不要遇上什麼事才好。」

「八爺，要不要我帶兩個人趕去找尋？」大鵬一副自告奮勇的樣子。

八爺搖搖頭。「等多一會，林成仍不回來，再作打算。」

話聲剛落，一個左頰上有顆大黑痣的漢子快步走入房間，八爺跟大鵬一眼看到那人，頓時臉露喜色，幾乎是同聲疾道：「林成，回來了！」

那個漢子——林成走到賬桌前停下，向八爺彎彎腰道：「八爺……」

八爺逼不及待地道：「找到那個洪發嗎？」

林成咽口口水。「找到，還找到另一個！」

「另一個？是什麼人？」大鵬好奇地問。

「另一個叫金田。」林成道：「兩個都在劉金塘的家裏找到，都給綁在兩根樑柱上，嘴巴給封着！」

大鵬又忍不住張口欲言，給八爺揮手阻止。「別打岔，讓林成繼續說下去！」

林成繼續說道：「八爺，起先我很奇怪，那個金田怎會跟洪發一起被綑綁着，查問一下，才知道那個金田跟洪發是拍檔，劉金塘送來的四個孩子都是那兩個傢伙擄來的，洪發見財起意，撇下金田，獨自將四個孩子押送到劉金塘那裏，想獨吞那筆所得的錢。金田給一個叫蕭原的人追查到他身上，將他抓住，他不甘心給洪發撇下，一無所得供出劉金塘，並帶那個蕭原去找劉金塘，在劉金塘的家裏捉到折返的洪發，洪發將所知供出，那個蕭原將兩人綁起來，追趕劉金塘。八爺，要提防那個蕭原追尋到這裏來。」

大鵬笑道：「林成，你放心吧，我們捉到一個人，應該就是那個傢伙口裏所說的蕭原。」

八爺問道：「林成，怎樣處置

洪發和金田？」

林成做了一個殺的手勢：「都殺了！八爺放心，我盤問過兩人，那個蕭原只有一個人，沒有別的伙伴，知道這回事，只有洪、金兩個死鬼和那個蕭原，別無他人。我將兩條屍體弄在劉金塘家，弄成兩人是劉金塘所殺。」

「做得好！」八爺讚許道。「那個給捉到的人十成十是蕭原。哈哈哈……問清楚姓蕭的有否將查到的告訴別的人，然後殺了他，那就萬事大吉了。」

林成猶豫了一下，說道：「八爺，還有一個劉金塘……」

大鵬笑道：「林成，八爺早已顧慮到，你未回來之前，八爺已吩咐我幹掉他！」

八爺站起來，輕咳一聲，說道：「該去瞧瞧那個給捉回來的人了。」

* * *

蕭原給五花大綁，關在一個沒有窗子的小屋內。

自從關入小屋後，蕭原便一直在地上滾動掙扎，希望能夠掙脫身上的繩索。

他知道，若不能在捉住他的人動手處置他之前，弄脫綑綁手脚的繩索脫身，恐怕沒有活命的機會，自然亦無法救出漢明，所以爲了活命也爲了救出漢明，他必須盡一切辦法脫險。

由於綑綁得很結實，蕭原拚命掙扎了好一會，似未能將身上的繩子弄鬆，他自己都已弄得筋疲力盡，只好躺着不動，待喘息過後，再盡力掙扎。

他希望將他捉住的人明天才來料理他，那他便有時間將身上的繩索弄鬆，只要手脚能夠活動，便有機會脫身。

可是，他這個希望很快便破滅了。

隨着一陣脚步聲響傳來，小屋的木門跟着被打開來，接着門前一亮，一個手拿風燈的人當先走入屋內，風燈將小屋照亮。

蕭原聽到脚步聲的剎那，心裏往下一沉，吸口氣，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靜觀其「變」。

由於處身於黑暗中一段時間，屋內給燈光照亮時，蕭原給燈光照得雙眼一陣發花，忙閉上雙眼。待到他重新張開雙眼，只見身前已站着兩個人——不算那個拿燈的漢子。

他馬上認出那個站在留鬚中年人旁邊的人，就是出奇不意將他制住的漢子，至於那個中年人，他看出其身份比那個大鵬要高。

蕭原當然不知道，站在大鵬身旁，留着鬍子的中年人，就是八爺。

八爺兩眼在蕭原身上溜了一轉，冷冷道：「說出你的姓名！」

蕭原躺在地上，只能側臉斜往上看。「姓蕭名原！」他從來也不喜歡隱瞞自己的姓名。

八爺扭頭低聲對身旁的大鵬道：「此人果然是林成從那個金田口裏查問到的蕭原。」

大鵬亦低聲道：「八爺，待會若問出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那就萬事大吉了。」

八爺點點頭，對蕭原道：「蕭原，你可是當差吃餉的？」

蕭原舐舐嘴唇，「是又如何？不是又怎樣？」

八爺瞪眼厲聲道：「少嚕囌！我問你什麼，你答什麼！否則自討苦吃！」

大鵬在八爺說話時，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蕭原一脚，痛得他發出一聲痛叫。

「快！」大鵬惡狠狠地喝一聲，作勢欲踢。

蕭原忍痛道：「是！」他冒認當差吃餉，乃是求存之道，希望「當差吃餉」這個身份令到八爺他們有所顧忌，不敢殺他滅口。

八爺眉梢跳動一下，疾聲道：「既是當差吃餉的，怎會獨自一人？」

蕭原心念一轉，口裏說道：「因爲跟我在一起的那個伙計趕返隊部去報告。」

「報告什麼？」大鵬喝問。

蕭原馬上答道：「當然是報告我們查獲的一切。」

「那人姓甚名誰？」八爺問。

「王鐵生。」蕭原一口答。

「王鐵生」當然是蕭原胡謅出來的人名，爲免八爺起疑，他在謊說有一個夥計時，早已想好這個名字。

八爺跟大鵬互相看了一眼，再問：「在那裏當差？」

蕭原隨口說道：「省城偵緝隊！」

八爺跟大鵬的臉色都微變，呆了呆，八爺再問：「隊長是誰？」

蕭原答：「任志新。」

八爺突然放聲笑起來，「你答得很快，而且答對了，可是，據我所知，偵緝隊並沒有你這個人！」

蕭原硬充到底，「你怎知沒有我這個人？」

八爺道：「省城偵緝隊我認識不少人，從沒有聽說有你這麼人物！嘿嘿！想拿偵緝隊的名頭來唬我？你他媽的，騙不倒我！」

蕭原强硬地道：「你不相信，我沒有辦法，快則今晚，遲則半夜，王鐵生便會帶隊上的弟兄找到這裏來！」

八爺冷笑一聲。「姓蕭的，不管你是否偵緝隊的人，殺了你埋

掉，縱使偵緝隊找到來，無憑無証之下，亦奈何不了我！」

一頓，接對大鵬道：「你跟林成動手幹掉他！別留一絲痕跡，我馬上去吩咐石斗將那四個小鬼頭送去。」話落，轉身走出小屋。

大鵬應一聲「是！」對一直拿燈站着的漢子道：「林成，你動手還是我動手？」

拿燈漢子原來就是林成。「大鵬，你殺人一向乾淨俐落，你動手吧。」

蕭原聽說要殺他，自忖難逃一死，徙然掙扎，橫豎也是死，死也死得英雄，當下睜大雙眼，厲聲道：「要殺我快動手，別嚕嚕嗦嗦的！痛快點！」

口裏那麼說，心裏却一陣愴然——想起了未婚妻張鳳琴及失了踪的漢明。

「姓蕭的，你放心，眼下情形緊急，我會一下子殺掉你！」話聲中，陡地跨前一大步，右手一動，亮出一把寒森森的尖刀，獰笑道：「不要怪我，只怪你時乖命蹇！」一脚踏着蕭原的腹腔上，手起刀落，往蕭原心胸要害上插下去。

那剎間，蕭原閉上雙眼。

林成拿燈看着，嘴角泛起一抹殘忍的笑意。

驀地，自門外飛入一物，砸在大鵬的背上，令到大鵬張口痛叫出聲，身子往前傾跌。

這一下驟變，令到拿燈看着的林成驚異得不知所措。

他發夢也想不到，居然會變生肘腋。

「快放了原大哥……我會殺死他！」屋門前一黯，有兩人出現在門前，一個少年比八爺矮大半個頭，拿着一把柴刀，擱在八爺的頸側上，大概因為緊張的關係，聲音有點顫抖。

八爺微躬着身，一隻左手給那個少年扭到背後，一張臉在昏亮的燈光下，白中透青，青白不定，很難看。

自忖必死的蕭原驀然聽到呼喝聲，想不到來了救星，頓時驚喜莫名，睜開雙眼歡叫一聲：「漢明！」不用看，喝叫聲入耳，他已聽出救星是漢明，他的未來小舅子！

太匪夷所思了。蕭原絕對想不到會有人來救他，而且是漢明！

「原大哥！」那個拿刀威脅着八爺的少年嘶叫一聲。

蕭原沒有聽錯，那個少年確是張漢明。

漢明的神色很緊張，不但聲音顫抖，擱在八爺頸側上的柴刀也在抖動。

砸在大鵬背上的物事，原來是半截泥磚，怪不得將大鵬砸得往前傾跌。

口裏發出一聲怒吼，大鵬霍然轉身，一眼看到八爺給一個少年——漢明——威脅着，頓時呆住。

「快叫那兩個人割斷原大哥身上的繩子。」漢明由於全身發抖，令到擱在八爺頸上的柴刀割破了他的皮肉，痛得八爺臉肉抽搐，直抽涼氣。

林成跟大鵬沒有動，看着八爺。

八爺眼皮一翻，怒喝道：「還不快放了姓蕭的，聾了嗎？看着我給殺死不成？」

林成跟大鵬慌忙答應一聲，上前去(只有手握刀子的大鵬)動手割斷蕭原身上的繩索。

由於給緊緊地綑綁了一個時辰有多，手脚都痳痺了，雖則身上的繩索已鬆斷，蕭原一時間無法站起身，一會，才能夠勉强站起來。

八爺頸脖上給割破皮肉的地方劇痛難當，忍不住對漢明道：「我已放了蕭原，你也該放了我啊！」

剛站起來的蕭原聞言急忙對緊張得臉色發白的漢明道：「別放他，待我們離開這裏，才能夠放他。」

大鵬背上給磚塊砸中，背上隱隱作痛，對漢明恨之入骨，兇狠地道：「小鬼頭，我已割斷姓蕭身上的繩子，你幹嗎還不放了八爺？」

對於漢明怎會弄脫手上綑綁的繩索，逃出關禁他們的小屋，並脅持了八爺，大鵬跟林成一樣，百思不解。

漢明確實很緊張，緊張得幾乎支持不了，蕭原看出來，馬上蹣跚地走到漢明身旁，輕聲對他說：「漢明，放鬆點，不會有事的，來，讓我抓住他，押他離開這裏。」邊說話，邊抓住八爺的右手扭到背後，跟着慢慢拿過漢明手上的柴刀。

那把柴刀的刀口頗鋒利。

漢明兩手先後放開緊抓着八爺手臂及柴刀後，整個人恍似虛脫了般，幾乎無力站住，大口大口呼吸。

剛才的情形，實在太緊張了，漢明是個從未經歷風浪的少年，教他很難承受。

林成跟大鵬看着蕭原脅持了八爺，由於投鼠忌器，都不敢莽動。

「蕭原，若不放了我，你兩個別想離開這裏。」八爺狠聲說，對於蕭原接替了緊張得要死的漢明，他大大地鬆了口氣，若不將漢明替換下來，他眞怕漢明在受驚震動之下，控制不了自己，會一刀斬斷他的脖子。

林成跟大鵬呼喝助喊：「快放了八爺！」

蕭原什麼風浪驚險沒有經歷

過，當然不會給對方三人嚇倒。「你不想死，便陪我們離開這裏。」

「他媽的豈有此理！」大鵬怒罵。「讓你們帶走八爺，那有如此便宜的事！」

蕭原冷靜地道：「我們安然離開這裏，自會放掉八爺！否則，一起死在這裏！」

八爺當然不想死，慌忙叫道：「林成、大鵬，讓他倆跟我離開這裏，聽到沒有？」

林成、大鵬不敢不聽八爺說的話，應道：「知道。」

八爺跟着說道：「姓蕭的，你們若不守諾言，離開這裏後放了我，你們別想逃得了！」

蕭原沉聲道：「你放心，只要平安離開這裏，我一定放了你！」一頓，接道：「快交還我那支給你們撿去的匣子槍！」

八爺此刻但求脫身，急急對大鵬道：「大鵬，將匣子槍交還給他！」

大鵬應一聲，急急走出小屋，未幾，拿了一支匣子槍回來，遞給蕭原。蕭原示意漢明替他接過，押着八爺往外走。

大鵬一直跟着，林成則失了影踪。

離開玉蘭莊，蕭原忙問漢明：「你們是怎麼脫險的？」

漢明道：「他們大概忙於對付你，只把我們關着，沒有捆綁我們，才有機會逃出來。」

蕭原省起還有三個孩子，忙問漢明：「漢明，跟你一道的三個孩子呢？」

漢明忙答道：「他們早已溜出外面，在附近等我。」話落，隨即放聲呼喚：「安樂、柏青、小根子……」邊走邊呼喚，走到莊後那面，終於有回應：「漢明哥，我們在這裏。」

漢明歡喜地對蕭原道：「原大哥，安樂他們在那裏。」轉頭往應聲處望去。「安樂，你們都好吧？」

「漢明哥，我們都平安無事。」呼應的又是王安樂。「你救了人沒有？」

「救了。」漢明答一聲。

「蕭原，你倆已平安離開玉蘭莊，該放了我吧？」八爺突然開口說話。

蕭原道：「急什麼，待我們跟三個小孩會合後，才放你！」

一直跟着的大鵬沒好氣地道：「姓蕭的，到底放不放八爺？」

蕭原沒有理會大鵬的說話，推着八爺快步往王安樂三個孩子躲藏的地方走去。

走到幾棵樹下，一條人影驀地從樹上跳下來，嚇得走在前頭的漢明一跳，看清楚，不禁奔跑前去，一把將那人影抱住，口裏發出一聲歡呼：「安樂！」

「漢明哥！」從樹上跳下來的原來是王安樂。「柏青跟小根子都在樹上。」

話聲未落，另一棵樹上又一聲跳下一人。「漢明哥！」聽聲音，是何柏青，跑到抱作一團的王、張兩童面前，跟他倆摟抱。

第三棵樹上忽然響起一個孩童發急的叫聲：「漢明哥，安樂，還有我呀，抱我下來呀！」

「小根子！」漢明叫喚一聲，放開安樂和柏青，跑到那棵樹下，舉起雙手，將坐在樹上的小根子抱下來。

大小四個孩子都為恢復自由而興奮得摟作一團，又蹦又跳。

蕭原看到四個大小孩子喜不自勝的樣子，臉上綻出一抹笑容。「漢明，好了，你帶他們三個先走，待會我追上來。」他認為此地不宜久留，越快離開越妙。

漢明給蕭原一說，醒覺到仍未完全脫險，當下對安樂、柏青、小根子道：「來，我們走吧，離開這裏越遠，我們越安全。」背起小根子，扭頭對蕭原道：「原大哥，快點追上來啊。」

蕭原應一聲，看着漢明跟安樂，柏青往前奔跑，沒入遠處的黑暗中，心裏暗鬆一口氣，向站在丈外的大鵬道：「退後去，退到三丈外，我會放了他(八爺)！」

大鵬沒有吭聲，慢慢往後退，八爺忍不住怒道：「大鵬，不想我得到釋放嗎？走快點啊！你他媽的沒吃晚飯！」

大鵬給八爺罵得轉身往前跑去。蕭原看到大鵬跑出約三四丈外，突然手起掌落，砍在八爺的頸側大脈上，八爺悶哼一聲，蕭原轉身便跑，八爺亦像堆爛泥般，軟倒下去。

大鵬耳聽八爺發出悶哼聲，立刻扭頭回望，看到八爺軟軟地跌倒下去，蕭原拔脚飛奔，不知蕭原對八爺怎麼樣，慌忙轉身往回跑，口裏呼喊一聲：「八爺！」跑到八爺跟前，由於聽不到八爺的聲音，以為他給蕭原斬了一刀，口裏又驚呼一聲：「八爺，你怎麼了？」急急蹲下去扶起八爺，察看他是死是活，顧不了對付蕭原。

蕭原於放開八爺前，一掌將他劈暈，就是要大鵬只顧救援八爺，無暇追趕他。

察看出八爺只是昏了過去，大鵬鬆口氣，抬頭朝蕭原跑去(已跑得不見人影)的方向吐出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背起八爺，返回玉蘭莊——由側門進入。

* * *

漆黑的夜空中驀地響起幾聲驚呼聲，令到一直往前追上去的蕭原

大驚失色，放聲急呼：「漢明！」

剛才的幾聲驚叫，乃是漢明跟安樂、柏青、小根子發出——蕭原聽出來，若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漢明四個孩子不會發出驚叫聲的。

聽不到漢明四個孩子的回應，蕭原心頭一沉，加快脚步往前跑，口裏繼續呼叫：「漢明……」

沉沉夜色中，只有蕭原的呼叫聲在廻蕩，別無其他聲響。

蕭原更加驚急，跑到驚叫聲響起的地方，那有人，連鬼影也不見一個。停下來張望一遍，沉沉夜色中，盡是看不透的黑暗，根本不見漢明四個孩子的影子。

用力吸口氣，蕭原壓下心裏的驚急，讓自己冷靜下來，刷地拔出失而復得的匣子槍，卸出彈匣，空空如也，不禁罵出聲來：「他媽的空彈匣，有槍等如沒槍！」並沒有將匣子槍收起，握得緊緊的，猶豫了一下，拔脚往前跑下去。

跑前十數丈，似不見漢明四個孩子的踪影，立刻停下來，返身跑回先前停下的地方，蹲下去，在地上仔細搜索察看。

他很快發現地上有掙扎拖拉的痕跡，據此，蕭原推測漢明四個孩子甫脫險，便又落入人手——給人擄走。

他責怪沒有顧及到玉蘭莊除了八爺，大鵬及林成外，還有別的人手，大可以暗中潛出莊外，隱匿在附近，暗中躡着漢明四個孩子，待跑出一段路後，出奇不意將四個孩子截下擄走。

他悔恨得幾乎忍不住力摑自己一掌。

可是，悔恨於事無補，眼下最要緊追上擄走四個孩子的人，設法救出四個孩子。

他毫不懷疑擄走漢明四個孩子的人，是玉蘭莊八爺的爪牙。

因爲，除了玉蘭莊八爺的爪牙外，應該不會有其他的人擄走四個孩子。

蕭原循着地上留下的掙扎痕跡及脚印，急追下去。

追下去的方向跟玉蘭莊所在的方向並不相同，蕭原當然分辨出來，依舊往那個方向追下去。

追出不遠，他改變主意，改向玉蘭莊所在的方向跑去。

給救回玉蘭莊的八爺及大鵬等人大概發夢也料不到他會「去而復返」，自然不會嚴加防範。他估計輕易便潛入莊內，出奇不意捉拿制住八爺，只要八爺在他手上，肯定可以拿八爺換回四個孩子。

可惜，這一次蕭原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剛趸轉身跑了幾步，原先追下去的那個方向驀地槍聲乍響，槍火掠空閃射，蕭原乍驚之下，慌不迭撲落地上，耳聽身體上面「嘯嘯」的掠射不絕。那刹間，他怒恨得忘了手上的匣子槍彈匣是空的，咬牙怒罵一聲，槍嘴一擺，扣動食指，向槍聲響起的地方開槍射出。

匣子槍發出「得得得」的空響聲，蕭原才警覺，忘了彈匣內一顆子彈也沒有，不由得又低低地怒罵出聲，身子隨即往外滾開去。

「砰砰啪啪」的槍聲響個不停，夾雜着吆喝聲：「姓蕭的跑不了，千萬別讓他跑了，衝過去將他捉住！」

蕭原一聽心一驚，一個勁往外滾，只要滾出那些人的視線範圍之外，不難藉着黑漆漆的夜色脫身。若非他手上的匣子槍是空的，他怎會如此狼狽，毫無還擊之力。

幸好向他開槍射擊的人槍法很差——槍自他身上及滾過的地方嗤嗤噗噗響個不停，否則，他恐怕早已中槍。

從槍中，蕭原聽出向他射擊的人起碼有三個。

他一直往外疾滾，耳聽槍聲持續中有奔跑的脚步聲響起，他立刻猜到，襲擊他的人中，有人向他跑來。若讓對方追上來，他在無從抵抗的情形下，只有被擒一途。要是落在對方手上，恐怕沒有像上次那般幸運，不給一槍幹掉才怪，爲了活命，也爲了救回漢明他們，他必須要活着逃脫。一念及此，他顧不了危險，從地上疾竄起來，箭一樣奮力往前疾奔。

「姓蕭的跑哪！向他放槍，絕不能讓他跑掉！」隨着吆喝聲、槍聲跟脚步聲都急驟密集起來，槍火掠空閃劃，嗤嗤作響，在蕭原的頭上兩旁掠射過。

蕭原盡量彎低身子，作之字形往前飛奔，避免給射來的槍火射中，奔跑出三數十丈遠，終於擺脫了那些人的追擊。

說得正確一點，是他跑離那些人在黑暗中目力所及之外的黑暗中。夜色作了他的掩護物。其實，他仍未完全擺脫那些人的追擊。

一口氣跑出兩三里外，身後雖然依然隱約有一兩下槍聲傳來，蕭原却從隱約傳來的槍聲辨別出，他已完全擺脫了那些人的追逐槍擊。

換言之，他已沒有危險。

跑到一棵樹下，蕭原才停下來，靠在樹上連連喘氣，心裏却在思考，要不要馬上潛返玉蘭莊，冒險救出漢明他們。

要不是省起手上的匣子槍一顆子彈也沒有，他絕對會潛返玉蘭莊，冒多大的險也要救出漢明他們。一把沒有子彈的匣子槍，等如廢鐵一樣，跟赤手空拳沒有多大分別，憑着一雙空手到玉蘭莊去救人，恐怕很危險，這個險冒不得，

萬一他有什麼意外，他死了不打緊，最重要的是，漢明他們便無人去救了。思考過後，他決定乘夜趕回省城，找偵緝隊的人幫忙到玉蘭莊救人。

他起先擔心趕回省城時，玉蘭莊的人將漢明等人移送到別處去。後來一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於是馬上趕返省城。

幸好蘭香集距省城不過兩三里遠，不用半個時辰便可以趕回去。

* * *

玉蘭莊內，八爺怒氣衝衝，大罵石斗：「飯桶！你他媽的比阿斗還蠢鈍沒用！四個人四條槍，連一個手無寸鐵的蕭原也對付不了，給他跑了！你他媽的還有臉回來對我說！」

石斗低着頭，嘴唇噏動了幾下，才說出話來。「八爺……夜色那麼黑，姓蕭的……又奸猾，我們的槍法又不好……」

「夠了，你給我滾出去，我不想見到你！」八爺揮動雙手大聲咆哮。

石斗垂頭喪氣走出房外。

大鵬問道：「八爺，如今怎樣做？」

八爺吁口氣。「馬上離開這裏，凡是露過臉的人都要離開！」

一頓，轉對林成道：「幸虧你想得到，帶人偸偸趕去將那四個小鬼頭截住，全部捉了回來，否則，這一次便徒勞無功，我也無法向……交代。」

林成捏着拳頭道：「可惜給姓蕭的走脫了，不然，功德圓滿，我們不用離開這裏。」

八爺上前拍拍林成的肩頭。「你捨不得這裏？傻瓜，很多地方比這裏好。跟着我八爺，絕不會虧待你和大鵬。」

一頓，接又道：「快去收拾一下，我們盡快離開這裏，待到姓蕭的找到偵緝隊保安隊趕來這裏，什麼也找不到，再加上七爺一番巧辯，那時候，他們可是老鼠拉龜，無從入手。」說完，呵呵笑起來。

* * *

蕭原半夜三更趕到偵緝隊，將睡夢中的任志新叫醒，要任志新立刻派人跟他到蘭香集抓人。

任志新給叫醒，腦袋還未完全清醒過來，對於蕭原的沒頭沒腦說話，那裏聽得清楚，抓抓頭，不耐煩地道：「蕭原，你搞什麼鬼，半夜三更的，到那裏去抓人？開玩笑……」

蕭原發急地道：「任大隊長，醒來沒有？我那有心情跟你開玩笑！我剛從蘭香集趕回來。這兩天我在追查一件孩童失踪案，結果給我查出，蘭香集上的玉蘭莊是窩藏失踪孩童的地方，我不愼落入他們手上，差點給殺死……後來逃了出來，又遭到伏擊，幾乎死在槍下，唉，救人要緊。待我救了人回來，再跟你詳細說一遍。請你快些派人跟我趕去蘭香集，遲了恐怕給逃之夭夭。」

聽聞「失踪」兩個字，任志新有如兜頭給淋了一盆冷水，頓時清醒過來，疾聲道：「蕭原，你說追查失踪孩童？而且查了出來？」

蕭原點點頭，催促道：「救人如救火，任大隊長，請你……」

任志新一手抓起床前椅上的衣褲急急穿上，扭頭對站在房門口的那個當值偵緝道：「蘇明，快去叫醒馬隊目及其所屬，要他們準備出發！」

那個偵緝蘇明答應一聲，急急往裏頭走去。

蕭原省起身上的匣子槍一顆子彈也沒有，對正忙着穿上鞋子的任志新道：「任隊長，可否借我兩匣子彈。我那把匣子槍給繳去後來又得回，却是一把空槍。」

任志新邊穿上鞋子，邊道：「成，到前面去，我叫人拿給你。」

蕭原看到任志新穿好鞋子，將放在枕旁的佩槍拿起來，他已忍不住急急往房外走出去，任志新邊將佩槍在身上佩好，邊跟着走出房外。

來到前面的天井前，只見一小隊人，一共十三人已站在天井中，有的在打呵欠，有的在揉眼睛，有的在扣衣鈕，有的將鞋子穿好，幾乎沒有一個人是穿着整齊的。

看到任志新急急走出來，那一小隊人慌忙各自盡快整理好一身裝束，一個年約三十出頭，剪了個平頭裝的漢子上前對任志新立正報告：「報告長官，第二小隊已集合在此，隨時出發。」

蕭原認出那漢子就是隊目馬平，禮貌地向馬平含笑點頭打個招呼。

對於偵緝隊的上下人等，蕭原差不多全認識，馬隊目他當然認識了，那一小隊偵緝，每一個他都認識。

「立刻出發趕去蘭香集！」任志新吆喝一聲。

「是！」馬平朝蕭原擠眼苦笑，隨即轉過身，朝那一小隊手下偵緝低沉地吆喝一聲：「出發，火速趕去蘭香集！」

任志新省起還未着人給蕭原拿彈匣，眼見馬平已帶着那一小隊偵緝快步往外走，着急間，他吩咐站在一旁的蘇明將身上的駁殼槍暫借給蕭原使用。

蕭原接過蘇明遞給他的駁殼槍，跟任志新追向那一小隊偵緝的後面，離開偵緝隊部。

一路急走中，蕭原將未來小舅

子失踪，幾番追查，終於追查到玉蘭莊，遇險復脫險的經過，對任志新詳說一遍，末了，加强語氣道：「要不是我身上的槍一顆子彈也沒有，我不會趕回省城找你派人跟我趕去捉拿那伙人和救出四童的，那個被叫作八爺的人，肯定是主謀人之一。」

任志新這時已精神奕奕。「我還以爲你已返來，從夢中醒來，張眼看到你，還以爲仍在作夢。却原來你的未來小舅子失了踪，唉，你昨天發現了線索後，怎不返回省城告訴我，讓我派人跟你一起追查，你不至於孤掌難鳴，以至得而復失！」

蕭原聽着也感後悔。「當時還未有証據証實那個金田跟漢明的失踪有關連，待到追查証實之後，我一心想盡快救回漢明及三個孩童，加上情形緊急，不允許我趕回去告知南豐鎮的保安蔡隊長，更別說趕返省城知會你了。唉，都是我太心急，若是捉到洪發後，立刻趕返南豐鎮，跟保安隊一起趕去救人，肯定可以救出漢明和那三個孩童。」

任志新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蕭原，俗語有云，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可是，若關係到自己或親人，那便很難保持安靜而不焦急了。發急之下，自不免會亂。換了是我，也會像你那樣情急意亂。」

一頓，接又道：「蕭原，說不定擄走你未來小舅子的那伙人，跟近來數件孩童失踪案有關，就這數日之間，一連接到五件有關孩童離奇失踪的案子，其中三件是附近城鄉報上來的，我連日來分別派出人手到那幾個地方去偵查，全都毫無頭緒。若不是你說昨天便返鄉一行，我會找你幫忙，但願玉蘭莊那伙人跟所有孩童失踪的案子有關連，那就一舉可以偵破所有的失踪案。」

蕭原道：「我在打算返鄉的前一天，在一家茶居飲早茶的時候，曾聽到鄰桌兩個茶客談說其鄰居有小孩失踪。正如你所說，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當時我沒有怎樣放在心上。如今聽你說連日來發生了多宗孩童失踪案。單是金田跟洪發已一共擄拐了四個孩童送去玉蘭莊。由此推斷，可能還有別的拐子賊在別的地方擄拐孩童，亦送去玉蘭莊。玉蘭莊可能是個賊窩，所有的失踪案都跟玉蘭莊有關。」

任志新道：「我正是那樣想。」

蕭原忽然道：「你還記得那些失踪案中幾個孩童的姓名嗎？」

任志新點點頭，「記得兩三個。」略頓一下，跟着說道：「你想知道那些失踪的孩童中，可有跟你小舅子在一起的三個孩童的姓名相同？」

蕭原點點頭。

任志新說道：「一個姓趙，名繼生，八歲大，林寶生，十歲，何柏青，八歲……」

蕭原聽到何柏青這個名字，立刻說道：「跟漢明被擄去的三個孩童中，有一個名字叫柏青，不知是否姓何。名字相同，極可能是同一個人。」

任志新脚步一窒，興奮地道：「蕭原，既然名字相同，應該是同一個人！」略頓，又道：「但願是同一個人，那就不用東查西查，可以全力放在偵查玉蘭莊那伙人。省却很多工夫。」

由於一心放在救回漢明及三個小童這件事上面，蕭原忘却了兩晚未曾闔過眼，亦忘記了一整天未曾吃過東西，仍然精神奕奕，不覺肚子餓。

趕到蘭香集時，距天亮還有多個時辰。在蕭原的帶領下，悄然來到玉蘭莊附近，任志新派人繞玉蘭莊走了一匝，發覺玉蘭莊除了前後門外，還有一道側門。任志新馬上派了八個偵緝分別等着後門側門及另一面的側牆外，他與蕭原，馬平帶着餘下的五個偵緝，直闖前門。

玉蘭莊前門緊閉，馬平上前大力拍門，「砰砰」的拍門聲驚動了附近的狗，發出一陣吠叫聲，驚破了夜之沉寂。

玉蘭莊內的人自然也給驚動了，門內有人語聲含糊地叫道：「誰呀？半夜三更……」

馬平立刻高聲吆喝：「開門！我們是省城偵緝隊！再不開門我們便撞門！」

門內那人語聲慌惶地道：「長官別撞門，我馬上開門。」跟着門內響起拉開門栓的聲音，「吱呀」一聲，兩扇門自內拉開來，現出一個頭髮蓬亂，睡眼惺忪的中年人。

馬平哼一聲，將一扇門完全推開來，大步走進去，後面站着的任、蕭等人一湧而入。

那個中年人看到馬平等人來勢洶洶，慌忙讓開去，口裏急急道：「長官，半夜三更，請問有何事幹？」

馬平往那中年人面前一站，惡聲惡氣道：「什麼事？裝傻扮懵！你他媽的若不是犯了事，我們怎會覺也不睡，巴巴地從省城夤夜來？別嚕嚕囌囌的，快去叫醒所有人到前廳去！」

那個中年人臉露驚慌之色，連聲道：「是，是。」轉身往內走，馬平緊跟着中年人。其餘的偵緝在任志新的示意下，分頭往各處搜查。

蕭原心急找到漢明和三個孩童，留下任志新一人在前廳——實則是店堂，往裏面走去。

由於所有的偵緝隊已知道玉蘭莊內的人有槍，因此，他們在進入玉蘭莊之前，已全部拔槍在手，以防萬一。

玉蘭莊內給偵緝到處搜查之下，頓時熱鬧起來，裏面各處相繼亮起燈火，吆喝聲與開門及雜亂的脚步聲，翻移物件聲混成一片。

玉蘭莊內的人陸續給押到前廳——店堂，燈光下，那些人全部衣履不整，有些只穿着內衣褲，光着脚板，全都神色驚慌，不知所措。

任志新冷眼打量着那些人，發覺那些人大都在四十以上年紀，只有三兩個是年輕人，並沒有惹人注目的人物，看上去全都老實平凡，不像是作奸犯科的人，不由露出疑惑的神色。

「誰是這裏的老闆？」任志新大聲喝問。

那些人全都震抖一下，但却沒人答話。

「你說！」任志新伸手指着一個樣貌穩重的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嚇得身子瑟縮了一下，觸到任志新嚴厲的目光，臉色驚變，顫聲道：「老闆……不在……這裏……」

「混賬！老闆怎會不在這裏？」任志新瞪眼喝罵。

那個中年人嚇得幾乎跪倒下去，急急說道：「長官，確是眞的，一直以來，都是兩個管事料理這裏的生意，老闆從沒有來過這裏。」

另一個年約五十的男人接口道：「長官，長富說的是實話。我在這裏幹了近三十年，前後見過老闆不到五次。」

「誰是那兩個管事？」任志新兩眼在那些人中溜轉，「姓甚名誰？」

那個年約五十的男人答道：「八爺姓江，名洪，七爺姓周，名四海。」

忽然傳來一聲吆喝：「快走！你他媽的走得比烏龜還慢，又不是七老八十，要不要我踢你幾脚……」

另一把有氣沒力的聲音跟着響起：「長官，我自小便不良於行，請別强人所難。我希望能夠像長官你那樣，快慢隨心，甚至可以跑。」

隨着話聲，兩個人一先一後走進前廳，前面那人年約四十許，唇上留了兩撇八字鬍，身形瘦削，走起來脚步蹣跚，恍似學行的小兒，顫顫搖擺，教人不自禁擔心他會隨時跌倒。

隨後跟着的一個漢子手握短槍，沒好氣地瞪着前面那個人，任志新一眼便看到是隊目馬平。

玉蘭莊的人看到那個瘦削男人，紛紛說一聲：「七爺。」有兩個搶上前去，左右扶住那個瘦削男人。

任志新聽聞那瘦削男人就是七爺周四海，正欲上前向他查問，馬平已對他說道：「報告隊長，所有的人都給帶到這裏來，弟兄們都在裏面各處搜查。」

任志新問：「沒有發現有人逃走？」

馬平搖搖頭。

任志新道：「老馬，你留在這裏。」跟着走到那瘦削男人面前，盯了他一眼，沉聲道：「喂，你就是兩個管事的其中一個，名叫周四海？」

周四海點點頭，看着任志新。「長官，請問爲何半夜……前來搜查？」

任志新哼了一聲，沉聲道：「什麼事？明知故問！你他媽的裝什麼蒜？」

周四海翻起眼皮，詫聲道：「長官，我們做的是正當生意，從未幹過犯法的事……」

任志新打斷周四海的話。「還有一個管事呢？那一個是八爺江洪？」

周四海兩眼四下張望，嘴唇嗡動，却沒有話聲。其他的伙計亦你張我望，露出疑惑神色，有人忍不住低聲道：「怎麼不見八爺？吃晚飯時還見他……」

又有人低聲說道：「奇怪，大鵬也不見。咦，還有林成，石斗都不見。」

任志新都聽到那些說話聲，睜眼沉喝道：「周四海，怎麼不說話？江洪在那裏？」

周四海嚇了一跳，翻翻眼皮，說道：「長官，八爺不在這裏。他一直在店裏的啊，怎會不見他在這裏……」

任志新掃了其他人一眼，喝道：「你們說，江洪眞的不在這裏？」

那些伙計畏縮地互相瞧看一眼，紛紛閃縮地道：「長官……八爺……不在這裏。」

任志新哼了一聲，轉對馬平道：「老馬，查看淸楚，將這裏所有的人都帶來這裏了麼？」

馬平用肯定的語氣道：「任隊長，我敢擔保將所有的人都帶到這裏來，絕沒有遺漏一個人。」

一直在裏面搜查的蕭原匆匆從裏面走出來，一臉焦急失望，緊張地對任志新道：「任隊長，搜遍了這裏每一個地方，都找不到漢明跟另外三個孩童，一定是給移送到別的地方去。」

任志新皺起眉頭。「蕭原，你所說的那個八爺，還有幾個人都不在這裏？」

蕭原馬上逐一打量那些伙計，

果然不見那個八爺及大鵬、林成、石斗在內，憤然道：「一定是帶同漢明及另外三個孩童躲到別處去！」

說話間，陸續有三個偵緝從裏面走出來，向任志新報告，搜遍了玉蘭莊每一寸地方，什麼也搜不到。

蕭原憤憤然道：「跑了的八爺和他的幾個爪牙都是這裏的人，他們幹的好事，這裏的人不會不知道！」

一頓，又道：「任隊長，我在裏面找到那間關禁我的小屋，在一個空置的房間內發現有人給關在裏面留下的痕跡！這裏的人若說全不知情，你相信嗎？」

任志新點頭道：「當然不相信。」跟着掃視周四海及那些伙計一眼，厲聲道：「你們若不想被押回偵緝隊關起來，老老實實招供！」

跟着對蕭原道：「我跟你查問這個周四海，他是玉蘭莊的管事之一。」略頓，轉對馬平道：「老馬，其他的人由你和小梁他們嚴加查問！」

馬平答應一聲，吆喝那些伙計站到一角，蕭原跟任志新則左右挾起周四海，將他「抬」到賬房去問話。

查問之下，周四海承認他跟江洪一起管理玉蘭莊，他負責管賬，江洪負責大小事務。論到職權，江洪是玉蘭莊的第一把手，他是第二把手。至於蕭原所見過的大鵬、石斗及林成，周四海說三人都是江洪僱請回來的，只聽江洪的話，他只知道三人都是江洪的親戚，其他的都不知道。

蕭原問：「那個大鵬姓什麼？」

周四海答道：「姓關。」

「對於八爺跟他的親信爪牙所幹的擄拐孩童之事，你不會說不知道吧？」蕭原盯着周四海。

周四海一副無辜的樣子。「老闆要我管着店鋪那一盤賬，不用管其他的，我便專心管好那盤賬。長官，你們也看到，我雙腿……不良於行，日常大都呆在賬房內，很少走動，亦甚少外出，若不相信，大可問問那些伙計，故此，我對其他的事所知不多。八爺幹的既是見不得人的勾當，要瞞着我這個殘疾人，易如反掌。兩位長官(他誤以爲蕭原也是偵緝)若是還不相信我對八爺的所作所爲毫不知情，我也沒辦法辯解了。」

蕭原當然不相信周四海毫不知情，一再查問之下，周四海仍是那句話：對於八爺江洪的所作所爲，毫不知情。

蕭原縱使一千一萬個不相信，都奈何他不得。

任志新也不相信周四海毫不知情，苦於無法加以証實，只有乾瞪眼。

「你跟江洪在此幹了多久？」蕭原問。

周四海想也不想便道：「我在玉蘭莊幹了十一年，八爺比我多二年。」

「玉蘭莊老闆是誰？」任志新問。

「馮慶昌老太爺。」周四海答。

「居住那裏？」

「省城。」周四海跟着說出住址：「城北大街吉祥巷。」

任志新聽聞吉祥巷三個字，頓時心頭跳動一下，疾聲道：「吉祥巷？」

周四海臉有得色。「對！長官沒有聽錯。」

任志新吸口氣，放緩語氣道：「你老闆經常到這裏來嗎？」

周四海搖搖頭，「老太爺已七十有二，生意很多，那能處處兼顧，早在二十年前，便在家裏享福，很少親自到各個店鋪巡視，這十多二十年來，來玉蘭莊的次數不到五次，最近這四五年根本沒來過。」

「夠了……」任志新打斷周四海的話。「你所說的只是一面之詞，不能盡信！江洪跟在逃的人在此幹下擄拐窩藏孩童的不法勾當，這裏就是賊窩！在還未切底查清楚你等有否牽涉其中之前，你們都有嫌疑！因此，我要封了這裏，將你等一干人帶返隊部查問！」

周四海張口欲言，任志新哼道：「閉口！不管你的老闆馮老太爺是何人物，我也要依法辦理！」

蕭原將任志新拉到一旁，低聲問：「那個馮慶昌老太爺是何許人物？」

任志新亦壓着聲音道：「馮慶昌倒不是什麼人物。他的兒子才是個人物……」

蕭原脫口道：「是什麼大人物？」

任志新神色凝重，聲音壓得更低：「省府主席的親信，現任政務廳長馮祥吉，就是馮慶昌的兒子。」

一頓，又道：「蕭原，你不會不知道，居住在在吉祥巷一帶的人家，都是軍政要人嗎？」

蕭原答道：「怎會不知道，但不知道在吉祥巷一帶居住的人家，都是些什麼人。你是當差吃餉的，當然比我清楚那些人家的身份。」

頓一下，蕭原又道：「任隊長，既然知道玉蘭莊的老闆是馮慶昌，你還敢拉人封鋪，搗這個黃蜂窩？」

任志新忽然古怪地一笑。「蕭原，我是人，跟普通人沒有兩樣，

亦沒有吃了豹膽熊心，若不是上頭有人撐腰，務必要我盡速破案，找回被擄拐失踪的孩童，縱使我有盡忠職守之心，恐怕也惹不起馮家，只要馮祥吉一句話，我便要捲鋪蓋滾蛋。」

蕭原正想說話，看到馬平大步走進來，忙閉上嘴巴，好讓馬平向任志新報告。

馬平在任志新面前站立。「報告任隊長，查問過所有的伙計。據那些伙計說，跟那個八爺江洪失踪的伙計一共有六個人。至於有關八爺江洪及那六個伙計所幹的不法勾當，以及這裏會關禁了四個失踪孩童的事，他們都一口說毫不知情。他們在這裏只知安份守紀幹活，不敢多管閑事，江洪是這裏的總管事，他暗地裏幹些什麼，他們一概不知。」

坐在椅上的周四海聽到馬平的話，嘴角即時泛起一抹冷笑。「長官，你都聽到了，我們對八爺所幹的勾當一無所知，你若將我們抓回去，還不是白費工夫，多此一舉，我跟其他的伙計若是牽涉其中，還不跟八爺跑了，呆在這裏等你們來捉人？」

任志新沉下臉，喝道：「你他媽的很多話說啊！帶返隊部後，我讓你說個夠！」

跟着對馬平道：「着人到外面通知守在外面的弟兄進來，留下兩個弟兄在此看守。將這裏所有人帶返隊部進一步偵訊！他媽的，他們又不是瞎子聾人，怎會毫不知情，傻瓜才會相信！」

馬平答應一聲，快步往外走。

蕭原忽然對任志新道：「任隊長，我要留下來繼續搜查一遍，我不相信搜查不到一些蛛絲馬跡！」

任志新拍拍蕭原肩頭。「好吧，我們分頭辦事。」跟着和蕭原左右挾起周四海，將他「抬」回前廳。

待到呆在外面的八個偵緝走回來，任志新吩咐兩個偵緝——楊波、彭與留下來看守玉蘭莊。他與馬平及其餘的偵緝將周四海等一干人帶返省城偵緝隊。

蕭原經已走回裏面，在莊內(屋院內)各處重新細搜一遍。

* * *

天色開始亮了。

蕭原心裏既焦急又沉重，因他再搜之下——在玉蘭莊外附近一帶亦搜尋了一遍——仍然毫無所獲，令到他無辦法盡快追尋到八爺江洪那伙人的去向，自然更無法盡快救回漢明和三個孩童。

最叫他擔心的是：萬一江洪跑掉後，將漢明和三個孩童分別賣到外地，那時候，要尋回漢明，恐怕不容易。

如今，唯一的希望便放在任志新身上，但願他從周四海等一干人的身上，查問出有關八爺江洪那伙人的行踪去向。

他估計任志新不可能那麼快查問完周四海等一干人，想到離開南豐鎮已一日兩夜，恐怕張鳳琴跟蔡昌擔心他出了事，特別是張鳳琴，不焦慮擔心得寢食不安才怪，趁這時候，該趕回南豐鎮看看張鳳琴，順便與她一起返回省城，將她安頓在家裏，總不能一直讓她住在蔡昌家裏。

張鳳琴和蔡昌對於蕭原一日兩夜未歸，確實擔心焦慮得坐立不安。張鳳琴更是吃不下睡不着。終於等到蕭原回來，那份驚喜教人難以名狀。

「原哥！」張鳳琴忘其所以，緊緊地抓住蕭原雙手，眼中淚光閃閃，一副生怕眼前的未婚夫蕭原會突然消失的樣子，兩眼緊緊看着蕭原，激動得整個人微微抖顫。「你眞的回來了？」

蕭原看到張鳳琴憔悴緊張的樣子，心痛得很，抬手輕撫一下她那蒼白的臉頰，輕笑道：「鳳琴，難爲妳了，我不是好好的在妳面前嗎……」

張鳳琴不等蕭原說完，緊張萬分地道：「漢明呢，找到他了嗎？怎麼不見他跟你回來？」

蕭原輕輕將張鳳琴摟住，安慰她，「鳳琴，放鬆點，我本來已救回漢明，不，該是漢明救了我，可是……」

「可是怎樣？既然你找到漢明，爲何不跟他一起回來見我，他不是……」下面的話戛然而止，兩眼大睜，焦切地瞧着蕭原，雙手由於用力的關係指甲嵌入蕭原的手臂。

蕭原忍着痛，正要說話，站在一旁的蔡昌開口說道：「張姑娘，別緊張，讓蕭原兄坐下來慢慢說，妳看不到蕭原兄一臉疲睏，精神很差嗎？」

張鳳琴聽蔡昌那樣說，抬頭細看蕭原，果然神態疲睏，臉色不大好看，心痛起來，慌忙扶蕭原坐下，「原哥，快坐下來歇歇，我給你倒杯水。」待蕭原坐下，才放開手去倒水。

蕭原坐下來，大大鬆口氣，感到全身一陣虛弱，忙吸口氣，强自振作，對蔡昌苦笑道：「蔡昌兄，我兩晚一日沒睡，亦沒有吃過東西，可否叫大嫂拿點吃的……」

蔡昌聽聞蕭原一日兩夜沒吃東西，馬上去叫妻子煮東西給蕭原吃，跟着找了些乾糧先給蕭原暫時充飢。

吃了點米餅薯乾之類的東西，喝掉張鳳琴倒給他的一碗水，蕭原

精神略振，於是將兩夜一日來的經歷詳詳細細說出來，末了，抱歉地對張鳳琴道：「鳳琴，都是我不好，我沒用，漢明救了我，我卻救不回他，讓他再給那班人捉去，對不起！」

張鳳琴拉住蕭原的手，感動地道：「原哥，怎能怪你呢，你已盡了力，差點連命也丟掉了，祇要你平安，我相信你一定能夠救回漢明。原哥，你爲了救回漢明，不眠不休，險死還生，我很感激，絕不敢怪你。」

蔡昌吁口氣道：「蕭原兄確實盡了力，在那種情形下，除非是神仙，才能夠救回漢明和那三個孩童，蕭原兄，你實在毋須內疚自責。」

一頓，轉對張鳳琴道：「張姑娘，妳毋須焦慮不安，既已查出是甚麼人擄走你弟弟，偵緝隊又已將玉蘭莊一干人等帶返省城偵訊，遲早也會捉到那班拐子賊，救回妳弟弟跟三個孩童。」

張鳳琴仍然很擔心，「原哥，那班拐……子賊捉回漢明和三個孩子……會不會對他們……」

蕭原安慰未婚妻，「那班人不會對漢明和三個孩子怎樣的，他們並不是要殺害漢明和三個孩子，否則早已……妳不要太擔心，我會盡力找到那班人的下落，將漢明救回來。」

跟着對蔡昌道：「蔡昌兄，打攪了你幾天，不好意思，謝謝你和大嫂的招呼，照顧了……鳳琴幾天……我跟她待會便返回省城，一點小意思，是我給你三個孩子買糖吃的，請收下。」將一張二十大洋的票子遞給蔡昌。

蔡昌那裏肯收，蕭原當然不會收回，結果，還是蔡昌拗不過，叫最大那個孩子收下，但要蕭原吃過他妻子煮的湯圓才能走。

張鳳琴亦向蔡昌夫婦致謝一番，蕭原臨走時想起一件事，要蔡昌盡快派人趕去八九里外的河谷那座屋子，將綁綑在屋內的金田和洪發押回來，然後解到省城偵緝隊。

他要蔡昌派人去將金、洪兩人押回來，因他仍不知道洪、金兩人已給林成殺死。而蔡昌派去的人祇能夠抬回洪、金兩人的屍體。

* * *

將未婚妻帶返居所安置好後，蕭原隨即趕去偵緝隊部，看看任志新是否從周四海一干人等身上，得到有用的綫索。

可是，當他見到任志新時，那一線希望隨即破滅了。

任志新氣忿地告訴他，他們將周四海一干人等押返隊部，打算歇一會，吃點東西，逐一偵訊，馮祥吉已派了他的副官來到隊部，聲言持有馮祥吉簽發的公文，上面還有警備司令的簽名，要偵緝隊立刻放掉周四海一干人等。任志新雖則老大不情願，但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偵緝隊長，不敢抗命，祇好放人。而留在玉蘭莊內的兩個偵緝亦給馮祥吉派去的六個警衞「請」了出來。

蕭原雖然未曾當過差，但跟當官吃餉的有交往打交道，對官場的情形所知不少，深知官愈大，權愈大，而權就是法。雖不至無法無天，但卻可以仗權枉法。因此，對於任志新所說的壞消息，他並不感到怎樣驚訝，祇對馮家那麼快便得到消息，派人到偵緝隊下令放人感到意外。

對於馮家遲早會派人到偵緝隊命令放人，蕭原早已預料到，想不到的是，馮家那麼快便得到消息。

「任隊長，一定有人向馮家通風報訊。」蕭原將他心裏所疑說出來。

任志新仍然對馮家倚仗權勢要他放掉周四海一干人等這件事憤憤難平，「他媽的，左右做人難！上頭要我盡快破案，馮家卻仗着權勢要將涉案之人放走，叫我怎樣偵查下去破案救人！」

蕭原嘆口氣，「任隊長，不是心灰了吧？不敢再查下去……」

任志新一拳擂在桌面上，憤然道：「去他媽的！馮祥吉雖然是政務廳長，官比我大很多，我才不怕他，職責所在，無論如何我也要查下去，否則，還有甚麼意思幹下去！倒不如捲鋪蓋回老家！」

蕭原不由對任志新肅然起敬，「任隊長，像你這種有骨氣，不計利害得失的人，當差吃餉的已經不多見，叫人敬佩。」

任志新居然臉紅起來，赧然道：「蕭原，太過獎了，不怕對你說，我之所以有如此膽量，不懼馮家的官勢，實是有人給我撐腰，我的頂頭上司偵緝處長對我說，祇要我能夠盡快破案救人，無論出了甚麼事，他都會替我出頭頂着，擔起一切，既然有他出頭撐腰，我還怕甚麼？」

蕭原目露疑惑之色，「任隊長，你不覺得孔錦川爲了幾件孩童失踪案而替你出頭撐腰，其中有蹊蹺嗎？」

任志新點頭道：「我早已覺得奇怪，但又想不出其中的因由，蕭原，你想到嗎？」

蕭原先是搖搖頭，繼之若有所悟說道：「要解開其中疑點，我看……要從失踪案上面去想……嗯，是了，你看是否跟所有失踪的孩童中某一個的身份有關？」

任志新眼中一亮，「對！」但馬上又搖搖頭道：「可是，我看過所有失踪孩童的案卷，沒有那一個的

身份有何特別之處，普通人家的孩子，絕不會令到孔處長挺身而出，擔起一切責任。」

蕭原忽然改變話題，「既然無從猜測，不說也吧，還是說回玉蘭莊那回事。任隊長，我始終覺得周四海一干人等衆口一詞，推得乾乾淨淨，似乎是事先說好了，否則，絕不會衆口一詞的。」

一頓，又道：「我不相信周四海跟那伙計一無所知，我還思疑馮家知情，說不定還是主謀，你想想，生意是馮家的，做老闆的豈會讓伙計爲所欲爲，不聞不問？而且，你們這邊封店拉人，馮家馬上派人來要你們放人，若說不知情，何須如此緊張？分明心中有鬼！恐怕那些伙計在嚴加盤問之下洩漏秘密，所以不讓你們有機會再查問下去！」

任志新聽着不住點頭，「蕭原，我跟你的想法一樣，馮家極可能牽涉其中……」

蕭原不等任志新將話說完，開口說道：「任隊長，我覺得要破案，捉到跑了的江洪等人，一定要從馮家及玉蘭莊兩處地方着手偵查！」

任志新點點頭，「蕭原，我打算派人到馮家及玉蘭莊暗中監視，你認爲如何？」

蕭原道：「我正想這樣做，任隊長，事不宜遲，請你馬上派人去馮家及玉蘭莊附近監視，我先趕去馮家所在的吉祥巷走走。」說完，馬上離開偵緝隊，趕去吉祥巷。

任志新亦馬上派出兩撥偵緝，分別到馮家和玉蘭莊外監視。

及時破案　難懲主謀

馮家大宅很平靜。

可是，在馮老太爺的寢室內，一點也不平靜。

「八爺」江洪赫然在馮太爺的寢室內，垂着頭站在馮老太爺面前。

馮老太爺似乎很生氣，一張臉鐵青，乾瘦的雙手青筋虬突，微陷的雙目怒火閃射，左手往几上一拍，氣呼呼地道：「阿八，怎麼搞的！居然被人查到玉蘭莊上！他媽的你怎樣辦事的？這麼一件小事也辦不好，如何辦大事？」

江洪垂着頭不敢吭一聲，待馮老太爺罵完，才囁嚅道：「老太爺，阿八該死，請老太爺責罰。」

馮老太爺忽然急劇地咳了數聲，咳出一口痰來，吐掉後長長吁口氣，似乎好了點，「阿八，要不是你早有應變補救之策，將紕漏堵塞住，你還能夠活着站在這裏？」

江洪聽着，禁不住打個寒顫。

馮老太爺瞪了江洪一眼，「找夠數了嗎？」

江洪忙道：「還差兩個便夠數，老太爺放心，在初九之前，一定辦妥。」

馮老太爺哼了一聲，「你當初也是這樣說，還不是出了紕漏？若到那一日你仍未辦妥，要你的命！」

江洪連聲應「是！」

馮老太爺道：「你聽着，外面風聲頗緊，凡事小心，提防偵緝隊的人，你不用再來見我，有甚麼事，我自會派人去找你，知道嗎？」

江洪連連點頭，向馮老太爺躬躬腰，退出去。

馮老太爺的寢室分裏外兩間，江洪才退出房外，裏間走出一個婀娜多姿，年輕艷麗的少婦，人未到，口裏已嬌聲軟語道：「老爺，你不要動氣發怒啊！會傷肝損腎的！你身子本就虛弱……」

馮老太爺看到那少婦，頓時眼裏發光，那模樣就像饞嘴的貓兒看到魚腥那樣，咧開嘴巴，露出一口殘缺不全的煙漬牙，作勢要站起來，「艷容，我那有動氣發怒啊，爲了妳，我怎會不聽妳的話，保重身體啊。」

那少婦艷容白了馮老太爺一眼，嬝嬝娜娜地走到馮老太爺身前，腰肢一擺，輕倚在靠背椅側，「老爺睜着眼說謊！我不睬你。」口裏那樣說，雙手在老太爺的肩背上輕輕搥着。

老太爺可受用了，瞇着一雙色眼，咧嘴淫笑道：「艷容，別生氣啊，我心痛的啊，我剛才動氣發怒，說到底還不是爲了妳！」說到這裏劇咳幾聲，艷容忙以掌輕撫其背。「阿八幾乎壞了大事，若壞了事，我的身體好不起來，嘻嘻，苦了的還不是你！」說話時，雙手在艷容的屁股及身上摸捏。

艷容啐了一口，腰肢輕扭，嗔道：「老爺，哇……不要啊！人家很難受的呀！」最後那句話，「你又不成」沒有說出口，但在心裏說。

馮老太爺像個色鬼般嘻嘻直笑，雙手在艷容身上摸捏個不停，眼中慾光閃閃，「心肝寶貝，我跟妳在一起便情不自禁……我那裏暫時不中用，好歹也要摸摸啊……」

艷容給摸捏得格格笑起來，心裏卻恨得牙癢癢的。

驀地，外面響起一聲咳嗽，馮老太爺慌忙將雙手自艷容身上放下，來個正襟危坐，艷容亦止笑斂容，將衣衫拉扯整齊。

「阿爹。」外面響起一聲叫喚。

馮老太爺清清喉嚨，應聲道：「祥吉，甚麼事？進來吧。」

脚步移動聲中，一個四十多五十不到的中年人走進寢室，在馮老太爺面前站住，瞥了那個假裝正經

正在給馮老太爺搥背的艷容一眼，說道：「阿爹，我有事跟你說。」

艷容瞟了中年人一眼，掀唇道：「大少。」

那中年人原來就是馮老太爺的兒子馮祥吉。

艷容則是馮老太爺過門不到三年的侍妾。

那時候侍妾的地位很低，比不上姨太，但比丫環的身份高，說得清楚一點，是身兼丫環和陪睡之職，甚至太太、姨太太都可以使喚她。

所以馮祥吉不用稱呼她，她卻要稱呼馮祥吉一聲「大少」。

馮老太爺看着兒子，擺擺手道：「甚麼事，坐下再說。」

馮祥吉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抬眼看看站在父親身旁的艷容，欲言又止。

馮老太爺看在眼內，馬上會意地抬頭對愛妾道：「艷容，到裏面去。」

艷容低應一聲，瞟了馮祥吉一眼，扭着腰肢往裏間走去，馮老太爺看着愛妾那扭動的蛇腰盛臀，目光發直，直咽口水，忘了兒子在座，直到馮祥吉叫喚一聲：「阿爹。」才回過神來，老臉發熱，咳嗽兩聲，掩飾窘態。

馮祥吉看着父親道：「阿爹，玉蘭莊那回事，你眞的不知情？」

馮老太爺睜起雙眼說道：「祥吉，我今早不是對你說了嗎？這些年我從未到過玉蘭莊，亦從不過問那裏的生意，萬萬想不到江八那傢伙瞞着我在玉蘭莊幹那不法勾當，他媽的要不是念在他跟了我這麼多年，絕不會饒他。」

「他躲到那裏去了？」馮祥吉問。

「我怎知道。」馮老太爺瞪着雙眼，「祥吉，你不是要將江八交給偵緝隊吧？」

馮祥吉搖搖頭，「阿爹，我希望你找到他，要他跑得遠遠的，別讓偵緝隊找到他！今早我返回省府辦公時，主席特別召見我，居然向我詢問有關玉蘭莊一事，要我好自為之，若事情跟我家有關連，不但有損我的聲譽，恐怕很難再讓我坐政務廳長這個位置……」

「這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主席怎會知道，而且那麼快？」馮老太爺神色緊張起來，「祥吉，一定有人向主席打小報告，說你的壞話。」

「阿爹，這一點我早已想到。」馮祥吉咬着牙道：「所以，我才趕回來向你問清楚，江八所幹之事，是否確實與我家無關，否則，便給攻擊我的人抓到把柄。」

馮老太爺翻翻眼皮，「放心吧，我擔保不會扯到你的身上，待會我會派人去找江八。」

馮祥吉看了父親一眼，「阿爹，近來身體好點嗎？」

馮老太爺嘆口氣，「好了一點，唉，年紀老了，身體自然差……」

「阿爹，若想身體好，長命百歲，還是……少近……」

馮老太爺頓時臉露不悅之色，打斷兒子的話，「祥吉，別說了。」

馮祥吉馬上站起身，「阿爹，下午我還要回去辦公，你多歇歇吧。」跟着走出房間，返回隔隣居處。

原來馮家大宅是由兩座相連的宅院組成的，正面那座宅院由馮祥吉一家居住，隔隣略小一點的宅院由馮老太爺居住。

* * *

蕭原在馮家附近監視了半天，沒有任何發現，天黑下來的時候，他趕返居處，鳳琴的心情看來已平復了很多，看到蕭原廢寢忘餐，神色比數日前差了，心裏很過意不去。雖然很想詢問找尋張漢明的事是否有進展，卻按捺着沒有問，將早已弄好的飯菜端出來，好讓蕭原吃得飽飽的。

蕭原看到鳳琴沒有那樣焦急憂傷，稍為放下心，吃過晚飯，跟鳳琴說了幾句話，便又外出，鳳琴忙道：「原哥，你已兩晚沒睡，救人雖然要緊，可是，也不能不顧身體啊，你又不是鐵打的，你這樣遲早會累壞的……」

蕭原笑笑道：「鳳琴，我挺得住的，別說兩晚沒睡，以前我曾試過四晚沒睡，一樣挺得住，救人如救火，躭誤不得，一日不救回漢明，一日也睡不安，食不知味，倒是妳，不要胡思亂想，待會早點上床睡吧。」輕撫一下張鳳琴的臉頰，出門而去。

張鳳琴站在門口看着遠去的未婚夫蕭原，心裏默禱：但願原哥回來時，無恙跟漢明一起回來。

蕭原離家後，並不是趕返馮家外監視，而是趕去玉蘭莊，打算找那個二管事七爺周四海，從他口中逼問出八爺江洪的下落。

他絕不相信周四海對江洪擄拐孩童一事毫不知情，為了盡快救出張漢明，免得夜長夢多，在無計可施之下，祇有用他自己的方法。

來到玉蘭莊外，蕭原先在莊外走了一匝，找尋監視玉蘭莊動靜的偵緝知會一聲，免得他潛進玉蘭莊行事時，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可是，他走了一匝，卻找不到那幾個在附近監視的偵緝。他猜測那幾個偵緝一是擅離職守；二是給任志新派人召了回去，他沒有心情弄個清楚，決定偷入玉蘭莊內，向周四海下手。

玉蘭莊內很靜，有兩三處地方仍有燈火，那表示莊內仍有人沒睡，蕭原沒有耐心再等下去(待莊內的人全部睡覺)，打從側牆潛進莊內，由於他日間曾兩次詳細搜查過裏面每一處地方，所以對裏面的情形可用「瞭如指掌」來形容。

他很輕易便找到周四海寢睡的房間，掩到房間門前，看到門縫中有燈光透射出來，不敢貿然潛進房內，但又不想耗費時間等待周四海入睡才潛進去，正感進退兩難，驀地聽到房內有聲響傳出來，跟着聽到雜沓緩慢的腳步移動聲響起，似乎向門前移動，傾聽之下，果然是，蕭原忙閃身匿在門旁，屏息等待着。

從那雜沓緩慢的腳步聲，蕭原聽出向房門前走來的人是周四海。

腳步聲好不容易在門前停下來，跟着房門給拉開來，一個人艱難地從房內走出來，匿在門邊的蕭原一眼便認出那人是周四海，立刻往前撲，一手往周四海的嘴巴掩去，另一手疾砍落周四海的頸側大動脈上。

周四海哼也沒有哼一聲，身子一軟，暈死過去，幸好蕭原掩向他嘴巴的手已將他挾住，不致於跌倒下去弄出聲響。

輕輕將周四海放在地上，蕭原隨即竄進房內，將燈火吹滅，退出房外，關上房門，然後將周四海扛起來，從側門溜出去。

將周四海放在一棵樹下的地上，讓他靠坐着，蕭原蹲下來，在周四海的太陽穴上輕輕敲打幾下，周四海便醒過來，張開雙眼，看到四下一片漆黑，不知置身何處，不由張口驚叫。

可是，他才張開口，驀地給一又冷又硬的物體插入口裏，令到他無法叫出聲來，祇能夠從喉嚨裏發出一下悶窒的叫聲，耳邊即時聽到一聲沉喝：「要命的別作聲，否則戳破你的喉嚨，教你變成一個啞巴！」

周四海雙眼大睜，驚恐地溜轉着，終於看到眼前有一個人目光烱烱地瞪着他，手上握着一支匣子鎗，鎗管插進他的嘴巴內，怪不得又冷又硬。

由於不能說話，周四海祇能夠從喉嚨發出「唔唔」的悶叫聲，表示聽明白蕭原說的話。

蕭原惡狠狠地道：「你聽着，不想吃苦頭的話，我將鎗管從你嘴巴內抽出來後，別叫！」

周四海喉嚨發出「唔唔」聲。

蕭原從周四海的嘴巴內抽出鎗管，周四海立刻闔上嘴巴，乾噎了一會，喉嚨才好過一點。

蕭原兇惡地道：「別說你不知道江洪所幹的事，更別說不知道江洪跑到哪裏去了。」

周四海嘶啞地道：「我……眞的不知道啊，你叫我怎麼說？」

「不見棺材不流淚！」蕭原怒喝一聲，倏地一拳擊在周四海的肚皮上。

周四海頓時腰身一躬，張口發出一聲痛苦的「呃」叫，雙手捂住肚子，「我……眞的……不知道呀……打死我也……說……不出……八爺跑到哪裏去。」

蕭原一把將周四海揪起來，惡狠狠道：「我不會將你打死，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跟着解下周四海的褲帶，再脫下他的褲子，用褲帶將他雙腳綁起來，再用褲子穿過他雙腳給綁住的地方，將他倒吊綁在樹上，左右開弓，摑了周四海兩掌，厲聲道：「說不說？」

為了從周四海口裏逼出江洪的下落，他不惜「嚴刑逼供」。

周四海給頭下腳上倒吊着，好不辛苦，强忍着道：「我眞的……不知道……叫我怎樣說……」

蕭原冷笑一聲不再理會周四海，自顧自在附近找來乾樹枝及樹葉，堆在周四海頭下的地上，拿出洋火點燃了那堆乾枝樹葉。

周四海看到地上那堆乾枝樹葉着火燒起來，嚇得驚叫起來：「你想……怎樣呀！救……」

蕭原不等他叫出「命」字，一手捂住他的嘴巴，咬着牙道：「待會你便知道，你他媽的，再大叫，我便將你的嘴巴塞滿泥土！」然後放開手，退開兩步，看着那堆枝葉上的火愈燒愈旺。

周四海瞪大一雙驚恐的眼睛，看着地上那堆愈燒愈旺烟火不住往上冒升，掙扎着擺動身體，避開那往上竄冒的烟火。可是，不一會便力乏掙扎不動，給火烟嗆得咳起來，愈咳愈劇，眼淚鼻涕直流，這還罷了，往上愈竄愈高的火舌快要燒到他的頭髮，令他感到頭皮，臉上熱烘烘的，接下來，他聽到一陣「滋滋」聲，嗅到一陣焦臭味，他知道頭髮給火舌灼焦了，很快他的頭髮便會着火燒起來，想到活生生給火燒炙，驚恐得他全身繃緊，直起鷄皮疙瘩，驀地，他嘶聲狂叫起來：「快將我拉開，我說了，我說了！快將我頭上的火弄熄。」

周四海的頭髮確有一撮着火燒着。

蕭原站着不動，「當眞？」

周四海膽喪心裂，大叫：「當眞！」

蕭原哈地笑一聲，上前伸手一把抓住周四海胸前衣服，將他拉到一邊，接一掌拍落他燒着的頭髮上，將火拍熄，將臉湊近周四海向下的臉，「賤骨頭！不見棺材不流淚！快說出來！」

周四海淚水鼻涕流了一臉，喘了好一會，驚魂稍定，喘息道：「江洪……躲在一座別墅裏面……」

「那座別墅在哪裏？」蕭原喝問。

「在碧玉山脚下，距北城門約五六里。」

「那座別墅是甚麼人的？」

「馮家的。」

「別墅叫甚麼名稱？」

「翠園。」

蕭原喝問：「四個孩童可是跟江洪在一起？」

「是。」周四海說得很艱難，「還有大鵬和石斗、林成等人。」

蕭原道：「我姑且相信你！嘿嘿！你若是騙我，你一定會死，會死得很慘！」跟着將柴火踩熄，將周四海放下來，撕下他一隻衣袖，塞住他的嘴巴，然後再將他綁牢在另一棵大樹的橫椏上，拔脚往碧玉山那個方向跑去。

* * *

碧玉山的南面山脚上下，樹林邊、溪流旁，座落着一座座別墅，那些別墅的主人都是非富則貴的人。

蕭原趕到碧玉山下，找了一會，終於找到馮家那座別墅——翠園。

翠園座落在山脚下一處倚林傍溪的地方，圍牆內是一座兩層高的小樓房。

蕭原在翠園附近走了一匝，才潛進別墅裏面。

別墅內黑漆漆的，不見一點燈火，亦不聞半點人聲，這情形反令蕭原更加小心。

這時候，蕭原雖則潛進別墅內，不過是在園中，仍未進入那座小樓房內。

他正打算找個地方進入小樓房，突然間小樓房的前面一個窗子上，燈光映亮，接着有隱約的人聲傳出來。

蕭原立刻給吸引過去，悄然從牆下不遠處的一樹後閃出，輕捷地向那個窗下竄去。

快要接近窗下的時候，蕭原終於聽到窗內傳出的話聲說些甚麼。

「八爺，到底要在這裏匿多久？」

「大鵬，沉住氣，明天辦妥之後，我們便離開這裏，遠走高飛。」

蕭原聽着，不禁停下來，像夜貓子一樣躬身蹲在地上，聽聽窗內的八爺和大鵬還有甚麼話說。

他之所以停下來，乃因他聽出窗內說話的八爺和大鵬距離窗口很近，他若是繼續竄到窗前，難保不被窗內的八爺和大鵬發覺，因此，他不敢貿然接近窗下。

「八爺，要不是你一再吩咐不可揍他們，我眞想狠狠地揍那個大小子一頓，他媽的，最不安份的就是他！」

蕭原聽出，那是關大鵬的聲音。

聽聞窗內的關大鵬提及「大小子」，蕭原猜測那是指漢明，不由得留心聽下去，陡地，他感到右頰上像給蚊子叮了一下，又痛又癢，忍不住用手抓抓臉頰，由於右手握鎗，祇好用左手去抓左邊臉頰，很自然地往左邊歪歪臉，身子亦往那邊稍歪。

「啪啪啪」一連三下鎗聲驀地響起，蕭原驟覺右頰炙痛，同時間右肩膊上一陣劇痛，忍不住痛叫一聲，身子歪斜地竄出去，耳朵聽到「啪啪砰砰」的鎗聲不絕，鎗彈射落他剛才蹲着及附近的地上，發出「噗噗」的疾響聲。

鎗聲是從兩個地方響起——圍牆上及小樓房的二樓側後窗口上，緊接着樓下傳出說話聲的窗口亦響起鎗聲，三面激射的鎗火交織成一面火網，追擊往前疾竄的蕭原。

蕭原這一次顯然踩落了一個佈下的陷阱中，恐怕脫不了險。

本來，由於夜色黑暗，蕭原還可以利用這一點來掩護自己，不至於清清楚楚地暴露在伏擊他的人的鎗嘴下，可是，突然間從樓房上扔下來的幾個火團，令到他即時暴露在熊熊燒着的火光之下，無所遁形。

竄到牆下的蕭原突然跌倒下去，似乎中了鎗，那剎那，他陡地翻身朝圍牆上掃射了五六發子彈。

那是他第一次開鎗還擊。

圍牆上即時響起一聲慘叫，鎗聲亦停了下來，蕭原那一下還擊顯然將圍牆上的伏擊者壓下去，乘這一剎那的空隙，蕭原拐着脚跳起身，竄向樓房後面的牆角後。

由於蕭原竄到牆下的關係，令到樓房上及樓下窗內向他射擊的人都因角度的關係，很難威脅到他，而對他構成最大威脅的，乃是圍牆上的兩個伏擊者（蕭原從鎗聲聽出圍牆上有兩個「鎗手」），若將那兩個伏擊者壓下去，雖則暴露在火光之下，仍有竄匿的機會。

在他拐着脚竄向屋後的時候，樓房上及樓下窗內的「鎗手」不住朝他開鎗射擊，由於角度的關係，都射不中他，而他亦向樓下那個窗口還擊了兩鎗，壓制對方不敢肆無忌憚地探頭出窗向他射擊，因爲若讓樓下的關大鵬跟八爺江洪探頭伸臂出窗外，那便很容易向他瞄準射擊，射中他的機會很大，同時間，他亦沒有忘記圍牆上的兩個「鎗手」，亦向圍牆上射擊了三鎗，不讓圍牆上的兩個「鎗手」有機會向他放鎗。

蕭原此刻處於生死的關頭，爲了求生，很自然地激發出本身的潛能，雖則他身上受了幾處鎗傷，動作跟反應依然快捷靈敏，並且尤有過之。

蕭原終於竄到牆角後面，得以喘一口氣，並思量如何脫身之法。

眼下的情形，擺明了要置他於死地，他若不能夠逃離這個地方，便會死在這裏，因此，無論如何，他也要想辦法逃脫。

計一下，他身上共受了四處傷，臉頰上及腰股側不過給鎗彈擦傷了，右肩膊上挨了一鎗，還好並不是射中肩骨，左腿亦挨了一鎗，子彈射進腿側的皮肉內，那兩處受的傷最重。

說起來，若不是伏擊他的人鎗法不準，他早已死在三面交織成的鎗火網下。

顧不了理會傷口仍在流血，蕭原喘了兩口氣後，立刻忍痛往屋角後的另一邊跑去，跑出十步左右，轉向屋牆斜對面的一樹下跑去。

他恐怕會給八爺江洪及其爪牙自兩面包抄，那時，他恐怕插翅也飛不了。

他拐着脚跑到樹下的時候，從圍牆上跳下來的一個人邊向屋後開鎗，邊衝過去，而樓下那個窗口內亦跳出兩個人，沿着牆下向屋後撲去，蕭原剛跑到那棵離屋後約二丈遠的樹後，從兩面衝向屋後的三個人亦已衝到屋後牆角前，三支鎗先後向那棵樹開鎗射擊，鎗火射在樹幹上，「卜卜」作響。

蕭原跑到樹後，立刻一屁股坐下去，接從樹後探身往外開鎗射擊，從圍牆上跳下來追擊他的那個人應鎗大叫一聲，跌倒下去。

那一鎗，蕭原瞄準了才開鎗的。

緊接着，蕭原亦向匿在牆角上的江洪及關大鵬開了兩鎗，子彈擊在牆角磚上，磚屑隨着濺出的火星濺射，嚇得江洪跟關大鵬慌不迭縮回身子。

「朱仔、牛角！你兩個從那面抄擊，不要讓那賊匪跑了！」江洪放聲大叫，居然將蕭原當作賊匪。

在樓房二樓伏擊蕭原的兩個人原來已從二樓另一邊的窗口跳落地上，沿着那邊的牆下往屋後撲去，「八爺，那賊匪受了傷，跑不了的！」那兩個「朱仔」、「牛角」趴在牆角前，其中一人向外呼應一聲，另一人稍爲往牆角外探出腦袋，自那一邊向那棵樹放了兩鎗。

蕭原匿在樹後，沒有還擊，飛快地從腰間解下褲帶，將左大腿傷口對上的地上緊緊綑綁起來，免得傷口繼續流血不止。

那是最普通的止血方法。

至於右肩膊上的傷口，他要料理也不可能，因他隨身帶着的刀傷藥已給江洪等人抓住後，連帶身上的療傷物一併給搜去。

「朱仔、牛角，我和大鵬用鎗火封死那賊匪，你兩衝上去！」隨着江洪的呼喝聲，兩道鎗火自這一邊的牆角後射向那棵樹的左右兩面，企圖將樹後的蕭原逼得龜縮着不敢動。

蕭原確實給江洪、關大鵬兩道鎗火壓逼得不敢稍爲閃露出樹外還擊。

朱仔、牛角見蕭原給江、關兩人的鎗火壓迫着，匿在樹後，兩人馬上從那邊的牆角後竄出去，邊向那棵樹開鎗，邊衝前去。

四道鎗火自左右兩邊交叉射向那棵樹。

驀地蕭原自樹後地上躍跳起來，伸手一抄，抓住一根橫伸的枝椏，隨着那根枝椏一沉一彈之勢，下半身往上一縮，雙脚勾住那根枝椏，隨即左手向下疾垂，手上的匣子鎗往上一抬，向衝前來的朱仔、牛角連開三鎗。

蕭原這一着大出江洪等人意料之外。

朱仔、牛角怪叫一聲，各自撲落地上。

另一邊的江洪跟關大鵬吆喝聲中，亦從牆角後衝出來，卻不是衝向那棵樹，而是跟牆角成一條直綫衝出去，這一來，由於他們衝去的方向是在蕭原的右面，而蕭原吊在樹上用左手握鎗，那便很難向他兩人射擊，但兩人祇要跑到那棵樹前，吊在樹上的蕭原便成了兩人的鎗靶。

蕭原當然不會吊在樹椏上任由江、關兩人跑前來向他射擊，右手跟雙脚一鬆，倏地從樹椏上跌下去。

江洪邊往前衝，邊開鎗邊吆喝：「牛角、朱仔，開鎗呀，打死他，我們便不用怕被找到，偵緝隊都是飯桶，祇有這個姓蕭的最厲害，他死了，偵緝隊那些飯桶便無法找到我們！」

話聲未落，跌落地上的蕭原陡地一個翻身，往兩邊左右各開了數鎗，壓得江、關兩人趴在地上，另一邊的朱、牛兩人才竄起來，慌不迭趴回地上。

蕭原乘機竄起來，拐着脚往圍牆下拚命跑去。

這一次能否脫得了身，蕭原沒有多大的把握。

若是左腿沒有中鎗，他還有七八分把握逃脫。

江洪四人趴在地上，眼見蕭原像一條鬼影般在花樹之間竄，急忙跳起身，邊發足追前去，邊一個勁開鎗射擊。

「千萬別讓他跑掉！否則，倒

轉頭跑不掉的是我們。」江洪大聲吆喝。

傷了一條腿的蕭原無論跑得多快，也不可能比毫無損傷的江洪四人跑得快，快要跑到圍牆下的時候，江洪四人已快追上去，蕭原爲了阻截江洪四人的追擊，猛地回身向自左右兩邊追上來的江洪四人開鎗射擊。

可是，鎗聲衹響了三下，第四下衹得一下空響，沒有鎗彈射出。

江洪聽得眞切，立刻高興地吆喝：「他沒有子彈了，都射光了，不用怕他啊，放膽追上去，抓住他，賞他一鎗，送他上路！」

關大鵬跟另一邊的朱仔、牛角兩人呼喝一聲，放膽追上去，而且不再放鎗射擊蕭原。

驚覺到射光了子彈，蕭原很自然地急忙往腰間摸去，才省起身上半個彈匣也沒有，他手握的匣子鎗上的彈匣，還是從任志新借給他的一支駁壳鎗上退出來裝上去的，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沒有子彈，等如一個武林高手給廢了武功，如何抵擋得了另外四個武林高手的追殺？

不過，他沒有因此而洩氣，爲了自己，也爲了張漢明，還有未婚妻張鳳琴，衹要有一綫生機，他絕不放棄。

可是，待到他跑到圍牆下的時候，江洪四人已追上他，在他面前約五尺的地方停下來，四支鎗指着他，八隻眼瞪視着他，人人直喘氣。

蕭原轉過身，靠在牆上，緊握着那支空鎗，睜着雙眼，怒視江洪四人。

由於五人已習慣了在黑暗中視物，所以黑暗中，五人都能夠看出對方的模樣。

關大鵬兇狠地哼了一聲，狠聲道：「八爺，待我一鎗送他上西天！」

江洪擺擺手道：「他像隻跛脚鴨，根本跑不了，讓他飛也飛不了，急甚麼，待我跟他說幾句話，然後才給他一鎗也不遲！」

蕭原怒視着四人，咬着牙道：「殺了我，你們也休想跑得了！」

江洪打個哈哈，「姓蕭的，別說狠話了，嚇不倒我們的，我們若不是查清楚你是一個人來的，怎會在這裏佈下羅網捕殺你！嘿嘿，姓蕭的，我已查出，你是省城最有名氣的追捕手。據說沒有一個被你追捕的逃犯賊匪能夠逃過你的追緝，果然名不虛傳！給你查出我們躲在這裏！」

思前想後，蕭原怎會想不到今晚的遭遇，乃是江洪等人的佈局，祇怪自己心急救人，沒有趕回省城通知任志新，便獨闖虎穴，以至身陷險境，「江洪，你好計謀……」哈哈……蕭原的話給江洪的笑聲打斷了。

「姓蕭的，當我知道你就是追捕好手蕭原後，我便知道你絕不會相信七爺及玉蘭莊內那些伙計之言，我更知道，你絕不會罷休，爲了救回你的未來小舅子，你會去找七爺逼問，嘿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哈哈……我們當然佈下陷阱擒猛虎了，你該敗得心服口服了吧？」

蕭原自知除非有奇跡出現，否則祇有死路一條，面對死亡，他反而冷靜下來(以前，他不知曾經歷過多少次生死關頭及險厄)，「你們將那四個孩子怎麼樣了？」他極想知道漢明四個孩子會有何遭遇。

「你要死了，知道那樣多幹嗎！」關大鵬鎗嘴一抬，指着蕭原的心胸部位，「八爺，讓我一鎗幹掉他！」

八爺獰笑一聲，點點頭。

縱使明知難逃一死，蕭原絕不甘心束手待斃，無論如何，他也要嘗試能否逃脫，就在關大鵬食指即將一扣的刹那，他突然張口大叫一聲：「任隊長，你們幹嗎還不動手！」大叫聲中，身子往左面斜撲下去，同時將手上的空鎗擲向關大鵬。

蕭原那一聲突如其來的大叫，震得江洪四人心頭驚跳，不自禁往身後及牆頭上張望一眼，一下鎗聲就在那刹間響起。

關大鵬慘叫一聲，驟然跌倒下去。

那一鎗原來並不是他開的，可是中鎗倒地的卻是他！

隨着那一下鎗聲，緊接着響起一串鎗聲，八爺跟那一面的牛角、朱仔邊向牆頭上開鎗射擊，邊急忙竄避，顧不了向往一處不到半人高的假山石下滾去的蕭原射擊。

鎗聲是從牆頭上響起的，可是，此刻牆頭上卻沒有人。

不過，很快便有人從牆頭下冒起頭來，向慌不迭竄避的江洪、牛角、朱仔三人開鎗射擊。

牆頭上一共有三顆人頭冒起。

剛才，牆頭上的人頭爲了躲避江洪三人的亂鎗射擊，縮到牆頭下，所以那刹間牆頭上一個人影也沒有。

「我們是省城偵緝隊的人，已經包圍了這裏，快放下鎗擧手走出來投降，否則死路一條！」牆頭上發出一聲吆喝。

可是，換來的是經已躲匿起來的江洪三人的一陣鎗擊聲。

牆頭上三個人開鎗還擊，並且有人翻身往牆內跳下去，口裏發出呼叫：「蕭原，怎麼哪？沒事吧？」

匿在假山石後的蕭原聽出是任

志新的聲音，喜出望外急忙應道：「任隊長，你們的出現眞是奇跡，我以爲這次活不了……我沒有甚麼，受了點傷罷了。」

就這說話之間，江洪三人眼見頑抗下去，不可能將對方解決，還是走爲上着，於是邊開鎗向任志新等人射擊，邊往小樓房那邊跑去。

牆頭上的三個人先後跳落牆內地上，向江洪三人追擊。

既然蕭原沒有生命之憂，任志新跟兩個偵緝自然忙於追擊江洪三人，暫且丟下蕭原不加理會。

蕭原卻不顧傷痛，從石後跳起身，跟着任志新三人往前追。

江洪三人且「戰」且逃，跑到小樓房的後牆前，各自從兩面的牆下往前跑，任志新等人緊追不捨，務要將江洪三人追上擒下。

跟在後面拐着脚忍痛奔跑的蕭原高聲叫道：「任隊長，別讓他們跑了，要救回被擄拐失踪的孩童，都落在他們身上，那三個傢伙其中一人就是江洪。」要不是左腿受了傷，蕭原恨不得一馬當先，不顧一切，將江洪擒下。

對於這一次能夠死裏逃生，可謂大感意外，蕭原萬萬想不到，居然有「奇跡」出現。

驀地，小樓房二樓一個後窗內，鎗聲乍響，有兩道鎗火猛烈地向任志新他們射擊，逼得他們不得不停下來，躲避射來的鎗火。

江洪三人乘這機會，拚命往小樓房的前面跑去，轉眼間，消失在小樓房前面牆角的另一面。

樓上後窗內鎗火激射不斷，硬是將任志新跟兩個偵緝阻截住，無法往前跑一步，祇好開鎗還擊，希望可以將二樓後窗內的「鎗手」擊倒，否則，別想越雷池一步。

蕭原遲遲才跑到匿在一棵樹後的任志新身後，手上居然握着一把駁壳鎗。

原來他追着任志新三人跑了幾步，省起給一鎗擊倒在地，再沒有動過一下的關大鵬手上握着一把鎗，於是跑去拿了那把駁壳鎗，才繼續追前去。

任志新扭頭看到是蕭原，着急地道：「他媽的，樓上後窗內那兩個傢伙阻着我們追前去，若不將之解決，我們祇有眼看着他們跑掉。」

蕭原吸口氣，忍着傷痛，抬頭打量一眼，二樓那個後窗內仍然有一下沒一下地放鎗射擊，但卻不見人影，看不到人，難怪任志新他們奈何不了在樓上後窗內阻擊他們的傢伙，若這樣下去，不給江洪等人跑掉才怪，蕭原當然不想給江洪等人跑掉，心裏亦很焦急，想了想，給他想到一個辦法，「任隊長，我想到一個對付樓上後窗內的傢伙的辦法，但要你們佯裝强行往前衝，引後窗內的傢伙全力阻擊你們，他們必然會暴露出來的，我在這裏瞄準了向他們射擊，相信一定可以解決他們！」

一頓，又道：「可惜我傷了左腿，要不，由我來衝前去引他們開鎗！」

任志新也明白不能再等下去，咬咬牙說道：「好吧，我吆喝他們跟我一起往前衝！」

待蕭原擺好「姿勢」，他馬上張口呼喊：「趙强、余寬，衝呀！決不能讓他們跑掉！」隨即跳出去往前衝。

分別匿在附近的兩個偵緝趙强、余寬跟着邊向樓上後窗開鎗射擊，邊往前衝。

當然，他們不會笨到一直往前衝，而是盡量利用附近的地形及樹叢花石作掩蔽往前衝。

二樓後窗內立時鎗聲大作，掠空閃射的鎗火不住向前衝去的任志新三人射擊，三人的速度頓時慢下來，但仍然左掩右避往前竄。

蕭原在任志新衝出去後，一直瞬也不瞬注視着二樓後窗，窗內的鎗聲由斷續變作急驟的時候，蕭原瞄到兩條人影自窗口的左右兩邊閃現出半邊身子，他立刻瞄準了斜對着的那一邊——後窗的右邊，連開兩鎗，隨即又向後窗的左面開了三鎗。

自後窗右邊閃出半邊身子的人影應鎗慘叫一聲，身影歪閃，消失不見，絕無疑問中了鎗，而後窗左邊的人影亦應「鎗」閃沒，但蕭原卻知道，那三鎗並沒有射中左邊的人影，祇是將他逼得不敢再現身肆無忌憚地向任志新三人射擊。由於他所在的位置跟後窗的左邊差點形成一個死角，他僅能夠看到那人影在左邊窗框邊現出一綫身影，所以，要射中那人極之困難。

二樓上的後窗隨着蕭原連開五鎗而一下子「消聲匿跡」，任志新三人頓時歡呼一聲，不再閃縮，逕直往前跑。

而蕭原亦乘這刹間，從樹後跑出來，斜斜地向右邊跑去，在跟二樓後窗左邊成一斜綫的地方蹲下來，瞄着後窗，祇要那條閃縮回去的人影再次自後窗左邊閃現出來，他自信能夠一鎗射中那人影。

可是，二樓後窗內鎗聲乍停後，便沒有再響起鎗聲，代之而來的是小樓房左邊那道本來關得緊的後門驀地打開來，從門內衝出兩條人影，向直往小樓房衝去的任志新三人射擊了十多鎗，嚇得三人急不迭躲匿，兩聲痛叫亦隨着乍然爆發的鎗聲響起，蕭原聽出發出痛叫聲的其中一人是任志新，心頭驚跳，張口怒喝一聲，往那兩條人影連開

四鎗。

那兩條人影異常機靈，驟發十數鎗後，立刻閃退回門內，呼一聲將門關上，那扇後門隨即響起數下鎗彈擊在其上發出的「錚錚」的射擊聲，一朵朵火花激濺閃射。

從「錚錚」的鎗擊聲聽得出，那道後門是鐵造的。

向鐵門射擊的人並不是蕭原，而是任志新三人中的一個，大概是沒有給那一陣驟發的鎗火射傷的偵緝。

蕭原恐怕退入後門內的兩個傢伙重施故技——突然施襲，一直盯着那道後門，若有異動，他自信必能先發制人。

後門關得緊緊的，一點異動也沒有。

「隊長，傷得重嗎？」響起一個偵緝的聲音，跟着一條躬着身子的人影自地上竄起來，飛快地竄向倒在地上的任志新。

任志新「喲」地叫了一聲，應道：「幾乎給射掉一隻右耳，很痛，但不礙事。」

竄過去看顧任志新的，是余寬，他走運，沒有受傷。

至於趙强，自倒下後，一直發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聲，似乎受傷不輕。

蕭原眼見那道後門關上後，一直沒有動靜，於是悄悄掩到趙强的身旁，看看他傷勢如何。

趙强原來腰側上中了一鎗，躺在地上用手捂住傷口，蕭原立刻撕下一隻衣袖，替趙强將傷口包紮起來，着他躺着不要動，隨即拐着脚，向那道後門掩去。

結果，他成功掩到後門右邊的牆下，閃到牆邊，突然伸手去推那扇鐵門，那裏推得動，頓時心頭一動，朝任志新叫道：「任隊長，快往前面追去，江洪跟他的爪牙可能跑了！」

余寬剛好替任志新包紮好給射傷的耳朵，聽聞蕭原的呼叫，馬上跳起身，兩人飛快地往前面跑去。

蕭原跑回趙强身前，將他扶起，往小樓房前面走去。

*　*　*

江洪跟他的爪牙果然跑了。

任志新跟余寬追出頗遠，都追尋不到江洪跟他的爪牙的踪跡，祇好折返別墅。

這段時間內，蕭原跟趙强已負傷搜遍了別墅內的所有地方，除了園子內留下兩條屍體外，小樓房二樓上亦有一條屍體。

蕭原認出樓上窗右邊地上倒斃的屍體是石斗。

石斗身中兩鎗，中鎗的地方在左邊身體，但卻不是致命的地方，致死的傷口是心胸部位上的刀傷。

蕭原馬上猜到，石斗中了他兩鎗後，仍未死，江洪逃走前，不想留下活口，於是在石斗的心胸上補上一刀，免他落在他們手上，供出一切。

任志新跟余寬折返別墅，蕭原剛好坐在梯口上歇息，趙强則坐在下面廳內，兩人還未走進小樓房內，已然呼叫道：「蕭原、趙强，在哪裏呀？」

蕭原跟趙强同時應一聲，趙强跟着加上一句：「隊長，追到那幾個賊匪嗎？」

任志新一脚走進門內，洩氣地道：「若是追上那幾個傢伙，我和余寬怎會返回這裏！他媽的，給那幾個傢伙跑掉，眞他媽的不甘心！」由於氣憤難平的關係，影響到耳朵上的鎗傷，痛得他「雪」地抽吸一口氣。

蕭原聽聞兩人回來，早已猜到追不到江洪及其爪牙，想到不知又要費多少工夫才能追尋到江洪等人的下落，救回張漢明和三個孩子，他心裏一陣焦灼，恨不得會飛，一下子追上江洪等人，救出張漢明和三個孩子。

「趙强，這裏有何發現？」任志新忍痛問。

「除了三條屍體外，一個活人也找不到。」趙强不敢大聲說話，免得傷口作痛。

蕭原坐在梯口上，要不是憑着一股毅力支持，他早已倒下去，試想想，一個人兩日三晚沒睡過，身上又受了四處鎗傷，縱使是鐵打的人，恐怕也支撐不住。

「任隊長，我也不甘心被他們跑掉！」蕭原祇想盡一切可能盡快救回張漢明和三個孩子，全身氣力陡生，突然站起身，踏着梯級走下來，「無論如何，我也要找到他們！」

任志新吁口氣，鬥志消沉，「蕭原，外面夜色黑暗，加上不知江洪等傢伙往哪個方向跑，恐怕很難找尋啊！還是暫且返回省城，待明天再想辦法追查，看看你身上滿是血漬，該敷藥治理，要不，我怕你隨時會支持不住倒下去。」

蕭原用力吸口氣，挺胸昂首道：「捉不到江洪那班人，救不回漢明和三個孩童，我絕不會倒下去！」話聲未落，身體一歪，幾乎從梯級上跌下去，幸好他急忙一手抓住扶手，險險穩住身子，噓口氣，驚出一身冷汗來，原來剛才受傷的左腿不知怎的突然乏力，踩落下一級樓梯時支撐不住身體，幾乎傾跌地上。

任志新跟余、趙兩人看着，都嚇一跳。任志新忍不住道：「蕭原……」

一聲叫人毛骨悚然的怪叫聲驀地自樓上傳來，任志新跟趙、余兩

人都禁不住臉色驚變，機伶伶打個寒顫，唯獨蕭原的反應有別於三人——怔愕了一下繼之發出一聲驚喜的呼叫，轉身急急往樓上跑。

任志新三人給蕭原的反應弄得摸不着頭腦，但很快便恍然明白過來，任、余兩人先後飛奔上樓，留下行動不便的趙强在樓下廳內。

任、余兩人奔上樓上，便聽到蕭原的聲音從後房那裏傳出來：「石斗，大聲點，我聽不清楚！」兩人立刻往後房奔去，奔進房內，祇見蕭原站在門內拚力扶着一個人——那個死去的石斗。

死去的石斗居然復活！

其實，石斗並沒有眞的死去，否則，人怎可能復活。

石斗的嘴嗡動一下，腦袋一歪，身子軟癱下來，蕭原給弄得差點跟着跌倒，幸好余寬及時衝上前去，一把幫他扶住石斗，合兩人之力將石斗的屍體慢慢放下。

任、余兩人都聽不到石斗在眞正咽氣前說了甚麼，兩人當然都想知道石斗對蕭原說了甚麼，「蕭原，這死鬼跟你說了甚麼話？」任志新走到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吸氣的蕭原跟前，看着他。

蕭原突然跳起來，一把抱住任志新，狂喜地道：「任隊長，你怎也想不到他對我說了甚麼話！天有眼，幸好他並不是眞的咽了氣，咽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終於做了一件好事！」

任志新不是一個笨人，否則，他怎能幹上偵緝隊長這個職位，他馬上猜到：「那死鬼可是對你說出江洪那班傢伙的下落？」

蕭原興奮得連連點頭，「猜對了！你知道嗎，石斗本來祇受了重傷，死不了，江洪恐帶他走會拖累了他們逃跑，留下他又怕落在我們手上，供出他們的所在，於是來個殺人滅口，他心胸上那一刀就是江洪插的，以為他必死無疑，那知道石斗卻並沒有立刻咽氣，大概是一口冤氣懋在心裏吧，他死也要咬江洪一口，所以……」

任志新心急難耐，打斷蕭原的話，「快說江洪那班傢伙躲匿在哪裏！」

蕭原道：「東城門外的三元宮。」

任志新緊接又問：「給擄拐失踪的孩子呢？」

蕭原搖搖頭，「不知道，他來不及說便咽了氣，不過，相信亦在三元宮內，無論在不在，祇要捉到江洪那班人，一定可以救回失踪的孩童。」

一頓，急急道：「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趕去三元宮捉拿江洪那班人。」

任志新卻不急，「急甚麼，待增援的人手趕到來，才趕去三元宮捉人也不遲，這一次，我要將他們一網打盡，絕不想讓那班傢伙再次逃脫！」

一頓，接着說道：「我在趕來這裏之前，已吩咐一個偵緝趕返隊部帶一小隊人趕來增援，他媽的這個時候該趕到來的啊。」話落，轉對余寬道：「到外面去看看增援的人手來了沒有。」

余寬應一聲，急急跑下樓，到別墅外張望。

蕭原雖則心急想捉到江洪等人，救出張漢明等孩童，但可是，他們祇有四個人，卻有三個人受了傷，江洪他們最少還有四個人，在困獸猶鬥之下，憑他們四人恐怕不容易將江洪等人一網打盡，要是再給他們跑掉，那又要大費周章了。何不等待增援的人手趕來，祇要能夠將江洪等人一網打盡，遲一點又何妨。

任志新打量一眼幾乎滿身血漬的蕭原，關切地道：「蕭原，你不是鐵打的啊，趁這時候，我替你料理一下傷口，我身上帶着你以前送給我的刀傷藥。」

蕭原給任志新一說，整個人像散開來一樣，有一種虛脫的感覺，眞想躺下去不再起來，他在心裏對自己說，絕不能倒下去，還要去救張漢明，强撐着對任志新道：「謝謝你。」

任志新沒有再說甚麼，從身上拿出一包刀傷藥，分別敷在蕭原身上四處傷口上，逐一包紮好。

蕭原也替任志新將受傷的右耳重新敷上藥包紮妥當，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於是問任志新：「你們怎會知道我來這裏捉拿江洪等人？」

任志新笑笑道：「大概是你命不該絕吧！我帶了四個偵緝趕去玉蘭莊，打算暗中將那個周四海抓出來逼他說眞話，那麼巧，當我們正打算從側門潛進去時，發覺有人向側門走來，我們急忙躲匿起來，隱約看到走來的人背上背負着一個人，而且還聽到隱約的說話聲，待他們快走到側門前，從說話聲認出給人背負着的竟然是周四海！還聽到他們在話中提及你，我正要捉拿周四海，想不到他就出現在眼前，當然不肯放過大好機會，將周四海和那個漢子制服，找了個荒僻的地方逼問他們。周四海死口不說，那個漢子挺不住，供出所知的一切。周四海再也不能撐下去，祇好和盤供出一切，我才知悉他們設下羅網，而你已趕去自投羅網。焦急下我馬上吩咐一個偵緝押周四海和那個漢子到鎮上的保安隊，再趕回省城派一小隊人趕來這裏支援，我跟余寬三人飛一樣趕來，幸好來得及解救你。」

蕭原心裏道：「任隊長，要不是你們及時趕到，我已經變成死人。」

「隊長，隊長，他們趕到來了，馬隊目帶了一小隊弟兄趕來。」樓下突然響起余寬的叫聲，跟着是雜沓急促的脚步聲。

任志新忙跑下去，蕭原撐起身，跟着走下去，祇見馬平跟十多個偵緝跟着余寬走進來，任志新已開口問馬平道：「怎麼這個時候才趕到來？」

馬平吁口氣，「走錯了路，所以來遲了。隊長，你受了傷？」

其他的偵緝當然看到任志新受了傷，還看到趙强和蕭原亦受了傷，於是你一言我一語詢問三人的傷勢。

擾攘了一會，任志新吆喝一聲，要手下靜下來，隨即吩咐兩個偵緝將受了傷的趙强抬回城裏送到醫院救治，本來他亦想將蕭原送回去，想到蕭原一定不肯，才沒有說出來，吩咐妥當後，他隨即下令趕去三元宮。

馬平擔心任志新的傷勢，對他說道：「隊長，你也受了傷，該到醫院去治理，捉拿拐子賊的事，由我去辦……」

任志新不等馬平說完，截道：「馬平，我那點傷算不了甚麼，我要親手捉到江洪那班傢伙！我的右耳就是他打傷的！」說完，搶先往外走。

馬平不敢再說甚麼，帶領那一小隊偵緝，隨後跟着，蕭原則由兩個比較相熟的偵緝扶着走。

＊　＊　＊

石斗臨咽下最後那口氣之前，對蕭原所說的話，絕無虛假。

江洪跟隨他逃掉的林成及兩個爪牙，此刻已逃返三元宮內。

四人還未喘息定，一個年過半百的道士自裏面走出來，看了四人一眼說道：「八爺，這個時候才回來？咦，你們身上怎會有血？發生了甚麼事？怎麼祇得你們四個人？」

八爺吸口氣，晦氣地瞪了那道士一眼，「我們的事不用你管，少嚕囌！還是擔心你到時煉不成回春壯陽藥吧！看你怎樣向馮老太爺交代。」

道士生氣地聳聳肩，哼了一聲：「狗咬呂洞賓！祇要八爺你在初九之前交給我九個童男，我怎會煉不成回春壯陽藥，你還是擔心自已吧，今日已是初六，還欠兩個童男啊！」

「你滾回去睡吧，我的事不用你擔心，到了那一日，我一定會交足九個童男給你！」八爺氣勢洶洶，嚇得那個道士縮縮身子，不敢再說甚麼，返回裏面。

看着那道士往裏面走去的身形，八爺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他媽的，要不是那妖道妖言蠱惑馮老太爺，說甚麼可以煉成回春壯陽丹，令馮老太爺返老還童，重振雄風，弄到馮老太爺信以爲眞，要我們替他找九個童男，我們怎會惹上這個痲煩！他媽的，我們本來一直在玉蘭莊快活逍遙，如今卻要像老鼠一樣到處躲藏，縱使能夠脫身，也要到別的地方去立足，這全是拜那妖道之賜！」

林成眨眨眼，陰沉笑道：「八爺，那妖道害我們不能在此地呆下去，我們何不幹他一票！待他煉成回春壯陽丹，收了馮老太爺的錢後，劫了他那筆錢，才遠走他鄉，多了那筆錢，縱使到了別處，也不愁生活啊！」

八爺雙眉一剔，咬牙道：「林成，好主意，那妖道歷年來妖言惑衆，不知刮斂了多少錢財，這頭肥羊該宰！」

朱仔忽然道：「八爺，要不要去看看那七個小鬼是否安份？」

八爺點點頭，「嗯，你去看看，那個張漢明最難搞，看清楚他手脚上的繩索，若是鬆了，重新綑緊！」

朱仔答應一聲往裏面走去。

「八爺，祇剩三日，外面風聲又那樣緊，要湊足九個之數，祇怕……」林成擔心地看着八爺。

八爺睜大雙眼道：「無論如何，也要湊夠數，否則，馮老太爺不但不會給我們錢，恐怕還會將我們交給偵緝隊，將一切推在我們身上。」

一頓，又說道：「必要時，我們在夜裏找兩戶人家，闖進去搶他兩個回來！」

牛角眨眨眼，露出慌怯的神色，囁嚅道：「八爺，那……不大好吧……强搶……孩童……我沒有……那個膽量……」

八爺瞪着牛角，他的姓名其實叫牛國進，罵道：「無膽匪類！强搶也是罪，拐騙也是罪，正是一件汚，兩件穢，祇要能夠弄到一大筆錢跑到別的地方做生意，管他媽的殺人放火！」

林成拍拍膝蓋，狠聲道：「八爺說得對，眼下的情形，祇要能夠弄到錢，管他擇不擇手段！」

牛角給兩人說得不敢再說甚麼。

八爺伸個懶腰，張口打個呵欠，「不早了，到裏面去料理一下身上的傷口，然後上床睡吧。」

三人身上都受了傷，走進裏面一個小小的內廳，各自脫下身上的衣服，互相幫忙料理身上受傷的地方，朱仔快步從裏頭走進內廳，對江洪道：「八爺，那七個小鬼很安靜，我看過張漢明那小子手脚上的繩索，綁得牢牢的，不用擔心他會造反。」

八爺身上的傷已給敷上藥包紮好，看着朱仔道：「朱仔，身上有甚麼損傷，快叫牛角幫你料理一下吧。」

朱仔道：「身上有兩處地方擦傷了，我自已料理得了。」

江洪穿回衣服，返回客房睡覺。

任志新帶着一小隊偵緝成功地潛進三元宮內，沒有響一鎗，輕易地制服了正在睡夢中的所有人。

說是所有的人，其實並不正確，因爲在辨認那些給制服的人的身份時，發覺少了一個人，一個最重要的人——江洪。

任志新跟蕭原都想不明白，江洪怎會逃了。

思前想後，他們都想不出其中的原因，他們這一次的掩襲可說草木不驚，又怎會獨自驚動了江洪，給他逃了？

要說逃了，也不可能，守在外面的偵緝不可能沒有發覺，外面卻一點動靜也沒有，那祇有一個可能，江洪匿藏在三元宮內。

任志新馬上吩咐馬平帶四個偵緝在三元宮內各處仔細搜查，務必要將江洪找出來，留下兩個偵緝看守被擒下的林成、朱仔、牛角三人，以及三元宮的住持和三個年輕道士，他則跟蕭原帶兩個偵緝到三元宮後院的小屋去救出被關禁的孩童。

他們是從三元宮住持元清口裏逼問出來的。

蕭原由於腿傷的關係，雖則心裏想第一個走到後院小屋，救出張漢明，卻力不從心，給快步如飛的任志新三人走在前頭，走到後院前的時候，他還絆了一跤，跌倒下去，痛得他眼前一黑，一陣昏眩，幾乎暈過去，坐在地上歇了一會，正欲站起身，卻聽到已走進後院內的任志新吆喝一聲：「江洪！快放開孩子，你跑不掉的！」

跟着聽到江洪兇巴巴的聲音：「讓我走！我跑不掉，他們也別想活！」

蕭原忙往後院內張望，祇見任志新三人在一間小屋前面劍拔弩張，堵着一個漢子，那漢子身前站着三個給一根繩子串綁起來的孩子，手上的鎗緊抵在當中那個個子最高的孩童後腦勺上。

夜色雖然黑暗，蕭原仍然一眼認出，那個給江洪拿鎗抵着後腦的孩童，就是張漢明。

那刹間，他心裏一陣衝動——不顧一切撲上去從江洪手上救出張漢明，但他隨即壓下那陣衝動，吸口氣，手脚併用，爬進後院內，在院牆前一個盆架下匿着，抬起手上的鎗，瞄準了江洪的腦袋，祇要一有機會，他便毫不猶豫向江洪開鎗射擊。

任志新三人將注意力全放在江洪身上，所以沒有留意蕭原忽然失了踪。

三人三把鎗直指着江洪，「江洪，你若放了三個孩子及棄鎗就逮，還有一條生路，否則，祇有死路一條！」任志新沉聲道。

江洪厲笑一聲：「放不放我走？再不讓我走，我會先殺一個給你看！說話間，抵着張漢明後腦的鎗嘴用力戳了一下，痛得張漢明叫出聲來。

另外兩個孩子驚恐得哭起來，「我要回家呀，我要阿娘阿爹……我不想死，嗚嗚……」

聽到兩個孩子的哭喊聲，任志新跟兩個偵緝都心軟了，凌厲的目光變得猶豫了。

江洪焉會看不出來，厲聲說道：「你們不是要看着我殺死他們吧？嘿嘿……有三個小鬼陪我死，死也值得！」不再理會任志新和那兩個偵緝，推着三個孩童往前行。

任志新和兩個偵緝起先還站着不動，看着江洪推着三個孩子走來，快要走到面前時，任志新終於咬咬牙，沉聲道：「讓他走！」首先讓開去。

兩個偵緝聽從任志新的話，亦往旁退開去。

江洪眼中兇光畢露，推着三個孩子從任志新三人身旁走過，往院外走去。

任志新三人雖然仍用鎗指着江洪，都不敢貿然開鎗，看着江洪一直往前走。

江洪押着張漢明和兩個孩子從盆架前走過，就在這刹間，一直給江洪用鎗抵着後腦的張漢明突然往前傾跌，一下鎗聲亦在那刹間響起。

不，應該說是兩響鎗聲，祇因幾乎是同時響起，令人聽起來像是一響鎗聲。

江洪應「聲」驟然跌倒下去，往前傾跌的張漢明驚叫一聲，連同給他帶倒的兩個小孩跌倒下去。

一條人影即時從盆架旁竄出來，撲向倒地的三個孩子，同時疾呼一聲：「漢明！」

竄出來的人當然是蕭原，那一鎗亦是他開的。

他一鎗射中江洪的腦袋，但他也聽出，江洪在中鎗的刹間，開了鎗，張漢明亦中了鎗，吃驚之下，忘了身上的傷痛，撲向張漢明，看他是否中鎗。

鎗聲乍響，任志新跟兩個偵緝都驚震得呆了一呆，最先回過神來的是任志新！頓悟那一鎗是不見了

人的蕭原開的，立刻一個箭步撲向倒地的江洪，一脚踏住江洪握鎗的手，右手駁壳鎗抵着他的腦袋，但他馬上將鎗收回。

彎腰俯身拿鎗抵着江洪腦袋的同時，他看到江洪頭側開了個血洞，鮮血直流，分明中了一鎗，不變死人才怪。

兩個偵緝跟着撲上前去，扶起跌倒的孩子。

蕭原撲到三個孩子跟前，趴在地上的孩子忽然抬起頭，驚慌哭叫：「我的頭很痛呀！我還活着嗎？」蕭原忙一把抱他起來，驚喜地道：「沒事了，你還活着，我是原大哥呀，不用怕了，那個惡賊已給我一鎗打死了！」

張漢明忽然「哇」一聲放聲哭起來。

蕭原邊抱着張漢明，邊替他鬆綁。

兩個偵緝亦給另外兩個驚呆了的孩子鬆綁，那兩個孩子原來是王安樂與何柏青，聽到張漢明的哭聲，亦哭喊起來。

任志新確定江洪死了後，拿掉江洪手上的鎗，走進小屋內，發現屋內還有四個孩子，全給細綁了手脚，嘴巴封起來，怪不得聽不到一點聲息，忙逐一替四個孩子鬆綁及解下封着嘴巴的布帶，四個孩子哭喊起來，刹時間，後院一片哭聲。

蕭原替張漢明解開手上的繩索時，看到他頭頂上有一道血痕，猜到必是給江洪中鎗的刹那所開的一鎗自頭頂上擦過炙出來的，不由替張漢明掠出一把冷汗。

他那一鎗若不是一下子射中江洪的腦袋，張漢明恐怕會死在江洪的鎗下。

也幸虧張漢明一直低着頭，才發覺到他在盆架下向他打手勢，亦明白他的意思，馬上往前傾跌，讓他有機會在江洪冷不提防之下來不及有所反應的刹那，一鎗將他擊斃！

張漢明雙手鬆綁後，緊緊抱住蕭原，口裏喃喃道：「原大哥，眞的是你嗎？我得救了嗎？我要見阿姐……」

蕭原連聲道：「沒事了，我馬上帶你回去見你阿姐。」

* * *

看到弟弟無恙歸來，張鳳琴驚喜無限，一把摟住張漢明，姊弟倆喜極而泣。

經過這一次的遭遇後，張漢明跟何柏青、王安樂、吳福根成了好朋友。

看到蕭原身上到處血漬，受了幾處傷，張鳳琴又心痛又着急，姊弟倆不由分說，將蕭原送去醫院治理，結果，蕭原要躺在醫院內。

任志新兩日後才到醫院看望他，告訴他案子已偵辦完畢，「蕭原，你一定猜不到，馮家指使江洪等人擄拐收買孩童，拿來幹甚麼！」

蕭原道：「莫非給馮老太爺死後陪葬不成？」

任志新搖搖頭，「不，不！據那個三元宮的住持及其他人的供認，馮老太爺爲了能夠返老還童，重振男子漢的雄風，聽信那個老道的妖言，說甚麼祇要拿九個童男的血和子孫根合藥，練成回春壯陽丹，連服九九八十一日，便會龍精虎猛，比精壯的青年人還厲害。江洪等人就是受馮老太爺指使，四出擄拐男童，幸虧及時破案，否則，你未來的小舅子跟另外幾個小童便慘了。」

蕭原憤然道：「世間上竟有如此荒誕殘忍之事，居然爲了一己之欲，不惜殘害孩童，拿來入藥，該死有餘！」

任志新嘆口氣道：「馮老太爺確是該死，可是，我們無法入他以罪，他一樣逍遙法外！」

蕭原幾乎從床上跳起來，「爲甚麼？」

任志新憤憤道：「他將一切都推在死了的江洪頭上，說他原本要江洪拿錢替他買九個小孩，而且還要人家自願的，江洪卻陽奉陰違，爲了從中弄到一筆錢，派人四出擄拐孩童，並指使一些流氓擄拐小孩賣給他，唉，在死無對證之下，加上馮祥吉的包庇，我們明知馮老太爺是主謀，他該死，但卻奈何他不得。」

蕭原長長吁口氣，「天理何存！」一頓，問道：「聽說被救的小孩中，有一個人是省府一個大官的私生子，可有這回事？」

任志新點點頭，「那個大官是中央派來的毛專員，他在這裏養了一個女人，生了一個孩子，那知道居然給江洪那班人擄走，要不是有他出面要徹查下去，我們早已給壓着不能夠一直查下去。」

說話間，張鳳琴姊弟來了，任志新跟蕭原再說了一會話，便告辭離去。

蕭原看到張鳳琴姊弟，心裏一腔怨憤不平之氣才慢慢消散，對張漢明道：「漢明，你想不想到處去逛逛，南寧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張漢明高興地道：「想呀。」跟着嘀咕道：「不知你何時才能出醫院……」

蕭原跟着下床，「我馬上出院，帶你去玩！」

張鳳琴慌忙道：「你的傷還未痊癒……」

蕭原沒有理會張鳳琴的話，一手拉着一個，便往病房外跑。

（全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恩怨錄／麥荊雷・文　可飛・圖

神鼠戲魔龍

恃財買殺手　仗勢施詭謀

清初期間，由於滿人入主中原，不少忠於明室的忠臣義士都死於敵人刀下，老的一輩死了，小的一輩則由朋友或義僕携去撫養，長大成人之後，都懷有爲先人復仇之心，因此，清朝初葉，豹隱山林的志士、義士，都蠢蠢欲動。

康熙年間的某一年，時在暮春，山野間開遍鮮花，氣溫還相當寒冷。

這一年似乎冷的時間特別長，暮春了，仍如初春一樣的冷，實在是少見，不但人們勞作不便，農作物受損害更大。

那一天是三月廿三日午前，有一騎快馬疾行如飛，由三溪口方向而來，直奔畢浦，在那樣天氣而有此情形，不用說也知他已經趕了許多路。

這是一個卅來歲的青年人，五官端正，氣宇不凡，僅以表面來說，他是一個予人好感的人，他一直來到了富春江的水源之一的桐溪河畔。

這個人是午前到達的，他不願太早找地方投宿而躭擱時間，便一直來到桐溪河畔，沿着河畔而行，希望能找到一隻肯載他連人帶馬過河的船，可是十分奇怪，他走了那麼長的一段路，竟然找不到一隻船。

對這位騎者來說，桐溪的富春江他並不陌生，每年中總得經過幾次，每次都不是這樣子的，甚至大風雨的日子，也不至於如此，他預感到可能會有甚麼事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了，人們受到威脅，躲了起來。

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若果眞是如此，便更苦了。

這騎者急於過河，雖然希望已經甚微，因爲時在午間，還有一段極長的時間才黃昏，他大可以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找到船過桐溪。

馬疲人倦，已屆絕望境地了，忽然眼前一亮，一隻小船映入他的眼中。

「好呀！總算給我找到了。」騎者精神一振，便下了馬，走向小船。

船上有兩個人，都是接近六十的老頭，這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騎者所熟悉的老漁翁，這隻小船就是老漁翁平日用來釣魚的工具之一，他曾乘坐過，但另一個老人是誰？騎者卻是十分陌生，沒有半點印象，不過，事急馬行田，他此時急於要渡河過桐溪，顧不了許多，祇得厚着臉皮上前請求老漁翁，希望他能幫幫忙，送他過河去！

老漁翁聽完騎者訴說，慨然道：「好吧！我送你過去就是。」他回答得十分爽快，並且坐言起行，話聲未完，馬上就站了起來。

「慢着，咱們這局棋還沒下完，你怎麼就算數了？這不行呀！」另一個老者提出反對。

「下棋嘛，只是消磨時光而已，有甚麼要緊，人家這位朋友急於過河，有急事呀！」

「急事又怎麼樣？你不先下完這局棋，別想離開！」

「那就算我輸了，這總行了吧？」

「算也不行，你本來就要輸了，何必算。」

「那你想怎麼樣，祇要不躭誤這位朋友過河，我都答允，你說吧！」

「算了吧，你這隻小船，載隻耗子也載不動，怎能載得一匹馬？別弄得不好，自己掉到河裏，那才叫寃枉呢！」

「噢，這個……」老漁翁如夢初醒地說：「朋友，眞對不起，我這船實在太小了，祇怕載不了，勉强嘛，又有危險！」

騎者也恍然了，老漁翁說得不錯，他這隻船實在太小了，就如一隻木屐浮在水面，螞蟻、蟑螂倒是可以載得動的，至於多幾隻耗子、狗、貓可就會壓沉了，老漁翁這小船，加上自己上去是不成問題的，若果坐騎上去，祇怕眞會壓沉呢。

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怎麼辦？丟了坐騎嗎？過河之後還有一大段路程，沒有坐騎，怎麼辦？但若要坐騎，如何才能把牠載過河去？騎者發愁了。

「老伯伯，這樣行不行，你先渡我過去，再幫我把馬載過去，這樣，就可以解決了，我可以多給你渡錢。」

「這倒是個辦法，可惜沒法辦到。」

「爲甚麼？」

「我生平怕狗怕馬，有牠的主人在一起，還好一點，我根本不敢接近牠們，我所以做漁人，長年累月躭在船上，爲的就是可以遠離狗、馬、耗子、貓等動物，不致受牠們威脅，你要我自己把馬運載過去，我實在辦不到，請你千萬原諒。」

騎者想了一會道：「老伯伯，你讓我把船划過去行不行？」

「你想自己划船過去？」

「不錯，可以嗎？」

「你以前划過船？」

「還沒有。」

「那不行。」

「爲甚麼？」

「你不是不知道，桐溪河面雖然不寬，水卻深而急，還有漩渦，你看！」他向河面一指，正有一段木頭由上游衝了下來，起伏有緻的浮流着，突然一斜，打了一個轉，給衝斜了幾丈，「蓬」一聲擦過一塊河石，碎成兩截，老漁翁等木頭滾開之後，才續道：「你看到啦，船的面積比木頭大，但沒有木頭那麼堅固，卻更易被捲走，我慣於在這一帶找活，還是提心吊膽，刻刻留心，你沒划過船，不但我的船有被砸破、砸碎的危險，你本身生命也沒有保障，你換了是我，能放心讓你自己走？朋友，不管你怎麼說，我也難以答允你的。」

「唉！這眞難了，教我怎麼辦呢？」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這麼緊急？」

「我探到一個消息，對我們的莊主十分不利，我非馬上趕回去報告莊主不可！」

「啊！這眞是件大事，難怪你這麼着急。」老漁翁說：「這樣吧，你再向下走去，大約一里左右，有一隻大船泊在那裡，可能還在那裡，你請他送你過河吧！如果他不願意，你就多給他一點銀子，並說我叫你去找他的，他大概會答應你，去吧！去碰碰運氣吧！」

「謝謝你，老伯伯。」

騎者向下游走去，老漁翁繼續和他的棋友再度下棋，又沉浸在那棋盤之上。

「老余，你眞是個好心人，心腸這麼好，皇天一定保佑你！」

「我才不管皇天保佑不保佑，我但求心之所安，問心無愧，如此而已，此外，我一概少理！」

「好一個問心無愧！老余，天下但得一半人像你這樣，就不會有仇殺事發生了！」

「你呢？你不是一樣是個善心人？還好意思來笑我，眞是！」

「別說這些了，剛才那個人是甚麼人？他說的莊主，是幹甚麼的？」

「誰知道？我祇聽人家說過一點點，知道不多，你想知道？」

「過去不想，現在想了。」

「爲甚麼？」

「因爲剛才那個人引起咱的興趣。」

「甚麼興趣？」

「他不是說探到了對他莊主不利的消息？是甚麼消息呢？爲甚麼對他的莊主不利呢？他急成那個樣子，不是很有趣嗎？」

「啊！你是爲了這個！」老漁翁說：「他叫甚麼，我也不知道，他的莊主名陸應龍，是個武功高强的人，亦是名頭很大的人物，爲人暴躁但豪爽，愛結交江湖好漢，但也結了不少仇家，按剛才他的莊丁所說推測，很有可能有仇家要來找他算賬！」

「你到過陸家莊沒有？和他的交情怎樣？」

「我沒正式見過他，談不上交情，連點頭朋友也不是。」

「那即是說，你跟他們甚麼關係也拉不上了？」

「不錯，你不相信嗎？」

「相信，你沒有理由要騙我。」

「就是呀！別談這個了，我們還是繼續下棋吧！你下還是我下？」

「你。」

「好，我走這一步，」老余不再去想那個騎者，但是，那個騎者卻正爲自己的運氣而擔心呢！

老漁翁沒有騙他，他走了一里左右，果然有一艘較大的船泊在一株大樹下。

「嗯，船上有人嗎？」騎者在岸邊叫道。

「甚麼事？你看不見有炊烟嗎？有炊烟就是有人啦，還用得着問。」

「是是，船大哥，請你幫幫忙，送我過河去好嗎？」

「過河？不，我才由那邊過來，又回到那邊去，不行，你另找別人吧。」

「船大哥，幫幫忙吧，我有急事要到對岸去，祇要你肯幫幫忙，我願多給你一點船費。」

「船費卻不是問題，只是我不再想過去！」

「大哥，你無論如何得幫幫忙啊！那位老伯伯說你最肯幫人，叫我來找你的，請你……」騎者正要說下去，對方已經搶着問道：「你說甚麼老伯伯？是怎麼樣的老伯伯？」

「是一隻小船上的老伯伯！」騎者把老漁翁的模樣特徵說了，對方喟然嘆了一口氣道：「他眞多事，自己不送人過河也罷了，偏要叫我送，倒眞會排遣人家，好吧，你快上船吧，船費是一兩銀子，你去不去？請你快決定吧。」

「去，去，我先給你銀子。」騎者說着，立即把銀子掏了出來。

大船上有兩個人，是兄弟，哥哥看來有三十四五了，弟弟大約未到二十五歲，和騎者說話的是哥哥，他答允了，弟弟便不出聲了。

騎者上岸後，立即上馬疾馳，以他的匆忙，可見他的心情。

黃昏時候，騎者來到莊前，一躍下馬，連馬也來不及拴好，就急急向莊內走，一面走一面抹汗，一面急奔。

「進福，你回來了！」莊中一個中年人扳着他的肩頭與他說話，他卻答非所問：「老爺在哪裡？」

「老爺？老爺在書房和朋友聊天。」

「是甚麼人你可知道？」

「不知道。」

「我有急事稟告老爺，這怎麼辦？」

「我看，你等老爺出來再說吧！」

「不行！我的事是十分重要！唉！這可急壞了我，偏巧老爺……嗯！有了！」

「甚麼有了？」

「你看，不是銀喜來了嗎，讓她幫忙。」

進福迎上銀喜，請她稟告老爺一聲，說進福有極重要事稟告。

「你有事，不會自己去？卻要我去捱駡，有甚麼好處？我不去！」

「銀喜姐姐，銀喜妹妹，銀喜姑奶奶，你行行好，幫個忙，我眞有急事……」

銀喜「噗嗤」一笑，彎腰掩嘴，好一會才說：「我去稟報了，你拿甚麼謝我？」

「你說，拿甚麼都可以。」

「眞的，不後悔？」

「不後悔。」

「那麼好吧，別到時不認賬！」

銀喜果然去稟告了老爺，老爺凜然色變，問道：「他在哪裡？怎不進來說？」

「老爺，進福知道老爺和朋友在一起，不敢進來，所以托我稟告老爺！」

「不要緊，你去叫他進來，並通知廚房，加製幾道下酒菜和多熱兩壺酒來。」

「是，老爺。」

「走吧，叫進福到書房來見我。」

「我就去！」

書房有四個人，一個主人，三個客人，進福認得那個女客人叫水仙三娘，進福明知道不是眞名，但他不敢查問，祇以水仙姑娘稱之，她亦不以爲忤，含笑點頭招呼，另兩位是甚麼人，他未見過，根本無法猜得出來。

「羅兄、卓兄，我來給你們介紹，這是我的護莊武師陸進福，他剛自外邊回來，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進福，你說吧！大家全是自己人，不必隱瞞！」

「是甚麼事？說出來大家聽聽。」水仙三娘第一個表示意見。

「陸師傅，你聽到甚麼？」卓方也接了口，羅剛雖沒出聲，目光卻注視在陸進福身上，靜候他說出經過。

「事情是這樣的，事前我們聽到了一點風聲，但所知有限，於是我就去追查底蘊，結果，查出藻溪的槐莊暗買刺客，準備向莊主行刺，若果成功，便去領取報酬，若不成功呢，就放火燒莊，趁亂再行刺，我聽到這樣的消息，便立即趕回來了。」

「陸師傅，這消息是你親自聽到的，還是聽別人說的？」

「不是我親自聽到的！」
「那是說，聽別人說的？」
「是的。」
「是無意中聽到，還是人家故意讓你聽到的？」
「卓大俠，你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我想知道你是無意中聽到，還是有人故意說給你聽的？」
「這有甚麼不同？」
「當然不同！」卓方說道：「如果是無意中聽到，那比較可靠，若果他們有意讓你聽到，就是有意叫你把消息傳出去……」
「這對他們有甚麼好處？他們何必這樣做？」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卓方說：「陸師傅，他們這樣做，證實了一點，那就是他已經發現你的行踪，覺得你的形跡可疑，並希望借你之口，回來報告一切，因此，兩者並不相同。」
「這個，我倒沒有料到，不過，卓大俠，你放心，我相信絕對可靠。」
「你怎能這樣的肯定？」
「告訴我的是槐莊中人，是我托他打探消息，與道聽途說不同。」
卓方點點頭道：「陸師傅這話可以相信，祇是有一點，必須要知道，陸師傅，你和那朋友的交情怎麼樣？你用甚麼方法使他替你打探？是金錢還是感情？」
「感情，我和他有十年以上的交情了，一直以來大家都信任對方，這次我本準備用幾天時光去磨的，後來發現了這位失去聯絡多年的朋友，一問之下，知道他在槐莊作工，便請他幫忙，他眞夠朋友，一口就答允了，並且，翌日已探到上述這消息了。」
「嗯！你這位朋友可有說是收買了一個怎麼樣的刺客，準備甚麼時候行刺？」
「說了，他找到一個叫『飛天神鼠』的，大約這一兩天就要行動了。」
「『飛天神鼠』楊康？如果此事屬實，倒是個頭痛的問題。」
「『飛天神鼠』這個傢伙，實在是個難惹的人物，去年我在江蘇曾見過他，和他有過一面之緣。」
「這沒有用，他不會記得。」
「卓大俠，你祇管說好了，我會受得起的。」
「莊主，這種事，我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還是小心謹愼，加强提防的好。」
「這個當然，就是沒有這個消息，我們也要加强提防的，現在世道不好，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老爺，沒事我走啦。」陸進福見大家轉了話題，便趁機告辭，但羅剛卻說：「等一等，我還有幾句話向師傅請教。」
「不敢，請說就是。」
「請問陸師傅此次在槐莊時，可曾發現甚麼奇形怪狀的可疑人物？」
「沒有。」
「一點可疑都沒有？」
「這倒不是，但不見得奇形怪狀。」
「那麼，你說，有甚麼可疑的人？」
「我覺得槐莊可疑的人太多了，好像他們都盯着我，監視着我。」
「卓兄，我看你這樣問，一輩子也問不完！」水仙三娘第一個開口表示意見，一開口就話鋒咄咄迫人，極爲尖銳。
「對了，三娘，你怎麼不出聲？你的意見該說說個清楚呀。」
「我自然要問。」水仙三娘把目光投向莊主身上，問道：「莊主，我想知道你與槐莊之間，到底有甚麼過節？能說說嗎？」
「這個當然可以，進福，你先說吧，有不盡之處，我再補上！」
陸應龍表示大方地叫陸進福說，這卻是大出水仙三娘意外，所以她訝然問道：「陸師傅也知道嗎？」
「知道，我們陸家莊的人，大多數都知道的。」
「那麼，就請陸師傅先說吧。」
「這是許久以前發生的事。」陸進福憶述地說道：「大約在一百年前，據說有一天，天旱得很厲害，槐莊那邊的土地更爲乾裂，生活極苦，有兩個莊丁抵受不住了，偸偸逃走了，逃到我們陸家莊，我們的先人不知底細，也沒有詳加查問，同情之餘就將他們收留了。
「這兩個人都很能幹，很得老莊主的歡心，這樣平安過了差不多三年，也不知怎的，消息傳了出去，竟讓槐莊的人聽到了，派了個人來，氣衝衝的向老莊主要人，自然談不上禮貌，所以莊裡的人都很反感，連老莊主也有了氣，但老莊主是個有身份的人，自然不會失禮，他要對方提出證據，然後把他們叫出來對證，那兩個人也承認了，但聲言不願回槐莊。
「他們兩人聲明，即使陸家莊不再收留他們，他們也不會回槐莊。
「老莊主是個仁慈的人，對此頗感爲難，他老人家不願因這兩個人而和槐莊失去了和氣，但也不想强人所難迫令那兩個人回去，想了一會之後，叫人拿了四十兩銀子出來，每人給二十兩，然後對他們說：『你們是槐莊的人，在情在理，我未得槐莊莊主同意，是不該收留你們。

「『但是當日你們沒有說明，我又見你們實在餓得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一念之慈，收留了你們，事成過去，我也不必再提，現在既知你們是槐莊而來的，我若再留下你們，就太對不住槐莊了。
「『不過，你們要回槐莊，或者要到別的地方去，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我不再管束你們，因爲你們是自己來，不是槐莊莊主把你們送來的，因此，我沒有把你送回槐莊去的必要，這二十兩銀子，是各送給你們使用的，趁現在槐莊這位朋友在場，快去收拾一下起程吧！』老莊主嘆息着目送那兩個人離開。
「槐莊那個派來的人也離開了陸家莊，從此之後，槐莊便恨上了陸家莊，經常藉口向陸家莊惹事生非，現在還派人來行刺，恐怕又是故意生事罷了！」陸進福下了結論，莊主陸應龍便把目光轉到那三位朋友的臉上。
「這故事眞動聽。」水仙三娘讚了一句，陸進福臉有得色，目光一閃，偸看莊主一眼，祇見他臉色倏變，恍若玄壇，不禁吃了一驚。
「三娘，你這是甚麼意思？」
「莊主，你我心照不宣，何必定要問個明白呢？」
「我就是不懂你的意思。」
「你眞要我直說？」
「不錯，我希望明白你的意思。」
「那好吧，我告訴你，我要知道的是事實，不是故事，你現在明白了嗎？」
「三娘，你不覺得你說得太過份了？」
「不！我說的一點也不過份！」
「卓兄、羅兄，你們怎麼看法？」
「莊主，我暫不表示意見，免得影響你們！」
「對，我也這樣想！」
卓、羅兩位都耍了滑頭，不肯表示意見，莊主的臉色更加難看，他臉色沉了一刹那，忽然問道：「三娘，你說剛才進福說的不是事實，有甚麼證據？你必須說個清楚！」
「莊主，你該知道我的出身吧？」
「你的出身？這事與你出身有甚麼關係？」
「你想想就明白，關係大得很呢！」
「有甚麼關係？你說！」
「你眞的要我說？」
「不錯，我要聽聽你說甚麼，你知道嗎？你侮辱我先人，所以非說個清楚不可！」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前人說，是非祇因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別岔開話題了，說正經的吧。」
「好，我說我說，我先告訴你關於我的出身，我的伯父、我的爹爹，還有我的叔父與祖父，都是頗有名聲的訟師。
「你莊主也許聽說過一門四傑的惡訟師這一句話，指的就是我祖父與我爹他們四個！我雖然並未列入四惡，可是耳濡目染，多少也受到點影響，陸師傅早先說的那番話，似乎十分動聽，在別人聽來，也許眞會感動的。
「但是聽到我耳中，卻不是那回事，因爲太動聽了，所以肯定是假，縱然不是全假，也不會全是眞實，祇有編造出來的故事，才會這麼的動人！百多年前發生的事，一個陸家莊的護莊教師，居然知道得這麼清楚，記得這麼詳細，這有可能嗎？
「莊主，我們把你當作朋友來找你，你卻不肯將實情說出，有困難，你可以不說，因爲任何人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該以假當眞的欺騙我們。
「如果你再堅持，我敢同你打賭，祇要給我三天時間，我會把眞相找出來，你信不信我有這本事？敢不敢賭這一注？」
陸應龍聽得臉色微變，不敢插嘴，他知道這一門四惡確是四個出色的刁訟師，名盛一時，卻不知他們就是水仙三娘的父執輩，她說了出來，先聲奪人，已經嚇壞了陸應龍，再也沒有膽量同她打賭了。
但是，他不能不自找台階下台，他沉思了一會，喟然一聲長嘆說道：「三娘，你可謂明察秋毫，不愧爲名訟師之後。進福剛才所說，應該說是眞實的，關於槐莊逃來的兩個人，確是眞人眞事，先人有典籍記載。
「但是，百年前發生的事，歷百年流傳，確難免有所增删，如果說是完全正確，絲毫不假，恐怕很難，但大概還是眞實可信的！」
「莊主，你如果早先如此這麼說，我也無須和你爭辯了，別說百多年前發生的事，就是這裡發生的事，傳到百里以外，也會變樣，不盡相同了，而且，就是同一個人所說，在甲地對甲說了，隔了些時到了乙地方，再對乙說，已經不盡相同了，更何況相距百年，當然是有所不同的了！」
「三娘，別說這個了，我們還是先想想辦法應付『飛天神鼠』這個刺客吧！」
「對，我們先想個克敵辦法，再言及其他。」
但是，除了加强防範，提高警惕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呢？一時卻也想不出來。

已經是二更鼓響了，聽更鼓聲傳來，想到陸進福的報告，陸應龍就心寒了。

陸進福早已告退，這時祇有四個人留在書房，水仙三娘雙手緊握，在書房緩緩踱步，突然她停了下來，目注陸應龍道：「莊主，你以爲我們三個人是俠是盜？是正是邪？」

「這個，三娘，你們……」

「你直說好了，不要顧忌。」

「好，我說，我以爲你們該是邪盜之流！」

「對！正是這樣，我承認，我是又邪又盜的，莊主，你既然知道我們是邪盜之流，還肯和我們相交，可見你對我們的信任，我也不怕直說，莊主，依我推測，你的先祖與槐莊之間，必然發生過深仇大恨，如血債這類的事情，而且百多年來不止一次，否則，以普通的仇恨，是不可能恨到百年以外的，我這個猜測不錯吧？」

「不錯，確是有此傳說，祇是找不到證據。」

陸應龍不敢直說，也不能否認，顯得相當的尷尬，但水仙三娘不放鬆他，稍爲歇一下又道：「莊主，我先說明，我現在祇是推斷，對與不對都難找到證據，如有冒犯，請千萬見諒。」

「你說吧！我不會怪你。」

「莊主，我剛才注意到一個問題，陸師傅說，槐莊收買『飛天神鼠』來行刺，可見得是槐莊對莊主有仇恨，不肯放過莊主，但爲何不見莊主對他們有仇恨之意，莊主，我這麼說，你不會反對吧？」

「我不反對。」

「那麼，槐莊的人爲甚麼對莊主有仇恨？應該是莊主或莊主的先人對不起槐莊他們，這一點，莊主可同意？」

「嗯！你再說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莊主對不起他們，或者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或者有人做了對不起他們的事，譬如强姦、殺人，卻嫁禍他們莊主或槐莊的先人，於是對莊主記仇記恨，要報仇雪恨，自己辦不到，便收買殺手行兇。」

「嗯！有這個可能。」

「莊主，我打算明天到槐莊去一遭，假如他們誤信人言，我會向他們解釋，如果他們不聽，我也會查個水落石出，然後再施對策，莊主以爲如何？」

「你的想法是好，祇怕他們未必如你們想像中這麼善良，這危險實在太大了，須得從長計議。」

「可是，事已急，不容我們作長時間的計議……」

「嗯！你們沒有時間，我有，你們祇要肯出高價錢，我可以代你們走一遭，怎麼樣？」

一個陌生口音突然傳自房上，水仙三娘等人都大吃一驚，也感慚愧，他們幾位都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卻給人家掩到了頭上還未發覺，直到人家開了口才知道，太丟人了，假如人家不開口，施用暗算，後果如何，不堪設想！

羅剛的反應相當快，他坐得與燈光最近，一聽到人聲，手一抬，燈光便熄了，眼前頓呈一片漆黑，幾個人也抄了兵刃，飛步竄上瓦面，但瓦面一片空寂，連鬼影也沒有，更別說是刺客了，幾個人分頭找了一遍，仍無所獲，便又回到書房，口中難免不乾不淨的咒駡了一頓，及至亮着了火摺子，點着了油燈，赫然發現有個陌生人坐在書房裏，各人不禁一怔，陌生人帶笑的道：「我已經等了各位多時了，各位現在才回來，找不到人，是不是？」

卓方脫口問：「你是甚麼人？是來幹甚麼的？」

「我是來談生意的，賤號『飛天神鼠』楊康，諒必各位都已聽說過。」

來人自認是「飛天神鼠」楊康，又嚇了陸應龍他們一跳，不自覺的手握着武器，作好準備。一時間，非常緊張的氣氛，反而沉寂了，沒有半點聲音！

「怎麼？不歡迎我？還是怕我？」「飛天神鼠」楊康沉默了片刻之後，便首先發言。

「不歡迎你又怎麼樣？」羅剛忽然說道。

「你到這裡來，是爲了甚麼？」卓方問。

「你『飛天神鼠』雖然是個大名鼎鼎人物，但說到一個『怕』字，似乎太自高身價吧！」水仙三娘也說了一句，但語氣比較平和。

「莊主，他們都說了，你怎麼不出聲？難道眞個是喧賓奪主，祇是他們說話？」好利的一張嘴，居然挑撥對方賓主的感情了。

羅、卓各人都勃然大怒，但「飛天神鼠」卻氣定神閑，好整以暇，一點也不緊張，相比之下，他在風度上勝了一籌。

陸應龍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想起陸進福的話，便道：「我不明白你來幹甚麼，須知我陸某人也不是個易與之輩，你該早有耳聞。」

「莊主，你言重了，我早就說過，我是來做買賣的，我聽說莊主正在計劃着一宗大買賣，我也想入夥，就是這麼簡單，再無其他用意。」

「甚麼買賣？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

「莊主，明人不作暗事，你要

我當着他們的面前說出來？」

「你說好了！」

「那好吧！我說，是胡奎的買賣。」

「胡奎？甚麼胡奎？」

「大膽，你竟敢誣衊莊主是胡奎的黨徒！」

「你吵甚麼？我是說莊主，不是說你，姓羅的，你還不配！」

「我不配？你，你……」

「我怎麼樣？說錯了？」

「好，我叫你嚐嚐滋味，看是誰不配！」

「不用試了，當然是你不配！」

「飛天神鼠」這話自然是傷了羅剛的自尊心，他如何忍得住，於是雙目圓睜，便即撲上，刀光閃處，已發出招式了。

「卓兄，你和他一起上，還是待會兒再上？」「飛天神鼠」楊康突然向卓方望過去，但他的身子卻閃動着，避着羅剛的攻勢，絕未因對卓方說話而受到影響，因此，羅剛也是暗暗的吃驚了。

卓方有點意外地道：「楊兄，你還認得我？」

「當然認得，我們不是碰過杯，共同飲過酒了，怎麼不認得？」

「羅兄，你先別動手，讓我們弄清楚。」

羅剛發覺對方比自己高明，打下去，決佔不到好處，正不知如何下台，卓方給他這麼好的機會，他自然是求之不得，乘機停手了，他道：「好吧！且聽他又怎麼說。」

「楊兄，說眞話，你今晚到來有甚麼事？」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說眞話，我早就說過，我是來跟莊主談買賣的。」

「甚麼買賣？」

「談胡奎的買賣，他是買主。」

「你可別胡說！」陸應龍作色道。

「莊主，你別假惺惺作態了，你瞞得過他們，可瞞不了我，我不是君子，我是神鼠，你騙不了我，你騙他們，太不夠朋友了，他們誠心誠意的幫你，你卻想盡辦法騙他們，我呢？我是聽到消息才來的，你欺騙不了我，你可以說不做我這一宗生意，卻不能欺騙我說沒有這回事。」

「沒這回事！」

「眞的沒有？」

「沒有！」

「那麼，願出三百兩銀子購買人家的人頭的不是你？答允先付一百兩，拿着人頭回來之後再給另外二百兩銀子的不是你？」

陸應龍臉色倏地變了，看得出，他確是有這麼回事，祇是礙着了甚麼，不肯承認罷了，卓方與羅剛都有被瞞騙的感覺，不約而同的怒瞪陸應龍一眼。

陸應龍一看形勢對他不利，於是把心一橫斷然否認道：「沒有，那不是我，你別含血噴人！」

「你眞的沒有？再想想！」

「沒有就沒有，不用想了，你想含血噴人，入我以罪，辦不到。」

「這話大家聽到了，是你說的。」

「不錯，是我說的，我承認。」

「那麼，你聽着，五日前的一個晚上，在屋後小亭子與徐申說話的是不是你？」

「不，不是！」

「雙手給徐申送上一百兩銀票的也不是你嗎？」

「不是，不是。」

「莊主，你要不要見見徐申，讓我提醒……」

「不要，不要！你……見到了他？」

「我何止見到了他，我還抓住了他呢！要不要我把他帶進來對質一下？」

「不要，我，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他可認識那一夜給銀票的管家呢？莊主，你以爲扮成管家就可以瞞得了人？你想錯了，那一晚，你以爲徐申眞個走了？他並沒有走，他尾隨着你，一直待你睡了才走呢！」

陸應龍臉色灰白，汗流浹背，氣也促了，他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年，失去了早先的活力。

「怎樣？要不要我把徐申帶進來和你對質？」

「不要，不要了！」陸應龍道：「說吧，你到底想怎麼樣？」

「還是早先那句話，想跟你談談生意，做筆買賣。」

「好！說吧！」

「徐申辦不到的，我可以辦到，酬金五百兩，先交一半，成功之後再交另一半，你同意嗎？」

「你知道我要的是誰？」

「當然知道。」

「好！一言爲定。」

「不，先拿銀子來才能作實。」

「這個，如果你……」

「你怕我到時不幹，是不是？你放心，假如我肯打你的主意，人家未必不肯付出這個數目呢？再說，我如果自己動手，還怕拿不到五百兩銀子？」

「好吧！我叫人去取銀兩。」

「別打官腔，還是你自己去取吧，除了你自己，這個時候還有誰能替你取到銀票來。」

「好，好，我自己去！自己去！」

「不用急，小心點，別跌倒，我會等你來的！」

陸應龍離開之後，卓方低聲問道：「楊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來話長。」「飛天神鼠」楊康壓低聲音道：「五日前，陸應龍約了徐申，經過大約如前所述，徐申收了一百兩銀票，便依約到槐莊去……」

「槐莊？」羅、卓兩人都詫異地反問。

「不錯，是槐莊，陸應龍要徐申殺死槐莊的莊主，把他的頭帶回來，以徐申的武功，其實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到了槐莊卻沒有下手，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便悄然離開了。」

「爲甚麼，發生了甚麼事？」

「發生了大事，大得出乎徐申意料之外，他所以臨時變卦，不下殺手……」

「爲甚麼？」

「等一會再說，陸應龍來了。」

一點不錯，各人向外望，果然看到他來了！他走近「飛天神鼠」楊康，把一疊銀票放到他面前道：「二百五十兩，你點點數吧！」

「你點過了？」

「我點過了！你……」

「不必了，我相信你！」「飛天神鼠」楊康連看也不多看一眼，把銀票拈起，拈着一頭，把另一頭向右掌心打一下，「啪」一聲，打了兩下，再漫不經意的放進口袋。

「請等我的消息，三天內我去拿他的首級來見你。」

「我等你。」

「我走了。」

「現在？不等天亮？」

「不等了，我是不分晝夜的，再見了。」「飛天神鼠」楊康起身告辭。

「楊兄！我送你出去！」卓方說。

「不必客氣，我自己走就行了。」

「不要緊，我送你出大門口，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啊！我們等你回來。」

「好，我一定回來。」

出了大門，「飛天神鼠」楊康悄悄對卓方道：「卓兄，我老實告訴你吧！我不會回來了，我把二百五十兩送到槐莊之後，就遠走高飛了。」

「你把銀票送去槐莊，爲甚麼？」

「說來又是話長，你有興趣，我把經過告訴你。」

「你說吧！我聽着。」

「事情是這樣的……」「飛天神鼠」楊康說出經過。原來「飛天神鼠」楊康即是徐申，徐申便是「飛天神鼠」楊康，所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扮成兩個人，穿上不同的衣服，年齡、口音都不相同，因此，陸應龍分辨不出來。

徐申收了一百兩銀子之後，便趕到槐莊去，準備殺死槐莊的莊主唐念慈，怎料到那時候，正巧遇上唐念慈對兒子說話，他說：「你們嫌命長嗎？憑你們幾個人就想去找陸應龍報仇？祇怕你還沒有見到他，已經被他的守衛殺死了！

「你以爲祇有你想報仇？別人就不想？別人也一樣想的，但別人可沒你們這麼傻，自己去送死。

「你既然知道，我也不想瞞你，你祖母確是被陸家莊的人殺死，但不是陸應龍，你娘則是被陸應龍殺死的，他還污辱了我們莊上幾個婦女，你以爲我們是懦夫，不敢反抗？不！反抗會激怒他們，他們不讓我們生，我們偏要生存下去，我們不反抗，忍受着，等機會報仇，忍辱負重，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唯能做到的，才是英雄，假如憑一時之勇，都給殺了，誰替死難者報仇？我們所以活下去，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替先人報仇，也爲了保護你們成長！這責任比去送死大得多，你們長大了，卻要去送死，對得起我們嗎？你們是要負起替先人報仇雪恨的重責的，如果你們盲目的去送死，將來還要別人替你們報仇，這成甚麼話？你好好的去想想吧！想清楚了，再來見我。」

徐申聽了唐念慈這一番話，不禁肅然起敬，覺得陸應龍太卑鄙了，但他還不盡相信，仍在暗中追查，經過多方面調查所得，還有人證物證，證實是陸家莊欺負槐莊，也欺負了附近一帶其他的莊子。

陸應龍說槐莊的人如何欺負他們陸家莊，完全是顛倒是非，胡說八道，徐申不由地同情槐莊莊主，倒過頭來替他出一口氣，這便是徐申又變了「飛天神鼠」楊康去見陸應龍的原因。

「飛天神鼠」楊康還告訴了卓方，說過去曾有好些人替陸應龍出過力，結果卻無緣無故的失了踪，不知下落，原來是陸應龍在慶功宴上弄手脚，慶功宴一完，「功臣」也就完了。

「所以，卓兄，你要提高警惕才好，要是無端端的被偷襲而死，那才眞是寃枉呢，你回去吧，我該走了。」

「謝謝你提醒我，楊兄，要不是你，我眞不信這位貌似忠厚，心腸如蛇蠍的老傢伙會如此狠毒，你沿途小心，我會提防他的。」

兩個人分手了，卓方沉思着，緩步走回陸家莊去。

「他走了？」

「走了，這傢伙好大的架子，跟他說話，有他講，沒你說，他說甚麼你都要點頭，你說的話他總是搖頭，這樣的人，怎能跟他眞誠相處！」

「他去了槐莊啦？」

「他是那麼說，誰知道他是不是眞的去了，這很難說。」

「要是他沒去槐莊，會去哪兒？」陸應龍緊張地問，但這樣的問題，除了「飛天神鼠」楊康之外，誰能知道，實在沒有人能預先知道的呀！

「這麼可難說了。」卓方說。

「莊主，他說過三天之後回來，就等他三天再說吧！」

「看來也祇好如此了！」陸應龍說。

「我們該歇息了！三娘，你睡在炕上，我與羅兄睡在地板便得啦！」卓方說時打個呵欠，外邊正好打響四鼓。

「這是甚麼話，我這裡有的是地方，再多三五十人也用不着睡地板！傳了出去，陸某人還有臉見人？我早已叫人替你們打掃好了房間，你們兩位一間，三娘自己一間，如果有甚麼需要，隨便叫下人去取便是，不必客氣。」

「啊！這太好了，今晚，我一定睡得十分舒服，就是怕舒服慣了，以後睡不着。」羅剛說。

陸應龍替他們安排的地方實在不壞，各人都感到滿意，可惜他們睡得遲，四鼓響過才睡，不多久，已給外間的人聲所嘈醒了，無法不起來。

「昨晚我們睡了之後，沒發生過甚麼事情吧？」

「沒有，一切平靜。」

「這才好，聽了也叫人心安，莊主呢？起來了？」

「莊主一早就出去了，他叫我們不可吵醒你們，沒想到你們起得這麼早。」

「這兒附近可有甚麼地方可玩的？我們想去看看。」

「我叫人帶你們去吧！在那邊，有仙人石、龍吐珠等，都是很有名的。」

「我們自己去便可以，不必再勞煩別人，盛情心領，謝謝。」

「那就不敢打擾兩位了。」

「那裡話，嗯！對了，還有一件事，痲煩你老兄。」

「甚麼事，請說！」

「小事，等會兒，三娘起來，替我們告訴她一聲，說我們到了後山，午前就會回來，她如果有興趣，請她到後山來找我們，沒興趣的就在這裡等我們。」

「是的，這一定辦到。」

「謝謝你，我們走了。」

羅剛與卓方兩人出了陸家莊，直朝後山走去，後山，顧名思義是一座山，這座山不算很高，卻很多石，也很陡峭，普通人在半山以下是容易走動的，過了半山再向上，可就不易走了，所以附近的人很少走到半山以上，所以半山以上有些甚麼東西，在附近住了幾十年的人也無法說得清楚。

但羅、卓兩人是個身懷武技的人，他們當然不是普通人，他們兩個在山脚下，仰首觀察了半刻之後，才從一個方向上山。

他們這次上山是有目的的，因此走得很小心，少出聲說話，沿途還借物隱形，避免暴露身形。

過了半山之後，停了下來，向四週望了一會，又順着山腰察看了一會，選定了方向，再向上。

突然，有兩隻山兔從山上跑了下來，看到了他們又急急轉方向。

羅剛看到了兔子一時興奮，正要叫嚷，卓方手快一伸手拉住他，在他耳邊低聲道：「別出聲！」

羅剛被他拉住正感詫異憤怒，卻聽得卓方這麼說，才知是怎麼回事，但面子攸關，仍然分辯說：「怕甚麼？我們又不是作了見不得人的事。」

「羅兄，你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了？我們正要作不讓人知道的事啊！你想想，兔子怎會突然狂奔，必是受到了驚嚇！」

「那又怎樣？」

「嚇它的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蛇，是獸。」

「是呀！」

「如果是蛇是獸，當然沒事，如果是人呢？」

「是人又怎麼樣？」

「你猜猜是甚麼人？」

「你以爲是甚麼人？」

「陸應龍。」

「有此可能嗎？」

「有此可能，也可能是他的同黨！」

羅剛道：「老卓，你怎麼啦，怎會懷疑是他呢？」

「他實在值得懷疑。」

「我不明白。」

「你總有一天明白的，也許今天，也許明天，也許再過幾天！」

「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暫時可以不必理會，看我行事好了！」

「老卓，你過去不是這樣的，昨晚送走了姓楊的一程，嗯！對了，可是姓楊的對你說了甚麼？你相信他的話？」

「不錯，是他對我說的，當時我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爲甚麼？」

「我昨晚想了一宵，假如姓楊的話不眞，假如陸應龍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中，怎肯白白送人家三百五十兩銀子？」

「是二百五十兩銀子，不是三百五十兩銀子。」

「不，是三百五十兩銀子，昨晚二百五十兩，早幾天一百兩，他以這許多銀子去買一個人的人頭，這實在太可疑了。」

「他不是已經說出了原因了嗎？因爲世仇。」

「不，那不是眞話。」

「你怎知道不眞？」

「世仇不在一朝一夕報，你想，陸應龍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捨得一下子拿出這許多銀子去爲先人報仇？怎有這個可能？」

「這倒有點道理。」

「我未在槐莊住過，卻有經過，槐莊距這裡很遠，而且，人也多，窮得很，不論在人力、物力、財力，都無法和陸家莊相比，他們絕對沒有能力到陸家莊搗亂，陸應龍沒有理由害怕他們的。」

「那他爲甚麼肯出錢請人去行刺？」

「所以呀！我才懷疑其中有詐。」

「你知道他叫姓楊的去行刺槐莊莊主嗎？」

「是楊康自己說的。」

「他說，他不怕你通知槐莊？」

「他才不怕，他根本不是去行刺。」

「那去幹甚麼？」

「他把五百兩銀子送給槐莊。」

「剛才說是三百五十兩，怎麼又變了五百兩呢？」

「他臨走時說了這話之後，我猜他必然回頭來再偷了一百五十兩，所以說五百兩，其中另外的一百兩，他早已送給槐莊了。」

「那一百兩他怎能……」

「羅兄，你不知道，早幾天莊主請的刺客就是他，祇是他用上了易容術，衣著口音完全不同，陸應龍分辨不出來，但他卻能原原本本的說出了當晚雙方談交易的情形。」

「啊！原來兩個人即是一個人，都是『飛天神鼠』扮的，這就怪不得他那麼清楚了，昨晚我還以爲他抓到了那個人，從那個人口中聽到的消息，原來他是夫子自道。」

「所以我懷疑他昨晚做了手腳之後，今早陸應龍也發覺了，也想到是他幹的……」

「陸應龍也會想到？」

「當然會，你別小看他，他也不笨呢！他昨晚祇是一下子想不通，冷靜下來，就會想通了。」

「那就怪不得了，不過，他爲甚麼要上山去呢？」

「我猜他一定在山上某個地方有個秘密的地洞，他把貴重的寶貝都藏在那裡，昨晚發覺不妥了，把存放在家中一些珍寶也放進了山洞。」

羅剛道：「那麼，我們是要去找他這個山洞？」

「可以這麼樣說。」

「你打算盜寶？」

「我懷疑除了珠寶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秘密，假如證明他是壞蛋，我當然不會空手而回，也不會放任他繼續害人，要是找不到證據，我不會要他任何東西的！我的性子，你應該很清楚。」

「我知道。」

「那就好辦了，我……嗯！你聽，有人聲！」

兩個人蹲了下來，把耳朵貼在地上，果然聽到有微弱的人聲傳來，一個說：「你眞這麼相信他們？」這是一個略帶沙啞的男子聲音，聽來大約有五十左右了，他的話過後，沉寂了好一會，沒有人出聲。

「怎麼，你不說話？」仍是那沙啞的聲音。

「看來他們是可信的，祇是人心隔肚皮，誰知道？」這又是另一個男子的聲音。

羅、卓兩人不約而同的互望了一眼，又沉默地點點頭。

「我不相信他們。」

「爲甚麼？」

「我不相信任何人。」

「你怎可以這樣說？你……」

「你放心，對你例外，因爲你有家有業，又有大量珠寶在我手中，現在我當然相信你，可是，到了生死關頭，到了你覺得生命比財物更重要時，你會怎麼樣？我想，你會要活命，丟棄財物，這就是說，到了那個時候，你也是一樣不可靠，難以信任的，同樣道理，我也一樣，到了生命與財物必須抉擇時，我是抉擇生命，放棄財物的，我這是實話，不是侮辱你，我想，世上許多人都是如此，祇有那些忠臣烈士才不會如此，可是我與你都不是忠臣烈士，也不會是……」

「那是未來的事，何必管他。」

「不，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老大，你這是甚麼意思？」這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羅、卓兩人又互相對望了一眼，都臉有詫異之色，卻因爲要傾聽對方說話，所以沒有出聲，靜候中，聽得老大說：「你們以爲『飛天神鼠』會去取槐莊莊主的首級？別做夢了，他不是去殺人，他是去找人！他將用你給他的銀子作餌去請人幫手，然後再到這裡來打劫，你想，到時我們還能呆得住嗎？」

「不會吧，他是這種人？」

「怎麼不會？做得小偷，就做得大賊，有膽傷人，就有膽殺人，他有甚麼不敢的？」

「你怕他？你不是不把他放在眼內嗎？你曾經說過，等他把人頭取來之後，再把他一刀兩斷，殺人

滅口，怎麼忽然又反悔了？」

「我不是反悔，也不是怕他，不過，你知道他會請甚麼人助拳？請多少人協助他？我不怕『飛天神鼠』，卻不能不提防『飛天神鼠』請來的是甚麼人，知道了就有預算，不知道就難以應付，我對未來必須小心提防。」

「那是說，你要對我……」

「不！你放心，我絕不會害你，你有把柄在我手中，比如你姦殺槐莊……嗯，甚麼人來了？」

老大突然停了口，但他已說出「比如你姦殺槐莊……」幾個字，已可說是表白了意思，羅、卓兩人都聽得明白，證明楊康沒有說謊，沒有說陸應龍的壞話，羅剛至此地步完全相信了卓方的話了。

老大停了口，稍後又說道：「嗯！是個女的，似乎在找人，有甚麼人來了？」

「她是誰？老大，可是找你的？你別給老娘眼摻沙，做夢！」那女人突然呷起醋來。「別吵，可能是來找莊主的，你認識她？」

「她就是水仙三娘，奇怪，她來幹甚麼？怎麼祇有她自己？羅剛與卓方兩人去了哪裡？」

「壞了！一定是他兩個先上了山，她知道了就找來！我早說過他們不可靠，你偏不信，現在糟啦！說不定他們就在附近，我們快出去看看，別給他們跑了。」

「好！我們快出去看看。」

聲音到此爲止，繼之而來的是腳步聲，可見得雙方距離實在不遠，卓方悄聲問：「羅兄，他們一個是陸應龍，老大是誰？聲音似乎有點熟，一時又想不起來，你可記得？」

「記不得了，那個女的倒似是俏觀音花小容。」

「對了，我記起來了，這麼說，那個老大必然是花心狠史大全。」

「你這樣的肯定？」

「你不知道？俏觀音花小容是史大全的姘頭呀！你聽出女的是花小容，男的不是史大全還會是誰？也祇有他才會這麼大言不慚，不把『飛天神鼠』放在眼中。」

「你認識史大全？」

「說不上認識，打過交道。」

「怎麼沒有聽你說過？」

「快二十年的事了，無緣無故的，自然不會翻舊賬，怎麼會提到了他？」

「別說了，他們來了。」羅剛低聲道。

「莊主，你叫住她，她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事，你穩住她，我與小容出其不意下手！」史大全把聲音壓得很低。

「哼！何必這麼費事，你怕她，我不怕，你看着好了，看我收拾她！」花小容犯了醋勁，要親自出手對付水仙三娘了。

「小容，你……」

「別碰我，我知道你捨不得她，怕我殺了她是不是？你放心，我不會辣手摧花，這是我們老大喜歡的人嗎？我也沒有這麼個膽。」她一甩手，自己走了出去，史大全想阻止已來不及了，祇好乾着急。

「我去勸勸她。」

「不，莊主，遲了，你現在不宜露面了，由她去吧！」史大全急的阻止了陸應龍。

「老大，如果大嫂……」

「不要緊，必要時我會出頭，你要廻避，別讓人知道你與我們有關係，你明白了嗎？」

「是的，我明白了。」

花小容站了起來，朝水仙三娘而去，不客氣的喝道：「你是甚麼人？來幹甚麼？找野漢也用不着這麼心急呀！」

花小容的話雖然沒有指着水仙三娘，但水仙三娘環顧四週，祇有她與對方兩個人，不用問，人家一定是說她了，因此她甚爲反感，冷冷地、針鋒相對地道：「你又是甚麼人？我找人關你甚麼事？是不是阻礙了你同野漢偷歡幽會？還是嚇跑了你……」

「住口，你這小妖精，看招！」

花小容不讓對方把話說完，就飛快地衝過去進招。

她醋味衝天，出招又狠又快，自山上跑下，眞如疾電驚雲。水仙三娘是個識貨的人，看來人身法便知非弱者，自然不敢大意，目注對方，暗思對策，在對策沒想到之前，她不願盲目硬拚，見對方已到，便點足斜掠丈外，先避第一招，不予接觸。

「不要臉的妖精，哪裡走！」花小容足尖一點，身子疾轉，再撲向水仙三娘。

「誰是妖精自己知道！」

「看招！」

「誰和野漢子幽會，誰和姘頭在一起偷歡，自己知道。」

水仙三娘仍不接招，再次避開了。

水仙三娘這些話，全是以牙還牙，不甘受辱的說法，並沒眞的知道對方偷漢子或跟姘頭在一起，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她的話正好說中了花小容的痛處。

她本是懷着滿肚子醋味而來，如今聽水仙三娘這幾句話，再想到早幾夜，史大全曾經借故外出，去了很久才回來，更覺得這蛛絲馬跡大有可疑，一股乾醋起了發酵作用，醋味更濃了。

花小容的繡花薄刀使得飛快，一刀未盡，一刀又到，水仙三娘一

連廻避了好幾招，漸漸覺得威脅增强，心中一急，急出了一個應付的辦法，她雙足一閃，身子乍倒，似是失足，花小容一見大喜，急忙俯身就斬，但是，就在這時，聽得山中有人「呀喲！」一聲驚叫，本能地側頭一望，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還沒有看得清楚，絲絲勁風已襲向面頰，她側頭急避，橫刀劈出，聽得「噹噹」聲響，手腕受震，站穩之後一看，刀上沾了不少泥，再看水仙三娘，她手中多了一支樹枝，正在折去樹葉，她明白了，原來水仙三娘身上沒有兵刃，剛才是詐跌抓起泥沙，想擊傷對方眼睛，同時也趁這機會折枝作武器。

水仙三娘那一把泥沙，本來眞可以傷及對方的眼睛，不料羅剛以爲水仙三娘眞個失足跌倒，不由自主的驚叫，無意中幫了花小容一個忙，也暴露了自己，他悔恨，卻已無補於事。

水仙三娘手中多了一支樹枝，就以此作武器和花小容交手。花小容自然不怕她手中這一截樹枝，舞刀如剪，刀刀狠，刀刀快！

水仙三娘左閃右避，狀極狠狽，不料幾招，樹枝給削斷了，本有四尺來長的樹枝，變成二尺左右的兩截，更加不好使用，她更顯出不支了，但她仍然苦苦支撐，並且不斷的搶攻，以致在陽光之下飛出片片碎枝碎片，兩截棍愈來愈小，也愈來愈短了。

「老卓，你怎麼啦，這樣忍心？」

「忍心？怎麼忍心？」

「你沒看到三娘……」

卓方道：「三娘怎麼啦？她正在漸居上風……」

「漸居上風？難爲你說得出口！」

「難道你以爲她處在下風？」

「你又不是看不見，她的『武器』快給別人削光了！還說是佔盡上風！」

「你知道三娘慣用甚麼武器？你沒看出她是故意誘敵的，花小容上當了！她削短三娘的樹枝，正好給三娘削成了兩支判官筆，你等着瞧吧！三娘很快就要反攻了。」

「哦！原來是這樣，我倒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的事多啦，你……」

卓方陡然一掌把羅剛推開，一方面用力頗大，另一方面出乎羅剛意外，以致他一個踉蹌，衝了好幾步才站得穩，狠狽可以想見，他心中又恨又怒，站定了脚，正要罵卓方，怎知一看，卓方已和一個五旬左右的漢子打在一起，雙方出招都十分凌厲，羅剛馬上明白了，剛才必是這個人向他偷襲，給卓方發覺了，已來不及通知，祇好先把他推開，然後再跟偷襲者動手，自己因爲不知道，所以誤會了卓方，羅剛想到又一次幾乎怪錯了人，暗感慚愧。

卓方用的是軟鞭，並不長，祇有四尺八寸，對方使的是鋼刀，十分鋒利，近刀背處有五個小孔，揮動起來，會發出嗚嗚之聲，使得愈快愈勁，發聲愈大愈刺耳，故名奪魂刀，所以江湖上有「花心狠奪魂刀」之稱。

奪魂刀上那五個小孔並不能傷人，亦沒暗藏暗器，嚴格說來，那五個小孔祇是用它發出怪聲擾亂對方心神，並無實用之處，但由於那聲音出自每一個孔都不相同，不少江湖人物，都因爲受到它的影響而敗在史大全的手中。

史大全曾經一明一暗的與卓方有過兩次交手的經驗，深知取勝不易，所以一出手用毒招，希望以快刀斬亂麻手法制服對方。這樣，再對付羅剛就容易得多了。否則，讓他們兩人聯合起來，他實在沒有取勝的把握。

但是，史大全這想法太天眞了，他動上了手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美妙了，自己的想法絕無可能達到，因此，他在一連使了十多招之後，便不再急攻了。

卓方這十多年來專門鑽研鞭法，把別家別派的刀法、劍法、棒法、槍法等等都加以研究變化，融爲鞭法，所以他的鞭法蘊有極大無窮的變化，不易爲對方所破。

史大全以爲自己功夫有進步，就可以尅制對方，怎知急攻之下，幾乎着了對方道兒，不過，他有信心，在百數十招之內，他縱然不能勝，亦不會落敗，而過得百招，一切變化都有可能，毋須再去考慮。

羅剛與卓方雖然是老朋友，但卓方這套鞭法還是第一次看到他施展出來，他暗暗地想，卓方果然比自己不止高出一籌，看他此時的出手，假如換上自己，祇怕十招也抵擋不住就已經落敗了。

過去，他對卓方總有點心理的反抗，此刻已無此存在了。

卓方取得平手之後，叫道：「羅兄，你快去幫三娘吧！去把那女人收拾了，再來對付史大全未遲。」

「好！老卓，你小心了。」

「你去吧！不用爲我擔心。」

羅剛撲去協助水仙三娘，水仙三娘已經穩居上風，用不着他幫助了，他也不好意思這時候加上一把手，免得有爭功之嫌。

「羅剛，卓方怎麼樣？他沒事吧？」

「沒事，他已經穩居上風了。」

「那是甚麼人？居然能跟老卓打成平手？」

「我不認識他，老卓說他是花心狠史大全！」

「嗯！原來是花心狠奪魂刀，怪不得了。」

「三娘……你……」

「你放心，這妖婦雖然是妖裡妖氣，要想迷住我，可辦不到。」

「她是花小容！」

「花小容，原來是俏觀音，怪不得如此妖冶，祇可惜，她汚辱了純潔的觀音菩薩！」

「你才是妖婦，今天不殺了你，難消我這一口烏氣！」說着，花小容的招式已經加速，捲起一片刀光，恍如層層雲浪，湧向水仙三娘，把水仙三娘籠罩在她的刀光之內，看來似已佔盡優勢，但是，水仙三娘手持雙筆，鑽隙尋縫，左點一下，右點一下，直指對方穴道，常常迫使花小容不得不臨時變招，退後廻避，再打了一會，水仙三娘愈戰愈勇，花小容卻似氣促力竭，額頭出汗了！

這時候，卓方已經佔盡上風，控制大局，鞭勢如狂濤巨浪，其勢難擋，突然傳出卓方一聲斷喝：「着！」鞭風過處，「啪」的一聲，打在史大全的左肩，撕裂了他的外衣，露出一道血痕，痛得他全身抽搐了幾下。

史大全先後已經中了三鞭，左肩右脅及背部，傷勢最重要的是脅部，被打斷了一條肋骨了。

史大全知道不能倖免了，便意圖逃走，他逃了，卓方尾隨緊追，史大全因爲受了傷，逃不快，看來就要被追上了，突然有個人讓過史大全，擋住了卓方的去路，卓方見有個人撲來，陡然停住，脫口叫出：「莊主，是你！」

陸應龍道：「不錯，是我。」

「你怎麼會在這裡？」

「卓方，你別來這一套好不好？你早已知道我在這裡，所以來找我，後來，又偷聽我們的談話，你早就知道我在這裡了，我請你，是希望你能幫我，想不到，你竟然幫着『飛天神鼠』來對付我，眞對不起，你知道我的事太多了！我不能再讓你活下去！」

「你有這個本事嗎？」

「我說有，你信不信？」

「那我祇好試一試了，莊主，你接招吧！」言出招隨，一抖一扯，「啪！」一聲是虛招，陸應龍理也不理，卓方暗吃一驚，他想不到陸應龍如此鎮定，連閃也不閃，他想，如果他不是被嚇呆了，就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因此，第二招再不敢存輕敵之心了，一揮鞭，疾捲到對方的頸部，正是有名的鎖喉鞭。

(未完・一)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畏殺手

上文提要：楊慧去峨嵋了解清音的情況，得知清音至今未返峨嵋，一路查詢頗有所獲，便急着趕回客棧向楊開心報告情況。但楊開心已離開客棧，他在街上碰到岑維義與仇人打得不可開交，便上前解圍，不料岑維義爲胡樹華之死忿忿不平，楊開心雖易容，他認得楊開心的刀法，要殺他，多虧陸鹿齡及時解圍，據陸鹿齡多方了解，均認爲胡樹華不是好色之人……

還俗育親兒　疑案理更亂

「不是，聽說這是家師父親在生時，鄉人建造的。」

「哦，那麼祖屋在何處？爲何不將其靈位設在祖屋？」這次連楊慧也奇怪起來：「莫非有原因？」

「先師逝世之後，小妹才知原來先師祖籍不是在此！這是師娘說的，否則咱們也不知道。」

楊智及楊慧幾乎同時問道：「那令師祖籍何處？」

「家師祖籍在商丘，至於在商丘何處，因師娘也未曾去過，且據說先師自三歲來此之後，也沒回去過，是以師娘也不知詳情。」

楊智及楊慧同時忖道：「難怪劉英玲要趕去商丘，卻不知爲何褚南邨也去商丘？莫非他也知道？」

當下楊智問道：「此地必然還有年紀較大的人知道，因爲胡掌門父親遷來此地時，平時應會與鄰居或朋友提及。」

「這個小妹便不清楚了！兩位爲何對此感興趣？」

楊智道：「姑娘不必多疑，在下只是信口問問而已，只因心中有點奇怪，難道胡掌門父親不會告訴兒子麼？這不合情理！又難道胡掌門平日也不會在妻子面前提及麼？同樣不合情理！對啦，令師是如何結識令師娘的？」

駱雪道：「師娘之父親也是華山弟子，她本身亦是華山弟子，與先師同門學藝而相識的，故亦住在華山。」頓了一頓道：「剛才柳兄說的也有道理……師娘不知道師父祖籍何處，眞的有點不合情理！」

楊慧道：「大概你師娘也認爲不合情理，是以才趕去那裡。」

「大概是吧，不過師父跟師母感情甚篤，我們做弟子的，從沒見過他們吵過嘴！」

「華山派女弟子比男弟子多，這是甚麼理由？」

「一直以來，本派之女弟子就比男弟子多，代代相傳，是以女弟子便多出很多了！不過，歷代掌門卻都是男的。」

楊慧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駱雪道：「也許男弟子資質較佳吧？最近先師方覺得華山派之武功，表面上看來比較溫文蕭洒，適合女方學習，但其實柔中帶剛，棉裡藏針，似乎更適合男人攀上高峯，通常前五年，女弟子武功都比男弟子高，五至十年則各有千秋，但練至一定高度，男弟子往往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女弟子則很難！事實上，歷代女弟子中，幾乎沒有一人能一劍抖出四朵劍花的！因此，先師曾說，日後要多收男弟子！不知貴派之武功如何？」

三人瞎扯了一陣，晚飯已燒好，賓主正好坐了一桌。一位叫賀靜儀的華山女弟子道：「其實那峨

嵋派的尼姑簡直胡說八道，家師怎會對她做出那種事呢？他最是正人君子了！」

另一位接口道：「其實最壞的是那個楊開心了，明明是爲人賺錢，還要派人罪名，下次叫我遇到他，拚死也要剁他一劍！」

楊智用腳輕輕踢了楊慧一下，道：「在下雖然少在武林走動，但也聽說過『無畏殺手』，賺的錢全部拿來救濟貧苦，他似乎不會胡亂派人罪名！」

「哼，人是會變的！而且江湖上之傳聞也未必是眞的！你說他平日的名頭好，還是家師名聲好？」

楊慧只好答道：「那自然是令師名聲較好！」

「姐姐能有這種看法就好，就該相信家師！」

「聽說令師膝下猶虛？眞是可惜！」

駱雪神色一黯：「是的，先師又沒有兄弟，胡家算是絕了後了！」

楊智道：「令師伉儷感情眞的不錯，令師亦專一，否則換作別人早已納妾了！」

賀靜儀道：「那又不是師娘的錯，聽說……」

駱雪輕斥道：「師妹別胡說！」

楊智見衆人均已吃飽，又問不出甚麼新鮮的事來，便長身道：「多謝諸位殷勤招待，賤兄妹長途跋涉，有點累了，想早點休息！」

賀靜儀忙帶他倆進房歇息。一宿無話，次日吃過早飯，楊慧抱拳告辭：「令師娘若回來，請代咱們致意，今日就此別過，日後有機會再向諸位姐姐請益！後會有期！」

駱雪也不挽留，送他們出門口，揮手作別。

＊　＊　＊

楊智及楊慧奔波了幾天，終於到達商丘城，他倆只是來碰運氣，因爲偌大的一座商丘城，去何處找一位不知名的人？何況胡樹華夫人劉英玲及褚南邨長相如何，他倆又不知道！

楊慧建議到大酒樓去吃飯，也許有意外之收穫，楊智當然不反對，兩人遂上了商丘城最大的酒樓：古城留香。

這酒家有二層樓，兩人直上樓上，因吃飯時間未屆，食客稀疏，兩人便佔了一張靠窗的座頭坐下，隨便點了三四個小菜止飢。

楊智朝窗外望去，突見街角飛出一條人影來，身材極似楊開心，但面貌却絕不相像，其身後跟着一條漢子，持劍追他。

那像楊開心的邊跑邊道：「岑維義，在下已多番說過，我不是楊開心，我是劉昆崙，你還糾纏甚麼？」

持劍漢子道：「你若不是楊開心，爲何不肯與我印證一下武功？」

楊智聽後覺得此人說話，甚無道理，爲何楊開心就不敢跟他印證武功？心中十分奇怪。楊慧此時亦聽到聲音，探頭觀望。

與此同時，那像楊開心的漢子之身前，又出現兩條大漢，楊慧與楊開心曾在蕪湖見過他們三人：岑維義、江帆和沈孔明！當下心頭一動，低聲對楊智道：「大哥，那人可能眞的是少爺！」

楊智點點頭道：「若眞的是少爺，咱們便下去助他一臂之力！留神點！」

江帆標前一刀向着似楊開心的漢子砍去，他一閃而過，手掌已落在刀柄上！

就在此刻，屋頂上突然躍下一個人來，他不正是陸鹿齡？只見他抱拳問道：「岑兄、劉兄，你倆爲何會起衝突？可否瞧在陸某面子，暫停打鬥？」

岑維儀訝然問道：「陸大俠，你認識他？」

「他是閩南的劉昆崙，外號『小刀王』，愚兄與他相交已逾三年了！」陸鹿齡回首問道：「劉兄，你怎會跟岑大俠衝突？」

劉昆崙道：「小弟也不知道，他們一口咬定小弟是甚麼楊開心，弄得我也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這件事還得問岑大俠。」

岑維義尷尬地一笑：「咱們跟楊開心有點過節，見他身材像，是以認爲他是楊開心所假扮！」

陸鹿齡哈哈大笑：「原來是一場誤會！這樣吧，今日由小弟作個小東，請諸位吃頓飯，彼此相熟相熟，如何？肯不肯賞臉！」

劉昆崙道：「陸兄，舍堂妹在開封那裡……咳咳，小弟是聽人說你來商丘，是故趕來找你的……」

陸鹿齡大驚失色道：「她病情如何？是否有好轉？」

劉昆崙搖頭道：「病情仍重！病疴難起，是以……」

陸鹿齡不待他說畢，截口道：「那還不快帶愚兄去見她！」回頭道：「岑兄，今日小弟有急事，他日再與你相聚！對不起！」他剛走了兩步，又回頭問道：「岑兄，我這位兄弟，樣貌跟楊開心差異極大，爲何你認爲他……」

岑維義道：「因爲岑某認得他的刀！」

劉昆崙冷笑道：「眞是好笑，我這把刀到處都買得到，且在下身材普通，天下用這種刀，而又身材與在下差不多者，也不知凡幾，你豈不是個個都懷疑？」

岑維義抱拳：「是在下失察，多有得罪，他日岑某置酒謝罪！」

陸鹿齡又抱抱拳，拉着劉昆崙，邊走邊道：「大丈夫不記小節，你別放在心上，岑兄是位熱心腸的好漢子，以後賢弟需多跟他親近！」

楊慧道：「幸虧不是少爺……咦，不對，陸大俠爲何會在此？莫非那人眞的是少爺？大哥，咱們快追！」她抛下一錠銀子，便拉着他下樓去。

在門口正好碰上岑維義、江帆等三人，只聽沈孔明道：「小弟始終認爲此人有蹊蹺！岑兄是君子可以欺其方！他既然急如星火要去看劉小姐，怎還有心情問你是怎樣認爲那斯是楊開心！」

江帆道：「小弟還是不太明白，請沈兄指點！」沈孔明如何解釋，因爲已上樓，聽不清楚，不過楊智及楊慧都已猜到，故心中更認定劉昆崙便是楊開心，是以走得更快。

楊慧拉了馬便要上鞍，楊智忙拉住她：「慢點，他倆一定是兜了一圈，又回到城內，咱們往西城門馳去，只怕他倆改容易裝就更不好找！」

楊慧急道：「你還囉嗦甚麼？快上馬！」她用力在馬臀上抽了一鞭，首先馳出。

* * *

楊開心及陸鹿齡離開襄陽，便一路北行，往商丘進發。在路上，楊開心才將在漢口巧遇「雁蕩三妖」圍攻岑維義，自己如何拔刀相助，而後岑維義反而恩將仇報的情況，仔細說了一遍。

陸鹿齡輕嘆道：「看來胡樹華一向予人之印象都很不錯！」

楊開心知道他心中想些甚麼，又不欲頂撞他，乃冷哼一聲，問道：「天台派有位弟子叫符輔富者，名字眞怪，你可聽聞過？」

「天台派有位符輔權的掌門弟子，愚兄便聽過，符輔富也許是其弟弟吧！此人武功如何？」

「雖然他只施了一招，但那一劍之準確、用力之巧、膽氣之豪，着着表明他是個人才！」

「可惜愚兄無緣識荊！看來你易容術還是沒過關，才會被岑維義認出來！」

楊開心急道：「非也，他是由小弟之刀法認出來！此人目光比蛇還毒！若是位敵人，那就極其可怕！」

陸鹿齡微微一笑：「我認識他，他人很好，就是嫉惡如仇！不要提他了，咱們還是想一想，如何在商丘把胡樹華的好朋友找出來吧！」

楊開心苦笑道：「小弟完全沒有這方面之能耐，全靠運氣了！」

「以愚兄之見，除了碰運氣之外，就只能挨家挨門地調查了，不過我在商丘認識了兩個人，一個是我的遠房親戚，可惜不是武林中人；另一位是『大刀』彭沖，他在商丘收了不少徒弟，耳目衆多，也許能提供線索！」

楊開心精神一振，吸了一口氣道：「小弟漏做了一件事，沒有在襄陽順風客棧裡留個字條，讓他們來幾個人，幫忙調查！」

* * *

一件楊開心及陸鹿齡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居然在駐馬店發生了！

這天他倆趕路，到駐馬店時，天色已黑，鎭上唯一一條長街，已經華燈初上，行人不少，兩人只好跳下馬來，拉馬而行，免得碰到老少。陸鹿齡道：「愚兄知道此處只有一家較像樣的客棧，你跟我來！」

前面有位少婦抱着孩子信步而行，陸鹿齡粗着聲道：「請夫人讓一讓！」

那少婦回首瞪了他一眼，刹那間，兩個大男人同時叫了起來：「清音！」

那少婦臉色大變，澀聲道：「你們認錯人了吧！」

楊開心反應夠快，立即斜刺裡標前，攔在她前面道：「你化灰我也認得你！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清音，在下是楊開心，今夜你是跑不了的了，隨咱們走吧！」

陸鹿齡接口道：「你別害怕，咱們只是問你一些事，不會爲難你！」

那少婦果然就是清音所扮，只見她眼睛向左右瞥了一下，問道：「去何處談？」

楊開心見她手上抱的孩子，果然有七八分像胡樹華，一顆心登時輕鬆起來，耳畔已聞陸鹿齡問道：「這是胡樹華的孽種？」

清音臉色再一變，緩緩點點頭，忽道：「先到我家來吧，不過，你們得先安置好馬匹才行！」

楊開心道：「你先陪咱們去客棧，放好馬再去府上！走！」兩人一前一後，「押」着清音到客棧，陸鹿齡賃了房，又安頓好了馬匹。楊開心便急不及待地道：「你來帶路吧，千萬別妄想逃跑，否則休怪咱倆不客氣！」

清音苦笑道：「你們兩個大男人，還怕一個抱着小孩的女人？」她坦然在前帶路，剛才那份不安及驚詫已不復再見。

清音之家比較僻靜，一棟平房只有一座小天井，一座小廳，兩間廂房，而灶房却建在天井的一角，在駐馬店裡，甚不起眼。

跟她一起住的，還有一位三十左右的乳娘，清音把孩子交給乳

娘，着她進房把門關起，然後招呼楊開心陸鹿齡在小廳裡坐下，她側身坐下，尚未坐穩便道：「你倆不是有話要問麼？快問吧！對，這位是誰，煩請介紹一下，也好稱呼！」

「在下陸鹿齡，咱們要問你的一件事，是到底胡樹華的左臂有胎印，還是右臂，請你先想清楚再答，以免出錯！」

清音不假思索地道：「左臂有胎印！」

楊開心激動地問道：「你已想清楚？有沒有記錯？」

清音一字一頓地道：「沒有錯！也不會記錯！可知此事對貧尼影响有多大，怎會記錯？如今我想起來，還好像看到那團胎印！」

「但後來胡樹華自殺之後，有人驗屍，發現胡樹華之右臂才有胎印，這怎麼解釋？」

「貧尼也是最近才聽人說他……自殺了！」清音神色一呆，喃喃地道：「他右臂才有胎印……不可能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陸鹿齡冷冷地道：「咱們就是不知道，才會到處找你，告訴你要找你的人可多了！」

清音輕哼一聲：「誰來問我，我也是這樣說！是誰驗屍的？」

「上慧禪師、武當一葉、青城元元子，你不會懷疑他們吧？」楊開心道：「咱們想知道的第二個問題是，爲何當日我跟胡樹華惡鬥，尚未分出勝負，你便偷偷溜下山？我要聽的是眞話！」

「貧尼說的也是眞話，阿彌陀佛！」清音道：「其實我未上武當之前，恨不得生啖其肉，但後來心情却忽然轉變了……是以提早下山……」

楊開心及陸鹿齡異口同聲地問：「你心情爲何會轉變？變成怎麼樣？」

「那天在武當山，我突然聽到兩位年輕的武當道士在交談，甲說胡樹華妻子沒有生育，有人替他生一個也不錯，乙說，有個孽種也比絕後好哩，像咱們出家人，算是完啦……」

清音雙眼噙着淚花，垂首嗚咽：「當時我心情立即起了變化，不錯我生的是個孽種，但若非如此，我這輩子也休想有個兒子，我恨透了胡樹華，但這個兒子却是我心頭肉，而且我也不能讓他一出生便沒有了父親……」

楊開心沉聲道：「是以你又不想我殺死胡樹華？」

「我知道那已不可能！而且我對他之恨意還未消，只是不願看到孩子他爹被人在我眼前殺死，是以我便悄悄離開！」

「你認爲我一定能殺得了他？」

陸鹿齡則問：「你離開武當山之後，便來此處，一直沒回過峨嵋？」

「我認爲邪不能勝正，而且他氣勢不如你，最終一定會死在你刀下！」清音轉頭面對陸鹿齡。「不錯，峨嵋是清靜之地，不該容我這種汚穢的女人！」她把頭上雲髻拉了下來，光濯濯的頭頂已長出寸許之頭髮。「我已開始留髮！」

陸鹿齡關懷的問道：「你有何打算？」

清音苦笑道：「苦命人能有甚麼打算？把孩子帶大，是我唯一之心願！嗯，我已有了俗家的姓名：范懷峨，請以後莫再以清音稱呼！」

「其實此事錯不在你，你並不是汚穢的女人，只是一個值得同情……」

「還是說正事吧！」楊開心不耐煩的道：「咱們還有第三個問題要問你，神秘客是誰？他爲何要助你？」

「請恕小妹有難言之隱，莫再相迫。人家一片好意，再助我報仇，我能出賣他麼？」

「好，咱們換個題目問。你是怎樣認識他的？是他自己找上你的？」

「不錯，是他自己找上我的，當時我腹大便便，躲在山溝裡待孩子出生，有一天，我去撿枯枝，孩子突然提早出生！痛得我走不動，他却在樹林裡出現……我這孩子還是他接生的……」

「是以你便把情況告訴他？」

范懷峨搖搖頭：「他接生之後，看了孩子幾眼，回頭問我：『這是華山掌門胡樹華的孩子？』我點點頭，隨即又搖搖頭。他問我是甚麼意思，我不知如何作答！他自己解嘲道：『看我眞是傻了，你這時候還有精神說話麼？嗯，你家裡有甚麼人？』我搖頭，後來他草草替我料理了一下，便扶我回家。

「因當時只有我一個人，他只好留下來照料我，又替我找來了個乳娘，七天之後他才離開，但過了半個月他又找上門來，還帶來了好些東西，鷄啦，藥材啦，孩子的衣服啦，吃的、用的、大人的、孩子的都有，原來他特地僱了兩個挑夫送上來。

「當時我感動之至，乃道：『孩子大了之後，我要他認你作義父！』他笑着回道：『我怎敢當胡樹華兒子的義父！』」

「這句話觸動了我的傷心處，不禁哭着把經過告訴他，他聽後義憤塡膺。『可惜我身有隱疾，武功失去了大半，否則必定替你除掉那惡魔！嗯，你想不想殺死他？』我嗚咽地道：『我一介女流如何殺得

了華山派掌門，何況這種事，我也不敢向師門提出！我心裡何止想殺他，還想教他身敗名裂哩！』

「『我替你想辦法！待孩子滿月後，咱們離開這裡，你頭髮已開始長長了，到城裡去住，比較方便一點。』」

說至此，陸鹿齡忍不住插腔問道：「這地方也是他找的？」

「是他買給我的！」范懷峨喘了一口氣：「搬來此處兩個月後，他便告訴我一個計劃，便是僱請『無畏殺手』去殺胡樹華，而且要在武當派掌門繼任大會上動手，讓胡樹華身敗名裂，後來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陸鹿齡道：「那神秘客很有錢？」

「他說是，多得不計其數，叫我不必為錢煩惱！」

楊開心喃喃自語地道：「武林似乎沒有這麼一個人！你是否想過，他為何要如此助你？須知這不是一般武人做的事：接生、買日用品、買孩子吃穿的、僱乳娘、買房子，全都不假手於人？」

「從頭到尾，我只見到他一個人！他很熱心，又正義，這有何奇怪？」

陸鹿齡道：「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胡樹華是不能生孩子的！」

范懷峨呆了一呆，雙眼緊緊盯着陸鹿齡：「你胡說，我不是已經替他生下來了麼？」

「他不能生育！」楊開心沉聲道：「他夫人證實！『聖手駝醫』朱天賜証實！今年初他才去朱天賜那裡診斷過，不會錯！」

范懷峨尖叫一聲：「你們這樣說是甚麼意思？懷疑我嫁禍胡樹華那禽獸？」

「我還懷疑那神秘客！他可能跟胡樹華有仇！」

「就算他跟胡樹華有仇，殺了胡樹華那禽獸，也不為過！」

陸鹿齡道：「我不管這些，只問你一句話，到底胡樹華是不是無辜的？」話音剛落，忽然「蓬！」地一聲響，大門倏地打開！

大門洞開，却不見人影，只有一個冷颼颼的聲音飄進來：「兩個大男人，欺侮一位弱質女流，算什麼好漢？」

陸鹿齡喝問：「誰？」

「就是那位神秘客！」

楊開心抽刀在手，一陣風般衝了出去，對他來說，神秘客比范懷峨更加重要！只見一道黑影飛上對面屋頂，楊開心急提一口氣，展開輕身功夫，急追下去。

陸鹿齡呆了一呆，怕他有失，回頭道：「清音，你且等一下！」他亦火速地掠了出去。

那駐馬店沒有多大，楊開心很快便跑了一匝，却連神秘客之踪影也沒見到，他回頭時見到追來的陸鹿齡，頓足道：「陸兄你怎地也出來了？莫中了那廝調虎離山之計，快回去！」

兩人又風風火火地奔回范懷峨家。油燈仍亮着，但兩大一小三個人全不見了踪影！陸鹿齡帶着歉意地道：「他們走不遠，咱們分頭找一找！」

楊開心根本沒工夫怪他，不等他說畢，便衝了出去，道：「我走左邊，你搜右邊！」時已深夜，街上不見一人，黑乎乎的，除了到處亂跑之外，還有什麼辦法？難道隨便拍開老百姓的大門，進去搜索？

當他們返回范懷峨家時，桌上油燈已油盡火滅，屋裡一片漆黑。楊開心喘着氣道：「看來，那神秘客必有問題！」

「不錯，說不定清音也不知詳情！」

楊開心冷笑一聲：「你就是相信女人的話！如果這是宗陰謀，她必然有份！如果胡樹華不能生育，她怎會有孩子？為何她孩子跟胡樹華長得一模一樣？」

「你前言不對後語，越說越糊塗了！」陸鹿齡反問：「你說是什麼原因？」

楊開心反唇相稽：「你到底是護着她，還是護着胡樹華？」稍頓續道：「很可能胡樹華讓朱天賜看了病之後，在路上遇到什麼奇醫，治好了病！至於左右臀之異，也許清音在那種情況下記錯了！」

「說到底你還是認為胡樹華是暴徒！」

「說到底你還是要護着他！」

「如果你認定他是暴徒，又何須去商丘查他的朋友？老實說，他那朋友能替你解決什麼問題！」

楊開心不由站了起來。「老兄，你別忘記，這可是你說服我跟你去商丘的！」

陸鹿齡也生氣了。「若不是為了你，我何須淌這渾水？難道是為了我自己？」

楊開心猛吸一口氣，冷靜一下。「好啦，咱們別再吵，還是回客棧吧，明早再來看看！」

兩人出了范家，走了幾丈遠，楊開心忽然壓低聲音道：「你先回去休息，小弟躲在暗中監視！」

「你不回去，我能放心麼？算啦，一人看一邊吧，大不了一夜不睡！」陸鹿齡不等他回答，便首先躍上右邊的屋頂，楊開心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這樣的漢子才配做朋友！

可是他倆苦守一夜，一點動靜也沒有，楊開心仍不死心，這次硬推陸鹿齡先回客棧休息。「下午你來接我！小弟跟她泡上了，準備在

這裡跟他們耗幾天！我不信這小小的駐馬店，她能躲多久！」

陸鹿齡想想還有些話須問范懷峨，便點點頭，道：「下午愚兄來接你！」

* * *

日子一天天過去，楊開心及陸鹿齡在駐馬店耗了七八天，連范懷峨母子的踪影也不見，更遑論那神秘客了！

「老弟，他們可能已搬離此處，再耗下去，徒浪費時間及精力。咱們還是先去商丘吧，否則又碰不上褚南邨了！」

楊開心沉吟一陣，終於點頭。「回程時再來看看！」

兩人向商丘進發，在路上不免又談起范懷峨。陸鹿齡道：「她已使用范姓，不知是否已找到父母？」

「找不找到她父母於大局無關，最重要的是神秘客之身份！」楊開心道：「若找到劉英玲，小弟很想問一問，若胡樹華沒有做過這種事，他何須自殺，會否他自殺另有原因？」

陸鹿齡也覺得此案越來越複雜，久久作聲不得，半晌方長嘆一聲：「誰能料到此案要到何時才能水落石出！」

楊開心也有點疲累地道：「目前誰也說不上，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吧！」

在通往商丘的官道上，居然又遇到幾個熟悉的人：符輔富，「鐵筆書生」傅玄德、「地趟刀」陸將星以及在武當山紫霄宮裡，與楊開心同房的藍孟南！

這些人去商丘做甚？楊開心低聲問陸鹿齡：「你認識那個叫藍孟南的老頭麼？」

「這三個字，愚兄連聽都沒聽過！」陸鹿齡看了藍孟南幾眼，低聲道：「他臉上塗了易容藥，你看他臉在斜陽下發亮！只是易容技巧比咱們好多了！」

未幾，他們進入商丘城，扮作不認識的樣子，在古城客棧租了兩個上房。

陸鹿齡走進楊開心房裡，低聲道：「咱們分開來調查，愚兄先去遠房親戚那裡問一下，晚上交換消息！」

楊開心點點頭，他整個下午都在酒樓飯肆混，希望能聽到什麼消息，可惜什麼也聽不到，商丘他沒有朋友，又不能到處打聽、查詢，是故毫無收穫，吃過晚飯，便回客棧休息。

到了二更，陸鹿齡才回來，楊開心急不可待地道：「有沒有好消息？」

「可惜我那遠房親戚不是武林中人，他只是聽過胡樹華的名字而已，其他的什麼也不知道！」

「你為何去這麼久？」

「後來愚兄便去找『大刀』彭沖，可惜他去洛陽探親，據他徒弟說，大概得再過三五天才能回來！」陸鹿齡反問：「賢弟可探到什麼？」

「沒有！咱們總不能在店內睡上三五天，再去找彭沖吧？下一步該怎麼辦？」

「在城內到處瞧瞧，希望有奇跡出現！」陸鹿齡聳聳肩。「明天再說吧！」

他們一連幾天都在城內閑逛，見到不少武林人物，楊開心及陸鹿齡暗暗納悶，難道他們來此之目的，跟咱們一樣？看他們在城裡晃來晃去，似也在找人。

陸鹿齡更是奇怪，莫非他們都在找褚南邨或劉英玲？否則為何會來此？他天天都去彭沖家討消息，但彭沖至今未回。

這天吃過早飯，他又去彭家，楊開心則仍在城內閑逛，却料不到碰上岑維義、江帆及沈孔明，不幸被岑維義認出身份，幸好陸鹿齡聰明，才能化險為夷！

* * *

且說兩人馳出西城門，楊開心道：「陸兄反應真快，居然及時洗掉易容藥……」

陸鹿齡笑道：「我只戴人皮面具，到彭家便揭了下來，剛才聽見人聲哄哄，暗中趕去一看才知道你出了事！」

馳了一陣，前面有些樹林，兩人入林，楊開心洗掉易容藥，也戴上人皮面具。陸鹿齡也戴面具。「看來，你這柄刀要換一把，否則還是躲不過岑維義那雙毒眼！」

「不錯！」楊開心脫手把刀拋掉。「進城另買一柄！」

兩人並轡而馳，楊開心喃喃自語地道：「岑維義他們三人，為何會來商丘？」

「何止他們三個？此時商丘，最少有十多位有威名的武林人物；看來他們也都是衝着胡樹華在商丘的朋友而來的！」

「真是好管閑事！」

「這本是武林人之特性，只是更增加咱們調查之困難！」陸鹿齡含笑道：「今天彭沖已回來，其實他是昨夜回來的……」

楊開心急怒地道：「你為何不早說！到底他知不知道？」

「你別急！」陸鹿齡吸了一口氣。「他在商丘曾見過兩次胡樹華，不過因沒有交情，兩人見面都只是點點頭而已。且証實，有一次胡樹華剛進城，手上提了許多禮物，至今他的禮物要送給誰，都無人知道！」

「他兩次見到胡樹華，對方都

是一個人？」

「都是一個人！不過，愚兄已求他讓徒弟暗中打聽，他們都是本地人，打探消息比咱們方便多了！」

楊開心再問：「他不知胡樹華在此有朋友？」

「不知道！他說聞所未聞，是以愚兄又有個想法，說不定他的朋友，根本不是商丘人，只是他們約好在此見面而已！」

「若是如此，咱們只需問問客棧，便有眉目！」楊開心吸了一口氣，「說不定胡樹華見的是個女人，只是爲掩人耳目，故意買些男人用的東西！怎知道他會不會在半路丟掉，另備一些女人用的禮物！」

陸鹿齡聽後，心頭一怔，登時默不作聲。此時已進西城門，忽聞路旁有人低聲喚少爺，楊開心及陸鹿齡回首望去，可不正是楊智、楊慧？

楊開心訝然問道：「你倆怎會在此？」

陸鹿齡則道：「咱們住在古城客棧的東五號房及六號房，稍後在客棧見面，咱們先去吃飯！」

到了一家酒樓，陸鹿齡先下馬上樓，楊開心則去兵器鋪買了一柄刀，然後到酒樓找陸鹿齡。午飯已過，食客不多，兩人匆匆塡飽肚子便回客棧，不料楊智及楊慧也去吃飯尚未到。陸鹿齡在楊開心房內坐了一陣，楊智及楊慧才來敲門。

楊開心探頭向外望了幾眼，不見有扎眼的人，這才把門關上。陸鹿齡道：「小慧，你先把在峨嵋山的情況簡單說一下！」

楊慧依言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楊開心道：「咱們已見過清音了，傅玄德似乎也在城內，楊智，你把來此之原因說一遍！」

楊智乃將本來去南陽打探他倆之消息，因褚南郇及劉英玲都來商丘，是以也趕來了，剛好午飯時見到岑維義迫楊開心動手云云。「少爺，你們見到清音，很多問題都已解決了？」

陸鹿齡將經過說了一遍。「可惜咱們事先不知她認識一位姓傅的，否則倒可問問她，也許有新的線索！」

楊開心道：「回程時再去看看，也許她還在！」

陸鹿齡沉思地道：「依愚兄之見，她必已搬走，不過那神秘客可能也來了商丘，武林中很有錢的，數江南慕容家、嶺南李家、山東解家、山西王家，但這些人都不會有興趣多管閑事，會是誰呢？」

楊開心道：「小弟也想不出來，還有一件事值得推敲，此人以前武功很高，最低限度在胡樹華之上，近來武功退化！武林中有這個人麼？」

陸鹿齡一拳擂在床上，「爲何每個謎都解不開？咱們只是武夫，又不是神捕，幹這種事，比血戰還辛苦！不要想得太多了，先好好休息一下，靜候彭冲那裡的好消息吧！」言畢便回自己房中去了。楊慧要走，却讓楊開心留住。

「少爺，你累了，早點休息吧！」

「你先坐下，我問你，你對此事有什麼看法？」

「這麼多人來商丘找那個人，以小婢之見，關鍵在這個人身上！他一定是最了解胡樹華的人，甚至有些事連劉英玲也不知道！胡樹華在此出生的，他父親叫胡儒郎，咱們可以先查一下，其祖屋在何處，小婢估計他來商丘，一定住在祖屋裡，否則必有人見到他！」

「有道理！」楊開心跳了起來，一把將她抱了起來。「到底女人比較細心！」

「那還不趕緊去調查！」

「不，先辦好了正事再說！」

* * *

二更時分，商丘城已經籠罩在一片沉寂中。黑呼呼的長街不見一個人影，兩旁房舍的燈火，也全都熄滅了。

此刻，楊開心、陸鹿齡、楊智及楊慧四個人却悄然出動。楊慧很快便打聽到胡儒郎的祖屋所在地，她在前當嚮導。

胡家祖屋還不小，但已十分殘舊，大概因爲無人住，是以破漏不堪。

四人越過圍牆跳落後院，楊智首先亮起火摺子，向長廊行去。暗廊又長又黑，兩旁都是廂房，楊開心、陸鹿齡和楊慧不斷推開廂房的門，裡面空空如也，只有發霉的垃圾。

就在此刻，火摺子突然熄滅，楊智低聲道：「有人！」他同時拔出兵器來。

陸鹿齡在最後面，低聲道：「小心上面，此處太過狹窄，最好到大廳裡去！」

楊開心不愧「無畏殺手」，立即推開楊智走在前面，他要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幾個箭步，已穿出走廊，飛進大廳，却見到一道黑影向天井射去！

楊開心不吭一聲，跟着射出，黑影振衣上屋，他亦步亦趨，跟着躍上屋頂，那人在前狂奔，楊開心在後急追。黑影越過一座又一座平房，落在一條小巷裡，他忽然不逃，回身一劍向楊開心刺去！

楊開心刀快，及時將劍格住，還不待回擊，對方第二劍又至！楊

開心沉聲問道：「朋友，你蒙着面，難道見不得光？」

那漢子冷冷地道：「彼此彼此！」他一劍疾過一劍，楊開心忽然覺得此人之劍法頗似華山派之梅花劍法，但又不盡相似，最大之差別是梅花劍比較慢，但此人出劍則較快。

兩人路子相似，均是以快制快，眨眼間已互換了數十招，不分勝負，刀劍碰撞聲音，則似炒豆般密。那蒙面漢子劍法，有時還雜以其他門派的招式，甚至有的脫胎自刀法，陡增幾分詭異。

兩人又鬥了三四十招，蒙面人竟然取得了上風，只見他長劍急刺楊開心之胸膛，楊開心舉刀上撩，按照常理，蒙面人必須換招，不料那廝長劍掄圓，斜劈下來。楊開心處不及此，肩上中了一劍，幸好劍輕，入肉不深，但已爲楊開心造成了不便！

楊開心怪叫一聲：「你爲何要殺我？」

「笑話！是你不肯放過我的，否則你何事追我？」蒙面人嘴上說着，手上絲毫不慢，楊開心受傷之後，更加不濟，十招中倒有七招是防守。

「你到底是誰？」

那廝目光凌厲，在黑暗中閃爍着兇光，他不吭一聲，長劍攻得更急，幸好兩人之刀劍不斷相撞，使陸鹿齡循聲尋至。他見楊開心危險，人未至，長劍已抽了出來！

那蒙面漢倏地虛晃一招，轉身後退，同時右手一揚，立即響起一片破空之聲，楊開心急舞單刀，同時提醒陸鹿齡小心！

兩人經此躭誤，已追之不及。陸鹿齡問道：「猜出此人之身份麼？」

「他使梅花劍法！」

陸鹿齡一怔，「是華山派弟子，華山派有人可以傷到你？」

楊開心這才將蒙面漢劍法之特點告之陸鹿齡。「你猜他是什麼人？」

陸鹿齡沉吟道：「也許是被華山派逐出的弟子，後來又帶藝投師到別家去！嗯，楊智他倆尚在胡家祖屋裡，咱們還是趕快回去吧！」兩人重回胡家祖屋，找到楊智及楊慧，才放下心頭大石。

楊慧忙替楊開心裹傷，楊智則道：「少爺，咱們發現，有兩間房有鋪蓋！」

那兩間臥室在地上鋪了一張毛氈子，上面還散放着一張棉被，却沒有人。陸鹿齡伸手在鋪上摸了幾把，道：「那廝沒在此睡過覺！」

楊慧訝而問道：「那，此處是誰來睡覺的？」

楊開心心頭一動，道：「毛氈及棉被都是又破又髒，九成是乞丐見是空屋，跑進來睡覺！」

陸鹿齡反問：「雖然如此，爲何不見乞丐？」

楊慧接口道：「也許給剛才那個人趕掉了！」

「如此好辦，咱們明晚再來調查，也許能有所發現，屆時再追問之，說不定有些收穫！」楊開心揮揮手，道：「如今咱們先回客棧吧，明天再來！」

楊智道：「少爺，我剛才已睡過一覺，乾脆來個守株待兔，我在這裡等他們！」

楊開心想了一下，道：「也好，你得小心一點，還有，若有強敵，千萬不可現身，先來報告！」

三人潛回客棧，楊開心以朱天賜所贈之金創藥裹傷，果然有效，血立時止住。次日，楊開心留在客棧養傷，陸鹿齡在彭冲家討消息，而楊慧則帶了食物，悄悄給楊智送去。

她很快便回來報稱，至今無人去胡家祖屋，而陸鹿齡則一直至下午才回客棧，帶來了好消息。「彭冲三十多名弟子之中，有五個人見過胡樹華！」

「他們認得胡樹華麼？」楊開心心中覺得奇怪。「你全相信他們的話？」

陸鹿齡不理他，自顧自地說下去，「有三位彭冲弟子，感情十分要好，一天他們去酒樓上慶祝生日，旁邊一張小桌，坐着一個漢子，十分精神。忽然有人上樓，向他打招呼，『胡掌門，怎地老遠從華山跑到商丘？』胡樹華含糊地道：『路過，進來歇兩天再走。』是以彭冲弟子中便有人認識他了！」

楊開心還想再問，却讓陸鹿齡揮手止住。「後來三位弟子中的一個，帶着同門師兄弟要去師娘家搬東西，又在街口見到胡樹華，於是彭冲弟子中見過他的人，便有好幾個……」

楊開心又問：「每次都是他一個人？」

「每次都是他獨自一人，曾有個弟子見他從周記客棧出來，周記客棧十分小，到底他是住在那裡，還是到周記找朋友便不知道了……」

楊開心精神一振，道：「好，也去那裡查一查！」

「別急，愚兄已請彭冲幫忙，派人去調查，甚至城內的幾家客棧也要去查，只怕他進店登記是用化名，那就查不到了！」陸鹿齡道：「我還要他們順便去查褚南郇及劉英玲住在那裡，約好明早見面，是故還有時間讓你好好休息一下，今晚去胡家祖屋，明天再去找褚南郇和劉英玲！」

（未完・四）

上文提要：青年武士李燃路過岷山，看見一迎親隊伍，却見新娘嫁的是紙紮新郎。原來這紙紮新郎的父親是大有名頭的隱俠薛南山。由於對新娘子遭遇心懷不平，便跟到「小千世居」的洞房外面，燭火熄滅時他救出了新娘，並闖過了「功虧一簣」後園，然後李燃抱着昏迷的新娘奔出山去，新娘名叫丁浣溪……

新派湖海復仇故事／方娥眞・文　可飛・圖

劍仇情恨

花燭之夜去不返　繡床赫然停女屍

當丁浣溪寫着名字時，李燃本能上又有一種如臨大敵的感覺——江湖上的人有各種交手的奇招，他一時半刻內仍無法改變防人的習性，他防她會在他的掌心寫名字時對他出招。

然而，什麼事也沒發生。

李燃心中暗慚愧。

「我就要回家了。」丁浣溪寫完名字，幽幽的說。

李燃聽了心頭一陣洶湧，此刻丁浣溪的名字彷彿許配給了他的掌心，他要把這名字視作掌上明珠一般珍惜，他把拳頭握起來，心中生起一種要闖天下的雄心壯志。

「那晚，你在『功虧一簣』打架時，我看到你的劍，你那柄劍光好艷，爲什麼它叫『嫣然』？」丁浣溪忽然問。

「『嫣然』是歐治子的後裔歐含煙所鑄的劍，聽說歐含煙鑄劍時是他一生最歡樂的時光，他鑄這柄劍時正對一位女子傾慕，劍鑄出來後，劍上泛起一泓火紅的艷光，他想起女子嫣然一笑時的容貌，便替它取名『嫣然』。」李燃告訴丁浣溪。

「嫣然」出爐後，「藏劍莊主」蕭卓然召集天下年輕劍手到「試劍山莊」比劍。李燃從一千多名年輕劍手的比試中奪得這柄「嫣然劍」。

李燃聽丁浣溪問起「嫣然」，本想讓她看他的劍，又怕她病後體弱，抵受不了「嫣然」的劍光。

兩天後，李燃離情別緒準備送丁浣溪回家。

丁浣溪找了半天，始終不清楚她的家究竟在那裏。

「怎麼辦呢？我找不到我的家了。」她擔憂的注視着李燃。

「不用怕，我們慢慢找。」李燃安慰她。

李燃問丁浣溪，她的家是在那一個省，那一個縣，那一個鄉，那一個市鎭，那一條街？

丁浣溪道：「我只知道我的家離『小千世居』很遠很遠。」

「你從家裏坐轎子到『小千世居』，總共要走幾天路程？」

「很多天，多到我記不清是幾天。」丁浣溪說。「而且，轎夫的輕功很好，他們尚且要走很多天才到『小千世居』，我想，我的家離開我一定是很遠很遠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李燃漸漸有了一個口頭禪，他總是對丁浣溪說：「我們慢慢找。」

有一天，丁浣溪對李燃說，她不想回家了。

「我想跟你一起闖江湖，你可以不可以帶我一起呢？」

李燃乍聽她的話，心中是一陣狂喜：他想跟她一起，又怕會累她吃苦。

「我怕你會受苦。」他說。

「我們在一起只會快樂，怎會苦？」

李燃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決定帶丁浣溪一起闖江湖。

＊　＊　＊

李燃替丁浣溪安置一個暫時的「家」，讓她住下來，她住的地方叫「浣溪居」。

丁浣溪的房間外是「竹風廊」，廊外有個池塘叫「麗池」。李燃在池塘中養了幾隻青蛙，青蛙跳水時發出古琴般的聲音，古意盎然。

丁浣溪安居下來後，李燃對她說：「浣溪，我要好好在江湖上創業了，你把我看得那麼好，我有時也有負擔，怕我讓你看錯了。所以說，這世上最難消受就是美人恩了。你那麼看好我，我若是做得不好，我怎對得起你？」

「我不知我對你好在那裏，你怎會想到這個『恩』字上面去了。」丁浣溪感到很意外。

「因爲你待我那麼好。」李燃重覆的說。

丁浣溪說要和他一起闖江湖，李燃執意不肯，他道：「闖江湖常會遇到波折，我怎麼也不會讓你看到我受挫時的樣子。」

李燃將丁浣溪安頓好後就離開她，臨走時，他對她說：「我會常來看你的，我眞擔心你一個人會寂寞。」

「不怕，我練舞就不會寂寞了。」丁浣溪說。

李燃走的時候依依不捨，抱着丁浣溪在她臉頰上親了又親，然後道：「不行，再這樣下去我就走不成了。」

他終於還是離開了。

從此，丁浣溪便常常等待李燃來看她。

丁浣溪第一次見到李燃時，是在花燭之夜的洞房裏，她第一眼就覺得這少年眞是靜若處子。

當李燃帶她去闖「小千世居」的「功虧一簣」時，她見到他動若脫兔的身手。

在她眼中，李燃是一位靜若處子，動若脫兔的翩翩少年。

也許是因爲李燃在花燭洞房中救她吧，她恍惚中就把他當成是那位在新婚之夜，用一柄扇替她揭開面紗的新郎。

李燃有時一個月來看丁浣溪一次，有時隔兩三個月才來看她，他時常來去匆匆，她猜他一定是事情很忙，無法多留。

李燃自從知道丁浣溪的名字後，他就沒有再稱她爲姑娘。他有時叫她浣溪，有時叫她丁丁，有時逗她玩，把她叫成叮叮叮。他吻她時，又會把她的姓名拆開來，「小丁，小浣，小溪」一起叫，叫得丁浣溪神魂顛倒。

李燃每次回來都會向丁浣溪報告一些好的消息，他告訴她，他在外面闖得很好。臨走時，他又對她說：「來，你要祝我一切順利，你自己在『浣溪居』要平平安安。」

丁浣溪會衷心對他說幾句吉祥的話。

丁浣溪常常搬家，有時「麗池」上的浮萍還沒佈滿，她就搬了。

有時蓮花開了兩度，她才搬。

有時蓮花尚未結蓮藕，她又搬。

反正李燃到那裏闖江湖，丁浣溪就跟着搬到那裏。李燃每次都會替她安置一個暫時的「浣溪居」讓她住下來。

丁浣溪是個喜歡搬家的人，每次搬家，她都興高采烈。

一年一年過去了，李燃從初時的「出劍頻密」漸漸轉成「不輕易出劍」，然後再變成「曇花一現的劍光」。一直到後來，他在江湖上被傳爲「沒有人知道他出劍有多快」。

李燃帶劍從商，也創出驕人的成果。

當他創出成績後，他開始有空常常去看丁浣溪了。

李燃常帶丁浣溪出外遊玩。平日，無論走到那裏，酒樓、布店、票莊等地方，丁浣溪都會見到一些年輕人，他們帶着尊敬的笑容，當李燃經過，他們會很歡喜的稱呼他一聲：「李公子！」然後，他們瞧一瞧丁浣溪，對她友善的笑一笑。

「那些年輕人是幫我做事的，他們有些是我的門生。」李燃告訴丁浣溪。「他們很喜歡你的，常常問：『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見丁姑娘？』」

「他們怎會知道我？」

「他們知道你和我是一對，他們知道我很喜歡你。」

有一回，在一條街上，李燃又對丁浣溪說：「每次和你在一起，走到那裏，都會見到許多人向你注目。」

李燃很少呆在丁浣溪住的「浣溪居」。每次，當他來接丁浣溪出去，他只停留一會兒。丁浣溪喜歡李燃兩道艷彩如墨的濃眉，李燃一進「浣溪居」，她就伸出食指要畫他的眉。

「我喜歡你的眉，我要替你畫眉。」她坐在李燃的膝上，嬌姿的伸出食指，順着他的濃眉畫過去。

李燃捉住她的手，道：「應該是我替你畫眉才是，但你的眉這麼美，你的眼睛這麼美，不必修飾已經眉目如畫。」

他伸手順着她的眉畫過去，再順着她的眼睛畫過去，畫完她的五官便去摟抱她。

摟着抱着，他忽然說：「不

行，再抱下去我無法把持自己了。」

「來，丁丁，我們出去外面吃飯。」

出門時，他又逗她，道：「我還是快快把你娶回家，等你成爲我的妻子後，你可要讓我好好輕薄輕薄你。」

丁浣溪嬌滴滴的道：「你敢，你敢，看我殺掉你。」她老是喜歡學江湖人的口吻動不動就殺殺聲，李燃每次聽了都覺很好笑，而且故意裝出被她嚇壞的樣子。

李燃問丁浣溪願不願意嫁給他，丁浣溪聽了喜不自禁。

「這次你一定要告訴我，你的家在那裏，你的父母是誰。你知道嗎，你的父母不在你身邊，害我一直不敢欺負你，不敢佔你便宜，丁家的女兒呀，丁家的女兒怎可以隨便給人欺負的。」

丁浣溪聽完李燃的話後，仍是不願意透露半句話。

「我自己答應嫁給你就行了。」她說。

李燃常央求丁浣溪跳舞給他看，她總是說：「我練得還不夠好，等我練得很好時才跳給你看。」

在成婚之前，李燃告訴丁浣溪一些話，她聽着他那些話的時候，哭了幾次，經過李燃一番慰解，她終於釋懷。

* * *

紅燭高照。

丁浣溪在洞房中等李燃送客後回來。

街道上傳來更鼓聲，她忘了仔細聽是幾更了。那些武林豪客的喝酒猜拳聲已停止，那齣祝賀喜慶的戲也已經曲終人散。

李燃可能是在送客吧，長街上傳來一批又一批馬蹄遠去的聲音。

李燃交遊廣闊，他的新婚之喜，使江湖上各門各派的人從不同地方趕來道賀。

李燃和丁浣溪新居叫「浣花洗劍樓」，這是李燃在外闖江湖後回來歇息的家，洗劍兩字意指他不想讓外人來此找他比劍。

更鼓響過一更一點，李燃尚未回來。

一陣悽涼的吠鳴自樓外傳來。

一聲「肉粽」的叫賣聲從街上漸漸遠去。

驀然，那悠長的吠鳴突地咽住，似乎被什麼勒斷了喉嚨。

丁浣溪心中一涼，在這更鼓剛響的深夜裏，她忽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蕭殺之氣。

四週驀然間似乎完全靜了下來，靜得好像世上只剩下她一個人。

太靜了，靜得使窗外的風聽來更蕭蕭。

在寂靜中，她彷彿聽到一陣短促的慘嘶聲。

丁浣溪霍地站起，側耳細聽，卻不見有何動靜。

房中燭火在刹那間晃動搖顫，光影明暗不定。丁浣溪的臉被紅紗蓋頭遮住，這使她更覺得好像有某種東西進了來，又好像有某種東西在盯着她。

這時她又彷彿聽到一種似乎是骨骼被刀砍碎的聲音……

她驚疑不定，終於拂開臉上的紅紗蓋頭。

一切如常，丁浣溪見到的仍是美麗的花燭洞房。

她告訴自己，也許是因爲李燃還沒回來，她自己疑神疑鬼，所以才會產生種種幻象。

她挽袖握起案上的龍鳳杯，由於心神不定，紅袖邊緣把其中一隻龍鳳杯掃跌了。

正當她伸手要去搶接杯子時，卻又彷彿聽到有人悶聲不響倒地的聲音。她一驚，那隻龍鳳杯「砰」一聲摔在地上破碎了。

一陣不祥的陰影籠罩在丁浣溪心頭上，她開始擔心李燃是不是發生事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 * *

「篤篤，噹噹。」

二更了。

紅燭將殘，丁浣溪仍不見李燃回來。

她越來越懷疑她是眞的曾聽過吠鳴中斷聲，那詭秘如鬼魅的吠鳴確是被人勒斷了喉嚨，她也聽到慘嘶聲，骨骼被刀砍碎的聲音，有人悶聲不響倒地的聲音……

丁浣溪想開門出外看，又想：萬一門一打開，見到宅內週地屍體呢？

萬一李燃的屍體也在其中呢？

一想到此，丁浣溪打從心裡一直冷到足心。

她連忙告訴自己，李燃一定會回來的。這七年來，李燃每次都會如期赴約和她見面，李燃從不失約的，何況今晚他和她的大喜之日，她相信李燃一定會回來的。

她每次都能夠等到他，這使她更迷信她坐在房裏反而可以等到他。

案上的紅燭轉眼即將燒成灰燼。

丁浣溪最怕見到蠟炬成灰的情景，她連忙再燃上一對新的龍鳳燭，讓紅燭再次燃亮。

只是，她還是想到她在新婚之夜打碎了其中一隻龍鳳杯，打碎一隻龍鳳杯令她一直無法釋懷，覺得很對不起李燃。

* * *

「篤篤篤，噹噹噹。」

三更了！

宅內宅外死寂一片，丁浣溪聽到樑下後面廚房有一扇門似是被風吹開了，在深夜裏咿啞作響，卻一直沒有人去把門關好。

丁浣溪全身因恐懼而冰冷，等待的煎熬令她禁受不住，她獨自一人坐在洞房裏嗚嗚咽咽哭了起來。

她一面哭一面想，新婚之夜這樣哭泣，會不會不吉利呢？想到這兒，她連忙把淚水擦乾。

如果三更一點李燃再不回來，丁浣溪決定要開門出去一看究竟了。

丁浣溪終於聽到了敲門的聲音。

她的心興奮如小鹿亂撞，她想，李燃終於回來了。

一會兒他進門，她一定要問他爲什麼新婚之夜讓她等這麼久？

在李燃還沒進門之前，丁浣溪連忙照照鏡子，掠一掠鬢邊髮絲，再對鏡子笑一笑。

整理完畢，她整整齊齊坐在那兒，等待李燃進門。

進門的人不是李燃，是一位蒼白的中年文士，中年文士帶着一男一女進了來。

只聽中年文士道：「『浣花洗劍樓』發生巨變，我們是來接丁姑娘的，請丁姑娘馬上跟我們離開。」

「李公子呢？他在那裏？」丁浣溪問。

「只要丁姑娘跟我們回去，自然就會知道李公子在那裏。」

「你們要帶我去那裏？」

「丁姑娘到了之後自然會知道。」仍是同樣的回答。

丁浣溪還是不放心跟這三個素不相識的人離開。

中年文士又道：「『浣花洗劍樓』如今只剩下丁姑娘和繡床上的屍體，丁姑娘再不走，以後李公子會怪我們把丁姑娘一人留在洞房裏，讓丁姑娘受驚。」

「你胡說！」丁浣溪聲音都變了。「繡床上怎會有屍體？」

她移步走向紅繡床。

她還沒走近床前，就被繡床上的景象嚇得往後退了幾步。

丁浣溪身子發抖，她記得在二更一點之前，她還坐在紅繡床上等李燃回來，那時床上的紅羅帳並沒有垂放下來。

這具女屍到底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躺在床上的？

是不是在自己的紅蓋面紗還沒拂開前，它已經躺在她和李燃的新婚床上？

是不是她從床上移到案前坐的時候，有人把這具女屍放在床上？

到底是誰的身手那麼好，竟然在她房裏，神不知鬼不覺把屍體放在床上？

丁浣溪無法再心平靜氣的細細想，她耳中聽到中年文士道：「『浣花洗劍樓』上下內外已空無一人，丁姑娘再不跟我們離開，恐怕就會有危險。」

丁浣溪問起他們的姓名，中年文士道：「我們只是奉命來接姑娘。」

「你們奉誰的命來接我？」

「丁姑娘到了之後自然會知道。」

「爲什麼李公子自己不來接我？」

「丁姑娘到了之後自然會知道。」

無論丁浣溪怎麼問，中年文士仍是回答同一句話：「丁姑娘到了之後自然會知道。」

* * *

中年文士叫隨來的女子扶丁浣溪上轎。

轎簾低垂，一路上，丁浣溪聽到遠近雞啼聲。在料峭的春曉中，連雞啼的聲音也沁寒入骨。

天即將破曉了。

在破曉時分，丁浣溪盼望能快快見到李燃。

她一直想，中年文士在一見面時曾說：「只要丁姑娘跟我們回去，自然就會知道李公子在那裏。」

她把所有的期盼都寄託在這句話上面。

* * *

丁浣溪已經等了三天兩夜了，在這三天兩夜之中，她連半個人影也沒見過，她所牽腸掛肚的李燃，如今亦完全無法知道他在那裏。

中年文士叫隨來的女子陪丁浣溪進一個沒有窗沒有門的房間。女子扶丁浣溪從一棵大樹根的洞口往下縱躍，墜落之後，丁浣溪發現她身在一個奇怪的房間裏。

那女子放下丁浣溪後，一聲不響縱身往上一躍，就離開了。

丁浣溪抬頭向上一望，發現房間頂上有一扇半開的玻璃天窗，那玻璃天窗離開房間又高又遠。

丁浣溪一直呆在這個房間裏，每日三餐，有一條漂亮的緞帶從玻璃天窗垂下一籃子豐盛的飯菜，籃子上還插了一束清香的鮮花。

天窗上透下來的都是她平日愛吃的菜，籃子上插的也是她喜愛的鮮花。

只有李燃才知道她喜愛什麼菜和喜愛什麼鮮花。

丁浣溪想，會不會是李燃叫人送飯菜和鮮花給她呢？如果是李燃，爲什麼他自己不來看她？

如果李燃可以叫人送東西給她，爲什麼會讓她呆在這個可怕的地方？

在這三天兩夜中，丁浣溪恐懼憂傷，胡思亂想，卻想不出一點頭緒來。

到了第四天，一位衣著講究，儀表軒昂的人下來了。

他以一種閒雅溫和的聲音問丁浣溪吃住的情形。

他和丁浣溪交談，談舞蹈，談江湖軼事，也談李燃。

此後，隔天都會有不同的人下來和丁浣溪交談。然而，這些人從不透露姓名，丁浣溪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

他們個個身手靈活，跳上躍下，來去自如。

過了一段日子，那位衣著講究，儀表軒昂的人又下來問候丁浣溪。

這人在丁浣溪面前盛讚李燃的劍法，談他帶劍從商所創下驕人的成果，最後他道：「我實在替李公子新婚之夜所發生的事感到可惜。」

丁浣溪問他，「李燃在新婚之夜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人反問：「丁姑娘，你知道你爲什麼什住到這個房間裏嗎？」

「爲什麼？」

「這房間是天下最隱蔽的一處地方，你在這兒，也許會過於清靜。我們的主人也體恤到這種情形，所以常常隔天派人輪流下來陪你聊天。我們的主人希望盡量使你過得愉快。」

「你們的主人是誰？」

「我們的主人爲了保護你，花了許多心思把你送來這個地方。」這人道，他沒有回答丁浣溪誰是他的主人。

「這裏是什麼地方？」丁浣溪又問。

「這個房間是天下最安全的一處地方，你住在這裏一定會平安無事。」

丁浣溪道：「我根本不喜歡住在這裏。」

這人沉默了下來。

然後，他終於像是下了決心，道：「我們實在不忍心告訴你實情；不過，你遲早都應該知道眞相的。」

他說話不疾不徐，眼睛裏充滿着溫暖的人情，他道：「人生常會有難以預料的事發生，既然發生了，我們希望丁姑娘能夠把事情看開，不要爲它苦惱。」

「你肯告訴我眞相我便很感激你。」丁浣溪說。

這人道：「現在外面至少有數百名劍客在到處找你。」

「爲什麼？」

「因爲紅繡床上那具女屍。」這次倒沒賣關子，他一口氣說：「李公子殺了『藏劍莊主』蕭卓然的女兒蕭玉潔。」他搖搖頭，嘆息了一聲，又道：「李公子千不該萬不該，就是不應該殺蕭卓然的女兒，他殺任何一人都不會惹那麼大的禍。」

「……」丁浣溪乍聽這消息，一時說不出話來，她啟齒想要問什麼，但喉嚨卻發不出聲音。

隔了好一會兒，她才問：「李公子如今人在那裏？」

這人道：「不瞞你說，李公子如今落在蕭卓然手裏，蕭卓然那數百名劍客也在四處找你。所以，我們的主人才會把你安置在這個隱蔽的地方。」

他又說，蕭卓然找丁浣溪，是因爲李燃殺了他的女兒，所以他也要李燃的新婚妻子和李燃一起受罪。

「丁姑娘，如今江湖上到處傳說你和李公子聯手殺了蕭玉潔，如果你現在從這兒出去，你等於是自投羅網。」

「他們會怎樣發落李公子？」

「據我們打探到的消息，他們會把李公子關在水底一處地牢裏，讓他一輩子不見天日。」

丁浣溪一聽，整個人結成一塊寒慄的冰。

「如果你出去，他們也會讓你和李公子受同樣的罪。」

他見丁浣溪不作聲，又道：「我知道丁姑娘對李公子情深義重；只是，就算丁姑娘願意和李公子一起受罪，他們卻永遠不會讓你和李公子有機會在同一處地方受罪，而是讓你們永不見面，各自受着不見天日的罪。」

「我如今在這兒還不是一樣不見天日。」丁浣溪說。

「這地方和李公子的地牢比起來，還是有天淵之別的，至少，這地方有豐盛的三餐，有鮮花，有人時常下來探望你，有人關懷你吃住的情形。李公子的地牢想來一定比這兒苦很多。不過，話說回來，你總不成一直呆在這地方來躲避蕭卓然吧，一直呆在這種地方，也等於是過着不見天日的日子，你總不成一輩子這樣不見天日的。」

「那我應該怎麼辦？」

「有一個辦法，不過，我知道你一定不肯做的。」

「是什麼辦法？」

這人道：「你去向蕭卓然告狀，說你親眼見到李燃殺蕭玉潔。」

「可是我沒有親眼見過他殺人……」丁浣溪叫起來。

「你唯有告李燃，蕭卓然才會放過你。」這人道：「丁姑娘，李公子犯罪的事已經成爲定局，如果你不告他，你和他都會有罪，他也不會因爲你受罪而減輕罪名，我想，

李公子他也不願意你和他一起受罪，即使你願意和他一起受罪，你也救不了他。」

「我根本沒有殺蕭玉潔，蕭卓然怎能說我殺人？」

「以蕭卓然的力量，他隨時可以使十個無辜的丁浣溪變成殺人犯。」這人道。

「這樣說，李公子也可能是無辜了，如果他根本沒有殺蕭玉潔，那他豈不是很寃枉？」

「蕭玉潔在你和李公子的新婚之夜來尋仇，她帶了一班人來，宴席間有許多武林人都見到蕭玉潔和李公子發生衝突，大家見到他們兩人先後飛上樓。後來，蕭玉潔被發現藏屍在洞房裏。當時，有這麼多人証實蕭玉潔是李公子所殺……」這人道，又加了一句：「外面謠傳李公子和蕭玉潔曾有一段曖昧之情。」

這次談話之後，丁浣溪沒有再吃籃子裏的飯菜，她想從此絕食。

這天晚上，房間裏忽然來了一位中年婦人。她坐在一個大籃子裏，被人從天窗上吊下來。

這中年婦人又瘦又黑，她一下來就蹲在房間的角落裏哭。

她足足哭了一整夜，次日，丁浣溪見她哭到整張臉腫了起來。

丁浣溪只好去勸慰她，兩人交談之下，丁浣溪知道這中年婦女叫鴨寮嫂。

「他們要我下來這兒陪你，可是，我放心不下家裡的孩子，還有孩子的爹。」鴨寮嫂一提到孩子就哭。

「我不用你陪我，你快些回去吧。」丁浣溪說。

「我不能回去，我拿了他們很多銀子，有了這些銀子，我就可以請大夫替婆婆看病了。」

「是誰給你銀子？」

「是一位長得好眉好貌的大爺給銀子叫我來陪你的。」

丁浣溪想到那位儀表軒昂的人。

不知他爲什麼要叫一位中年婦人來陪她呢？他想請他把鴨寮嫂叫回去，但她一直沒有再見到他。

鴨寮嫂也和丁浣溪一樣，每夜失眠。

鴨寮嫂不但失眠，她還哭，她因爲見不到丈夫和孩子，常常通宵哭泣。

「我們家雖然窮，我和孩子及他們的爹從來沒分開過一天。」

丁浣溪就是在這樣一個又一個失眠夜裏，慢慢勸慰鴨寮嫂。鴨寮嫂吃不下飯，丁浣溪勸她吃，鴨寮嫂睡不着，丁浣溪與她聊天解悶。

鴨寮嫂哭，丁浣溪陪她哭。

鴨寮嫂聽了丁浣溪一番勸慰後，倒是漸漸看開了。丁浣溪因爲要勸鴨寮嫂，也就無法繼續絕食。

鴨寮嫂常常會跳起身子，去看玻璃天窗外那一小片天空，看的時候口中會喃喃說起，不知她的丈夫和孩子正在做什麼。

丁浣溪怕見到鴨寮嫂哭，就慫恿鴨寮嫂和她一起唱歌。

鴨寮嫂倒喜歡唱一首歌，歌詞是：

「一年去，
一年來，
又見梅花帶雪開，
梅花落地成雪花。
年復年，
日復日，
年華如水，
怎禁得梅花開了又開？
開了又開！

鴨寮嫂說這首歌是她做姑娘時，家鄉的鄰居時常唱的歌。

這天，有人下來接鴨寮嫂，說是讓她回去看家人。

「我能夠回去幾天？」鴨寮嫂問。

「明天就得回來。」那人道：「你好好陪丁姑娘。有一天，丁姑娘肯出去，你才可以回家。」

（未完・二）

上文提要：在小桃紅掩護下，杜浩然及方傑帶領三十多個三聖會武士妄圖逃走，却被飛雲子一劍揮出的白光全部斬殺於山壁之下。小桃紅踏入江湖後已漸悟是非，目睹傷亡慘狀感觸萬端，在艮知支配下，當六姑娘欲施蠱毒時及時阻止和尚、道士去觸碰，以免遭毒害，證明其天艮猶存。江豪決定留下她三個月，而後小桃紅同綠雲等人一同進行下一步行動……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喬裝探眞相　靈機巧誘導

「綠雲也善易容術，而且，金陵地面相當熟，」鐵飛龍道：「她發覺了金陵有幾處很奇怪的地方，尤以玄武湖中一處小島上，似是住了一羣很神秘的人物……」

「三聖會以杜家堡爲發號施令所在，」小桃紅道：「也有些高手住在秦淮畫舫上，據我所知，玄武湖中，沒有三聖會的人。」

「也不是我們的人。」綠雲道：「更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他們不事生產，也不經營，房舍也不見豪華外觀，但每日採辦的伙食，却是山珍海味，就算是中上之家，日常支付那筆開銷，也甚吃力。」

「不是我們的人，也不是三聖會中人，會是什麼人呢？」江豪目注綠雲接道：「妳小小年紀，處事如此的精明細緻，是可當大任的才具。」

綠雲嗤的一笑，道：「三公子，金陵也許有另一股江湖力量存在，那地方可能是他們屯兵的地方之一，而且，隱居那裏的，一定是江湖高手，因爲人數不會很多，住的雖談不上華屋豪居，但吃的可是王侯將相的享受。」

她本想說三公子，你才大我幾歲，却說我小小年紀，虧你說得出口啊！但話到口邊，又改了一番說詞。

「既有這麼一處地方，應該去查看一下，」江豪目光一掠天衣大師、飛雲子，道：「大師、道長，何以教我？」

「綠雲姑娘如是說得不錯，那地方大爲可疑。」飛雲子道：「查就要查個水落石出。」江豪道：「道長說得是，應該查個清清楚楚。」

「三公子，那地方十分清靜，」綠雲道：「如入夜晚，更是行人絕跡，再好的輕功，也難逃過他們的耳目，如想明目張膽的闖進去，當然可以，但敵人有了準備，一旦隱起，可能毫無所見，再想查明內情，就不容易了，他們一旦離開，就很難再找到他們。」

「以綠雲姑娘的高見，」飛雲子道：「應該如何處措？」

「問我呀？」綠雲道：「我的辦法很簡單，混進去看個明白就行了。」

江豪道：「說得容易，無緣無故的，怎麼混進去啊？」

「我有辦法，」綠雲道：「不過，要委屈一下三公子了。」

江豪點點頭，道：「說說看吧。」

「我知道他們採辦酒菜的地方，」綠雲道：「我們扮作送酒菜的小工人，可以混入宅院，暗中查看……」

「只有兩位前去，一旦驚敵有變，太危險了，」天衣大師道：「由

老衲和道長同行，縱然遇上强敵，料亦無妨。」

「大師說得是，綠雲，三公子是洞庭盟的希望所寄，」鐵飛龍道：「妳要好好的保護他。」

「是！弟子可以爲三公子死，」綠雲道：「但我又自知技藝不足，但大師和道長，都是仙俠中人物，有他們同往，當可應付任何不測之變。」

「江三公子的武功，和大師、道長不相伯仲，」小桃紅道：「可別把他給低估了。」

綠雲喜道：「眞的，三公子你要傳我幾招才行。」

她只有十六七歲，天眞尤存，稚氣未脫，人又漂亮、伶俐，要是纏上了你，還眞是無法擺脫。

江豪笑一笑，道：「好！有時間，我會教你幾招。」

鐵飛龍眼睛都瞪直了，能和天衣大師、飛雲子列入同一等級，那可是江湖上頂尖中的一流高手。

飛雲子微微一笑，道：「三公子的技藝，和我們同出一源，他要認眞傳授姑娘幾招，姑娘就終身受用不盡了。」

鐵飛龍心中忖道：怪呀！和尚是少林高僧，道士是武當劍客，風馬牛不相及呀！怎麼會同出一源呢？心中疑竇重重，却又不便多問，不便問，就只好悶在心裏了。

綠雲理一下鬢邊飄垂的散髮，道：「三公子和我可以扮作送貨的小廝，大師和道長可以扮作遊人，算好時間，同時登上湖島，湖上共有五島中列，相連一起，地方較寬大處，修有一座湖神廟，他們就住在湖神廟附近，一幢用青石砌成的房舍緊靠湖邊。」

「房子有多大？以姑娘的估算，能住多少人？」天衣大師道：「每天都要兩個小伙計送酒菜，那是說有很多人食用了？」

「所以，我才覺得那裏很可疑。普通人家，不可能每天要大魚大肉的吃，這還不算太重要，重要的是酒！」綠雲道：「每天要有十斤以上二鍋頭，那會醉倒幾十個人，就是酒量特別好的，也無法一天喝下十斤二鍋頭，所以，我想，那裏有很多會喝酒的人。」

江豪笑一笑，道：「好！我陪你去送酒菜。」

「那要換上破舊的衣服，臉上還要塗些汚垢，」綠雲道：「我們裝扮的是在菜市場中打溜的人。」

江豪道：「妳呢？」

「我已經在那裏混了半年多，」綠雲道：「就是那份叫小化子的德行，沒有人理會我，也沒人會欺侮我。」

「五叔，你帶三個受傷的弟子走吧！」江豪道：「要他們先把傷醫好，我和大師、道長，去趟玄武湖，慕容長青認爲他已經統制了江南，却不知道單是金陵一個地方，就潛伏了多股的反抗力量。」

鐵飛龍道：「綠雲，好好照顧三公子。」轉身大步而去，帶着三個受傷的弟子走了。

「準備怎麼處置我？」小桃紅道：「好像已到了關鍵時刻？」

「跟我們去玄武湖看看如何？三聖會夜郎自大，慕容世家父子兩代數十年，處心積慮的消滅江南道上武林人物，但大批的高手，却隱居在金陵附近數十年竟然全無所恙。」江豪道：「眞是丈八燈枱，照遠不照近。」

三姑娘居然點點頭，道：「說得是，江湖之大，海納山藏，不是幾個人，或一批組合的高手能夠征服的，這裏可以揚名立萬，可以廣交四海朋友，但却不允許統帥拑制，那會激起遁世高人的反抗，黑、白兩道的合擊，唉！神女峯明月觀的弟子，包括我在內，大都頗爲自負，想不到一下神女峯，就連受挫折，遇上了大師、道長，和你江三公子這樣的高手，小女子三番兩次落敗，如果我的推斷不錯，追來金陵的梨花女，可能已香消玉殞了。」

飛雲子點點頭，沒有回答。

但三姑娘受到的震驚却已非筆墨所能形容，整個人如陷冰窟，出了一身冷汗。

江豪却是暗叫了兩聲慚愧，忖道：如非仝大夫以藥物相助，突破了體能極限，又使得百毒不侵，留下秘笈，傳授絕藝，江某人恐怕連六姑娘也打不過，更非妳三姑娘的敵手了。

但聽小桃紅說道：「諸位如肯信任我，小妹保証全力配合，只要求不讓我和明月觀中人爲敵。」

「三姑娘請和大師、道長走在一處。」江豪道：「我無法預測此行會有些什麼變化，但要作最壞的打算，我們計算好遊湖的時間，三位隨時準備接應。」

三姑娘似想說話，口齒啟動一下，又忍了下去。

「大師和道長太有名了，要改穿俗裝，三姑娘也要變下容貌。」綠雲道：「除非是萬不得已，最好是好聚好散，不要走上動手搏命之途。」

小桃紅點點頭，笑道：「多謝綠雲姑娘指點。」

＊　＊　＊

天衣和飛雲子都改了裝束，長袍馬褂，福字履，三姑娘扮作個隨從小廝，還挑着兩個木箱子，一箱酒食，和一個長條琴盒，琴盒中放着飛雲子和小桃紅用的長劍，大師用的戒刀短，佩在身上也可以不露

痕跡。

三個人比起江豪、綠雲還早到一步，看着兩人各挑着一擔酒菜，跟在一個灰衣大漢身後，進入了湖邊一座石砌的房舍中。

石屋很矮，也不寬大，但却很長，外面還有一道石砌的圍牆，幾乎和石屋高度相同，這就是說，站在石屋外面，無法看到圍牆內的任何景物和人的行動。

「房屋建得雖無格局，但綿延數十丈長，」天衣大師道：「至少也有二十間以上的房間。」

「每人住一間房間，可住三十多個人，」小桃紅道：「擠一下，就可以住六七十個人了。」

「貧道估算那兩担酒菜，足可供百口人一日食用，如只有三五十人進食，那眞是太過豐厚了。」

「廚師、僕人、雜役除外，」小桃紅道：「至少有十位以上的正點人物隱居於此，這麼多年，三聖會竟然查不出一點頭緒，綠雲姑娘却能找出眉目，眞是想不佩服她也不行了。」

「也許，他們以前的行動不是這麼囂張，」飛雲子道：「近日之中已準備有所行動，也就減少顧忌了，只不知這股蠢蠢欲動的力量，是三聖會的敵人呢？還是朋友？」

「不可能是朋友。」小桃紅道：「敵對成份，倒佔了十之七八，所以，最好別惹他們……」

話雖沒有說完，但表達出的意思，却已經很明顯了。

「姑娘，」天衣大師道：「這些話，何不早說？」

「一是我們敵友界限還很模糊，我的話諸位未必肯聽，」三姑娘道：「二是沒見這石屋之前，我也沒判定敵我的能力。」

「姑娘的意思是說，」飛雲子道：「已找出了肯定他們不是三聖會中人的証據？」

「是！」三姑娘道：「三聖會有一個秘密的暗記，不是領隊身份的人，不知內情，那是擔心大水冲了龍王廟，鬧出自相殘殺的事，我已經仔細看過了，這座石屋的圍牆上沒留標記。」

「標記可能不在這個方位上，」飛雲子道：「咱們繞行圍牆一週，看個仔細？」

「用不着再花工夫，」三姑娘道：「標記在一定的方向位置，妾身如無十分把握，豈敢妄言。」

「希望江公子和綠雲能夠忍一時之氣，」天衣大師道：「不要和對方衝突才好。」

「三姑娘，如何才能把三聖會中人引來此地，讓他們雙方先起衝突？」飛雲子道：「姑娘對是非的看法已有主見，良禽擇木，棄暗投明，這些道理，姑娘早已明白，姑娘如何決定，請自定主意，江三公子的許諾仍然有效，三個月後，姑娘自定行止，貧道和大師絕不干預。」

三姑娘沉吟了好長一段時間，道：「小桃紅死了，三姑娘也埋骨鍾山，我叫方秀媚，但我絕不和明月觀中人動手，最好是也不和她們見面。」

「好！方姑娘可以製作一副人皮面具戴上，」飛雲子道：「以新面目出現江湖？」

「這倒不勞道長費心，」方秀媚道：「我的易容術頗具火候，相逢對面，只要我不說話，我師父也未必能認得出來。」

「老衲恭喜方姑娘，脫胎換骨，浴火重生。」

方秀媚笑一笑，道：「別逗我說話太多，我是你們的隨行小廝，也是男子漢大丈夫啊！要讓人聽出一口女人腔，就引人動疑了……」

放低了聲音接道：「杜家堡三聖分會，還留守一位副會主，我相信他已把警訊傳入總會堂中，他不能傳報得很詳盡，但全軍盡墨，無一逃出生天，應該是一樁大事，目下三位會主也集中一處，而且，把會中高手也帶在身側，要全力追殺你們，暫時不會分散，我師父的天狗追踪之能，堪稱舉世第一，只要被盯上行踪，就不可能再有脫線的機會……」

「方姑娘，」飛雲子接道：「我們已吃過了這種苦頭，追得人心慌意亂哪！難道就沒有擺脫之法麼？」

「當然是有，我配幾種藥物給你們。」方秀媚道：「但我不能說出配方，我雖然覺得三聖會積惡如山，是武林的亂源，但我還不能徹底出賣明月觀。」

「對！飲水思源嘛！」飛雲子道：「姑娘肯配製擺脫天狗追踪的藥物，貧道和大師都已心滿意足了。」

方秀媚突然放下担子，雙手合什，跪在地上，喃喃說道：「師父，原諒我，弟子不孝，棄邪惡而就正道，却負了師父教養之恩。」

說得一片虔誠，淚如泉湧。

天衣大師低聲吟道：「阿彌陀佛！」心中却暗暗忖道：這是個有情有義的好女孩子。

方秀媚拭去臉上淚痕，低聲道：「兩位，前面有一處涼亭，要不要擺上酒菜，一面飲酒，一面欣賞湖景？」

「江三公子出來了，我們一起乘船過湖，」飛雲子道：「也好早些問問他石屋情形。」

果見江豪、綠雲由一扇敞開的木門中走了出來，一個灰衣大漢站在門口，望了兩人背影一陣，才退回去，掩上門戶。

「不知道江三公子和綠雲姑娘那裏漏出了破綻？」方秀媚道：「好像已被人瞧出了疑點，走！咱們到涼亭中喝酒去，也正好監視他們後續的行動。」

天衣大師心中忖道：看來江湖上的陰謀詭計，出家人心中有佛，就不如一般江湖人反應靈敏了。

飛雲子也瞧出情形有些不對，只是不如方姑娘說得透徹。

三人登上涼亭，擺出酒菜，慢慢的吃喝起來，神態間似甚悠閑。

江豪原想和尚、道士會追上來，早些和他們研商一下見到的人物、景觀，但却未料到三人竟停在島上喝起酒來。

江豪和綠雲登上的是一艘小船，是用三個銅板租來的，無人操舟，自己搖櫓而行。

「三公子，不要一直回頭看，」綠雲道：「一定是他們發覺了情形不對，故意留下來監視的，咱們登上對岸，再安排一個應對之法。」

原來，江豪一直不停回頭看向和尚、道士，看得兩人心頭冒火。

但見兩條人影掠着石牆躍飛出來，飛躍的高度，緊貼着石牆而過，動作既小又快，應該很難看得出來。

可是和尚、道士的眼力好，又在全神貫注下，所以看得很清楚。

那是兩個青衣人，一躍出石牆，立刻跳上繫在岸畔的一艘小舟上，小船划動如飛，直向江豪和綠雲乘坐的小舟追去。

看樣子，是準備在湖中把兩人截下來了。

天衣大師搖搖頭，道：「如是在水面動手，和尚可是幫不上忙，江三公子水性好，但不知綠雲姑娘的水性如何？」

「只看她掌舵、搖櫓的熟練，應該不錯，看，小舟也加快了，」飛雲子道：「追趕的人，恐無法在水面上截住他們。」

果然，江豪、綠雲乘坐的小舟突然加速，划行之快，絕不在追趕的小舟之下，很快的靠舟登岸。

待追趕的小舟行近岸畔，江豪和綠雲早已走得不見人影。

但兩個追趕的青衣人並未回轉，竟也登岸而去。

「追趕不上應該回來報告才對，」飛雲子道：「怎麼會直追下去了？」

「那表示金陵城中，也有他們的人，」方秀媚道：「用不着再回來了。」

天衣大師道：「用飛鴿傳書，互通訊息。」

「應該不會，如用飛鴿傳書，」方秀媚道：「早就被三聖會發覺他們藏匿之處了，我們養有鷂鷹，專捕傳訊的飛鴿。」

「如果咱們不便於進入石屋搜查，」天衣大師道：「也該離開這裏了。」

和尚怕水，人在四面環水的小島上，心中就有些忐忑不安。

方秀媚收拾好沒吃完的酒食，放入廂中，發覺涼亭外已被四個人堵住了四面方位。

這四人來得無聲無息，方秀媚竟未及早發覺，雖然因整理東西，分散了精神，但四人的輕功之佳，也屬江湖罕見了。

但天衣大師和飛雲子似乎是早發覺了，因爲兩人移動了位置，一個人可封擋兩個方位攻勢。

四個青衣人年紀都在三十左右，是武功有成，精神健旺的最佳年歲，但也說明了，他們可能是二代弟子，眞正息隱於此的高手，不會如此的年輕。

方秀媚動作緩慢，神態鎮靜，緩緩挑起担子，道：「老爺子，咱們走吧！」

竟然舉步向亭子外面行去，一面還和擋在路上的青衣人點頭微笑，低聲道：「借光，借光。」

似是全然不知危亡迫在眉睫。

飛雲子緊隨方秀媚的身後，暗中蓄勁戒備，心中却很佩服方秀媚的膽氣，眞是巾幗不輸鬚眉。

非常意外的是攔路的青衣人竟然緩步向後退去，讓開了去路。

事情變化得有些出人意外，來人的敵對姿態擺得十分明顯，但面對衝突時，却又突然閃避開去，這就叫人無法預測他們的心意了。

大和尚武功最高，但江湖上的經驗最少，尤其這等臨敵變化的機詐，更非全無江湖歷練的人，能夠猜得出來。

方秀媚也猜不出來，但她有應對之策，你退我進，挑着担子向前行去。

飛雲子却暗在心中琢磨起來，這些人爲什麼會突然改變了心意，是暗中有人指揮，或是他們沒有找出明顯破綻，不願師出無名，暫時隱技自珍，以免暴露身份？

心中在想，人却跟在方秀媚身後而行。

方秀媚走得很快，和尚、道士只有加快腳步趕了。

現在兩人的身份是穿長袍、着馬褂、福字履的商人，不能露出武功底子，只好加快步子向前趕，還不能讓人瞧出來眞相，這就走得很吃力了。

果然，四個人都凝足目力在看，看兩人趕路的怪樣子，絕非會武功的人，相視一笑，聯袂而去。

來得詭異飄忽，突然現身，展現了精湛的技藝，去時步履輕鬆，低聲談笑，全無半點懷疑，也是一

羣從沒涉足過江湖的青楞小子。

方秀媚趕到湖邊一處停船碼頭上，招來了一艘較大的快船，道：「大伯，送我們到對岸。」

三人登舟坐好，快船立刻向前駛去。

這玄武湖沒有專為遊客設計的畫舫，只有自行操槳，兩人乘坐的小舟，也有可供八人共乘的一般中型快船，由船家操舟，就像和尚、道士乘坐的船。

方秀媚暗運目力，很仔細的打量了那位船家，他雖已年過半百，兩鬢微斑，但一手掌舵，一手搖櫓，一人當作兩人用，船速雖然不快，但行走得十分平穩。

湖中風平浪靜，也無流速阻礙，技術純熟的水手，搖櫓、掌舵，身兼兩差，亦能應付裕如。

當然，這等操舟的絕活，也不是三五年的工夫能夠練得出來的，單是兩隻手作不同的運轉，心分二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方秀媚突然對這位船老大生出一份好奇，笑一笑，道：「老伯在這玄武湖上行船很久了？」

她的江湖經驗也很貧乏，但她在桃花院中混了兩三個月，那裏是追求聲色的銷金窩，也是最增長見識，洞徹人性的所在，那裏騙術百出，男奸女詐，兩三個月歷練下來，等於走上了三五年的江湖。

「老漢今年五十四歲，在這片湖面上討了四十年生活，」船家道：「玄武湖中有幾處暗流、險礁，老漢都摸得清清楚楚。」

聽說湖中有暗流，和尚、道士、方秀媚都不禁聽得一怔，目光四下轉，希望能看出一點名堂來。

但見湖面一片平靜，看不出一點異樣，飛雲子暗暗忖道：「玄武湖面積不大，水也都是由大雨和泉水滙聚而成，那裏會有暗流，船家危言聳聽，用心何在？」

面對江湖的險惡，出家人也不禁處處多疑了。

但飛雲子只是在心中想，却沒有說出來。

「還有一件很怕人的事，老伯是不知道呢？」方秀媚道：「還是不敢說出來？」

船家道：「會是什麼事呢？」

「强盜，湖心島上有强盜。」方秀媚道：「剛才，我們在涼亭飲酒，四個青衣人突然出現，嚇得兩位大爺酒興消退，急急離開，風景地區，遊人衆多，怎容那種人物存在呢？」

這一次，船家沒有回答，好像很怕多言賈禍。

但方秀媚不肯放過，吁口氣接道：「想來老伯久居於此，懍於他們的凶威，心中雖然知道，却也是不敢說出口了？」

這番話，有些激將之意。

果然，船家的臉色變了，白一陣、紅一陣，但還是忍了下去，裝作未曾聽聞。

這時，和尚、道士，也都看出來了一點苗頭，船老大的身份十分可疑，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不是簡單人物，適才一陣激動之下，雙目中光如冷電，炯炯逼人，但很快恢復常態，收斂眼神，這些變化很快速，只看得大和尚心中暗唸佛號，忖道：可千萬別在湖面上翻臉動手。

大和尚怕水呀！

方秀媚眼看船家又忍了下去，忖道：看來，不把他逗出眞火，他是不會發作了，只有在他怒火高漲之際，才能口無遮攔，說出一些內情，距離湖岸已經不遠，人已離舟登岸，就算入寶山而空手回了，再是深查，必將引起他們懷疑，動手打上一架，不但可能使雙方有所傷亡，且將洩露隱秘，以三聖會中三位會主的精明，很難再讓他們上當。

心中千迴百轉，覺得機不可失，必得從船老大口中挖出一些消息才行。當下笑一笑，道：「老伯常在湖面討生活，當然是不便開罪他們……」

船老大忍不住了，冷笑一聲，道：「小小年紀，胡說些什麼？老夫在玄武湖中討生活，靠的是自己的本領，誰也別想吃我，我也用不着去找個靠山，島上住些什麼人，這個和老夫無關，不過，客人上了我的船，就和老夫有關了，老夫自掃門前雪，不管別人的閑事，但別人也別想管我的事！」

話說得很明白了，再要追問下去，就可能鬧成僵局。

而且，快船也靠上了湖岸。

方秀媚一抬頭，楞住了，距岸兩丈左右處，站着兩個青衣人，看樣子似是追踪江豪和綠雲的人，大概是把人追丢了，又回過頭來，方秀媚抬起的左腿，又收回船上，道：「老伯，好像是麻煩來了？」

「你們下了船，就不關老夫的事了。」船老大道：「船已靠岸，三位請吧！」

「如果我們不下船，」方秀媚道：「老伯是不是就能保護我們不受傷害？」

「老夫盡力而為，」船家笑一笑，道：「但也不能保証你們毫髮不損，事實上三位都是高手，你這位女扮男裝的小娃兒，更是靈俐機智，老夫就差一點被妳瞞過了。」

「既是沒有保証我們不受傷害的把握，」天衣大師道：「就不如棄舟登岸了。」一跨步，登上湖岸。

船家吃了一驚，忖道：「這是少見的厲害人物，輕輕鬆鬆的一步就跨出了近丈的距離，非有極深厚的內功，很難辦到。」

兩個青衣人也很快的圍了上來，但仍和天衣大師保持了三尺以上的距離。

兩人站的方位，却堵住了三面去路，除了退回船上，走任何方向，都難逃避攔截。

飛雲子緩步登岸，站在和尚身後打量兩個青衣人，年紀和圍堵涼亭的人不相上下，衣服完全一樣，似是都從一匹布上裁下的樣子。

方秀媚伸手抱起一邊的琴盒，低聲道：「船家伯伯，那木箱有酒有菜，足夠一個人吃上兩天，留給你老人家慢慢享用。」

船家沒有答應收下來，但亦沒拒絕。

「你和他們可是一伙的？」

船家搖搖頭。

方秀媚抱着琴盒，跨上湖岸，道：「相逢總是有緣，但願後會有期。」身軀一個大轉身，人已到了飛雲子的身旁，打開琴盒。

盒中並放着兩隻寶劍。

飛雲子笑一笑，道：「這一次咱們不要插手，除非敵人有援手趕來。」

不要插手，就是用不着取出寶劍。

但聞湖水分裂之聲，停在岸邊的小舟突然轉頭如箭離弦般，裂浪而去。行速之快，和來時完全不同，也非一般人能夠辦到。

兩個青衣人目睹快船離去，似是鬆了一口氣似的，原本很嚴肅的神情，也變得輕鬆下來，兩人相視一笑，緩步向三人逼來。

大和尚擋在飛雲子身前三四尺處，自然先和兩個青衣人接觸了。

「五位都是一夥的了？」左面一個青衣人緩緩說道：「前面兩位走得快，看起來，只有勞動三位跟我走一趟了。」

「到那裏？」天衣大師道：「我不喜歡有水的地方，如是在金陵城中，在下願隨同一往。」

左首青衣人冷笑一聲，道：「裝瘋賣傻的事，在下已看得多了，諸位不是一直想到湖中石屋內開開眼界麼？現在區區正式邀請三位，一訪石屋，保証是不虛此行，見見諸位朝懷暮念的高人……」

「如果我們不去呢？」天衣大師道：「兩位又能如何？」

「只怕由不得三位了，」左首的青衣人口中答話，人却逼向天衣，擺出一副立刻動手的架式。

飛雲子心中忖道：他們身份未明，一旦動手，釀成了流血之爭，豈不是多了一個仇家？如果因此促使他們和三聖會串連一處，那就是一樁天大的憾事了。

心念轉動，人也同時向前行出兩步，道：「兩位暫請停手，聽在下一言如何？」

他語氣平和，不停的打躬作揖，兩個青衣人相互看了一眼，仍由左首的青衣人道：「什麼話，請快些說。」

「我們雖然習練過幾年武功，但旨在健身保命之用，」飛雲子道：「何況，現下的江南道上，已為三聖會所統治……」

「三聖會可以唬唬別人，」左首青衣人道：「我們可不吃這個。」

「是是是，」飛雲子道：「我們也不是三聖會的人……」

「那是仰仗三聖會作為靠山了？」青衣人目光炯炯，盯注在飛雲子的臉上。

「談不上，談不上，」飛雲子道：「只能說我們花銀子打通關節，三個月內可以在江南地面上，販賣一批藥材。」

「三個月彈指即過，」青衣人道：「期滿之後呢？」

「再花上一筆銀子，延長時間，」飛雲子道：「只要肯多花銀子，很多事都可以得到三聖會的協助，完成交易。」

「三聖會很會賺錢。」青衣人冷哼一聲，道：「既然是作生意的，跑到這玄武湖中作什麼？」

「情非得已呀！」飛雲子道：「聽說三聖會要搜查江湖人犯，各地的飯館、食肆，首當其衝，我們才想找一處幽靜所在，吃一頓安靜的酒飯，却不料又冒犯到諸位，眞是抱疚萬分。」

青衣人冷冷說道：「那兩個化作挑酒、送菜的工人，又是何許人物呢？」

「大概是三聖會中人了，放眼江南，除了三聖會外，」飛雲子道：「已無可差之將、可用之兵。」

兩個青衣人對江南地面上的情勢似是也有些瞭解，點點頭，道：「只要不是別有用心，玄武湖也不是江湖禁地。」舉手一揮，飛身躍上岸畔一艘小船，疾向湖中馳去。

天衣大師回顧了飛雲子一眼，道：「高明啊！道兄三言兩語，不但解去了一場惡戰之危，而且又坐實了三聖會的罪名，他們之間的心病也越結越深了。」

「還差那麼一點燎原的星火，」飛雲子道：「這得方姑娘幫一把才行。」

「我想這邊的事，早已有飛鴿傳書，報入了總會堂中，」方秀媚道：「三位總會主會不會親自趕來，要看傳報的內容了。」

「你看是不是要把三位會主統帥的主力大軍引來此地？」飛雲子道：「那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于阿坤入洞房後，經不住阿足折騰，兩拳出擊，將阿足打得動彈不了，當他放火燒房子逃掉後，張八、白二娘追來時，他一招「老鷹捉小鷄」擊斃了張八，白二娘見老頭子死了便拚上命要殺死于阿坤，于阿坤已知這家人殺人無數，又聽說仇人白大娘是她的姐姐，便逼白二娘說出白大娘的地址，不想阿足跑了出來……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懲戒輕薄郎　鎮中遇惡少

白二娘指着于阿坤道：「那小子殺了妳爹，他燒了我們的家，又要殺妳娘啊！」

阿足眨着大眼睛，不相信的道：「小阿坤，這都是眞的麼？」

于阿坤冷冷道：「不錯！」

阿足道：「爲什麼？」

于阿坤道：「那要問妳了。」

阿足站起身來往于阿坤走過去，邊道：「我也正要問你，洞房之中你爲何偷襲？」

于阿坤道：「那也要問妳了！」

阿足跺足叫道：「問我，問我，我可什麼也不知道！」

阿足回頭看看白二娘，道：「你把我娘怎麼了？」

于阿坤道：「她大概行路不便了。」

阿足忽然一聲笑，凄涼的笑，道：「我家一向不做善事，殺人是我們的行業，想不到對你阿坤例外一次，收你做女婿，倒弄得我們家毀人亡……嘿……」

于阿坤仍然緊閉嘴巴。

突然……

于阿坤正在想……阿足怎麼又活了？她的氣力大，抱着自己入洞房，柴房裡操刀要宰人，一定不比她父母的武功差。

果然，阿足不知什麼時候暗中撿起一把刀，那一定是她娘白二娘跌落地上的。

阿足的身體暴起三丈有餘，灰夜裡宛如一頭大母狠。

她撲擊的影子在空中凝形的刹那間，她手中的尖刀已到了于阿坤的面門，刀影成層，一口氣就是十一刀，撩起一片怪誕的光網。

阿足果然卯上了。

不料于阿坤也不含糊，他如今已信心十足，架式篤定，一連串的搏殺，對他乃是一項實戰的磨練。

此刻，阿足的刀雖已殺到面前，正反上下交織成一片網狀極光，于阿坤却只是冷冷一哂，身形突然斜偏。

但見他的腰身一擰，人已反轉到阿足的後面，牛角尖刀撒出一道白虹也似的光燄，狂捲急洩！

阿足身未轉刀反捲，空中這時響起一聲交鳴，一溜碎芒便爆開來！

一個觔斗回翻，阿足的身子像是天外飛來一片雲，那麼怪異的當頭往敵人罩去，便也罩下一片刄芒。

于阿坤想不到這阿足還眞夠勁難侍候，立刻一聲大吼：「母鷄護小鷄！」

牛耳尖刀已沾上敵人的宰牛刀，于阿坤不做炫耀的左拳吞吐十七次，便聽得一陣「咯咯」聲，也傳來阿足的驚怒咒罵。

阿足幾乎是橫着跌落地面上。

一邊的白二娘厲叫道：「我的阿足呀！」

厲叫聲猶在空中激盪，阿足業已彈身而起，大八字步變成小八字步，揮動着宰牛刀直逼向于阿坤。

來勢怪異，于阿坤往一側閃掠，不料他剛剛落地，忽然雙腿一緊，白二娘已厲聲道：「女兒快殺！」

于阿坤眞不幸，他竟然閃到白二娘的身邊來，給白二娘製造有利的機會。

白二娘雖然不能走，但她的雙臂有力量，這一抱抱得于阿坤幾乎倒在地。

阿足已披頭散髮的衝過來，宰牛刀照準于阿坤的頭上便用力砍。

「龍捲風！」于阿坤雙臂連着雙肩奮力旋，把力量全使出來了！

「砰！」

「啊！」

白二娘的手已鬆，于阿坤旋動的餘力不減，身子旋起了三丈高。

彈身落在三丈外，于阿坤嚇出一身冷汗來。

突聞得阿足大聲叫：「娘！」

她邊叫邊用力拔刀，那模樣就像是殺猪的刀砍在大骨頭上，一時間很難拔出來的樣子。

原來阿足一刀砍向于阿坤，不料于阿坤情急之下，便使出最後一手「龍捲風」，身子在其帶動下，白二娘的身子也跟着旋，正遇上阿足砍來的一刀。

阿足的這一刀，不偏不倚的正砍在白二娘的腦袋上面！

「颯！」的一聲拔出宰牛刀，阿足發瘋也似的直向于阿坤撲殺過去，她口中厲吼着道：「同你拚了！」

于阿坤不示弱，猛古丁騰身而起，一聲狂吼：「我給妳來個老鷹抓小鷄！」

彈起的身形，一如他從竹竿上往大樹枝上彈落一樣，于阿坤那怪異的旋掠中已出現了光芒閃耀，銳氣如虹，一股子削割似的勁力凌空殺到！

「咻！」的一聲起處，帶來的彷彿就是惡魔的詛咒！

阿足仰臉挺胸，灑着一片血雨往附近一道山溝衝下去。

只聽她口中發出的「啊……」聲音可眞嚇人，宛似每一個音節都帶着赤紅的鮮血。

于阿坤根本不必再追殺，他相信阿足是活不成了。

一個雙手捧着破肚皮的人，還能活？

遙望向火場，大火已熄。

一股子熱風吹來，令于阿坤有些不自在。

他站在火場瞥了一眼，房子沒有了，人也死絕了，這地方不能留人。

想起白二娘的話——白大娘在上元鎮開了個香香館，要找陶澤那批人，大概只有去上元鎮了。

于阿坤抬頭看看天，月亮好像在天上滾着走，有幾朶雪白的雲悠悠的飄動，也令他的心更迷惘了。

* * *

于阿坤朝着東北方走。

白二娘說得很明白，她大姐白大娘在上元鎮開了一家香香館，只要自己找到上元鎮，大概一問就知道香香館在什麼地方了。

果然，兩個時辰的山路之後，前面一條黃土大道，天將明的時候，路上已有行人。

于阿坤不用向人去打聽，順着大路往北走，午時不到，便遠遠的出現了一座不算高大的城牆。

于阿坤覺得這城比洛城又矮了些，不過城門高不過兩丈，城內却相當熱鬧。

城門橫楣上三個斑駁大字：「上元鎮」。

于阿坤摸摸口袋，二十兩銀子還在。

城門外，正有一家小飯館，于阿坤根本不看這家小飯店是什麼名字，他只發覺有人在吃飯，便也跟着走進來了。

帳房有個姑娘在招呼，兩個夥計在忙着，那位姑娘透着一臉的精明，也長得十分的標緻。

「小兄弟，你一個人啊？」聲音像黃鶯，眞好聽。

于阿坤笑笑，道：「我只吃碗麵，有包子就來一盤！」

不用姑娘多開口，有個夥計看了看于阿坤，便指着牆角一張小桌，道：「去那兒坐吧！小兄弟。」

小飯館的大炒來得慢，包子麵條現成的，于阿坤剛剛坐下，夥計已經把東西送上來了。

于阿坤一夜到現在，人不但餓得頭發昏，連精神也覺得累得慌，如今一見麵來到，他啃着包子吃着麵，三幾口已吃得清潔溜溜。

有個夥計一旁笑道：「小兄弟，你大概三天沒吃飯了？」

于阿坤道：「再來十個肉包子。」

那夥計正要往後走，店門口噗咚咚像下餃子也似走進四五個彪形大漢來。

其中有個粉面大臉年輕人，看樣子不過二十郎噹歲，一雙大眼睛白多黑少，鼻樑短粗，嘴巴奇大，手上握着一根小皮鞭，走起路來咚咚響，抖着一件西湖綢藍短衫，似土氣又風流的走進這家小店來。

店小二不再去替于阿坤拿肉包子了，忙着腰桿一彎到地的迎上前去。

不料其中一個怒漢伸手推過

去，沉喝道：「滾！用不到你來侍候！」

就在這五個人進來的時候，帳房裡的姑娘已躲起來。

那個年輕人四下看了一眼沒開口，另一人却對夥計吼道：「把掌櫃的叫出來！」

來勢洶洶，氣氛不對，有幾個客人吃一半便丟下銀子走出店外面。

五個大漢居中坐在大圓桌上，這時候才見一個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出來。

他抖着雙手到了大桌前，連聲道：「對不住，對不住，不知白少爺大駕光臨小店，多有怠慢，對不住了。」

一把拉住老者，那年輕人大嘴巴一牽，嘿嘿笑道：「王老頭，本大少是久慕你姑娘的才藝，才三天兩頭往你店裡來光顧，你可別不識抬舉！」

王老頭苦喪着臉笑道：「怎麼會呢？今天你要吃什麼，我便叫姑娘下廚房，親爲白少爺炒幾樣！」

另一大漢咬着牙道：「別把姑娘累壞了，王老頭，我家少爺的心事我知道，快快叫你姑娘走出來，只要她坐在我們少爺身邊，吃着饅頭也可以。」

王老頭眼一瞪，沉聲道：「我家姑娘不陪人吃喝，白少爺，對不起！」

「啪！」一大漢一掌拍向王老頭的臉頰。

王老頭應聲吐出血來，道：「你打人？」

「爹！」簾子後面衝出那位姑娘來，急急的扶住往地上跌的老公公。

火爆場面要出現，嚇得店內食客走了一大半，看一看還剩一桌的客人——一桌客人也只有一個人。

這人……嗯，敢情正是于阿坤。

于阿坤不是不想走，而是他不願意就這麼離開，因爲他聽得老掌櫃的叫那年輕人白少爺……他姓白。

于阿坤來到上元鎭，就是要找姓白的，當然這人不是他要找的，但姓白的也會引起他注意，所以他不走了。

其實，于阿坤還眞等對了，因爲……

俗語說得對，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來得巧還要碰得着。

而于阿坤碰上這碼子事，他如果抽腿一走了之，他于阿坤還能幹什麼大事？報大仇？免了吧！

一聲冷兮兮的奸笑，白大少瞪起他那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伸手一把拉住姑娘的手臂。

只見他嘿嘿一笑道：「王家小妹子出來了？過來吧！本少爺不會吃了妳！」

姑娘又氣又急，氣得杏目怒視，急得快要落淚。

王老頭一把抹去口角鮮血，吼道：「白少爺你自重，我們開的是小飯館，要找姑娘去你們的香香館！」

「叭！」又是個大巴掌，一個大漢更厲害，一脚踢得王老頭在地上滾。

姑娘一把沒扶住，反倒被白大少摟在懷。

「一羣王八操的！」

這聲音雖不高，可是屋子裡面的人全聽到了。

四個彪形大漢唬的一聲站起來四下看，只見這屋子裡面，只有一個半大不小的少年人。

四個大漢嘿嘿笑起來，其中一人對另外三人點點頭，便大搖大擺的走向那牆角的于阿坤。

這人站在于阿坤的桌面前，宛似一堵高牆，于阿坤抬頭看了一看，笑笑道：「老兄，你眞高！」

大漢冷冷道：「剛才你罵誰？」

「罵你們呀！」

「小子，你找死！」好大的拳頭正揚起來。

于阿坤齜齜牙笑道：「伸手不打笑面人，大個子，你不會出手打我這麼一個小孩子吧？」

大漢哈哈笑道：「你原來也怕打？」

于阿坤道：「那倒不是。」

大漢暴喝一聲道：「小王八，你貧嘴！」

只見斗大的拳頭又要落下來。

于阿坤忙搖手，道：「等等，等等！」

大漢咬着一口黃板牙，怒道：「等什麼？」

于阿坤道：「等我把話說清楚呀！」

突然另一怒漢吼道：「摔出店門外，那有閒工夫同個娃兒鬥嘴！」

果然，那大漢聞得吼聲，雙臂一張就要抓向于阿坤。

眞快，也眞狠，一雙筷子如釘如針般，「咻」的一聲。

大漢一聲「哎呀！」立刻雙手捂住褲襠蹲下來。

于阿坤仍然坐在桌子邊，淡淡的道：「你不高了！」

大漢要站而沒站起來，額頭上已冒出汗珠子，雙手捂住下體，已見鮮血流出來……唔！兩隻筷子幾乎插進去有一半深。

雖然沒穿過肚皮，也進入了腿根細肉裡。

大圓桌邊的三個大漢圍過來，那白少爺也鬆開姑娘的腰。

一看自己的人受傷蹲在地上，又見是個少年人，白大少怒吼道：「給我做了這個不長眼睛的小畜生！」

三個大漢正要打，于阿坤忙搖手道：「能不能先把話說清楚？」

白大少破口大罵，道：「說你娘個蛋，打！」

于阿坤突然暴吼一聲，道：「難不成你們怕我跑掉？」

一邊，王掌櫃喘息的道：「你這位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難不成要在我小店鬧出人命來？」

那姑娘也對于阿坤道：「小弟弟，你快走吧！」

嘿嘿一聲冷笑，白大少道：「他走不了啦！」

于阿坤道：「我也不會走。」

三個大漢要出手，于阿坤冷冷道：「凡是同我玩命的人，最後的下場只有兩條絕路！」

白大少突然好整以暇的一足踩在椅子上，說道：「好，你說說看，你的兩條絕路是什麼？」

于阿坤道：「所謂兩條絕路很簡單，一條是打到底，至死不休，另一條絕路是花銀子賣命，打不過的人可以拿銀子來消災，記住！不二價。」

白大少嘿嘿冷笑，道：「聽口氣，你像是身邊有不少銀子了，是嗎？」

搖搖頭，于阿坤道：「沒銀子，不過我會玩命，而且玩起來蠻嚇人的。」

突聞一個大漢破口罵道：「這小王八蛋在攪和少爺的美事了，先打死這小狗操的再說！」

白大少緩緩的一擺手，道：「這小子是你們的了。」

這句話無異是叫他三人出手了。

果然，三個大漢一齊上，六隻拳頭交叉着便往于阿坤狠擂過去，敢情是要把于阿坤按倒在桌面上。

「轟！」一聲大震，六隻拳頭齊打中桌面。

只見那張小桌子變得宛似一堵牆般的，在于阿坤奮力推送下，直把三個大漢往後面推，就如同他在打麥場上推石滾一般。

三個大漢不及閃避下，全被推向大桌，又往窗前退不迭，「咚」的一聲，三個大漢被窗牆阻住，大桌子也翻倒在地。

于阿坤回身一把拉住吃驚的白大少，冷沉的道：「小爺我修理你！」

「叭叭叭！」一連三個大嘴巴，等到白大少會過意來，早已被于阿坤推向那三個大漢身上。

手中的短皮鞭急揮，白大少吼道：「你們三個是飯桶哪！給我殺！」

于阿坤已笑對那姑娘道：「別怕，別怕，扶妳老爹一邊站。」

三個大漢已拔出尖刀來，王家大姑娘嚇得大叫道：「小兄弟，他們拿刀子了！」

于阿坤早已看到，他沉聲道：「怎麼？玩刀子了？」

三個大漢推倒小桌子，三把尖刀已往他殺來。

于阿坤奇妙的把隻牛耳尖刀在掌上旋動着，道：「動刀子的價碼貴一倍，來吧！幾個大狗熊！」

三個大漢尖刀暴削如閃電，于阿坤一聲狂吼：「母鷄護小鷄！」

金鐵撞擊成一片，便在一片碎芒裡，三個大漢已抖腕捂肚的怪叫着狂退撞跌。

于阿坤却像一條泥鰍般的自一個大漢的褲襠下面溜出來，但也帶出一溜鮮血。

那大漢下砍的刀落空，本能的大聲叫道：「狗操的專門對下路出手，陰損哪！」

于阿坤的牛耳尖刀眞玄，業已送到吃驚的白大少面前，他咧嘴在笑。

「你……」

「我怎麼了？」于阿坤雙眉一挑，又道：「我是專門搗『蛋』的人物，也就是搗你這玩意兒的人！」

說着，刀尖抵在白大少喉頭，右膝猛的頂向白大少的胯下！

「哦！」白大少幾乎要彎下腰。

「哼，別叫！」于阿坤又道：「把戲還在後頭呢！」

「你想幹什麼？」

牛耳尖刀挑向白大少的右鼻孔，他舉得高，白大少便踮起脚尖，惟恐自己鼻孔被刀挑破。

于阿坤已冷冷道：「我身邊不帶銀子，因爲我十分明白，我一定是大贏家，現在你該相信了吧？」

手上握着短皮鞭，白大少不敢稍動一下，他沉聲道：「難道……難道你小小年紀也要殺人？」

于阿坤道：「什麼事情總要有個開始，我以爲今天開始殺人最吉利！」

白大少吼道：「你小子殺人不揀地方，這裡是鎭上，你殺不了我的。」

「哼！」于阿坤怒道：「小爺殺人不揀地方，等我宰了你們，拍拍屁股換個地方，誰敢找我？」

牛耳尖刀一頓，刀刃子已在白大少的臉皮上刮得沙沙響。

于阿坤又道：「讓我想想看，是先從上面挖掉你的眼珠子？還是從下面切下你那惹禍的卵蛋！」

白大少苦喪的道：「你好陰損哪！千萬割不得！」

便在這時候，肚皮上挨刀的大漢，靜悄悄的往于阿坤走過來。

姑娘一聲叫，道：「小兄弟！」

于阿坤眞絕，他暗中施展出「

龍捲風」的起手式，身體旋動在人們的瞳孔尚未消失他的影像時，便聞得偷襲者一怪嗥，抛刀捂住下腹，撞趴在一張桌面上，身子直在桌面上顫抖不已。。

而于阿坤的尖刀，業已又點在白大少的脖子上面。

這只是一個旋轉身之間的事，白大少已似洩氣的皮球般，喘息着道：「好，好，算你小子厲害，本大少爺今天認栽！」

于阿坤道：「你姓白？」

「不錯！」

「白花花銀子的白？」

白大少怒道：「你別拿話來激我，我知道拿銀子換命，小子，你開價吧！」

于阿坤冷眼看看受傷的四個大漢，牛耳尖刀又在白大少的面前晃。

他突然伸手抓住白大少的頭髮，只一抖，便抖下一小撮，對着刀刃吹着氣，頭髮立刻齊中而斷。

他十分欣賞的道：「果然是一把剁皮利刀，好用！」

白大少怎知道這把刀是他姨媽的？

當然更不知道這把牛耳尖刀確實剁過無數人的皮，還以爲于阿坤在胡說八道的嚇他呢！

白大少冷冷的道：「指望着你小子說話算數，更把價碼開少一點！」

伸脚勾出一張椅子來，于阿坤對白大少道：「坐，你坐下來我開價！」

白大少坐在椅子上，無可奈何的看着四個手下弟兄在哇哇叫着。

他心中憤怒地想，平日裡供吃供喝供嫖，用到你們時却丟盡顏面！

于阿坤一掌拍在白大少的肩頭，笑嘻嘻的道：「白大少，你帶來了四個人，是吧？」

白大少道：「全被你打傷了。」

于阿坤一笑道：「他們四個命不值銀子，替你丟盡顏面，爲了替你省省銀子，你坐着，我先送他們上路！」

于阿坤邊說，牛耳尖刀已在掌上旋動不已的逼向四個大漢。

白大少突然厲聲道：「你省省吧！他們是我的人，丟了人也是我的事，用不到你多事。」

「哈哈！好。」于阿坤一聲大笑，道：「這麼說來，你白大少也願意付銀子，替他們買命了？」

白大少怒道：「不錯！」

于阿坤哈哈笑道：「眞是位好主子，十分體恤手下人，你對他們關愛備至，令我這小生後輩無名人大爲感動，白大少，你眞是他們心目中的好主子，佩服！」

白大少怒道：「那也是我家的事，你快開價吧！」

于阿坤笑嘻嘻的伸出一個指頭來。

白大少道：「那是多少？」

于阿坤道：「一人一千兩。」

「四個人？」

「四個人當然四千兩。」

白大少道：「你這小子窮瘋了？開口銀子上千兩，小子呀！我送你四千兩銀子你搬得動？」

于阿坤笑道：「四千兩銀子搬不動，可是那些有銀子的人們最精明，他們印了銀票，有銀票多少我也拿得動，白大少，你說呢？」

白大少怒道：「太多了，我不拿。」

于阿坤沉聲道：「還以爲他們爲你流血流汗拚老命，你這做主子的會體恤他們，沒想到你只是耍耍嘴皮子，也罷！等我宰了他們，再把你的價碼提高一倍。」

白大少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怎麼？你還要算我一份？你……你太過份了。」

「爲什麼不算你一份？」

「我並未對你動刀子吧？」

于阿坤道：「你動動嘴比動刀子還厲害，這年頭多少人單動動嘴皮子，別人就得爲他拚老命，白大少，你大概就是這種人。」

白大少道：「你折個價如何？」

于阿坤道：「一個蹦子兒也不減！」

「你不減我不給！」

「你不給我要命！」

牛耳尖刀又送上白大少的鼻尖上。

白大少一囉嗦，道：「那你說，我的你要多少？」

于阿坤道：「一萬兩！」

白大少幾乎跳起來，大叫道：「什麼？你眞是風爺張嘴——好大的口氣，我問你，小小年紀你要那麼多銀子做什麼？招災惹禍呀？」

于阿坤道：「閒話少說，你給不給？」

白大少一頓，咬咬牙道：「好，我給。」

于阿坤呵呵笑起來道：「白大少呀！我爲你看得開而賀。」

白大少怒道：「你賀我什麼？」

于阿坤道：「銀子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花些銀子買個太平，白大少呀！你可眞識時務，花出的銀子叮噹響，有價值呀！」

白大少摸摸口袋，道：「不過……不過目前我沒有，小子，我出門從來不帶銀子。」

于阿坤一笑，牛耳尖刀在掌上旋了一下，道：「沒關係，沒關係，我十分體諒手頭不方便的人，你寫張字條，我命這家的小二跑一

趟，只要銀票到手，你們只管走人，我絕對不攔你們。」

于阿坤一招手，躲在一邊的兩個小二只過來了一個。

櫃枱上文房四寶擺齊全，白大少心中泣血的寫了一張字條給于阿坤。

于阿坤接過尚未乾的字條，朝着墨字哈着氣，然後笑對小二道：「快去取銀票，回來我有重賞！」

重賞之下有勇夫，那小二立刻拔腿就跑出店門外。

于阿坤笑着看了門外一衆人羣，他有着英雄坐在八枱大轎上的得意感。

一脚挑起大圓桌，于阿坤招呼另一小二，道：「折騰了半天，口乾舌燥的，送些茶水上來！」

白大少坐在對面翻大眼，他重重的看了于阿坤一眼，沉聲道：「請問老弟，高姓大名？」

于阿坤一笑，道：「幹什麼？身家調查？」

白大少臉色泛紫，道：「本大少花了那麼多銀子，總該讓我知道是被何人敲詐去的吧？」

于阿坤嘿嘿笑道：「說得也是，花了那麼多不甘心花的銀子，任誰也會痛心疾首而又刻骨銘心的記下這位拿走銀子的人。」

白大少道：「怕的是你不敢明言。」

于阿坤嘿嘿笑了起來。

他如今已是孤家寡人一個，大皇莊完了，父母也死了，他還怕誰找上自己？

白大少怒道：「你笑什麼？」

輕鬆的放下茶杯，于阿坤像是對多年不見的老友閒聊一般，道：「在下姓于，乾鈞于，名阿坤，振興乾坤的坤，原住洛城大皇莊，家道本來不錯，如今可惜全完了。

「還有，在下自小不喜歡讀書弄墨，只在拳脚上下功夫，出道才不久，道上便送了個我聽來十分順耳的雅號——小祖宗。

「大少爺，你若記不起我的名和姓的話，乾脆你就叫我小祖宗吧！哈哈……」

白大少臉色一緊，道：「名不見經傳，哼！」

于阿坤笑了一笑，道：「快了，快了！很快你就會知道我于阿坤見不見經傳了。」

沒多久，果見小二奔回來，雙手把六張銀票送到于阿坤的面前來。

于阿坤接過銀票，仔細在上面看了看，尚且搬動指頭在合計：「五加五，這是一萬兩，這四張每張一千，四張就是四千，總共一萬四千兩。」

于阿坤把六張銀票疊在一起，小心地揣進腰包裡。

白大少冷冷道：「小祖宗，我們可以走了吧？」

于阿坤道：「白大少，今天我發發慈悲大方一次，店中你們砸壞的東西，一切損失算我的，至於他們四位，你大少可得快快送去醫治，晚了不定他們會殘廢！」

白大少手一揮，當先調頭走出店，四個受傷的互攙互扶，跌跌撞撞的走出了店門。

就在店門口，忽聽于阿坤暴吼一聲，道：「站住！」

五個人齊吃一驚。

白大少回頭怒道：「幹什麼？」

于阿坤指着這家店舖，道：「從今天起，白大少你呀！最好別再上門來，不過……」

他摸摸口袋，又道：「如果你再來也可以，你只要帶足銀票就成。」

白大少冷冷道：「你還想敲詐我？」

于阿坤道：「我需要銀子。」

他頓了一頓，又道：「只要我聽到你來過一次，白大少，我便會自動找上門，別忘了，小祖宗需要銀子！」

白大少氣咻咻的道：「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白大少與他的手下全走得十分狼狽！

于阿坤站起身來看看大門外，他一招手便叫道：「見面的有份，我今天請大夥兒喝個醉，進來吧！」

他這麼一聲喊，刹時進來二十多人，連附近的鄰居也走進店裡來，轉眼之間，坐了一屋子的人。

掌櫃的忙走近于阿坤，道：「小祖宗，不得了，你快找個地方躲起來要緊，別在這裡喝酒了！」

于阿坤道：「爲什麼？」

掌櫃的低聲道：「你可知道白大少是誰？」

于阿坤道：「還不是一個鼻子一張嘴，兩隻眼睛兩條腿，一對耳朵掛兩邊，兩隻手臂前後甩的人熊一個！」

掌櫃的忙緊張的道：「小祖宗，我不說你當然不知道，說了你一定嚇慌了，姓白的有個夜叉娘，當年在惡水灘曾爲王，小祖宗，他娘今天怕是不在家，否則今天你就活不長，快走吧！小祖宗。」

不料于阿坤道：「他娘可叫白大娘？」

掌櫃的一怔，道：「不錯！」

于阿坤哈哈一笑，道：「我就是來找那婆娘，掌櫃的你別慌，快招呼把好吃的送上來，今天我要大請客！」

掌櫃的一想：「這小祖宗原來是找香香舖老闆娘來的，難怪他一副篤定的樣子。」

於是，小飯店立刻便熱鬧起來。

這年頭白吃白喝上那兒找？

一頓吃喝到天黑，于阿坤取出一張千兩銀票來。

掌櫃一看，直搖手道：「算了，算了，今天你小祖宗替我消災解難，這頓酒菜不要錢！」

于阿坤道：「不可以，說定了我請客，一千兩銀票你換開來吧！」

掌櫃道：「小祖宗，統統不過才二十兩銀子，我上那兒去換那麼多銀子來，算了，算了！」

不料于阿坤把銀票往櫃枱一放，道：「那銀票你先收着，這兩天我不走，總要等到白大娘！」

掌櫃驚異的道：「小祖宗，你還玩眞的？」

于阿坤道：「本來沒騙你！」

此刻，吃喝的人全走光了。

于阿坤見王家姑娘走過來，淡淡的看了一眼，心想：「這位姑娘果然不錯，柳葉眉、杏仁眼，尖尖的鼻子小嘴巴，兩個臉蛋像蘋果，哈！一笑還有兩個酒渦！」

于阿坤心中暗思量，比海音小師太又漂亮多了。

款款的坐在桌對面，王家姑娘道：「小……小……」

她小了半天，說不出祖宗兩個字來。

「我叫于阿坤。」

「于兄弟，謝謝你！」

于阿坤道：「妳長得很美嘛。」

王家姑娘低下頭，老掌櫃已命夥計關上門。

他重重的看了于阿坤一眼，道：「小祖宗，你……」

「掌櫃的，我叫于阿坤。」

掌櫃低聲道：「于家小兄弟，我勸你還是連夜走吧！」

于阿坤一笑，道：「我千里迢迢找來，怎能走？」

掌櫃道：「我告訴你吧！于兄弟，白大娘當年在道上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人王，惡水灘那夥人連官府都不願招惹他們，你……」

于阿坤精神一振，道：「掌櫃的，惡水灘在什麼地方？」

掌櫃心想：「這小娃兒眞不知天高地厚，他是棺材板上睡大覺，不知死活！」

他頓了一下，道：「你還想去惡水灘？」

于阿坤道：「去遊玩一番又何妨？」

掌櫃的道：「于兄弟，多年前惡水灘聚了一夥强人，有一年他們當家的被官府抓去砍了頭，這夥人就散了夥，惡水灘雖然不見有强人，但還是沒人敢走去看。

「直到最近，聞得又有人往惡水灘那裡走，只怕那兒已經不太平了，于兄弟，你還是少去爲妙！」

于阿坤一笑，道：「掌櫃的，我倒是有句話奉勸你！」

掌櫃忙點點頭，道：「你請說。」

于阿坤道：「你的姑娘多大了？」

「今年十八歲。」

于阿坤道：「你的姑娘長得美，最好別叫她往櫃枱上站，那會帶來許多不幸的。」

重重的點點頭，掌櫃道：「老漢記住你的金玉良言，明天起我就叫她不要走出來。」

想起香香舖，于阿坤站起來，道：「我出去走走，頭一回來上元鎭，總得各處去走走看看。」

掌櫃指着店外面，對于阿坤道：「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去，西街千萬去不得。」

于阿坤道：「爲什麼？」

掌櫃道：「西街是姓白的天下，那兒有個香香舖，那正是白大娘開的。」

于阿坤一笑道：「我也記下了。」

於是，于阿坤拉開門緩緩的走出小飯店。

小街上已是燈火通明。

于阿坤剛要下台階，身後王家姑娘叫道：「于兄弟，你等等！」

于阿坤又回到門裡面，道：「有事？」

王家姑娘赧然的道：「容我量一量你的身材？」

于阿坤一怔，道：「幹什麼？」

王家姑娘大聲的道：「看你這身衣衫，大概許久沒換了吧？還破了……」

于阿坤聞言鼻子有點酸，如果是父母還在，自己那會穿破衣衫？綾羅綢緞也穿不完呐！

他望着王家姑娘，道：「妳要替我做衣衫？」

姑娘臉色羞羞的點點頭。

于阿坤道：「怕是來不及吧？」

王家姑娘道：「我趕兩個夜晚足夠了。」

于阿坤低頭看看衣衫，是有些寒酸，還是那夜四更天晨跑時穿的。

於是，于阿坤張開兩臂，王家姑娘立刻仔細量。

一邊的掌櫃笑道：「小兄弟，你眞的從幾百里外的洛城來的？」

于阿坤道：「是呀！」

掌櫃一跺脚，道：「于兄弟，你不該說出來的。」

「爲什麼不該說出來？」

掌櫃嘆口氣，道：「難道你不怕替你家裡惹下大禍嗎？于兄弟，那個白大娘可不是好鬥的呀！」

掌櫃的當然不知道于阿坤爹娘已死，大皇莊的宅子已化爲灰燼。

（未完・八）

上文提要： 狠姑婆率人進入武當山北麓的一座小廟，要將梁子畏抓起來，認爲他是內奸，向武當掌門通風報訊，梁認出狠姑婆不是厲九娘，正想反咬一口，狠姑婆命人將他面具扯下，梁反抗，司東山、路五爺朝他肩頭抓落，梁子畏且戰且走，正要逃脫，却被君簫從旁制服，司東山、路五爺上前將他面具除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黃竹峯燃起戰火　七星會危在旦夕

路五爺道：「江湖上祇有巧手書生宓必昌製作的面具，和天生的一般，這張面具，自然是宓必昌親手製造的了。」

說到這裏，伸手撕開了梁子畏的領口。

梁子畏穴道受制，祇好任由他擺佈，一聲不响。

路五爺右手在梁子畏頭上用力一搓，果然有一層薄皮，應指捲了起來，這就小心翼翼的從他頭臉上，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你當他是誰？他就是四川唐門的老當家天毒星唐友欽。

這眞是出人意外之事，在場之人，除了姬紅藥，都認識這位唐門掌門人，一時間，內心都感到無比驚奇！

路五爺不禁輕咦一聲道：「會是唐老哥！」

天毒星唐友欽目含厲芒，重重的哼了一聲，很快又閉上了眼睛。

狠姑婆一陣呷呷尖笑道：「這就不錯了，方才祁長泰向老婆子報告，他聽到武當弟子說出『唐老莊主飛鴿傳書』之言，老婆子還有些不信。如今看來，你唐友欽準是殺害了梁子畏，才以梁子畏的身份在七星會臥底，勿怪咱們此次機密行動，消息盡洩，任駝子、屠青庭，一上武當，就中了人家的埋伏。你居然還敢出賣老婆子，好讓咱們全軍盡墨，栽在武當山，你就可以進一步出賣七星會，把江湖同道一網打盡了……」

天毒星唐友欽心裏已經完全明白了。

七星會副總護法名義上雖是狠姑婆，但其實却是八手羅刹厲九娘，她自知出身九幽門，祇是一個江湖下五門扮神裝鬼的門派，名頭不及狠姑婆響亮，她從前（二十年前）也經常用狠姑婆之名。

此次在黃山石室得到了「天狠心法」，狠姑婆又有二十年沒在江湖出現了，她遂以狠姑婆之名，擔任了七星會的副總護法。

說到厲九娘擔任七星會副總護法，還是金牛星梁子畏引進的，她豈會不知自己身份？祇不知狠姑婆幾時以眞代假，收拾了厲九娘，當上副總護法。

狠姑婆要來當這副總護法，她第一個自然要對付自己了。

唐友欽不待狠姑婆說下去，仰天大笑道：「狠姑婆，咱們心照不宣，不用多說，老夫落在妳手，殺剮悉聽尊便，老夫決不皺眉。」

「聽起來好像很光棍！」狠姑婆又道：「眼下証據齊全，你殺害了梁子畏，又假冒梁子畏，潛伏七星會臥底，你還不承認？」

「老夫幾時殺害梁子畏了？」唐友欽大笑道：「說出來好讓妳大吃

一驚，三十年來老夫就是梁子畏，梁子畏就是唐友欽，江湖上根本並沒梁子畏其人。老夫之所以假扮梁子畏，完全出於教主所授意，現在妳明白了吧？老夫會是出賣七星會的人麼？」

他此話一出，不由聽得在場之人，又大出意外，三十年來，名動江湖，名列十三妖的金牛星梁子畏，居然就是唐友欽。

這兩個一正、一邪，（唐友欽結交的都是白道中人）在江湖上享有盛名的人物，竟然會二而一，一而二，由一個人化出來的。

狠姑婆平靜的點點頭道：「這就是了，四川唐門三百年來，為江湖統治百毒，一向被視為白道中人，你出入各大門派，結交的盡是白道中人，又誰知你却化名梁子畏，加入十三妖，到處興風作浪，挑撥是非，大概慫慂七星會，向各大門派挑撥，也是你出的主意了？」

唐友欽大笑道：「狠姑婆，這幾句話，才是妳眞正要問的話了，不錯，七星會要掃蕩江湖，必先滅了五大門派，這正是老夫向教主獻計的，妳現在滿足了吧？」

「很好！」狠姑婆點頭道：「你倒很合作，但老婆子還要問你一句話，說與不說，都隨便你。」

狠姑婆一向直來直往，這句話上，她用了心計。

試想天毒星唐友欽也是一門之主，他如果不說，你又能奈他何？這是欲擒故縱。

唐友欽也明知她故意拿話相套，但不得不慨然道：「妳要問甚麼，只管問吧！」

狠姑婆道：「老婆子一向和你無怨無仇，談不上有甚麼過節，老婆子在坐關屆滿，你慫慂五大門派找上百石崖尋釁，一面還要厲九娘和七星會高手混入我石府，乘幾下手，究竟是何居心？」

「問得好。」唐友欽陰森一笑，說道：「這可得分開來說，在老夫，這是驅狠鬥虎的連環之計……」

狠姑婆驚奇的「哦」了一聲。

唐友欽道：「教主因令師妹冷面觀音在涼霧山日形坐大，實力極强，要老夫設計加以消滅，正好江湖上傳出妳走火入魔，即將功行圓滿，如能使少林、武當各大門派和妳再次發生衝突，至少當場就會造成兩敗俱傷之局，如果各大門派傷亡慘重，自然不肯和妳罷休。如果傷亡慘重的一方是妳，或者妳被厲九娘所殺，這筆賬自然也記在各大門派頭上。令師妹自會傾盡全力，找各大門派尋仇，不鬧到死傷狼籍，有一方無力再戰，決不甘休。」

狠姑婆臉色凝重，唔了一聲，問道：「還有呢？」

唐友欽道：「另外一方是厲九娘，她在二十年前，就冒用了妳的名號，此次又以妳狠姑婆名義，應邀出任七星會副總護法，江湖上自然容不得有兩個狠姑婆，此其一。她能藉機把妳除去，今後正好配合本會掃蕩江湖，消滅各大門派的策略，就以狠姑婆之名，向各大門派挑明報仇，把對方逐個擊破。成功了，是七星會統治了整個武林，不成功呢，只是狠姑婆向各大門派私人尋仇，和七星會毫無干係。」

狠姑婆聽得不住點頭，說道：「果然毒辣得很，七星會居然利用老婆子這點名頭，陰謀掀起一場武林滔天殺孽，唉，當日要不是老婆子命大，有君相公仗義相助，老婆子早已完了。」

說到這裏，一面抬頭朝殿外高聲說道：「諸位道長請出來。」

但見左廡木門啓處，魚貫走出一行人來，當前一個頭簪道髻，身穿天青道袍，胸飄花白長髯，赫然正是武當派掌門人無為道長。接着是無量子、龍泉觀主耕雲子、遇眞宮觀主凌雲子、迎恩宮觀主寒雲子。

這五人當先走出左廡，立即站住，無為道人連連抬手肅客。

接着走出的是華山派掌門人商桐君、少林羅漢堂主持鐵羅漢慧能大師、點蒼雙劍李如山、鐵爪龍鏢董鎭江、神鞭李崑陽。

大家互相謙讓了一陣，由華山掌門人商桐君為首，魚貫走入大殿。

狠姑婆早已站起身，含笑抱抱拳道：「諸位道長請了，方才唐友欽說的話，諸位大概都聽到了吧？」

商桐君拱手道：「若非狠老婆婆安排妙計，不但武當派要遭受一場殺劫，就是江湖各大門派也將相繼受到七星會的襲擊，老婆婆這份高義，各大門派均感激不盡。」

狠姑婆呷呷笑道：「道長好說，老婆子愧不敢當。」

無為道長慨歎的道：「眞想不到四川唐門的老當家，會是十三妖中的金牛星梁子畏，唉，當日貧道總以為唐老莊主嫉惡如仇，言詞激烈，如今想來，正是他別有用心了。」

忠州大俠高如山道：「這樣正好，咱們先逮下梁子畏，七星會等於失去了一隻眼睛，咱們就給他來個迅雷不及掩耳，一舉蕩平金精山賊巢，免得再遺後患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從殿外飛也似的奔進一個人來。

這人大家全都認得，正是昔年名動大江南北的鐵傘天王百里雨。

他一眼看到商桐君、無為道長等人，不覺微微一怔，却朝狠姑婆抱拳道：「啓稟副總護法，屬下奉命躡踪火德星君，他本是尾隨白眉禪師身後而來，但到了離草店三里光景，就遇見一個瘦小老頭給氣跑了。」

「瘦小老頭？」狠姑婆道：「這會是誰呢？」

百里雨道：「據屬下看來，此人武功高不可測，極似昔年人稱武林雙奇的醉果老。」

接着就把當時情景，大概說了一遍。

「武林雙奇？」狠姑婆驚異的道：「這兩個老怪物，已有數十年不在江湖出現了……」

話聲未落，突聽有人低喝了聲：「打！」

一點黑影從殿外射入，直向狠姑婆打來。

狠姑婆一抬手接到手中，原來只是一個紙團，急忙打開一瞧，不覺抬起頭來，呷呷笑道：「謝謝二位了。」

百里雨就站在狠姑婆下首，一道勁風從他肩頭掠過，他竟然撩了個空，心頭大是驚奇，忍不住問道：「副總護法……」

狠姑婆一擺手道：「老婆子不是甚麼副總護法，百里大俠也莫要再以副總護法、屬下相稱了。」

百里雨道：「以兄弟之見，剿滅七星會，全在副總護法身上，一時之間，還不可遽卸仔肩呢！」

無為道長打了個稽首，接口道：「百里大俠說得不錯，貧道等人正有一個計劃在此，要和老施主奉商呢！」

狠姑婆道：「道長有何見教，老婆子洗耳恭聆。」

「不敢。」

無為道長跨上一步，說道：「貧道等人商量的結果，如此，如此……」

雲如天在他們說話之時，以「傳音入密」朝君簫說道：「雲兄，兄弟有一件事，想和你談談，咱們到外面去。」

君簫點點頭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兄弟遵命。」

雲如天轉身朝殿外行去，君簫正待跟着他走去。

姬紅藥低聲問道：「雲大哥，你要到那裏去呢？」

君簫道：「我有事出去一下，妳在這裏等我就好。」

姬紅藥輕輕扭動了一下腰肢，急着說道：「不，我要和你一起去，不論你到甚麼地方去，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君簫道：「好吧！」

姬紅藥喜道：「雲大哥，你眞好！」

她拉着雲大哥衣袖，兩人並肩往外行去。

錢神路五爺低聲道：「副總座，他們……」

狠姑婆道：「不要緊，讓他們出去好了。」

君簫、姬紅藥走出慈航殿，雲如天已經青衫飄忽，站在夜色之下等候着了，看到兩人並肩走出，不禁冷笑一聲道：「你們倒眞是一刻也分不開！」

君簫俊臉微微一熱，抱拳說道：「雲兄見邀，不知有何賜教？」

雲如天目光一寒，冷冷的道：「在下久仰雲兄武功高强，很想討教幾手，恨無機緣，今晚已無行動，正好向雲兄討教。」

君簫道：「雲兄一身所學，高我甚多，兄弟甘拜下風……」

雲如天冷然道：「不行，咱們非比不可。」

君簫聽他口氣極冷，心下不禁暗暗一怔，說道：「雲兄……」

「鏘！」雲如天一下掣出長劍，右手一振，劍身發出嗡然輕響，目注君簫，說道：「雲兄還不亮劍？」

君簫望着雲如天，心中暗想：「自從和他相識以來，他一直對我極不友善，處處顯得十分冷淡，今晚又突然提出要和我比劍，此中莫非有甚麼緣故？」心念轉動，不覺拱拱手道：「雲兄要和兄弟比劍，必有緣故，能否乞道其詳？」

雲如天道：「沒有緣故，我只是要找一個人。」

君簫問道：「雲兄要找的是誰？」

雲如天冷然道：「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君簫訝異的道：「雲兄莫非認為這人就是在下？」

雲如天道：「所以我要你撤出劍來，我可以從你出手的劍招上看出是不是他！」

君簫道：「雲兄能否把此人姓名見告？何必非動劍不可？」

雲如天看他不肯動劍，只得返劍入鞘，但就在此時，突然一聲清叱，雙手齊發，十指彈出十道勁急指風。

左手五道指風襲向君簫身前五處大穴，右手五道指風，却向站在一旁的姬紅藥襲去。

君簫不防他猝然出手，心頭猛吃一驚，一時來不及思索，同樣雙手連彈，使出「六脈眞氣」，十縷指風朝對方截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雲如天十道指風被君簫一下接住，不由身軀一陣顫抖，失聲道：「果然是你……」

突然轉身急奔而去。

君簫先前是怕他指風傷了姬紅藥，只顧發指把對方指風截住，等

到十道指風驟然一接，登時想到對方使的竟然也是「六脈眞氣」！

尤其雲如天這句「果然是你」，聲音悽婉，幽怨欲絕，一時陡然明白過來，急忙縱身掠起，口中急得大叫道：「雲妹，妳等一等！」

兩道人影急如流矢劃空，一前一後緊追下去。

姬紅藥眼看雲大哥追着雲如天下去，尤其他叫着「雲妹」，更使她放不下心，不管追得上追不上，也急如星火跟着追了下去。

原來雲如天正是君簫心中念念不忘的李如雲。(她二叔李從義送給君簫二張人皮面具的時候，曾說他一共有三張面具，一張給了如雲)她這一證實雲驚天果然就是自己日夜縈心的情郎，心頭這份氣苦，自不待言，轉身往山下急奔下去。

剛轉過一座山腳，忽然看到山徑正有一個人迎面走來，和自己去勢成一直線，眼看就要撞上。

只好身形一偏，準備從那人身邊擦過，那知妳偏身之際，敢情對方也發現了，急忙向側讓開。

這一來，兩人還是會撞個滿懷。

李如雲只得臨時閃身，往右避去。

那知妳閃身之際，那人也閃身避讓，兩人依然面對着面。

本來雙方距離不遠，但這一你讓我，我讓你，兩下一讓。

李如雲來勢何等快速，一下就到了對方面前，只得很快刹住身子。

這下才看清這人是個彎腰駝背的老頭，形容古怪，一身皮包骨頭，兩顆小眼，一個酒糟鼻，聳着肩膀，肩上還掛了一個搭褳。

此時瞪着兩顆小眼珠，口中嘖嘖的道：「你這小哥眞有些奇怪，放着大路不走，倒和小老兒捉起迷藏來了，好，我讓你。」

其實李如雲只看了他一眼，就閃身向左閃出，那知小老頭話聲一落，又向右閃出，這一來，兩人又對了面。

李如雲究竟是個身懷絕技的人，她閃出之時，對方明明還沒有動，但等身形一動，小老頭就攔在面前。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攔阻自己，這豈會是偶然之事，不覺腳下一停，目光注視小老頭，叫道：「老丈快請讓開。」

小老頭摸摸酒糟鼻，忽然嘻嘻笑道：「小倆口子鬧彆扭，說過也就算了，妳這一走，豈不全弄僵了？」

李如雲急道：「你讓不讓開？」

小老頭嘻嘻的道：「方叔公和妳祖父是老朋友，還會看着妳吃虧的？乖乖聽方叔公相勸，別再使小性子了。」

「雲妹……」

君簫一道人影如飛奔到。

小老頭聳聳肩道：「傻小子，要不是方叔公給你攔下來，你媳婦早就跑了，叫你打着燈籠也休想再找得着她，還不上去賠個不是，不是甚麼事都沒有了麼？金精山之行，鄧玄公和羊角老妖要你們兩個人去對付呢，小老兒可得走了，你們好好談談吧！」

話聲一落，果然一個轉身，梯梯他他的往山路上面走去。

君簫走上一步，低聲叫道：「雲妹！」

李如雲沒有走，也沒有理他，只是背轉身子，低着頭，一聲不作。

君簫緩緩的伸出手去，捉住了她的雙手，說道：「雲妹，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着妳，我終於又看到你了。」

李如雲嚶的一聲，撲入他懷裏……

只聽老遠傳來小老頭的聲音，嘻嘻笑道：「小姑娘，難爲妳還記得我方叔公，嘻嘻，妳大哥馬上就會回去，你只管先回去吧！」

姬紅藥道：「不，我不回去。」

小老頭道：「妳要救妳爹的性命，就快回去，方叔公有幾句話，妳不記住了，妳爹的老命也保不住了。」

＊　＊　＊

江西寧都的金精山，有獅子、蓮花、合掌、仙桃、披髮、伏虎、翠微、望仙、三巘、瑞玉、凌霄、石鼓等十二峯，諸峯葱蘢蒼翠，奇秀靈異，皆如其名。

主峯爲黃竹峯，峯勢崎險，路絕梯蹬，石徑一線，僅一人可行，但匍匐登其巓，則廣平可容千家，有泉湧出，終年不絕。

昔年十三妖倡亂江湖，爲五大門派聯合武林各地白道羣雄，予以圍剿，僅有九人突圍。

經過三十年潛伏，其中七妖暗中創立了七星會，就擇定金精山黃竹峯爲總壇，下設十二宮，(寶瓶、摩羯、人馬、天蝎、天秤、室女，獅子、巨蟹、雙子、金牛，白羊、雙魚)分佔十二峯。

對內稱爲宮主，對外則以峯名，稱爲山主，這是九月下旬，天高氣爽，山林間已呈一派秋令肅殺之氣。

晨曦初上，金精山前，一條平坦的山徑上，正有一行人沿着山脚，朝黃竹峯下迤邐而來。

這一行人，人數眞還不少！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身黑衣勁裝，背負雪亮鋼刀的漢子，兩人一對，共有二十五對，走的步伐整

齊，軍容極爲壯盛。

稍後是一雙黑布蒙頭，全身黑衣的人，(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引導着一頂由兩個黑衣大脚婆子抬着的黑色軟轎，不用說是狠姑婆的座轎了。

轎後，跟着武當掌門人無爲道長，手執玉圭，一派肅穆之色，稍後則是無量子、耕雲子、凌雲子、寒雲子四人。

最後則是天駝星任駝子、副宮主屠青庭、金牛星梁子畏、門人金傳薪、雲驚天(君簫)、雲如天(李如雲)和姬紅藥、一品刀祁長泰。

這是副總護法狠姑婆遠征武當山，班師回山。

武當派掌門人無爲道長爲了保持數百年基業，和不使武當派弟子遭受慘重的死傷，才接受了七星會副總護法的招降，他率同四名師弟同來，正是表示他對歸附七星會的誠意。

一行人剛到黃竹峯下，便聽三聲砲響，黃旗招展，八名身穿黃色密扣勁裝，手持黃底黑字四方大旗，上書「黃竹峯」三字，分兩行迎出。

接着是二十四名身穿青色勁裝，背負九環刀的彪形大漢，同樣分成兩行，雁翅般排開。

旗號是「黃竹峯」，那自然是七星會總管黃竹老人姬覺迷的手下了，看去果然訓練有素，軍容甚壯。

狠姑婆一行人馬因前面迎出了黃竹峯的人，只得在山前停住，同樣雁翅般排開，狠姑婆的座轎，剛在中間停下。

只見一個身材高大，身穿一件錦袍的禿頂紅臉老者急步從山徑上迎了下來，人還沒到，老遠就傳來一陣呵呵大笑，抱着拳洪聲道：「教主聽說副總護法凱旋歸山，特命兄弟在山前恭迓，副總護法一路辛苦了。」

軟轎由兩名大脚婆子打起轎帘，狠姑婆一脚跨下轎來，呷呷尖笑道：「有勞覺老遠迎，老婆子如何敢當？」

那紅臉老者正是七星會總管姬覺迷，只見他一張紅臉堆滿了笑，目光轉動，接着手拂蒼髯，說道：「副總護法好說，兄弟只是奉命行事，教主因武當派歸順本會，乃是本會第一件大事，自應隆重接待，副總護法請看，本會十二座山頭的山主，不是全來了麼？」

他話聲甫落，但聽山前號炮連續響起。

東首山林間，出現了二十四名青衣勁裝漢子，前面有一面白底黑字的大旗前導，上面綉着「寶瓶宮」三字。

走出一個滿頭珠翠的俏娘子，看去不過四十來歲，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正是寶瓶宮宮主七花娘。

東南首也同時出現了二十四名青衣勁裝漢子，前導大旗上，綉着「天蝎宮」三字，走出來約六十左右的蟹面老者，是天蝎宮宮主左公亮。

西南首出現二十四名青衣勁裝漢子，前導大旗上綉着「巨蟹宮」三字，走出來的是巨蟹宮宮主游龍李從善。

西首兩處山脚間，也出現了兩撥人，一撥大旗上繡的是「白羊宮」，宮主羊角風、副宮主宮南園。

另一撥大旗上繡的是「室女宮」，宮主竟是小諸葛諸葛眞，另外是一個一身勁裝的少婦，那是諸葛眞的妻子副宮主姬紅微。

十二宮只出現了五宮。

除了任駝子的雙子宮、梁子畏的金牛宮，尚有摩羯(宮主白眉老妖從未到任)人馬、天秤、獅子(宮主查天祿死於百里雨之手)雙魚等宮，全未露面。

七花娘笑吟吟說道：「老大姐替本會建下大功，謝過妳啦！」

狠姑婆眼看五宮宮主在四週出現，心中不禁暗暗一怔，忖道：「莫非咱們定下的計劃，走漏了消息，這情形分明是把我老婆子圍堵起來了。」

心念迅速一轉，雙手向四週連拱，口中呷呷笑道：「諸位宮主這般看得起老婆子，眞使老婆子深感不安，俟老婆子見過教主，再行一一致謝。」

黃竹老人姬覺迷道：「教主有命，請副總護法在此稍待，教主即將親臨。」

他話聲未落，只見一道人影如飛從山上奔來！

這人一身道裝，背負長劍，手持鐵拂，正是七星會令使賽純陽司馬宣，他朝狠姑婆稽首一禮，說道：「教主命兄弟傳下令諭，要副總護法陪同武當派掌門人無爲道長，上山晋見教主，其餘之人，一概可在山下休息。」

這話聽得狠姑婆方自一呆。

自己此行，原是在武當山慈航殿大家計議好的事，由自己率人混入黃竹峯七星會總壇。

由華山商桐君、師妹常夫人各率一撥人攔截十二宮的人趕來黃竹山馳援，一舉破去七星會總壇，十二宮也可立時瓦解。

如今十二宮有五宮已集合在這裏，七星會主又只准自己和無爲道長二人上山，這明明是佈好的陷阱……她一時尚未答話，只聽賽純陽司馬宣接着說道：「但兄弟之意，副總護法和無爲道長不用上山去了。」

這話說得十分突兀，他是七星會傳令使者，教主要狠姑婆陪同無爲道長上山，他却說出不用上山的話來。

姬覺迷一怔道：「令使此話怎說？」

司馬宣大笑道：「因爲左天霖聽信了申副教主之言，認爲狠姑婆此行有詐……」

姬覺迷大怒道：「司馬宣，你反了。」

司馬宣大笑道：「兄弟實話實說，如何不對？」

姬覺迷大喝道：「你們給我把他拏下。」

狠姑婆臉色一沉，尖喝道：「姬總管，他說的可眞？」

姬覺迷急道：「副總護法，妳別聽他的。」

早有四名黃衣大漢亮出九環力，朝司馬宣逼了過去。

司馬宣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大聲道：「你們誰敢過來？」

就在此時，瞥見西首一處山峯上，嗤的一聲，射起一道火花，接着又是「叭」「叭」兩聲爆響。

姬覺迷變色道：「伏虎山有變！」

伏虎峯天秤宮，正是伏獸天王黎不違所主持。

他手下弟子都是黎人，而且還豢養了大批惡獸，善驅虎豹，是十三妖中最厲害的人物。

狠姑婆不知是甚麼人去襲擊了天秤宮，心頭還在遲疑，但聽遠山傳來了一陣悽厲的獅吼虎號之聲，大有羣山相應之勢！

緊接着遠處峯頭，冒起了一股黑色濃煙，直衝霄漢！

緊接着但聽一個焦雷般的聲音喝道：「老小子，你逃上三十三天，老子一樣要你的命。」

「乖乖，不得了啦！」

只見一個瘦小老頭拖着鞋皮，梯梯他他的忙着奔跑，一路到處亂鑽，他身後緊追着一個身披豹皮的高大影子，縱躍如飛，不住吆喝，二人一前一後，掠過山前，滿山亂奔，轉瞬去得老遠。

君簫認得那瘦小老頭正是武林二奇的醉果老，追他的敢情就是伏獸天王黎不違了。

這情形，不用說天秤宮的一把大火，就是醉果老放的了，也許所有惡獸也全給他宰了。

形勢已然急轉直下，狠姑婆到了此時，無法再裝下去，口中不覺發出一陣刺耳的呷呷尖笑，喝道：「姬覺迷，你去叫左天霖下來，老婆子要當面問問他，我狠姑婆那裏對不起他了，他要兔盡狗烹，給老婆子來這一手，今天不給老婆子說說清楚，惹翻了我老婆子，不把黃竹峯倒過來，我就不再叫狠姑婆了。」

這話說得強硬已極，自然是借題發揮，存心反了。

這下倒把七星會總管黃竹老人給難住了！

教主雖有不得讓狠姑婆帶來的人走脫一個的命令，但却沒有授權自己可向狠姑婆攻擊。

這等關係重大之事，他自然作不了主，當場只好苦笑了笑道：「副總護法怎好輕信人言？」

話聲未落，突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從峯上傳了下來：「狠姑婆，妳好狂的口氣！」

隨着話聲，但見峯腰間，正有三道人影，如飛往峯下走來，不過眨眼工夫，便已落到面前。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皓首龐眉，身形高大，容貌奇古的黃衫老人。

他身後緊隨着兩個勁裝青年，一個是水中柱，一個是李如流，水中柱手中還捧着一柄四尺長的闊劍。

君簫心中暗道：「看情形此人就是七絕魔劍鄧玄公了！矮方朔（自稱方叔公的矮小老頭）曾交代自己，替狠姑婆對付鄧玄公，要雲妹對付羊角老妖，看來該自己上場了。」

狠姑婆一臉俱是怒容，沉聲道：「左天霖可是不敢來見老婆子，才要你鄧玄公出面來的？」

鄧玄公道：「住口，妳既敢背叛七星會，老夫以總護法的身份，要把妳拏下。」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憑你鄧玄公還不配和我老婆子動手。」說到這裏，突然回頭道：「雲驚天何在？」

君簫急忙趨身而出，躬身道：「屬下在。」

狠姑婆伸手一指鄧玄公，說道：「你去把這個不知老之將死的老匹夫拏下了，不過你要記住，他外號七絕魔劍，劍上還小有成就，老婆子限你五十招之內，把他拏下，不得傷他性命。」

君簫躬身道：「屬下遵命。」

話聲甫落，倏地轉過身去，目注鄧玄公，傲然道：「在下奉命行事，閣下可以拔劍了。」

七絕魔劍鄧玄公享譽江湖數十年，黑白兩道從未有人敢對他這般說話。

尤其方才狠姑婆說的一番話，雖是對君簫說的，但眞可把他氣昏了頭，聞言不覺仰天狂笑一聲道：「好，好，老夫眞想不出武林中能在五十招以內，把老夫拿下的人，哈哈，狠姑婆，這小子要是五十招以內拿不下老夫呢？」

狠姑婆道：「你就可以把老婆子拿下了。」

這話聽得鄧玄公不覺一愕！

以狠姑婆的身份，說出來的話自然算數，屈指武林，能在自己劍下走出五十招不落敗的人，已經爲數不多。

能在五十招和自己打成平手的，更少之又少，這年輕人居然要在五十招之內拿下自己。

這豈非是癡人說夢，但狠姑婆說得十分認眞，而且聲言拿不下自己，就把她拿下，作爲賭注。

這不是說這年輕人有非常之能麼？否則她豈肯輕率打賭。

他烱烱目光盯注在君簫臉上，只覺這年輕人神態從容，十分安詳之外，看不出他一點鋒芒，不覺暗暗點頭，忖道：「就憑他這份靜如嶽峙的定力，果然可以和自己一搏。」他眞還不敢輕視對方，緩緩說道：「柱兒，劍來。」

水中柱自從拜師以來，這許多年，從未看見過師父神色有這般凝重過，急忙趨前一步，躬身道：「師父何等身份，此人還是交弟子打發他……」

「不可！」

鄧玄公只說了兩個字，伸手從水中柱手中取過了長劍，目光又回到君簫身上，說道：「年輕人，你劍呢？」

此時敵我雙方的人，所有目光幾乎全集中在君簫的身上了。

因爲所有人中，除了狠姑婆和李如雲兩人之外，沒有一個人是知道雲驚天就是君簫的。

狠姑婆還是君簫和李如雲兩人重逢之後，回去單獨謁見她，才跟她說出了兩人身份。

並把矮方朔要自己兩人對付鄧玄公和羊角老妖的話，也告訴了狠姑婆，故而鄧玄公一現身，狠姑婆就指派君簫出場了。

閒言表過，却說君簫聽了鄧玄公要他拔劍，正待伸手，突聽一個極細的聲音在耳邊響起，說道：「孩子，鄧玄公練成『七絕劍氣』尋常兵器近身即折，只有玉芙蓉能破，你還不快取出來？」

君簫循聲望去，只見總令主賽純陽司馬宣忽然朝自己微笑點頭，心中驀然一動，暗暗忖道：「聽他口音，不就是自己師叔磨刀老人麼？」

老實說，他因七絕魔劍鄧玄公名氣太大了，自己實在毫無一點制勝把握，只是相信矮方朔要自己對付七絕魔劍。

這位風塵異人說的話，自然錯不了的！

他所憑仗的，也就是這點信心罷了！

此時聽到師叔（只有師叔磨刀老人知道他身邊有玉芙蓉）要自己取劍，當下也就不再猶豫，翻起長衫，解下玉芙蓉來。

鄧玄公目光一注，沉聲道：「年輕人，你手上可是玉芙蓉劍，那裏來的？」

君簫左手握着軟劍劍鞘，冷然道：「閣下和雲某打完五十招再問不遲。」

鄧玄公老臉微變，雙目之中隱現金光，沉笑道：「好！」

鏘！一道銀虹，隨手而起，抽出了四尺闊劍。

君簫同時一按吞口，但聽一聲細長的龍吟之聲，繞耳不絕，他手中已經多了一柄劍長三尺三寸，寒光吞吐的長劍。

就在兩人長劍出鞘，敵我雙方每一個人全神貫注之際，狠姑婆暗暗朝姬紅藥使了一個眼色。

姬紅藥忽然身軀一扭，朝姬覺迷飛撲過去，口中叫道：「爹！」

姬覺迷沉聲道：「妳怎麼會跟隨他們來的？」

姬紅藥道：「爹，我給你老人家看一樣東西你就知道了。」

＊　＊　＊

場中好戲已經上場，鄧玄公喝道：「年輕人你可以發招了。」

君簫手中軟劍出鞘之後，已經抖得筆直，略爲抱拳道：「在下只有一劍，例無虛發，五十招之中，也只能使用一次，因此還是閣下發劍吧！」

鄧玄公聽他說出他只有一劍，五十招之中，只使一次，那不是說他一招之中，就能勝得自己麼？

這小子到底是何路數，口氣竟是這般狂法？一時心頭怒不可遏，沉笑一聲道：「老夫三十三年來，從不先行發劍，今日倒教老夫破例了。」

說到這裏，右腕揚處，但聽嘶的一聲細響，登時光華暴漲，七道匹練般的銀光，宛如彩虹倒掛，冷電四射。

君簫手中握着玉芙蓉輕輕一旋，就有一層晶瑩輕霧籠住他身子，一個人不退反進，宛如輕雲一縷，從對方劍光中透出，不聞絲毫交擊之聲，輕靈無比，快如迅電，從鄧玄公身後閃出。

即使兩人並沒出手，但能從鄧玄公劍光中閃出，已是難能可貴了，敵我雙方之人，不禁紛紛喝起彩來。

鄧玄公冷哼道：「原來你是仗着范樂山的九轉身法！」

姬紅藥從懷中取出一張白紙，朝爹遞了過去，口中說道：「爹，你瞧咯！」姬覺迷接到手中，只見紙上寫着一行歪歪斜斜的字迹：「七星殞滅在即，愼勿玉石俱焚。」

這是用木炭寫的，下面還畫着一個形像滑稽的矮小老頭。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柳青青將目睹陳、柯刼持石貴妃的事情說出，她是在山洞附近見到的，當時他們的衣着和身材都像是他們兩人，因此要他們拿出証明，才可以拒絕石太師的逮捕，否則就難以洗脫罪証。就在這緊要關頭，孫九峯帶着大牛趕至，願保證兩位師弟的清白，雙方正據理力爭時，石太師已下令「四煞」進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夜探黑龍會　速赴天津渡

燕子飛苦思已久，似已想通了箇中奧妙曲折，道：「如果他二人所言非虛，係中了別人的陰謀詭計，並非眞兇，抓起來固屬冤獄，暫且不談。現在姑且假定刼持貴妃娘娘的人正是陳恭、柯友德，那麼，區區想請問老太師，他倆被捕入獄後，貴妃的飯食何人供應？」

「可以嚴刑逼供，强逼他們招出玉娘的去處。」

「此乃連誅三族的大罪，如無有力證據，任誰也不會認罪。」

「不肯招供就派人搜山。」

「搜山？他倆不是呆瓜，除非藏在萬無一失之處，怎敢公然露面。反之，若挾持石貴妃者確非他二人，也早已遠去，搜亦無用。」

「何妨先打入天牢，再找證據，寧可錯抓十個，不能放走一人。」

柳青青冷言冷語道：「這正是官衙辦案的一貫作風，天曉得冤死了多少人，老太師有沒有想過，倘若照此方法去辦，很可能證據尚未齊全，石貴妃早已餓死荒山。」

這話正中要害，石太師聽得一呆，態度馬上軟下來，道：「這倒的確值得顧慮，你們說該怎麼辦？」

燕子飛上前數步，壓低聲音道：「不如先放了他們，暗中派人盯梢，待貴妃得救後，再下手抓人。」

石如山當然不甘心就此罷手，但更不敢冒女兒餓死的危險，縱然有一千一萬個不情願，那怕是縱虎歸山，爲了愛女的安危，全家禍福，也必須隱忍承受，瞪了站立遠處的陳恭、柯友德一眼，道：「好吧，老夫就信你一次，最好不要耍甚麼花樣，萬一出了半點差錯，惟你是問！」

* * *

三天的限期很快就過去了，從第四天起，黑龍會長小洋芳子言出如山，眞的開始殺人了。

第一天，殺的是鐵掌趙鋒！

第二天，殺的是太行雙傑！

第三天，殺的是齊魯四俠！

第四天，殺的是華山八劍！

接着，南張北王死了，神州二叟死了，一向與世無爭的佛門弟子也難逃刼數。最殘酷的是，從第五天起，平民百姓，老弱婦孺，尤其是年輕婦女，有不少是先姦後殺，慘絕人寰。而死得最多的，還是幫燕子飛跑腿辦事的江湖朋友。

是可忍，孰不可忍，燕子飛、柳青青火冒三丈，氣衝斗牛，恨不得抓住毒玫瑰，吃她的肉，喝她的血，奈何鶯鶯芳踪杳杳，未再露面。

不但找不到小洋芳子、田風以及黑龍會所有的人，一下子彷彿都

上天入地，全部消失不見了。

而殺戮仍在繼續進行，人數每天以倍數增加，黑龍會的人又似乎無所不在，無孔不入。

每殺一個人，黑龍會必定丟一隻耳朵至別有天，並且附上一張紙條，寫明死者的身份姓名，同時重申前言，要燕子飛、柳青青金盆洗手，歸隱林泉，不然會一直殺下去，直至二人離開北京爲止。

爲免生靈塗炭，他倆確曾認眞考慮過退出武林。但旣而一想，向敵人屈膝，無異自取滅亡。況且個人生死事小，邦國存亡事大，從田風、毒玫瑰皆願以雙劍、寒蟬等交換他們放手不管一事看來，倭賊必有更大陰謀，無疑志在染指我大明江山。

想到這裡，深深覺得，非但不能退縮，反而要昂首前進，即使血染黃沙，粉身碎骨，也要和黑龍會周旋到底。

燕子飛拍桌而起，咬牙切齒道：「血債血還，我要倭寇付出十倍代價！」

柳青青也義憤塡膺道：「對，血債血還，不血洗黑龍會的老巢難消我心頭之恨！」

然而，黑龍會的老巢在那裡，他們根本不知道，空有滿腹怒火，找不到發洩的對象。

燕子飛緊握雙拳，忽道：「有了，有了。」

柳青青道：「有了甚麼？」

「找倭賊老巢並不難。」

「怎麼找？」

「可以去問張一夫。」

是啊，張一夫乃黑龍會的七段高手，自然曉得老窩在那裡，二人精神大振，立即趕到大牢，找到張一夫。

長島一夫的傷勢已大致痊癒，燕子飛說明來意，張一夫馬上滿口答應下來，道：「好，我帶路，愛蓮的這一筆血債正準備找他們算呢！」

柳青青道：「尊夫人一死二命的事你已經知道了？」

張一夫痛苦的點點頭，含淚道：「是我吵着要去看愛蓮，張總不得已只好說出實情。」

「當時你傷勢太重，怕你承受不起，所以才瞞着不敢說。」

「我知道，兩位是爲我好，此恩此德，張一夫有三寸氣在，必思圖報。」

燕子飛見牢外天色已黑，道：「張兄言重了，趁着天黑，咱們現在就走。」

長島一夫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戴上一頂黑色軟帽，從棉被內抽出一把緬刀，領着二人步出大牢，直奔東方。

接連穿越五條大街，轉了四個彎兒，最後走進一家茶館。

茶館生意平平，約莫上了五成座，一名夥計迎上來招呼道：「三位大爺要喝龍井？香片？鐵觀音？還是烏龍？」

張一夫帽沿拉得很低，一個勁的往後面走，口中應道：「我們不喝茶，是來找人的。」

燕子飛、柳青青緊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夥計追上來攔阻道：「三位大爺要找誰呀？」

張一夫已走出茶樓後門，面前是一座深宅大院，聞言說出一句暗語：

「紅櫻帽，黑肚兜，三寸鞋子七寸脚。」

「梳雙辮，穿夾襖，肩背葫蘆手提刀。」

夥計亦以暗語作答，原來是自己人，而且是七段高手，態度隨即改變，哈腰彎背道：「啊，是七爺(段)，要到那兒去呀？」

「找九爺。」

「可有特別通行證？」

「沒有。」

「那不行，九爺他們正在開會，沒有特別通行證，一律不准進入。」

「發生甚麼事了？爲何這般緊張？」

「屬下也不清楚，好像是因爲本土的一封飛鴿傳書所引起。」

「知道了，你去吧，我們馬上就走。」

夥計不疑有詐，轉身往回走，張一夫猛揮一刀，穿心而過，將他斃在當場。

聽到飛鴿傳書，燕子飛立即想到截獲的密函來，待張一夫拖走屍體，掩藏草叢之中，急忙取出來請他過目。可惜函件係以密碼暗語寫成，長島一夫雖是扶桑人，却非核心份子，同樣難窺底蘊。

前面院牆很高，重門深鎖，冷清清地無人把守，燕子飛小聲道：「奇怪，裡面有重要會議，外面怎未放崗佈哨？」

張一夫邊觀察着四周動靜，邊道：「倭人多詭，他們在故弄玄虛，此院共有四處通路，一家飯莊，兩家茶樓，另外還有一家客棧，各在四條不同的街上，全由扶桑人經營，關卡嚴密，暗中埋伏甚多。」

說到埋伏，柳青青徒覺有金風破空之聲傳來，纖手一探，奇準無比的撈住一支帶毒的飛鏢，在心中怒叱一聲：「還給你！」颯！鏢去如電，只聽左側大樹上響起半聲悶哼，一條矮胖的人影摔落水池中，柳青青趨前一看，面呈紫黑，已中毒身亡。

燕子飛猛一式「旱地拔葱」，登

上牆頭，展目望去，好大的一片雄偉建築，精舍無數，華屋四起，亭台樓閣，觸目皆是，表面上看似亂雜無章，細加觀察，則又井然有序，分成三個區域，外圍房屋低矮，地勢遼闊，中圍多屬迴廊亭榭，花圃橋池，內圍最小，最高，也最豪華，燈火通明，的是壯觀。

院牆四角，各有一個碉樓，儼然城堡一般。

燕子飛立身之處，就在碉樓下方，張一夫道：「碉樓居高臨下，咱們的一舉一動全在敵人掌握之中，必須首先拔除。」

餘音繚耳未盡，樓門之內已竄出一人，沉喝道：「甚麼人？」

「紅櫻帽，黑肚兜，三寸鞋子九寸脚！」

燕子飛冒充九段高手，口中以暗語答腔，人已躍起，手起掌落，那人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已如死猪般滾落牆外，魂歸離恨天。

柳青青更俐落，另一人發覺有異，凌空撲來馳援，被她一鞭絞住頸項，人頭落地，屍分二處。

張一夫衝進碉樓，見再無別人，這才安心的縱落地面。

繞過一排房子，順着一堵矮牆向前走，長島一夫指着另一排房舍道：「睡在那裡的都是六段以下的人，要不要攻其無備，殺個鷄犬不留，爲死難者復仇？」

「不！」燕子飛道：「我們來此的目的，本是要大開殺戒，討還血債的。但此刻情勢有變，探明黑龍會開會的詳情內幕比殺人更重要。」

柳青青亦有此同感，道：「子飛之言極是，咱們盡可能避開他們的耳目，深入腹地，如非必要，切勿打草驚蛇。」

主意一定，路綫也跟着變了，單揀僻靜無人之處推進，或而穿房越屋，或而伏地潛行，沒多久便順利的到達內圍前方的花牆下。

從花牆的方孔中望進去，一座佔地極廣的大樓矗立中央，雕樑畫棟，宏偉壯麗，足可與太和殿一爭高下。

樓並不高，每一層的屋簷均伸出去很長，上面鬼影幢幢，刁斗森嚴。

下面的崗哨更多，幾乎每一根柱子，每一個牆角，每一扇窗戶都有專人守衛。可謂天衣無縫，滴水不漏，飛鳥不入，蟲蟻難進。

另有一組由十二人組成的巡邏隊，在寬廣的院子裡不停的來回走動。

燕子飛全神貫注，正在尋找如何潛入大樓的最佳路綫，柳青青驀地拉了他一把，三個人一齊返身倒竄，隱藏在一座假山後方。

耳畔響起一陣規律而又有節奏的脚步聲，循聲望去，左方花牆拐角處，又出現另一支巡邏隊，正向三人原先停身之處行來。

三人屏息靜氣，目送巡邏隊去遠後，張一夫才噤聲說道：「燕大俠，柳姑娘，這十二人都是七段高手，黑龍會如此勞師動衆，大張旗鼓，今天的這個會議一定萬分重要，非比尋常。」

燕子飛道：「不錯，這個會的重要性無可置疑，樓內的戒備可能更嚴密，想要摸進去，恐非易事，勢必得費一番心思。」

柳青青道：「田九段以前請我們去的地方，只是一處三進的四合院，比這裡小得多，張朋友可曾去過？」

張一夫道：「黑龍會在此經營已久，財大勢大，房產極多，像這樣的地方，在京城內外聽說就有好幾處，兩位以前所去的那種小所在就更多了。」

「這些地方你都曉得嗎？」

「不曉得，在下只知這一個地方。」

「哼，狡兔三窟，他們比兔子還要狡猾，若是只有此地一處，提督府的兵馬就可以踏平，現在看起來，即使將此處燒成灰燼，依然拔不了黑龍會的根。」

就在柳青青說話的當兒，三個黑龍會高手，手執長劍，已躡手躡足地掩至三人身後，挺劍就刺。

猛可間，燕子飛一個大轉身，巧妙無比的將其中一人握劍的手腕扣住，順勢一轉一推，將另一人刺死在地，然後手肘回撞，被扣住的人也心脈碎裂而亡。

同一時間，又掃出一腿，絆倒了第三人。

第三人嚇得魄散魂飛，爬起來就逃，張一夫反手一刀，送他上了西天。

將三具屍體小心藏好，巡邏隊回來又走了，沿着僻暗之處，潛行至距大樓最近的一個小亭邊才暫時停下來，仔細察看，縝密計議。

大樓呈正方形，每層每面均有一人守在那裡，雖說面與面層與層之間看不見，但如有人越過花牆，各層至少有一人可一目瞭然，更何況，樓下的門邊柱後窗前都有人，牆裡牆外還有巡邏隊，從樓下潛入根本不可能。

比較可行的是從外面登樓，然而，如何引開守衛的注意，又不被巡邏的人發現，委實煞費周章，比登天還難。

角度非常重要！

時機尤其重要！

方法最最重要！

柳青青絕頂聰明，苦思良久，終被她想出一條絕妙好計，從池塘內取來一團濕土，巧手揑成一隻貓

頭鷹，再以灰白色的絲巾裹在外面，遠看栩栩如生，跟眞的一樣。

選了一個最佳的時機，最好的角度，往花牆上一放，學了一陣貓頭鷹淒厲刺耳的叫聲。

守衛乍聞叫聲，一齊循聲四望，很快便發覺貓頭鷹，不約而同的將注意力集中到花牆這一邊來了。燕子飛、柳青青、張一夫就利用這一眨眼的工夫，彈身飛上屋簷。

燕子飛身手矯健，反應奇快，守在附近倭寇的頭僅僅轉回一半，已駢指點了他的死穴，趁他未倒之前，順手拖入二樓內。

柳青青也跟着溜進二樓，獨留張一夫一人在屋面上，冒充守衛，以免被人看出破綻。

燕、柳進入樓內後，絲毫不敢大意，所幸二樓空無一人，找了一間空屋，關起房門，小心翼翼的在地板上挖了一個洞，隱隱約約中立有一陣悠揚悅耳的駝鈴聲傳入耳中。

二人互換一道驚訝的眼神，從洞中下望，只見樓下恰巧是個會議室，兩排大紅燭照得如同白晝，一張棗紅色的大方桌上，圍坐着八個人。

小洋芳子獨坐一方，面前放着一隻玉駝鈴，毒玫瑰雙手舉起，輕輕一搖，駝峯內的酒一晃盪，駝鈴之聲隨之變大，宛若萬馬奔騰，瀰漫全室，她小飲一口，放回原處，流露出一副志得意滿的神情。

田風坐在左側，田九段的下首，是兩個跟他衣著年齡相仿的人。右側的首位燕子飛認得是太師府的總管錢通，再下來，是一位全身戎裝的校尉，以及一位商場大亨模樣的胖子。

黑龍會長小洋芳子的對面，單獨坐着一個人，似是會議的主持人，腰幹挺直，一身黑衣，惜因背向而坐，燕、柳看不到他的眞面目。另一隻玉駝鈴就放在他面前，駝峯內斟滿了酒，駝鈴聲不絕如縷，悠揚悅耳。

花十郎坐在小洋芳子的後側，面前擺着一張小桌，備有文房四寶，想係擔任記錄的工作。

會議已進入尾聲，黑衣人蒼勁有力的聲音說道：「關於我們進入中土的目的、任務與計劃，本座已詳細說明，相信大家皆充分瞭解，務須貫徹遵行，不得有誤。今天召集大家來此的主要原因，也說過了，本土有密訊傳來，命令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將雙劍、寒蟬、玉駝鈴等大明瑰寶，先送兩件回扶桑。此事在時間上已有躭擱，會議一結束，隨即行動，切勿一誤再誤！」

停頓一下，拿起一份事先準備好的文件，又道：「爲了順利達成此次任務，更爲了爾後能如願完成千秋大業，特再指令如下：

「第一：護送寶物的工作，由黑龍會全權負責，我會通告青龍會從旁支援。屠殺的行動應即停止，這是一次失敗的計劃，繼續下去徒然浪費人力，甚至有暴露我方虛實之虞。燕子飛冥頑不化，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可能輕易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第二：毫無疑問，燕子飛、柳青青是我們的頭號敵人，從現在起，不再談判，不再懷柔，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務必要置他二人於死地而後已。建此奇功者，定有重賞，當然，如能誘降於我邦，賞金加倍。

「第三：陳恭、柯友德的死生，對我們的全盤計劃意義重大，宜妥爲護衛，免生不測，否則，必將功虧一簣，滿盤皆輸。

「第四：卞三娘乃本會元老，建樹良多，應盡一切可能，救她脫險。」

小洋芳子起身說道：「船隻是否已準備妥當？寶物何時交付？」

黑衣人叫她坐下，道：「船隻沒問題，隨時可用，啓航前自會將寶物交給小洋會長。」

毒玫瑰小洋芳子又待出言，一名茶樓掌櫃入內稟報道：「報告，有人混進本會，碉樓上的兩名守護，及本店的兩個夥計被他們殺害了。」

櫻櫻俏麗的臉蛋上立即籠上一層濃濃殺機，道：「可是燕子飛、柳青青他們？」

茶樓掌櫃搖頭道：「屬下沒跟他們打照面，不清楚。」

黑衣人下令道：「你下去吧，傳本座命令，擅闖本會重地者，一概格殺，不留活口！」

那茶樓掌櫃甫領命離去，外圍的巡邏隊長神色慌張的跑來報告說：「不好了，花牆外的花叢內發現三具本會弟兄的屍首，另外後方碉樓上亦有警訊傳來，又有一批人潛入本會，有一隻貓頭鷹莫名其妙的出現在花牆上。」

黑衣人怒聲道：「此處銅牆鐵壁，固若金湯，老夫就不信他們能活着離開，一隻貓頭鷹也值得你大驚不怪！」

隊長聲急語快道：「起先屬下亦不在意，及至發現是假貨時才想到土做的東西怎麼會叫，其中一定透着古怪，所以才來稟報。」

言畢，將柳青青所做的貓頭鷹呈上去。

至此，黑衣人也沉不住氣了，倏地站了起來，道：「這樣看來，已經有人以此亂我耳目，混了進來，還不快給我搜！」

隱身二樓的燕、柳耳聞目見，

心中大急，張一夫從外面探進頭來小聲道：「燕大俠，兩位在那裡？情勢緊急，現在走還來得及，再晚就走不了啦。」

燕子飛劍眉上挑，豪氣干雲，以「千里入密」之法道：「既來之，則安之，燕子飛早就想會這位黑衣人了，今夜一定要奪回駝鈴，絕不空手而回，張兄請先走一步，我們在別有天見。」

話剛說完，室外已響起上樓的腳步聲，步履雜沓，人不在少，正逐屋搜查中。

「篤！篤！篤！篤！篤！」

搜查的速度好快，轉眼便到了門外，敲門的聲音很急，震耳欲聾，田風的聲音嚷嚷道：「媽的，分明是間空屋子，怎麼會閂起來？」

事情急如燃眉，想不現身也不行，燕子飛用足一掌眞力，砰！的一聲巨響，將樓板震裂一個大洞，當先如殞石般的電墜而下。

樓下燭火盡熄，漆黑一片，在櫻櫻所坐之處的桌上一摸，玉駝鈴已不知去向。

柳青青在黑衣人所坐之處也沒找到另一隻，目力所及，樓內空無一人，一屋子的倭寇，霎時間全部煙消雲散，亮出長鞭朗聲道：「朋友們，是英雄就站到明處來，別裝神弄鬼！」

燈忽然亮了，小洋芳子、田風，以及另外兩位與會的黑龍會高手，就虎視眈眈的卓立他倆四周。

四人身後，人頭鑽動，築起了重重肉屏風，全係七段高手，人數衆多，密不透風。

黑衣人、花十郎、錢通，還有那位全副戎裝的校尉已不知去向。

小洋芳子一揚黛眉，冷笑道：「燕大爺，柳姑娘，今夜點甚麼菜，是紅燒大腿？還是清燉腦袋？」

柳青青怒叱道：「可惡的丫頭片子，少逞口舌之利，我早就懷疑妳來路有問題，只怪下手晚了，姑奶奶今天要油炸毒玫瑰！」

「彼此彼此，本會長如果早下來，別有天的那羣牛鬼神蛇，早就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少廢話，上次被妳鑽了老鼠洞，今天要妳血流五步！」

皮鞭抖出千層浪，呼啦啦地狂掃而出。

燕子飛恨透了他們濫殺無辜，早有索仇之心，掌似排空巨浪，力可裂石摧金，接連幾招攻下來，當者被靡，連連後退不止。

熱戰方酣，難解難分，耳畔突然傳來一個極熟悉的女子聲音，以「千里入密」之法說道：「索仇居次，劫寶當先，那黑衣人帶着玉駝鈴走啦。」

燕子飛聞言如夢初醒，根本沒時間想示警之人是誰，給柳青青使了一個眼色，二人三掌一鞭齊出，尖錐也似的衝殺至門口。

「不要動！」

「那裡跑？」

「把命留下來！」

喝叱聲中，門裡門外的人分而復合，如潮水般湧來，刀光、劍影、掌風，彷若暴雨狂風。

燕子飛急於脫身，下手剛猛強勁，勢如迅雷奔馬，奇招迭出，全力施爲，當者非死即傷，一口氣連攻十二掌，殺出一條血路。

柳青青以長鞭截殺身後追兵，鞭無虛發，連環出手，丈許之內的倭賊全部被她斃在鞭下。

血路已通，不再戀戰，雙雙騰空而起，突破重圍。

忽覺腳下襲來一蓬針雨，無數飛刀，二人掌劈鞭掃，毫髮未損，倒飛回去的暗器反倒傷了不少黑龍會的自己人，攻勢爲之一頓。

二人輕功絕頂，落地再起，已越過花牆，突聞樓後有打鬥之聲，迅即飛身轉過牆角，立見嚴元伯領着丁二喜、金大柱，正與神秘的黑衣人大打出手。

黑衣人面蒙黑巾，左手提着一隻木盒子，以一對三，似仍游刃有餘，迫得嚴、丁、金三人左閃右避，岌岌可危。

禍不單行，嚴元伯的身後忽又出現三條人影，猝然出手偷襲，燕子飛看得心驚膽戰，偏又鞭長莫及，幸好張一夫陡地從屋頂疾瀉而下，凌空出刀，砍下三顆血淋淋的人頭。

黑衣人見燕、柳已到，不願久留，乍然虛晃一招，忽速向後彈飛，接連兩三個起落，已暴退出五丈以外。

燕、柳那敢怠慢，立從斜刺裡兜抄過去，柳青青的長鞭挽起一片刺耳風聲，準確無比的將黑衣人手中的木盒掃落在地。

黑衣人身在空中，沒料到柳青青的鞭法如此奇絕，待要回頭拾取玉駝鈴，已慢了半步，燕子飛的手已觸及那木盒。

「找死！」

黑衣人吼聲如雷，劈出石破天驚的一掌，燕子飛頓覺有一股炙熱剛猛的熱浪排山而來，正是武林絕學血手印，驚駭之餘，全力反擊，並道：「閣下何人？」

黑衣人置若罔聞，熱浪有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波比一波熱，一波比一波猛。

做夢也沒有想到，宮女如意像幽靈似的，突然出現在黑衣人看不見的一個死角處，雙掌猛一推，硬生生地將黑衣人的熱浪震歪三四尺。

砰！巨震聲起，天搖地動，一堵矮牆應聲而倒，熾熱的掌風炙起數縷青煙，燕子飛還手稍慢，失去先機，儘管如意馳援及時，沒吃大虧，依然被震退三步。

黑衣人的動作快如閃電，柳青青的鞭鋒未至，已拾回木盒，如飛而去。

如意的行動也不慢，瞟了燕子飛一眼，擲出一個紙團，朝相反的方向逸去。

燕子飛接着紙團，猛追黑衣人，問趕來會合的嚴元伯：「嚴總，你怎麼也來了？」

嚴元伯有條不紊的道：「我是跟踪如意來的，沒料到此處關防嚴密，險阻重重，好不容易才到達花牆附近，正巧與那黑衣人不期而遇，倘非三位及時現身相助，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口中說話，腳下可絲毫不慢，剎那間高大的圍牆已近在眼前，黑衣人輕功絕佳，人已先一步上了牆頭，待燕子飛等人追至牆外時，已消失在燈火闌珊處。

這時，柳青青才找到說話的機會，略帶酸味道：「子飛，從如意肯暗中相助看來，這丫頭片子對你倒好像是眞心的，我見她剛才丟一個紙團給你，快打開來看看嘛，要是人約黃昏後，可不要叫人家久候啊。」

燕子飛心胸坦蕩，光明磊落，聞言淡淡一笑，道：「青青，妳又在說笑了，喏，妳自己看吧！」

柳青青接過紙團，打開來一看，上面只有短短的五個字：「速赴天津渡！」

＊　＊　＊

天津，興隆客棧。

傍晚，細雨霏霏。

風，很大，是從海河吹來的逆風，帶有濃濃的鹹味，似乎已經嗅到了海的氣息。

燕子旗高掛在興隆客棧的店招之上，迎風招展，甚是顯眼。

這是燕子飛的規矩，也是他一貫的作風，只要他決定在某處歇腳，就必然會掛出燕子旗，縱然是與敵對陣，生死交關，依舊不改磊落坦蕩的本色。

就因爲燕子旗的出現，客棧的生意也因而特別興隆，半日工夫不到，三十里方圓之內的江湖朋友便自動聚集在此，爲他跑脚、獻計，甚至賣命。

這一次，除柳青青外，陶濤及大牛也跟來了。

大牛，這個苦命的孩子，孤苦無依，三餐不繼，燕子飛命陶濤辦完他母親的喪事後，就讓他住進別有天，跟在柳青青身邊。

還有張一夫，妻亡子喪，傷慟逾恒，燕子飛本不願他隨行，怎奈長島一夫決心要爲天朝立功，爲妻兒索仇，情義感人，只好遂其所願。

在客棧的後院，租下五個客房，作爲臨時總部，大家圍坐在一起，籌思良策。

柳青青掌托香腮，凝視着張一夫，道：「就張朋友的實際經驗而言，來去扶桑你們坐的是客船？還是備有專船接送？」

長島一夫不假思索，立道：「不一定，人數少的時候坐客船，多時就有專船接送。另外，如遇有特殊任務，或緊急事故，也都備有專船。」

「如此說來，這一次他們應該也是坐專船囉？」

「如無意外，應以坐專船的成份居多。」

一名店小二，托盤上擺着一隻茶壺，五個茶杯，未經敲門便兀自大模大樣的走進來，將原來的茶具收起，換上新的，還倒了五杯熱茶，抹乾桌子，深施一禮，又轉身離去。

「站住！」燕子飛霍地起身喝斥道：「本俠曾交代店家，沒有召喚，不許騷擾，你怎麼這樣不懂規矩？」

店小二從容不迫道：「客爺請別誤會，這只是例行服務，沒有別的意思。」

（未完・十四）

本刊啟事

本刊自刊以來已達三十五年之久，承蒙各地讀者擁護，至深感謝，本刊一向宗旨取之讀者，用諸讀友，忠誠服務，始能維持至今，近年來，物價飛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刊仍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爲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爲每本港幣十八元正，由第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日期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出版社謹啟

上文提要：百忍大師與皇甫老人告訴王彩雲，玄小龍與丁氏姊妹是淸白的，說話間東洋殺手追到，却被王彩雲遁術與皇甫老人的鐵拳打下江中，玄小龍帶領黃忠等人收復了上海分舵後，又直逼南通分舵，却在海上遇水寇襲來，玄小龍本想在盡早時間內趕赴南通收復失地，不料却發現水寇中有幾人是南通分舵的人……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巧施陣式救義士　收復失地赴鎮江

此刻，水寇們才發現大勢不妙，能逃的只不過五七人拚了命的往自己快船上奔！

大船上有人大叫：「把你們的死人抬走！」

緊接着，噗通响聲傳來，幾具屍體被拋到水寇的船上去。

再看附近，馬超人正站在船頭上大聲罵！「操你娘的，別跑呀，王八老蛋也怕(煮)輸呀！」

馬超人有些大舌頭，他把輸字叫成煮字！

* * *

玄小龍擔心朱光遠的傷，朱光遠原本傷得不輕，他怎能再挨刀？

玄小龍撲過去！「朱叔，你怎麼樣？」

朱光遠苦笑道：「少幫主，反正我身上的傷沒有好，便是再加上一刀，又能怎麼樣？哈！」

他反而自己笑了！

玄小龍一聽感動極了，這才是義士風，爲了大龍幫，他們沒把自己的命看重，挨刀叫不痛！

玄小龍立刻叫那黃忠過船來，他要黃忠快爲朱光遠包紮傷處，他自己再回到大船上！

於是，附近馬超人的大船也過來了，所幸也只有三人受了刀傷，兩條小快船無損失，大伙把人數再清點，這一役一共傷了九人，倒是因爲人多，大家彼此有照顧！

只不過這樣仍然令玄小龍傷心，這才是剛剛往淮上逼近，未來的惡戰還不知有多少吶！

玄小龍半天沒出聲，那黃忠的大船交由玄小龍親自率領着尹大明已當先率船往南通港駛去！

尹大明的心中忿怒，南通分舵的人與水寇們結合了，這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 * *

南通近江邊有座小山，山名不太雅，起名叫「狠山」！

玄小龍率的船隊過了狠山坡，只見遠處水面上來往漁帆多起來，那前導大船的正是尹大明，只見他站在船頭上正自雙手指前指後的把大船往南通港方向導行！

要知「神箭」尹大明本是大龍幫南通分舵舵主，這兒不論是陸上水面，他最熟悉不過！

他不但地形熟悉，在地方上的人面也廣，提到神箭尹爺，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只因爲大龍幫換了個主子，他這舵主變成人家副手了，副手與正舵主差得太多了，不論是人事調派，錢糧支配，甚至生殺獎賞，全部由舵主當家，尹大明就幹了十多年當家做主的事！

如今突然不升反降，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要知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他尹大明忽然矮半截，他心中能平衡舒坦嗎？

尹大明不是聖人，江湖人最論得失，再加上他被張長江有意架空，每月發一定的銀子外，甚麼事情也沒有他的份，那朱光遠來找他，老哥倆站在江邊罵大街！

如今他兩人又幾乎死在黃浦江，心中那股子忿怒，祇想找人拚命！

當然是找張長江拚命！

大船到了南通港外集中在一起落了錨，兩個時辰前打了一場水面仗，如今大伙在船上造飯先把肚子塡個飽！

玄小龍又把黃忠找來了！

那尹大明聽說朱光遠又挨了刀，他最關心不過，便立刻走到朱光遠的大船上！

朱光遠在喝酒吶！

「嗨！我爲你正擔心，你却在喝酒！」

朱光遠笑笑，道：「尹兄，咱們生就挨刀的命，便也有一具挨刀的身子，如果挨上幾刀就完蛋，操，那是好命，那不是咱們的命！」

尹大明道：「大概傷得不重，我也放心了！」

朱光遠道：「兄弟們有人發現水寇中有你們南通分舵的人，眞的嗎？」

尹大明道：「我也發現了，娘的，我原就以爲張長江不是好東西，他是丘泰來的人呀！」

朱光遠道：「丘泰來與大海盜是拜把兄弟，可好，一個在海上打劫，另一人在江河稱王，娘的，他們陰謀在一起，却把咱們坑死了！」

尹大明道：「這就叫人心難測水難量，當初姓丘的在老幫主面前逢迎拍馬，哈巴狗舐脚丫子，掙得老幫主的提拔而幹上二把交椅，誰會知道他與大海盜有關係！」

朱光遠道：「如今來到南通港，且看你的了！」

尹大明嘿嘿笑了！

* * *

二更天剛剛過，一條雙桅快船駛過來，玄小龍早把人員分派妥，船一到，大伙立刻往船上跳，尹大明也下了船，另外便是黃忠也跟去了！

二十名有功夫的大漢由那尹大明分派，快船便往岸邊駛過去！

南通港內有燈火，只不過石堤那面已不見行人了！

尹大明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如何下手？」

玄小龍道：「先拿下分舵，控制所有的人！」

尹大明道：「我以爲那張長江此刻必不在舵口，他一定住到西城的那兩個女人地方了！」

玄小龍道：「他跑不掉的！」

於是，雙桅快船靠上岸，二十多名忿怒的大漢便一哄而上了岸！

尹大明當先往前走，他的手上沒傢伙，腰裡却插了一把刀！

就快繞過石堤了，忽的來路上一個中年大漢走過來，這大漢見是尹大明，立刻迎上前！

「是你呀，副座，這幾天不見你的面，怎麼……」

這人發覺尹大明身後一批提刀人，吃一驚，又道：「噫，這些人是幹甚麼的？」

尹大明忽的一把揪住這人的衣衫領口，沉聲道：「丁三，你從那兒來！」

那人吃一驚，道：「我他娘的除了高家賭場之外，我還能去那裡？空了口袋我是回去船上睡大覺的！」

尹大明冷冷道：「丁三，你可是大龍幫的老人吧？」

丁三怔了一下，道：「這事你比我更明白，何需多問我呀！」

尹大明道：「一年來，你在船上日子過得怎麼樣？」

丁三嘆口氣道：「我他娘的，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小小把頭專門找我的痲煩，操他娘，不想幹又怎麼樣？混日子過吧！」

尹大明道：「船上還有什麼人？」

丁三道：「昨夜有三個人跟船把頭離開了，不知道他們幹什麼去了，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尹大明道：「來，見過少幫主，給你個戴罪立功的好機會。」

一聽少幫主在此，那丁三踮起脚往暗中找：「在那兒，少幫主在那兒？」

尹大明指指玄小龍，道：「就在你面前。」

丁三雙目一亮，道：「他……他不是……」

尹大明道：「老幫主之公子，玄小龍是也，你明白了嗎？快見禮！」

丁三只一頓，單膝一屈打個千，道：「眞是老天有眼，老幫主後繼有人了。」

玄小龍道：「南通的船在那兒？」

丁三指指遠處道：「乾靠石堤邊上。」

什麼叫乾靠，那是既不上貨，又無他事可做，船上無所是事的乾吃糧。

玄小龍對黃忠道：「你帶十名兄弟，把船接收過來，若有抵抗，殺！」

他的聲量不大，但甚具權威，丁三忙接道：「我丁三願做你的馬前卒，走！」

黃忠道：「少幫主，去十人之

後，少幫主的力量單薄了，是不是？」

玄小龍道：「不礙事，我原來也不打算叫他們拚殺。」

大家已知道少幫主的武功高不可測，他的話當然更不是在吹牛。

於是，人員撥出十個人，十人跟黃忠轉往石堤遠處快步奔去。

且不說玄小龍與尹大明率人往南通街上走，先說那黃忠率人由丁三帶路到了靠在一起的兩條雙桅船上，二更已過，船上的人只有兩三個。

這兩三人之中只有一個是老人，他專門爲船上的人做吃的，黃忠與丁三當先上了船，那丁三神氣了。

「起來，起來，你們這些王八蛋。」

他叫了幾聲，另一船上有人罵開了：「丁三，狗操的，你是不是又輸光了，還是黃湯喝多了，找挨揍呀！」

丁三大怒，怪叫一聲：「再不走出來老子殺人了。」

他這是狂吼，不由船上的人不相信，立刻間，先是第一條船上冒出三個人，另一條船上人兩個，這五個人披衣出了艙門外，立刻怔住了。

有個大漢指着丁三叱道：「你小子把什麼人帶來船上？張爺知道要你命。」

「叭！」

「唷！」

丁三不含糊，一個巴掌打過去，他指着黃忠對五個人叱叱：「這位是黃爺，總舵來的忠義人，你們一切全得聽黃爺的。」

有個怒漢沉叱道：「放屁，咱們只聽張爺的。」

黃忠冷笑一聲，道：「我是仁慈的，你們願意留下來，就把船開向石堤另一邊，如果不留，請走人。」

那人大怒，吼罵：「他奶奶的，做夢呀！」

有兩個人立刻取來鋼刀，刀在人有膽，五個人有四個要殺人。

黃忠一聲冷笑，道：「是你們逼我殺人，怨不了我的手段殘酷。」

他把身子往一邊閃，對他身後的人吩咐：「砍了他們！」

「殺！」

黃忠這面十個人，十個都是狠角色，一聽黃忠的吩咐，立刻亂刀殺過去。

四個怒漢出刀砍，怎能擋住自四面八方殺過來的亂刀，兩個人當場頭被砍裂一大半，另兩人刀也飛了，肩也裂了，嗥叫着被砍落江中了。

只有一人是那做飯的老人，他早聽了丁三的話，一直瞧着黃忠，此刻他走上前，道：「你眞的是總舵來的人？你們已把那可惡的殺胚趕走了？」

黃忠道：「快了，咱們這就一路殺到淮上去。」

那人落淚了。

他爲什麼會落淚？當然還有一段小插曲。

＊　＊　＊

兩條快船各自分出五個人守船上，然後解纜繩把船移到石岸另一面，這是黃忠的決定，大龍幫的船都集中在一個地方。

船在移動中，那個做飯的老者對黃忠道：「老幫主玄爺有消息了嗎？」

黃忠道：「咱們都在懷念老幫主。」

老人抹去淚水，道：「老兄啊，你不知道，當年老幫主到南通巡查，我的老伴大病在床，不料這件小事也被老幫主知道，唉，老幫主派人送糧食，另外還送了銀子一百兩，我的老伴原是活不久的人，可這麼一高興，她又撐了三年多，老幫主這是好心人，咱們怎麼能忘記，一年前聽說老幫主讓了位，我至今還在傷心吶。」

黃忠一聽，他拍拍老者，道：「快了，天快亮了，你放心，咱們這就快收復大龍幫基業了。」

老人聽了直點頭，表情是十分激動的。

＊　＊　＊

玄小龍在尹大明的導引下，率人直奔南通西城內的柳林大道，那兒有一所大院子，高高的院牆丈八高，大門早已關上了。

尹大明當先上前去拍門，他還大聲吼叫。「開門，開門！」

夜來人靜聽得遠，大門內已有人問：「什麼人？」

尹大明叱道：「娘的，我的聲音你也聽不出來了。」

裡面已有人走動。

「唷，是副舵主回來了，大家正在想你這幾天怎麼不見了，還以爲……」

「呀」的一聲門開了，那人一瞪眼，尹大明一把推得那人往後退。

立刻間，玄小龍跟着尹大明進了門，十個怒漢奔進去，剎時間大門又被關上了。

這時候，又有三個漢子自裡面走出來，其中一人吼叱道：「什麼人跑到咱們這裡鬧事！」

尹大明冷叱道：「都給我出來，那個違抗我宰活人。」

他這是聲色俱厲，又是二當家，裡面七八人便匆匆的走出院子來。

有人還在吃驚的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尹大明大聲吼叫，屋子裡只出來五個漢子，其中一人走到尹大明面前，道：「副座，你這是幹什麼？他們又是什麼人？」

尹大明叱道：「站一邊去，張長江他人呢？」

那人一聲冷笑，道：「喲，怎麼啦，窩囊氣受夠了，找幾個人想幫你造反呀？」

尹大明突然一巴掌摑在這人的臉上，他含恨出手，手法重，打得這人哇哇叫的旋了個大翻身。

「你怎麼打人？」

尹大明道：「不聽話我還殺人吶。」

他問另外四人，道：「船上就你們幾個人？」

有個年長的道：「副座，你也清楚舵主在那兒，這時候除了西城後街之外……」

忽又一人，道：「不對啦，我好像昨天過午發現舵主帶了八名兄弟，說是去辦事，不知道……」

尹大明冷笑，道：「你們幾個是混蛋，我便對你們說明白，張長江同那八名兄弟們遠到五十幾里外的江邊扮水寇去了，娘的，算他倒楣，偏偏碰上咱們少幫主，嘿……」

五個漢子齊瞪眼，尹大明便指着玄小龍，又重重的道：「還不快過來給少幫主見個禮。」

挨巴掌的漢子不服氣，道：「他不是少主丘占魁。」

「颯」聲起處，尹大明出刀了，而且是毫無預警之下刺出這一刀。

那漢子怎會想到挨了巴掌又挨刀，他「呀」的一聲大叫着，雙目幾乎快突出來了。

「你……你……」

尹大明自這人的肚皮上拔出尖刀來，他一脚把這漢子踹倒在地上了。

尹大明看看吃驚的四個漢子，道：「你們都是咱們大龍幫的老人了，一年多以前，老幫主玄老爺子失察，上了賊人大當，大龍幫寶座旁落他人之手，如今事情明朗，不久你們就會明白。」

他對玄小龍又道：「少幫主，他們四人是老人，不會錯的。」

玄小龍點點頭，只見四人衝着玄小龍施禮不迭。

玄小龍點點頭，道：「尹叔，由你分派他們的工作，等到咱們奪回基業，兄弟們都有重賞。」

尹大明道：「咱們帶來的這十個人就留下來，盡快的先幫着把此地的糧秣搬運上船，我帶少幫主去收拾那個狗操的張長江。」

從他的忿怒之情，便知道這尹大明早已恨透了張長江，一邊的四個漢子聽了尹大明的話，這才相信眼前的事實，不由臉上露出了笑容。

又聽那個漢子，道：「副座……不，應該仍稱你舵主呀，不知道張長江他們回來沒有，他們……眞的去扮水寇了嗎？」

尹大明心中舒服，他已經很久沒聽人叫他一聲舵主了，此刻聽來，令他高興得想哭。

哭並非純是表示悲哀，高興過度會哭。

尹大明收起尖刀，他拍拍那人道：「我的好兄弟，那是錯不了的。」

那人指着江邊，道：「水寇需用船呀，咱們的船仍然在江岸，過年我還在船上吶。」

尹大明道：「笨，張長江用咱們大龍幫的船，他以後就別混了。」

那人一想，點頭稱是。

尹大明把事情交代帶來的十個漢子，他便與玄小龍轉往南通西城了。

＊　＊　＊

小小三合院，院門口柳樹兩三株，幾撮柳枝還越過牆頭垂在小院中。

紅瓦屋三間半，其中半間是灶房，那兩暗一明正屋內，這時候燈火通明，一桌酒菜香味飄出來。

這光景應是愉快的，只不過正相反，吃酒的人也悲哀，聽聽，那個把一條手臂用布帶吊在脖根上的毛臉怒漢，口沫橫飛在罵大街。

另外四個漢子聽得直瞪眼，一邊兩個俏娘兒們，端着酒壺盡着倒，嘴巴閉着不說話。

「操那娘的老皮，眞的是那尹大明王八蛋嗎？」

對面坐的漢子頭上纏白布，白布上還浸有血，他重重的點頭，道：「是他，我還叫一聲，不料頭上挨一刀。」

另一漢子道：「剛上來未交手，突然飛來三支箭，咱們謝老三與伍老八還有個我沒看清，三人就挨了箭死在江中了。」

那毛面怒漢不是別人，乃大龍幫南通分舵舵主張長江是也。

這姓張的正是丘泰來帶進大龍幫的主力人馬，張長江孔武有力，使一根三十六斤半重的鑌鐵棍，有人也叫它齊眉棍，功夫自然了得，只可惜這一回遇上玄小龍。

張長江突然抓過女人手中酒壺，他仰起脖子就是大半壺喝下肚。

「娘的臭皮，尹大明啊尹大明，你小子別叫張大爺碰上，張大爺不把你的腦油砸出來，張大爺就是你襠裡吊的那一串。」

「你還不夠格吊在老子襠裡。」

這一聲來自小院中，快三更天了，怎麼還會有人來？

這一聲也叫屋中人吃一驚，兩個女子驚叫着往張長江的身後躲。

張長江的右肩有劍傷，那是在江面上他扮强樑被玄小龍削傷的。

只見他颯的一聲站起來，吼道：「他娘的，是尹大明個王八蛋的聲音，走，出去！」

五個人各自抄了一把刀，張長江只有左手能使刀，刀子握在左手上。

轟的一聲出了門，張長江冷冷笑了。

張長江發覺院中只有兩個人，他的心情輕鬆多了。

大步迎過去，張長江戟指尹大明，叱道：「姓尹的，這幾天你不須外出，我已經放你一馬了，你個狗東西反而壞我的大事。」

尹大明道：「可是拆穿你扮水寇的陰謀？娘的，你與丘泰來出身大海盜，你們這是狗不改吃屎，非搶人不過癮，是不是？」

張長江叱道：「是你娘的蛋，什麼扮强盜，那是你說的，你能找到証人嗎？」

「我就是証人。」玄小龍自暗處走上前。

張長江一聽，立刻抬目看過去，他心中大吃一驚，因爲他心中的煞星出現了。

「娘的，你是誰？」

玄小龍道：「我是証人呀！」

張長江道：「你小子想証明什麼？」

玄小龍道：「証明你不務正業，江面上扮水寇。」

張長江大怒，吼道：「放屁，血口噴人。」

玄小龍冷笑道：「你的齊眉棍呢？還有你肩上的一劍，忘了是我所傷的嗎？」

張長江當然知道，如今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時候，但他只是眼紅而死不承認的道：「老子不知道你這小王八蛋在胡扯些什麼。」

尹大明對玄小龍道：「少幫主，我已窩囊了一年多，猶似寄人籬下的可憐蟲，哈哈，如今看看張長江這狗東西，他的窩囊猶勝我百倍，娘的，挨了劍也不承認，這是仇人站面前，硬說不認識，操他娘的，這不是丟人現眼是什麼，人嘛，活要活得順氣，死要死得壯烈，砍下頭也不過碗口那麼大個疤，這種表現還在江湖上混他娘的什麼呀，回家給老婆洗小褲吧。」

張長江的面孔彆成了豬肝色，他暴吼一聲：「尹大明，你個王八蛋，你放的什麼閒屁，他又是什麼少幫主。」

尹大明道：「姓張的，你們的末日到了，這位不是別人，乃大龍幫的老幫主玄老爺子的兒子，玄小龍的是也，你若識相，爬地上叩九個響頭滾出南通，敢說個不字，你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張長江五人齊動容，五個人也彼此在點頭，尹大明道：「怎樣，想好了嗎？」

猛古丁，張長江騰身出刀，他口中狂叱：「老子們想着如何殺了你們……狠宰啊！」

「殺！」

相當有默契，另外四人合力撲向玄小龍，四把砍刀分成四個方向殺到。

玄小龍一個錯步閃躍間，長劍灑出一招「天外飛虹」，人剛落地，身後已傳來「轟」聲，一個漢子已倒在血泊中了。

另外五人不稍退，立刻再追殺。

這時候，張長江一人迎上了尹大明，兩個人已殺在一起，這二人，一個身上傷未癒，另一人才被劍殺傷，只能以左手對敵。

雖然如此，兩個人幹得仍然轟轟烈烈有攻無退，狠不得一下子把對方大開膛。

玄小龍擔心的是尹大明身上有傷，久戰必失，那是他最不想見到的。

心念間，玄小龍厲吼一聲：「都死吧！」

灰暗中只見流閃的璀燦劍芒穿越過三處刀層，幾聲凄叫立刻傳來，玄小龍果然出劍如電，三個漢子怎是他的對手，相繼倒在地上。

玄小龍回頭看，只見尹大明的身上有血往外冒，尹大明不吭聲，仍然揮刀狂殺。

那張長江的右臂布帶也斷了，有血正自洒下來，兩個人變成你一刀我一刀的蠻幹了。

玄小龍看得心中一痛，這是爲大龍幫在洒熱血啊！

他不再猶豫了，一聲大吼。

「殺！」

一團黑影如大鵬臨頭罩過去，張長江塌肩舉刀阻擋上去，不料半空中長劍好像突然變得長了三尺，「噗」的一聲起處，那鋒利的劍身已穿過張長江的肚皮。

張長江抛刀左手按在肚皮上，口中發出嗚嗚聲不休，他錯步擠不出一句話，然後「咚」的一聲倒在地。

玄小龍落下地的時候，聽到屋中發出驚呼聲。

尹大明站在墻下大喘氣，他眞的是力氣出盡了，看他望着玄小龍直翻動白眼珠子就知道他快虛脫了。

玄小龍急忙走過來。

「尹叔，你的傷？」

「不……不要緊……」

就在這時候，只見屋中奔出一個女子，這女子雙手捧着個手提袋子。

她驚慌的走到玄小龍面前，道：「大少爺，你開恩，這些都是張舵主，張爺的東西，咱們不要了，你別殺我們，你拿去。」

玄小龍道：「別怕，我們不是來搶劫，姓張的是海盜，咱們是來清理大龍幫的呀！」

於是，屋中的女人也走出來了。

這女人長得清秀可人，快三十的人了，臉蛋光白可愛，雙目水汪汪的掛在一雙柳眉下，宛如掛了一對水燈籠，那白晰的皮膚也誘人，只不過相書上有記載，這種女人難成家，一生命主賤，適合做妾身。

她的聲音也細細的宛如竹絲輕敲聲，唔噥啊啦的嗲勁足，習慣的說話先斜目。

「公子爺，你眞的不一樣，你是大好人，不比張長江，口口聲聲要砍人，他好像是五閻王。」

「公子爺，張長江的這包東西……」

「妳收下，找位好人家，這樣日子才踏實，男人拈花惹草，女人要避免拈財惹禍。」

於是，玄小龍扶着尹大明走了。

尹大明經過一陣喘息，他好多了。

「少幫主，照說那女人拿的一袋東西，咱們應該接收，那是個大數目。」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兩個無依的女人也可憐，咱們也不缺那些。」

尹大明心中一熱，這才是具雄才大略的英雄氣概，大龍幫祥瑞之光又將來臨了，他好感動，生在這世上能爲別人想的人，這個人才是英雄，才稱得上祥龍。

＊　＊　＊

玄小龍也擔心另外十人的情況，他與尹大明匆匆的又來到南通分舵，只見大門已上了鎖。

尹大明心中想，人去那兒了？

「少幫主，咱們快去江岸邊看看，也許已上船去了。」

玄小龍道：「三更天已過，他們何不等到天亮再回船上去？」

二人剛要離去，忽聽有馬嘶聲傳來，玄小龍道：「尹叔，你聽……」

尹大明一聽，急把手一指，道：「快到後門去。」

玄小龍當先往一條巷口走進去，尹大明道：「必是有人在搬運東西，咱們分舵後門外有馬厩。」

二人匆匆的走到後門口，果然發現三個漢子往馬背上馱蔴袋。

三人見玄小龍二人來到，都楞了。

尹大明道：「你們三人在幹什麼？」

三人面面相覷，尹大明怒吼一聲，道：「還不從實的招出來！」

有個年長的道：「尹爺，那張長江……」

尹大明冷冷道：「死了，少幫主給他一劍穿心，死得很公道。」

那人一怔，道：「便是張長江死了，我說尹爺，大龍幫如今已是丘泰來天下，你們眼前只有這點力量，經過咱們仔細想，前途暗淡吶。」

尹大明道：「所以你們便打算暗中溜走呀？」

那人道：「明知難成氣候，誰也不願意白白等死。」

玄小龍一聽，淡淡的道：「是的，人各有志，我不勉强，你們有自己的選擇。」

那人立刻道：「尹爺，玄少爺，咱們走，並不回淮上去，咱們遠遠走高飛。」

尹大明叱道：「剛才你們還那麼高興的，原來你們心中還有顧忌，眞令人失望。」

玄小龍道：「就叫他們走吧！」

尹大明道：「你們馬背上馱的什麼？且打開來叫我看一看。」

三個漢子去解繩，玄小龍道：「不必了，他們爲大龍幫出過力氣，也是我爹的人馬，他們有權拿走東西。」

尹大明忿忿的道：「聽聽，你們應該慚愧。」

三人又楞住了。

＊　＊　＊

前後門已上了鎖，玄小龍扶着尹大明往江邊走，不料，二人快走到江岸邊了，黑暗中傳來馬蹄聲，玄小龍不在意，但尹大明回頭看，他發現走的三個人追來了。

悄悄站立，冷冷等待，果然三騎已到二人面前。

尹大明已叱道：「走就走，如何又跟上來？」

其中一人道：「尹爺，咱們幾個不爲別的，實在受到少幫主的感動，如果咱們就此走掉，那還是人嗎？」

另一人接道：「想想一年多以前，老幫主一年三節下來各分舵慰問大伙，那種親切，那種關懷，銀子不少給，兄弟們都滿意，可是這一年來，咱們變成二等人了，頭等人物是他們，娘的，這口氣叫人難嚥下去呀！」

尹大明道：「爲什麼你們打算走？」

那漢子嘆口氣，道：「原是以爲少幫主人單勢孤難成大事，可是後來想一想，什麼事總是由少而多，眼前加入的也許是十幾個，以後會多的嘛。」

尹大明一聽，冷笑道：「什

麼？你們以爲眼下只有十幾個嗎？」

三人齊齊一怔，又聽那人道：「不就是剛才你們出現的十多人嗎？」

玄小龍淡淡一笑，而尹大明手指江邊，道：「老實告訴你三人，咱們的人已超過一百人，都已在大海船上了，娘的，眞叫你們看扁了。」

三人一聽，不由一驚。

尹大明道：「上海分舵的人馬，再加上少幫主自海盜窩把去年海上失踪的十二條大船上的大龍幫兄弟救出來，目前已有百多人了，要不要去看看？」

那人哈哈一笑，道：「有這種事呀，太令人驚訝又高興了，尹爺，咱們回來是對的。」

玄小龍道：「三位好兄弟，你們三位先留守在南通，這兒不能無人駐守，且等事成之後，一應東西交由你三人看守，我以爲不會有什麼事的，回去吧！」

灰暗中，已有人往這面奔來了。

那人快到玄小龍身邊，才看清是黃忠。

黃忠向玄小龍抱拳，道：「少幫主，又多了兩條快船，加上原先的四條大船與兩條上海分舵的快船，咱們一共有八條船了。」

拉馬的三人中，有人接道：「尹爺，我也去，可以嗎？駐守的兩個人就夠了。」

那人已把韁繩拋給另一人了。

玄小龍很高興，立刻問道：「人員分派得如何？每一條船上多少人？」

黃忠道：「屬下已加以調整，大海船上十六人，雙桅快船十一人，尚有兩人，我選精壯的跟在少幫主身邊。」

玄小龍道：「咱們這就出航，大伙船上多休息。」

他看看拉馬的三人，又道：「你們就留下兩人吧，小心看守別亂走。」

兩個漢子拉馬又回頭了，這是有任務在身，南通分舵一時間是不會有事的。

* * *

玄小龍最關心朱光遠的傷，以目前而言，朱光遠算是有力幫手，朱光遠也算是大將。

玄小龍先上了朱光遠的船艙中，他發現朱光遠身子有些發燒。

「朱叔，你的傷如何？」

朱光遠道：「少幫主，我以爲不會有事的，少幫主千萬別把心放在光遠身上，大事爲重。」

玄小龍道：「朱叔的傷就是大事。」

他在艙中呼叫道：「黃大叔……」

黃忠在附近大船上正自調派人員，聽得玄小龍的呼叫，三脚兩步的奔過來。

「少幫主，你吩咐。」

玄小龍道：「朱叔的傷重，他發燒，咱們暫時不去，你以爲如何？」

黃忠道：「少幫主決定不走，咱們就不走，我派人去找大夫來。」

尹大明也來了。

尹大明是關心朱光遠的，他二人私交好極了，尹大明聽了玄小龍說留下來，他立刻搖手，道：「走，少幫主，咱們在南通殺人了，明天消息傳出必轟動，還是連夜去鎭江，那兒咱們請大夫。」

黃忠一聽，點頭道：「少幫主，減少痲煩是對的，再說那鎭江也有咱們分舵，『過山虎』林能在鎭江。」

尹大明嘆口氣，道：「舵主不是林能了，余天生才是當家做主的人。」

玄小龍道：「水面上一共六處分舵，陸上也有六個，聽我爹說，遠的北到黃河岸，南的也在無錫鎭，咱們這是一路殺回淮上，姓余的識時務他投降，他若逞强絕不饒。」

尹大明道：「船到鎭江我去找林能，先叫他去請大夫爲朱兄把傷再治一治，咱們再合計去收拾余天生。」

朱光遠道：「少幫主，你別爲我擔心，我不會有事的。」

玄小龍道：「人都已經發燒了，千萬別逞强。」

他對黃忠又道：「馬上開船去鎭江。」

黃忠道：「鎭江是個大地方，大龍幫有騾車近十輛，快船五艘之多，我前年在鎭江還住過。」

玄小龍一聽，道：「到了鎭江你去請大夫。」

於是，停在南通的船啓航了。

四條大海船，看起來同新的一樣，四條雙桅快船分兩邊護衛着，看上去也蠻壯觀的。

* * *

寒山寺的大門外四棵老松下，站着松竹大師，王彩雲就在他面前。

「彩雲姑娘，老衲無法與妳同行，聽妳之言，百忍大師與皇甫施主二位必然會來此地。」

王彩雲點點頭，道：「他二老也許會來，但我已等不及了。」

她遙看向太湖，又道：「他們是清白的，太湖雙嬌已回太湖西山去了，而我那龍哥身邊無能人，玄大伯的希望全仗我龍哥一人，我怕他……」

松竹大師道：「彩雲姑娘，當年我來出家，我便是住在鎭江城外紫竹山，我的俗家名字叫劉逢春，妳爹與妳玄大伯他們知道，我還有個多年未謀面的大妹子，她叫劉圓圓，也住在紫竹山，妳如果不放心，可到鎭江去。」

他慈愛的對王彩雲點點頭，又道：「要乘船去淮上，鎭江是必經之地，因爲鎭江對面便是由運河過洪澤的轉口站，妳也許會在鎭江遇上玄小龍。」

那王彩雲看看天色，道：「如果鎭江遇不到，我便改坐小船去淮上了。」

松竹大師道：「坐小船不如騎馬快，坐小船最危險不過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高郵湖與洪釋湖，兩地常年鬧水寇，妳一個姑娘……」

笑笑，王彩雲道：「大師伯伯別爲我擔心，到時候我會看情形的。」

松竹大師還未見過王彩雲的功夫。

皇甫高艮與百忍大師看到過，他二人以爲這王姑娘已盡得王子正的一身絕學。

王彩雲向松竹大師靦覥一禮，她緩緩轉身而去，看得松竹大師也動容。

一個大姑娘，如此長途跋涉的，可眞難爲她了。

* * *

王彩雲已過了無錫，前面一座小山丘，這時候山坡上開滿了山茶花，一排排的楊柳垂到了小河邊，江南風光果然宜人。

王彩雲忽然站住不走了，她側耳聆聽，雙眉深鎖，忽的，她張開雙臂騰空而起，人已到了山崖上，於是，她發現一處山窪處有幾個人在搏鬥。

那是三個大漢圍殺一個人，只見被圍殺的人使一把寬刃刀，拚命的力阻三個殺手。

那人已是滿身鮮血，危在旦夕。

再看三個惡漢，其中一人使的是索子鏢，另一人乃是細長尖刀一把，還有一人乃厚背砍刀。

三個殺手已把那被圍殺的漢子堵在山窪一處絕地了，那兒眞是宰人好地方。

王彩雲本不欲多管閒事，但她心中有些不忿，三個人殺一個總是惹人心中不平，她心中想着，何不下去問一問，如是那人該死，那就叫他們殺吧。

宛如凌空飛鳥，青衫飄飄中，她已落在山窪口處。

正在搏殺的四人，忽見一個青衣姑娘自山崖飄然落下，均用奇怪的眼光看過去。

一頓間，手提索鏢的黑面怒漢轉而迎向王彩雲，他先是上下看了王彩雲幾眼，嘿然一笑，道：「姑娘，妳幹什麼來的？」

王彩雲道：「路不平我來踩呀！」

黑面怒漢哈哈笑，道：「好一個路不平妳來踩，想是妳打算管上這檔子閒事了？」

王彩雲道：「我是想問一問，爲什麼你們三個打一個？」

黑面怒漢抽動鼻尖，另一握厚背砍刀的大漢走過來，他以刀指着正大喘氣的那人，吼道：「這是咱們家務事，咱們是清理門戶的，姑娘，妳還是一邊涼快去。」

王彩雲不知什麼清理門戶，她看看那喘息不已的漢子，道：「什麼叫清理門戶？」

大個子把頭猛一抬，道：「姑娘，妳有完沒完，妳連清理門戶也不懂，管的什麼閒事？」

王彩雲淡淡的道：「你可以告訴我呀。」

大個子一頓手中砍刀，吼道：「他欲背叛本幫，我三人奉命殺他，就是這麼一回事，妳明白了吧？」

王彩雲道：「他是個叛徒呀！」

大漢立刻回應：「不錯，他是個該殺的叛徒。」

王彩雲緩緩的轉過身子，她似是無奈的道：「叛徒是不忠不義的人，我怎能救一個這樣的人？」

她已往山崖另一面走了，口中還喃喃的又道：「你們把他殺了吧！」

就在這時候，忽聽那喘過氣來的漢子一聲大叫：「我不是叛徒，他們才是海盜呀！」

「殺！」

黑面大漢的索子鏢猛往受傷那人擲去，猛古丁，只見青雲一現，那麼快速的索子鏢被那朵青雲拍得往一邊地上扎去，噹的一聲火花迸濺。

是的，姑娘又自半空中飛身而下，攔住了那一飛鏢。

只這麼一手，三個惡漢也楞了。

王彩雲却對受傷漢子道：「剛才他們說你叛幫，你並不反駁他們，你却又說他們是海盜。」

那漢子戟指三人，道：「他們才是惡人吶，姑娘，妳看那傢伙，他乃仗着幫主勢力，把我這無錫分舵接收過去，這大半年下來，我受夠了窩囊氣，我如今不幹了，我要回鎭江，他們明的送我一程，不料來到這惠山脚下，他們變了臉，定要置我於死地呀！」

青衣姑娘王彩雲道：「原來是這樣，你不是叛徒了？」

漢子淒涼的道：「我好懷念老

幫主呀，都是這幫海盜，陰謀奪了幫主寶座。」

王彩雲心中一怔，問道：「你們是什麼幫派？」

那漢子道：「淮上大龍幫，老幫主玄劫不知去向，最近才聽有了消息，咱這是去投靠老幫主去的。」

王彩雲一聽，不由冷視着正自發楞的三人。

那漢子已指着三人中的二人，對王彩雲道：「姑娘，他二人武功了得，他二人乃是淮上五虎，有名的殺手，另一人便是奪了我舵主之位的傢伙，他叫余永豹。」

那余永豹哈哈一笑，道：「李俊，便是多了一個丫頭，也救不了你的，你死吧！」

原來另外三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八臂快刀」風長山與「索命厲鬼」馬洪二人。

上海分舵有人逃出來，奔到無錫分舵來報告，那馬洪與風長生二人正巧在此，聽了來人的報告，恨透了朱光遠，當然也連帶怒視李俊了。

李俊見勢頭不妙，爲了脫身，便當即辭了副舵主之職，豈料他的計謀也被三人識破，堵在這惠山脚下要宰了他，却又被王彩雲遇上。

王彩雲淡淡一笑，他對李俊道：「你傷得很重，還是坐下來休息一下。」

忽聽余永豹叱道：「丫頭，妳能經得起老子一刀砍？妳在找死不是？」

王彩雲淺淺一笑，她緩緩的走到一堆石頭前面，風長生心中一動，他雙手抱刀不敢發動，因爲他剛才看得清楚，這女子的一招摘星手，那可不是一般殺手能使得出來的絕活，他自己也自嘆無此能耐。

馬洪的手掌發痲，剛才自己的索子鏢幾乎脫手。

兩大殺手全力採取守勢，只有余永豹在一邊叱吒不休，正要擧刀再殺。

此刻，那王彩雲彎腰在地上拾了幾塊石頭，她的動作優美至極，好像她在遊戲似的。

石頭排放在那處山窪口處，一共她排了八塊，笑笑，她再把附近的柳樹枝摘下一大把拋過來，分成小把放在石頭上，她笑了。

「三位叔叔呀，你們如果能走過來，你們就把他殺了吧，我是不會出手救他的，你們怕進來嗎？」

眞的是邪門，余永豹三人看得十分清楚，只不過石頭上放了一把柳樹枝，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了，那女子不就站在八塊石頭中間嗎？那地方方圓不過五七丈，只要拔身而起，立刻就到了李俊身前，只要這女子不再出手，他們合三人之力，必然一擧得手。

風長生冷叱一聲，道：「姑娘，這話可是妳說的，妳不會出手？」他見玉女擺衣袖五七下，好像在舞蹈，猛一怔！

王彩雲道：「只要你們打此過來，我絕不出手。」

馬洪粗聲道：「風兄，我就不信這個邪。」

余永豹道：「兩位大護法，咱們上！」

三人打了個暗號，忽的併肩撲來，石頭是八角形佈成的八卦陣，風長生幾人當然看不出來。

就在三人躍到王彩雲站的地方時候，王彩雲不見了。王彩雲已到了李俊面前，她淺淺一笑，道：「你也是去鎮江嗎？」

李俊已在吃驚，他只顧着看向石陣中的三人，只見他們三人左衝右突的就是無法跳出來。

王彩雲道：「我在問你呀！」

李俊這才嗯了一聲，道：「姑娘，妳問我？」

王彩雲道：「我問你也去鎮江？」

李俊道：「是的，姑娘，鎮江我有朋友。」

王彩雲道：「那麼，我們走吧！」

李俊道：「姑娘，他們三人怎麼……」

一笑，王彩雲道：「他們三人進了密林裡迷路了，想出來那得很久很久。」

李俊大驚道：「妳……妳這是……」

王彩雲道：「別問太多，你至少已死不了啦，還是快走吧！」

李俊與王彩雲躍過一道斷崖，匆匆的往西北方走去。

那李俊奇怪的問王彩雲，道：「看他們那樣奔又殺，不會太久就累死在陣中了。」

王彩雲道：「不用說他們三人，你在鎮江要找什麼人呀？好人還是惡人？」

李俊道：「姑娘，我會說我的朋友是壞人嗎？」

王彩雲道：「我要聽實話，才會那樣問你的。」

李俊吃驚，眞是奇女子。

「我的朋友乃是大龍幫鎮江分舵舵主，不料大龍幫幫主換了人，我朋友同我一個樣，被貶爲副手，眞叫他娘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倒楣的是我們這些人。」

王彩雲就是聽了他是大龍幫的人，才出手救了他，如今又聽了這些話，她淡淡的問道：「你們是大龍幫的人呀，是不是大龍幫出事了？」

李俊道：「不但出事，還出了大事。」

王彩雲邊走邊問，道：「出了什麼大事？」

李俊道：「總舵出貨去台灣，那是歷來最大一宗買賣，光只是出海大船就有十一艘之多，不料大船到了海上，大風大浪中被幾十條大小海盜船圍上了，嗨，這一去不回頭，一個人也沒逃回來。」

王彩雲聽得很仔細，她想了一下，道：「似這樣大買賣，幫主爲什麼不出馬？」

李俊道：「幫主雖然沒出馬，大龍幫的精銳盡出，六大護法都出海，那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王彩雲道：「副幫主爲何不去？」

李俊冷哼一聲，道：「病了，天知道他得的什麼病。」

王彩雲道：「如今副幫主當家了，你們這些老幹部就下台了？」

李俊道：「大龍幫十二分舵舵主都換了，沒有一個在位，理由是十一條大海船出事，舵主以上的人馬都有罪，各降一級。」

「副幫主反而升級，這怎麼說？」

「他當衆言明，他自己明升暗降，薪餉減半。」

王彩雲冷笑道：「你們也相信了？」

李俊道：「誰相信誰是王八蛋。」

他覺得在青衣姑娘面前罵人，有些不禮貌，遂又赧然一笑，道：「對不起，我是粗人。」

王彩雲忽然對李俊道：「你等等！」

李俊驚異的站在路邊，只見王彩雲奔上一道小山丘上，那小丘上開了許多紫色小花。

王彩雲採了許多小紫花，又找來石頭把小紫花搗開，對那李俊道：「快把這些按在你的傷口，這些小紫花生在天山，怎麼南方也有？」

李俊已相信這青衣女子有異能，不加思索的把已碎了的花泥按在傷處。

果然，李俊大大的喘了一口氣，「唔，舒暢多了。」

到了這時候，李俊幾乎把王彩雲當成仙女了，只有神仙才會有她這樣的本事。

這李俊一路上只有小心的侍候着王彩雲，他們過了丹陽二十里，便到鎮江了。

王彩雲也是第一次到鎮江。

李俊指着斜坡，對王彩雲道：「這兒就是鎮江，西邊是長江，咱們的大龍幫分舵在臨江大街頭，姑娘要不要與在下一起前去？」

王彩雲道：「我去城外紫竹山，咱們在此分手吧！」

她說完淡然的一笑，往斜坡另一面走去，李俊急忙跟上來，道：「姑娘等等。」

王彩雲道：「還有事嗎？」

李俊道：「姑娘，這一路走來，尚未冒昧的請教姑娘尊姓大名，姑娘可否見告？」

王彩雲道：「我也沒問妳的大名呀！」

李俊道：「我叫李俊，人稱翻江龍。」

一笑，王彩雲道：「你的功夫在水中了？」

李俊重重點頭，道：「如是在水中，余永豹他們三個王八蛋早叫我拖到水底餵王八了。」

王彩雲道：「我姓王，我叫彩雲。」

李俊道：「謝謝姑娘見告，總算叫我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是誰了，哈……」

李俊大笑着走了，他往臨江街走去。

王彩雲轉身往另一條路上走，迎面有個少年人走來，王彩雲走上去。

「小哥，打聽個地方，可以嗎？」

那少年人看看王彩雲，道：「你是外地人呀？」

王彩雲道：「我來自天山。」

少年人怔了一下，道：「天山？沒聽過。」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一個賭徒要教小毛賭技，他們三更半夜來到郊外一個久無人住的小屋內，小毛獨自一人遵照所教內容練習一遍之後，已過兩盞茶工夫，當那賭徒發現小毛手裡牌少了一張時，便說小毛前功盡棄。小毛覺得在小屋渡過了一個恐怖之夜，小毛將此事告訴小關等人後，又去賭場，當他念咒以後，却發現非常靈驗，結果贏了不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賭俠

文•司空羽／圖•可飛

借迷藥巧鬥勁敵　聘高手窮凶施襲

孫毓樓三條J，小毛牌面是Q十KA，下面會扣一張J嗎？

小毛不慌不忙把底牌抽出，正是一張J。

事實上，他補的是最後一張A。他冒大輸六百萬兩的風險，來作了一次試驗。

他要再作一次試驗，補這最後一張A。

他果然補到了。

這到底是幸運，還是那恐怖的賭術靈了呢？

如果不是賭術靈了，爲什麼每次暗暗唸咒，要等一張牌時，耳際就會聽到喘聲、冷笑及磨牙聲呢？

小毛收了枱面離座。

爲了表現一點意思，留下一萬兩給觀者分紅。

小毛回去說了一切，小關道：「走，我陪你去那小屋去看。」

小毛道：「再去那地方我眞有點汗毛直豎呀！」

「你眞有出息，去吧！」

到了郊外小山坡時，已是歸鴉陣陣，紅日西沉之時，二人到了大門外，大門還是敞着的。

小關忽然「噫」了一聲，自門檻縫中捏出一張牌來，正是一張A，道：「看到沒有？不是你漏摸了最後一張牌，而是在你慌張開門時掉落了一張。」

「對對！小關，還是你的頭腦好。」

小關道：「我們進去看看！」

小毛道：「小關，既已証明是失落在此而非漏摸那最後一張A，就沒有進去的必要了，走吧！」

＊　＊　＊

卓倩死了，小關沒有再和卓約和齊鳳上過床，這天二女忍無可忍，齊鳳道：「小關，你是不是不要我們了？」

「我沒有說這話。」

「那麼爲什麼風乾我們？」

「現在妳們還有這心情？」

「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我們要知道，是不是今後你不和我們好？這一點才重要。」

小關道：「妳們眞要？」

「難道是假的？我必須說明，我要爲白姐生一個兒子，要他姓白。」

「好，妳們二人上床等着。」

「怎麼？要一次弄兩個？」

「有何不可？反正都是我的女人，而妳們都有要的理由。」

二女不對頭，齊鳳還在恨卓約，卓約也早在恨她，但小關說過，如她們之間再發生互相殘害的事，他就下決心驅逐二女，一個也不要了。

二女還眞不敢再互相傾軋了。

二女也都是過來人。

她們希望是第一個，都不願是

第二個。

小關和她們上了床。

兩個時辰之後，二女各有二個高潮而且向他求饒。

二女這才知道小關不一樣了。

是學了「房中術」或「玉房秘訣」？抑是學了左道之的絕學十七招後，起了劇烈的變化？

的確如此，左的武功，充滿陽剛之氣。

還要加上關庸的武功，這才形成了渾厚的精力。

能把這兩個少女擺平，又豈是等閒？

只此一次，二女服了小關，而且對他言聽計從。

＊　＊　＊

小關又在諸位長輩前拜祭。

夜幕低垂時大敵已臨。

左道之和李獅聯袂而來。

左道之道：「你們哪一個認識我的老妹子？」

小毛道：「那個老妹子？」

「就是年五洲的母親。」

小毛挺身而出，道：「我……」

「就是你？姥姥不親，舅舅不愛。」

「只要你老妹子喜歡就成了。」

左道之道：「我老妹子呢？她在何處？」

「金屋藏嬌，那地方怎可隨便告人。」

李獅「嘎嘎」怪笑道：「金屋藏嬌？」

小毛道：「有什麼不對？」

齊鳳和卓約交一個眼色，小毛眞會蓋。

左道之道：「你叫我老妹子去偷我的劍譜？」

小毛道：「是她自動去的。」

「胡說！」

「眞的呀！我告訴她，我的好友小關等人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因爲小關過去救我好幾次命，老妹子就自告奮勇前去。」

左道之道：「劍譜呢？」

「燒了！」

「爲什麼要燒了？」

「因爲學過之後，怕落入別人之手。」

「誰學了？你？」

「是啊！當然是我囉！」

「好，你接我三招試試看，如你能接下來，看在老妹子份上，我放你一馬。」

小毛道：「這又何必，咱們已經是親戚了。」

「什麼親戚？」

「你不是我的大舅子嗎？」

「大舅子也不成，接招！」

小關往前一滑全力接了一招。

由於他認識左道之這一招，出招也很恰當，「蓬」地一聲被震退了兩步，但左道之也退了一步。

有此結果，左道之怪叫一聲道：「原來是你學了。」

小關道：「對！」

「用我的武功報仇？」

「只要能報仇，可以不擇手段。」

「小子，你想用我的武功對付我，你是作夢！」

「夢也好，眞也好，我的目的就是殺你。」

「好好！你就把那十七招全使出來試試看。」

小關當然要全力施展。

非但用這十七招，還和關庸的絕學交互使用。

這兩種都是絕學，只不過他會的都是二手貨。

也就是他都是由別人教的而非自創的。

小關獨對左道之，自然不成。

小毛立刻就上了。

他當然差得更遠，只不過左道之看在老妹子份上，不便傷小毛，這小子就沾了很大的便宜。

儘管如此，還是不夠。

兩女要上，李獅接了下來。

李獅邊打邊道：「卓約，妳這個騷貨，居然不嫌左道之老，和他不清不渾地……」

小關不由心頭一震，無怪她的武功那麼高了。

如果沒有這回事，李獅會當衆糗她的丈夫？

卓約大聲道：「醜怪女人，妳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李獅道：「我要是說謊，就叫我下一輩子找不到男人，只不過，妳和左老賊上床却不是一般的玩法。」

「老虔婆，妳眞是個王八旦！」

「對，我如果不是王八旦，我自己的丈夫會和別的女人上床，玩『舔盤子』那一套嗎？」

小關和小毛都懂「舔盤子」的隱語。

就連齊鳳也聽人講過。

由於左賊未否認，小關以爲八成是眞的。

左道之並不希望老婆子當衆說出這件事，既然已經說了，那也沒有辦法。順水推舟，把小關嚇跑，這老賊一向是敢作敢爲的。

至少今後小關不會再要卓約了。

這效果還眞是絕對的。

卓約和齊鳳只攻不守，李獅還眞沒轍。

但小關和小毛就慘了。

小關已挨了一掌，小毛也挨了兩脚。

當然，左道之絕不會踩小毛那個老二。

左道之知道老妹子很重視和男人上床的事，年五洲的父親當年就

因爲不堪其需索，被抽乾而死的。

卓約很想殺死李獅。

只不過要殺李獅也很難，李的功力不如左道之，但經驗方面却非二女所能比擬的。

小關挨了七八下，每一下都好像骨折肉碎，但這是殺父仇人，也是殺死幾位長輩的仇人。除非濺血當場，他不能倒下。

小毛利用左道之不下重手的便宜，下手很辣。

左道之道：「小子，你可別不知好歹！」

小毛不管那一套，有機會就攻其要害。

「小子，我要是認眞，你早就躺下了！」

小毛道：「你重擊我的好友，我就豁出去了。」

「不是我不放過他，是他不放過我呀！」

「你今夜不來，他會不放過你？」

「我不來他遲早也會找我的！」

「你爲甚麼要殺他的父親及幾位長輩？」

左道之大聲道：「老夫有權利排除反對我的人，我對你客氣，你却不斷地攻我要害！」

小毛道：「因爲你對你老姐不怎麼重情感！」

「胡說！」

「你們是手足，而我和她又是老少配，而且把她侍候得上了床就大聲怪叫怪喊，你不重視我她却不能沒有我！」

「你如果幫別人對付我，我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小毛道：「也好！反正我也膩了你老姐，每天上床，我想休息一下也不成，你乾脆把我宰了吧！」

小毛往上貼。

他是爲小關製造機會，小關也沒有糟塌這個機會，閃電的一腳，眼看踹中左的左後腰。

左道之何等身份？

儘管他輕敵了些，也使兩小抓到了機會。

只不過要重傷他也很難。

左緊急扭身，左手一勾，蹴了一下，但不重。

他這麼一勾，小關的小腿肚被勾中，人就凌空摔了出去。小毛疾射如箭，堪堪到了小關附近。

他怎會有左道之快！

左道之先他到了小關身邊。

但是，這工夫年老婆子一掠而至道：「老哥……手下留情……」

年老婆子和另一人掠近，却遲了一步。

但她這一叫喊，左道之收手未抓。

收手未抓並非表示完全放過他了，他踢出一脚。

這一脚不會踢死小關，但可能殘廢。

只要殘了，不再能找他報仇就可以了。

但是，另一人疾撲左的右後方。

這人攻擊的正是左的右大腿及臀部。

一般人可能以爲臀部下都是軟肉，沒有穴道。

在臀部下方靠近大腿後部處就有一穴。

此穴名叫「承扶」。

此穴雖非死穴，如被踢中，這條腿就會抽筋甚至暫時不能動，試問高手在動手時一條腿一旦抽筋，會有甚麼後果？

左道之不能不收回要踢未踢的這條右腿。

他橫移一步，正要下煞手。

年老婆子道：「老哥，你要殺你的外孫呀！」

左道之收手一看，果然是年慶餘。

他只見過年慶餘一次，這才是第二次。

左道之道：「小子，你剛才要攻擊我？」

「晚輩只想救人，無意傷舅爺的！」

「哼！你和這小子有何交情？」

「我們是……是朋友……」

這「朋友」二字眞難出口。

他只是迷戀齊鳳，但齊鳳迄今沒對他產生興趣，却又不死心，說起來也夠癡情的了。

眼見齊鳳又回到小關身邊，他這「朋友」二字說出口，眞是委屈極了。

左道之道：「你和小關是朋友？」

年慶餘道：「是的！」

「你眞渾蛋！你爹和關氏父子勢不兩立，你却背叛你的大爹，你簡直是個孽子！」

年慶餘道：「晚輩不以爲如此，如果長輩的行爲不能作爲晚輩的榜樣，我爲甚麼要盲從？」

「你，你放屁！」

「前輩，如果總是以這口吻和晚輩說話，那就……」

「那就如何？」

「那就沒有甚麼好談的了！」

「小崽子！你似乎要我聽你的！」

年慶餘道：「古人論說：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

「你少在我面前胡扯！」

年慶餘道：「舅爺既然如此，晚輩就不再多說，我只希望你能放過這幾位朋友……」

「可以，但我也有個條件！」

「舅爺請說！」

「叫卓約跟我走……」

這才發現，卓約已經走了！

左道之道：「現在這條件已經不存在了！此次放他們一馬，下次再遇上，任何一個也不例外。」

年母道：「甚麼意思？」

左道之道：「也就是下次遇上，連妳的這個面首也不例外！」

年老婆子一楞，道：「那個面首？」

「老妹子，你裝甚麼糊塗？」

「我裝糊塗還是你裝糊塗？」

左道之大聲道：「這個小子不是妳的面首？」

「是他？你沒有發燒吧？」

「我當然正常得很。」

「告訴你我的那個相好的不是他。」

「不是這小子？是誰呀？」

「有必要告訴你嗎？」

「老妹子，這小子耍了我，我本要教訓他一頓，但我現在有事，下次遇上再說……」

「我知道你要去追卓約。」

「就是那麼回事又如何？」

「你找你的小媽，我玩我的小兄弟，各不相擾，如果你敢動我那個小兄弟的話……」

「怎麼樣？」

「別人怕你這個冒牌『土地公』，我可不怕！」

左道之一窒，似乎欲言又止。又好像有甚麼顧慮似的。

左道之臨走時向年老婆子看了一眼。

那一眼之中有十分尖銳的東西。

左道之一走，年老婆子望着小毛道：「小子，你爲甚麼胡說八道造謠生事？」

小毛道：「還不是爲了大家的安全？」

「你們大家的安全干我屁事！」

「也不能說不干妳屁事！」

「甚麼意思？」

「試問，小莊是不是我介紹的？沒有我的話，妳不是還被風乾着，每夜獨守空幃？」

年慶餘雙手掩耳大聲道：「不要說了！」

年老婆子道：「怕甚麼？你祖母就有這點毛病。」

小毛道：「妳能說不該感激我？」

年老婆子道：「你也不能當衆說我是你的面首。」

小毛道：「老實說，我雖醜，能有你這老面首，妳也該感到光榮了！」

年慶餘雙手掩耳疾奔而去。

他是一個一本正經的年輕人，老祖母如此荒唐走調，他受不了。

小毛道：「我眞佩服妳！」

年老婆子道：「佩服甚麼？」

「勇氣可嘉！」

年老婆子哼了一聲道：「看在你和小莊是朋友份上，不予計較，但我要警告你！」

「警告甚麼？」

「你得罪了左道之還好，得罪了我的話……」

小毛一怔，大聲道：「怎麼樣？叫左道之殺我？」

年老婆子已經走了。

小關道：「有句話我想不通。」

小毛道：「甚麼話？是不是老婆子剛才說的『得罪了左還好，得罪了我……』那句話。」

「有一點關連。」小關道：「年老婆子對左道之說的：別人怕你這個假『土地公』，我可不怕！」

齊鳳道：「是啊！不知那句話是甚麼意思。」

小毛道：「左道之不是『土地公』？眞的又是誰？」

小關道：「我隱隱看出，年老婆子並不怕左道之。但不可解釋的是，她却偷了左的劍譜！」

* * *

卓約悄悄離開了，因爲當場被揭穿了醜事。

像過去和耿淼的事還好，總算尚未發生。

今夜左道之未否認，小關必然引爲奇恥大辱。

她知道，她和小關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了。

巧的是在三十里外一個小鎮上她遇上了卓玉。

在過去，她排斥任何一位姊妹。

現在，她既然經已失去了競爭小關的資格，就決定退出，却又不甘心讓齊鳳一個人獨佔小關。

「卓玉，妳一個人到處闖蕩甚麼？」

卓玉對卓約有點冷淡。

這當然是因爲過去風聞她走調胡來之故。道：「二姐不也一樣？」

「我是過來人有經驗，妳不知道江湖上的風險。」

「江湖上的確有些壞人……」

卓約聽出小妹話中有刺。

她本想拂袖而去，但畢竟還是重視手足情。

當然，她也承認自己是個壞女人。

「小妹，即使二姐有點走調，也不希望妳吃虧的！」

「我不會！」

「但江湖中步步陷阱，千萬小心！我勸你投奔小關，在目前，只有他能保護妳！」

「我正要去找關大哥！」

「小妹，齊鳳在他身邊，妳要爲我們卓家出氣。」

卓玉道：「至少不至於爲卓家

洩氣吧！」

卓約過去才不吃這一套，現在她有點變了。

卓玉道：「我這次出來，要爲爹報仇！」

卓約道：「爹和關伯伯的仇已報了一半。」

「一半是甚麼意思？」

「仇人如果大體粗分的話，只有年五洲和左道之，年五洲和其部下大都死亡，不是報了一半的仇？」

「聽說二姐已是頂尖高手了！」

「沒有那麼好。」

「二姐，後會有期……」卓玉拱手而去。

卓約忍住了淚水。

她當然承認是自己爲卓家丟了人，所以，才會讓小妹如此冷落輕視，但以前，她和小妹最好。

卓約佇立很久很久。

她長長地吁了口氣。一迴身，猛吃一驚。

由此可見，她和對方仍然差了一大截。

儘管剛才爲手足之情傷感而分了神。

這人就是左道之，站在五步以外，卓約居然並沒有覺察。

卓約目前非但討厭這個人，更是恨入骨髓。

如果當初他不勾引她，她就不會有今天的結局。

「卓約，我知道妳的心情……」

「知道就好，我們的年齡差距太大了！」

「這問題在當初你就該知道的！」

「你還不死心？」

「卓約，我離不開妳！」

「其實你只是在採補，那和感情扯不上關係。」

「就算如此吧！我畢竟把妳造就成一個高手了。」

「我現在寧願是個庸手，或者根本不會武功！」

「卓約，妳在我身邊最安全。」

「現在我是甚麼都不怕了！」

「卓約，我是要定妳了！」

卓約道：「你妹妹來了……」

左道之回頭望去，卓約拔腿飛奔。

左道之冷冷一笑，道：「妳跑得了嗎？」

他不慌不忙地追，這也是卓約所想得到的。

追出二三里，卓約目前的輕功極高，年輕人總是沾點便宜，但左道之還是有把握追上她。

絕沒想到，前面有一道小河。

卓約不見了。

「洞庭漁隱」的女兒會不善泳嗎？

左道之直跳脚，大罵「女騙子」！

＊　＊　＊

齊鳳上街購物半天未歸。

小關道：「小毛，齊鳳出去很久了吧？」

小毛道：「對呀！半天哩！」

「小毛，我們出去分頭找找看！」

兩小找遍了此鎭沒見影子。

兩小當然十分焦急了，她失踪了。

此刻齊鳳剛剛醒來。

她發現自己躺在一個陳設很攷究的房內床上。

床前站着兩個少女，都很陌生。

「兩位是……」

「我們是年老太太身邊的人。」

「年五洲的母親？」

「是的。」

「我是怎麼會在此的？」

「奉老太太之命，請姑娘來此！」

「請我來此幹甚麼？」

「姑娘是聰明人……」

「我一點也不聰明！到現在還不懂！」

「年公子非常眷顧齊姑娘，老太太可是一份好意，再說，年公子的爲人及條件……」

齊鳳臉色一變，道：「擄人哪！」

「姑娘何必說得那麼難聽？」

「不是擄人是甚麼？你們以爲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不……不，姑娘千萬別介意，老太太的意思很好，方式也許不大好，但公子對姑娘却……」

「不要提甚麼公子了！」

年老婆子走了進來，道：「齊鳳，我這麼做是太急了些，也是因爲我孫子太喜歡妳了！」

「妳孫子喜歡就不尊重別人？」

「齊鳳，你要是乖，你會變成一個比卓約更厲害的年輕女高手，甚至比她更頂尖些！」

「我不稀罕！我只想到小關身邊！」

老婆子道：「丫頭，有那麼容易嗎？」

這工夫門外有人冷冷地道：「祖母，妳是在幫我還是在扯我的後腿？」

「慶餘呀，婆婆當然在幫你囉！你爹去了，我們家只有你這個男人，總要挑起傳宗接代的使命呀。」

年慶餘一字字地道：「我們年家絕子斷孫算了！」

「你這小子胡說甚麼？」

「像我們這個家庭，眞可謂是男盜女娼！」

「甚麼？」

「男盜女娼！」

「啪」地一聲，年慶餘挨一巴掌。

年慶餘不知有未全力閃避！反正沒有避過這一個耳光，掩着臉要離去，老婆子道：「站住！」

年老婆子又道：「你要幹甚麼？」

「我在妳的心目中，只是一個傳宗接代的工具而已！」

「甚麼意思？」

「妳並不是眞的喜歡這個孫子！」

「胡說！我喜歡你勝過喜歡你爹！」

「我不信！」

「你會信的，我爲了你，設法討好小關，其實是爲了討好齊鳳，因爲齊鳳喜歡小關，可謂煞費苦心！」

「我還是不信！」

「告訴你，沒有我，小關活不成，你舅爺左道之非殺他不可，你知道原因嗎？」

「……」年慶餘不出聲。

「我不要他殺小關，左道之就不敢殺，不殺小關是爲了討好齊鳳，討好齊鳳又是爲了誰？」

年慶餘不出聲，却不能不信。

但是，這次擄人的行爲却幫了倒忙。

「齊鳳，我救小關是爲了妳，不管妳領不領情，妳要是聰明人，是應該好好攷慮的！」

「考慮甚麼？」

「小關有女人，卓約不會放手，據說卓約之妹卓玉，過去也和他有一手，所以以遠近來說，卓玉也比妳近些。過去妳是知道，卓倩和白嘉麗都比妳近些……」

齊鳳不以爲這話有甚麼不對。

只是要她離開小關她辦不到。

「而我這個孫子，對妳却是矢志不移！」

這句話也對，年慶餘對她可以說無微不至！

「你們還是談談吧！」

年老婆子使個眼色，叫年慶餘和齊鳳深談，把兩個使女帶走了。

屋內靜了很久，年慶餘道：「齊鳳，請相信我，這不是我的主意！」

「我相信！」

「齊鳳，祖母說得對，我相信這世上沒有任何另外一個男人能像我一樣鍥而不捨地求妳……」

齊鳳道：「這一點我也相信，但是……」

年慶餘道：「齊鳳，我能使妳幸福一生，因爲在我的心目中，妳是無法取代的、唯一的……」

「我也信，但我很難改變！」

「不管妳能不能變，我絕不逼妳！」

「那就該放我回去。」

「那當然會，但是，妳既然來了，我們就不能讓妳空手而回。」

「要送我甚麼禮物？」

「對，一樣十分珍貴的禮物。」

「甚麼禮物？」

「絕技！」

「誰教？你？」

「不是，是另一個人，這人的身份十分隱秘，但獨步天下！」

「此人獨步天下，把左道之放在那裡？」

「他只能算第二流人物！」

齊鳳不由一怔，道：「那是甚麼人？」

「由於這位神秘人物不願正式授徒，所以不必認識，我們可以安排，每天夜裡教妳……」

齊鳳茫然道：「眞有這麼一個人？」

「當然。」

「不能告訴我？」

「妳學了絕技就成了，何必管他是誰？」

這天晚上，齊鳳被帶入一個大屋子內。

屋子空蕩蕩太大，還有迴音，因爲空無一物。

這大屋是長方型，長約五、六十步，在另一端站着一個頭臉包紮起來，身上也穿了件衣褲連在一起的，而且怪衣頗寬大。

屋內燈光頗暗。

一個人這樣密封起來，根本看不出是男是女是肥是瘦，更不必說是醜是俊了。

齊鳳站在長屋子這邊。

那蒙面人道：「妳就在那邊練，我邊練會邊解說運氣行功，配合動作及陰陽運行方法……」

「是……」齊鳳要在小關身邊，就必須有較高的身手，要不，總不能永遠要人保護她。

齊鳳第一夜只學了一招。

她從沒學過這麼難的招式。

她本以爲小關的劍法就夠深夠難的了。

這種繁複深奧的招式和小關的比起來，更加艱澀難懂。

一夜學一招，累得半死。

第二夜也學了一招。

只不過在第五夜以後，就是一招半式，或兩招以上，半個月，學二十九招。

齊鳳行功靜坐時，她只要稍稍沉潛，人就緩緩地離開坐墊上昇二尺左右。第一次她曾嚇了一跳。

第十六天就沒有見到那個神秘人物了。

齊鳳以爲，那是個老男人。

至少是個五十以上的男人，由口音可以聽出。

在大屋子中有迴音，只能聽出這一點。

由於一個在屋子那邊，一個在

這邊，也看不清身段。

這天年慶餘和齊鳳私談，年慶餘道：「齊鳳，你現在已是頂尖兒高手了……」

「比你如何？」

「我差得遠哩！」

「客氣吧！」

「絕非客套！」

「那位前輩是甚麼人？」

「如果能告訴你，還要把全身密封起來嗎？」

「慶餘，我更相信你是個好人，但我要走了。」

「齊鳳，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你不會恨我無情吧？」

「我很難過，但不以爲妳無情，事實這正是太重情了！」

齊鳳道：「慶餘，我不值得！」

「齊鳳，今生今世，我不會再找別人了！」

「慶餘，那又何必？我眞的不值得你如此迷戀，殘花敗柳，我配不上你！」

「配得上，但我絕不破壞妳和小關情感。」

「慶餘，你眞是個大好人！」

「嗨……」年慶餘只咳了口氣。

「慶餘，我要回去了，但你祖母不會讓我走的。」

「當然，但我會爲妳製造機會！」

「慶餘！我欠你的太多了！」

「齊鳳，別這麼說，我爲你作任何事都不後悔！」

「下輩子吧！我一定是你的人！」

「齊鳳，妳在此等我消息，就是今夜！」

＊　＊　＊

深夜小莊在「侍候」老婆子時，年慶餘帶着齊鳳逃出，因爲他知道那兩個少女及一個老僕監視的方位。

兩個少女不久就追了出來。

只不過年慶餘也知道她們必會馬上發覺，因爲每隔半個時辰，她們必然到齊鳳住處去偷看一次。

年慶餘帶她迂迴逃走，兩女自然追不上。

「慶餘，謝謝你！」

「齊鳳，我希望有一天妳會要我，但我絕不强求。」

「我知道！慶餘，我眞的是萬分不安。可是……」

「妳不用說了！我知道妳的意思！」

「我只能說十分內疚！」

「不，妳越是如此，我越是敬佩妳！因爲用情至專，永不動搖，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慚愧！我沒有那麼好！」

「齊鳳，我要回去安撫我的祖母了！老實說我這位老祖母太走調了，可是身爲晚輩又能如何？」

「我完全明白，我如果是你，也會如此的。」

年慶餘握握她的手，依依而別。

齊鳳邊奔邊想：我是不是太殘酷了？

天亮入鎮休息，在這家客棧遇上了熟人，只是，這人看到了齊鳳，齊鳳並沒發現此人。

齊鳳在這跨院中剛洗了一把臉，有個少女進入院中，竟是卓約。

若在往日，齊鳳必然會心中打鼓。

現在她只是微愕了一下，繼續擦臉，道：「幸會！」

卓約道：「倒是挺沉得住氣呀！」

「沉不住氣又如何？」

「放心！我不會殺妳了！」

「只怕妳也未必殺得了哩！」

「噢！有出息了？」

齊鳳笑笑不答。

卓約當然不能想像她會有甚麼大出息，道：「妳爲甚麼不在小關身邊？眞叫人想不通啊！」

「我被人家擄去過，現在被放了回來。」

「誰擄妳？」

「年老婆子。」

「她？」卓約道：「爲了她的孫子？」

「正是，但她的孫子却很爭氣！」

「是年慶餘放了你的？」

「當然，他是個君子。」

「你似乎對這位君子仍然沒有興趣？」

「不是沒有興趣！」齊鳳道：「其實女人都犯了同一個毛病，那就是永遠無法忘懷第一個男人！」

卓約十分同意這個看法。

她難忘小關也是這種心態。

卓約道：「大概年慶餘教到妳不少？」

齊鳳仍不正面答覆。

「雖然我剛才說過絕不殺妳，但掂掂妳的斤兩則不可免。」

齊鳳道：「我知道！」

「妳似乎有恃無恐！」

「也不能那麼說，妳畢竟是當今武林年輕一輩女流中的第一人，妳不殺我，也不會讓我輕鬆的。」

卓約往上一貼，就要扣拿她的肘關節。

齊鳳第一次使用這新學的招式。

儘管還不很熟練，但本能地施出了適當的招式。

卓約一驚，無功而退。

她以爲太輕敵之故，再次攻出一招。

這一次齊鳳就不敢大意了，她

知道對方必然使用高招。

果然，卓約全力施展高招，兩人「啪啪」接了兩掌，各退了兩步，齊鳳又多退了半步。

可見在內力方面，齊鳳還是差了一點。

速成之學，和卓約比當然要遜色些。

只不過十五招以後，卓約心頭駭然，她用任何絕招，都無法逼使齊鳳改攻爲守，這就是差距。

看齊鳳用的怪招，並不是左道之的。

年五洲本人的功力比左道之差，年慶餘自然更差得遠了，他教她的招式會比他本人更厲害？

至於年老婆子，可能不會武，即使會也有限。

誰也沒見過年老婆子和誰動過武。

齊鳳心中大爲激奮。

她絕沒想到，二十幾招武功會有如此威力。

更沒想到，在招式上(內力還差)比卓約還勝一籌。

卓約不服，再猛攻五招，其結果還是一樣。

齊鳳收手疾退一丈，道：「好哩！」

卓約打量齊鳳，幾乎還不能相信。

本是一隻雞，如今已飛上枝頭作了鳳凰。

「妳也有一次奇遇？」

「這麼說也行……」

「甚麼人有此功力？」

「老實說，我的答案妳一定不信！」

「說說看！」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當然不信！」

「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是誰教妳的武功都不知道？那有教了這麼高絕的武功而不露身份的？」

「我的情況却正是如此！」她說了一切。

其實她大可不必告訴卓約這些的。

這一點，她就比卓約差些了。

這卓約偏頭想了一會，道：「這個人就想不到了！妳是說是個中年以上的男人不是女人？」

「不是，因他邊教還要邊講述訣竅！」

「這就難猜了，和這個年老婆子近的人，只有左道之，年五洲的父親年太慶，已死了十餘年，年太慶有個師兄叫姚奇，此人的功力了得，至少比左道之只高不低，會不會是這個人？」

「果有這個人，他教我的目的爲何？」

「會不會對妳也有野心？」

齊鳳大力搖搖頭。

「齊鳳，妳有此功力，使我產生了奇想。」

「請說！」

「妳以爲左道之是不是『武林土地公』？」

「也許不是！」

「那就是另有一位『武林土地公』了？」

「大概是的！」

「我以爲那個『武林土地公』才是眞正的心腹大患。」

「我也有此同感。」

「我們何不……」兩人以「蟻語蜨音」交換意見。

＊　＊　＊

齊鳳返回說了一切。

衆小大爲驚奇，但至少他們都相信左道之不是眞的土地公了。

另外，齊鳳對小關說了個構想。

這構想小關不太同意的是卓約那一部份。

只不過齊鳳表示，卓約已改邪歸正了。

更重要的是，有卓約在，那計劃就更有了把握。

小關終於點點頭。

因爲這是生死關頭，也是最後一條可行之路。

這是小毛的意思。

小毛此刻也無心去玩賭弄錢自肥，他也有他的一些鬼名堂，對小關說了，小關以爲也有點道理。

他們在這家賭場打麻將。

清末名士戴名世在「憂庵集」中曾談到「馬吊」賭法，最初有所謂「京鬥」與「南鬥」兩法。

以後才又變爲「遊湖」之法。

「遊湖」之法又稱爲「飛湖」，又名「追湖」及「砍湖」。湖了(又稱獲了)而收枱面極少者，又稱「臭湖」。

「湖」據說是指梁山泊一百單八將盤踞的湖泊，以前爲何牌上會有這些人的名字？不得而知。

其由來和梁山泊，却可能有關連。

「砍湖」也就是目前的「嵌檔兒」。如「嵌檔五」等。

小關和小毛合作。這次小關作小毛的助手。

小毛「叫片子」(即暗語要牌)！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留碰快打湖要抓慢吃。

以上是九個字代表九個數字。

另外尚有「條裏外餅中間萬」的口訣。

這口訣以手勢代表。當然也不一定非用這九個字不可。

叫片子時把手放在自己的牌裏邊說「留一張吧」，這是「裏條」，暗示要一條，如把手放在牌外，則是要一餅，放在牌的中間之上是要一

萬。

如說「碰不碰呢？」則依手勢代表二條三餅或二萬，以此類推。

比如湖一四萬，則說：「你這牌是留還是打呀？」如果湖一四七萬，則加一句：「抓張算了。」

至於東南西北及中發白，也用這幾個字，只是手勢不同而已。

兩小交互支援，得心應手。

打了四圈，又有百餘萬的收入。

這數字對他們來說，當然不會過癮的。

這工夫又來了一位豪客，居然是「華山聖母」令狐芝。這個女人比年老婆子年輕些，也在五十以上了，都是走偏鋒的人物。

她居然佔有過「郝三腿」，還閹了他。

令狐芝一加入，就越賭越大了。

小毛和小關商量，以「技術」和「靈術」交互運用，也就是以「技術」盡速作牌。

然後再以「靈術」叫來自己所要的「湖牌」。

一共才打了八圈，已進帳近七百萬了。

這次是嵌么、門清、一條龍。

小毛閉目唸加持咒。

他要的是七萬，果然就要來了七萬。

這一次就進帳近五百萬兩。

令狐芝這才注意兩小，道：「原來是你們兩個！」

小毛道：「前輩多指教！」

「客氣了！老娘似乎要向二位領教了。」

「這怎麼敢當？」

「反正你們兩個手脚不大乾淨就是了！」

小毛道：「我們的手脚乾淨得很，前輩的嘴却不大乾淨！」

「小崽子！完了再算帳！」

小毛道：「只怕前輩不便掏糞坑吧！」

「甚麼意思？」

「前輩和年五洲的老娘應結爲手帕，妳們兩人作風相近，驚世駭俗，眞能嚇壞人！」

令狐芝不在乎地以「蟻語蜨音」道：「有甚麼稀奇？你娘當年不風流一下，你怎麼能出來？」

小毛眞恨了她。

最後一把，小關以「槓上開花一條龍」來了個滿貫，又收了近五百萬，他們立刻退出。

令狐芝果然跟了出來。

小毛道：「前輩要吃紅？」

「我既不想吃紅，也不會看你們贏了眼紅，我相信你會『靈術』，『叫片子』要甚麼有甚麼對不對？」

小毛道：「妳懂爲何不能贏？」

令狐芝道：「我雖不懂，却也聽說過。」

「聽說甚麼？」

「要牌時要唸加持咒語！」

小毛道：「如果我說不是呢？」

「你說謊我就要揍你了！」

小毛道：「『華山聖母』也不講理？」

令狐芝道：「你把我說得一文不值，能和『聖母』扯上關係？」

小毛道：「在我心目中妳仍是『聖母』！」

「如果我要殺你呢？」

「殺我？爲甚麼？」

「當衆揭我的底，說出郝龍飛的事。」

「妳是一位敢作敢當的人！妳在乎？」

「我當然在乎，除非……」

「除非甚麼？」小毛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

老女人都對年輕人有興趣。

小毛心想，老梆子，你和年老虔婆有何分別？

「怎麼樣？要不我可動手了！」

小毛打量四下，道：「妳是比年老婆子嫩些，可是五十以上的女人，渾身肌肉鬆兮兮地，下面也鬆弛！有甚麼意思？」

「試過就知道，我不一樣。」

「有甚麼不一樣，老子就是老了……」

令狐芝往上一貼，伸手就撈他的「老二」。

小毛一閃，道：「怎麼撈這個？眞是飢不擇食了。」

令狐芝道：「一旦撈到，就捏成肉餅！」

小毛心頭一寒，這些女人眞絕透了。

令狐芝不是太頂尖的高手，但也非比等閑。

只不過小毛却還差一截，未出三十招，連連中掌，而且有幾次差點被她撈到「老二」。

「住手！」小毛疾退七步外。

「怎麼？答應了？」

「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只怕你有了一次之機會不忍割捨呢！」令狐芝道：「跟我來吧！」帶他入鎭來到一幢民宅中。

令狐芝年輕時一定很動人。

在目前，仍可看出昔日的容顏。

五十歲的女人，不會那麼窈窕，但她沒有吹噓，她的肌膚似乎沒有鬆弛，甚至仍有光澤而潤滑。

尤其是那方寸之地，未因年事增長，而失去彈性，這可能和未生育過有關吧！

小毛第一次和這麼老的女人做這事。既新奇又興奮，她活力充沛，實在和青年女子沒有甚麼分別。

但令狐芝忽然彈離床上，射出窗外。

外面驚呼了一聲。

小毛不由愕然，這個老女人又要玩甚麼花梢？

這工夫只見門外奔進一人，正是令狐芝。

她挾了個女人丟在地上，道：「自己脫光！」

小毛一看，竟是胡媚，不由心恨。

胡媚一直在小毛附近打轉。

其目的也和令狐芝差不多，不過是爲了肉慾的徵逐而已。

小毛道：「大姐，這……這是怎麼回事？」

「她在窗外看戲……」

小毛道：「大姐，她也不過是個傻子而已。」

「甚麼意思？」

「不是有人說：演戲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嗎？」

「看我的戲，她是自找倒楣，小毛，上……」

小毛還眞不敢不上。

此刻討好令狐芝，他想設法救胡媚。

令狐芝道：「妳是誰呀！」

「我是江滔的女人……」

「江滔不是死了嗎？」

「是，是的……」

「守了寡就到處窺春？」

「對不起。」

「脫光讓我看看妳的身體。」

「我的身體並不比妳的好些。」

「不脫光怎能看清？」

胡媚已被制住不重要的穴道，可以脫衣但不能動武。

當然，讓她跑也跑不快。

胡媚乖乖地脫光。小毛也愛莫能助。

此刻小毛和令狐芝還在繼續，一邊「工作」一邊打量胡媚的身體，令狐芝還叫她轉動身體，展現每一個的角度。

令狐芝道：「小毛，說句良心話，她比我嫩嗎？」

「不見得！」

「她多少歲了？」

「二十七……」小毛知道失言了。

「你和她有一腿？」

「我……我怎麼會和她有……」

「得了吧！和她沒有一腿她會在此窺春？你們沒有關係，你會脫口而出，知道她是二十七歲？」

「大姐眞是目光如炬！」

「少給我戴高帽！」

「大姐放了她吧！」

「怎麼？心疼麼？」

「不是，大姐，她是個可憐人，丈夫死後，過着寡居生活，事實上，她那一樣也不如大姐！」

令狐芝道：「放心！我很同情寡婦，因爲我也是，知道午夜夢迴那種悽涼的孤獨及感受。」

這麼一說，胡媚倒是眞的悲從中來。

她掩面而泣，十分哀傷。

令狐芝道：「以後去找別人，別找小毛就成了！去吧！」

從此，小毛搭上了令狐芝。

小毛以爲，這老梆子很不錯，可以說不比胡媚差。

只不過身手却比胡媚高出太多。

在目前，危機四伏之下，也需要這麼一個幫手。

* * *

小毛把令狐芝的事對小關說了。

他對小關是不會有甚麼秘密的。

「小毛，你可眞是飢不擇食呀！」

「小關，不是這樣的啊！女人我還不缺呀！」

「怎麼？要嚐嚐老蟹的滋味？」

「那也不是。當時是被逼的，但事後一想，這個老女人也有利用的價值。」

小關道：「只怕在緊要關頭她未必會出手。」

「爲甚麼？」

「因爲很少有人會像卓老伯，毛大叔，以及余心佛余前輩等人，爲了正義而不顧自身利害得罪左道之的。」

「這的確不敢保証……」

這工夫正是晚膳後剛掌燈時分，卓玉來了。

小關倍感親切。齊鳳和卓約也不排斥她。

卓玉是三姊妹中較爲清純的一個。

小關特別陪她到墓上去吊祭，其餘的人當然都來了，卓玉哭得悲傷過度暈了過去。

卓玉剛被救醒，大敵又到。

除了左道之和李獅之外，還有遲覺和鄒揚。

可以想像，遲、鄒二人與左、李二人一起，武功一定也長進了不少。

由於齊鳳學過一個高人的武功，決定由她和小關對付左道之，由卓約對付李獅。

小毛對付遲覺。

卓玉應付鄒揚。

小關道：「姓鄒的，你在今夜一戰中太不夠看，我勸你快滾爲妙，要不你離不開這個墓地。」

鄒揚道：「我的看法却相反！」

左道之道：「卓約，只有一條路可以讓小關等人走，那就是妳跟我走！」

這個老賊到底是用甚麼辦法穩住了他的老婆？他怎麼敢在李獅面前談這件事呢？

卓約道：「老賊休要作夢，我今夜要宰你。」

李獅道：「小賤貨，我雖然恨妳，可是我並不拒絕妳和左老頭在一起，因爲我太醜了，根本不像個女人。」

這倒是出人意料，要不，左道之就不可能在李獅面前公開了卓約跟他的事，這眞是世上少有的事。

這樣配對斷殺，有的可以支持，有的却很險。

像小毛對遲覺就差得遠了。

卓玉對鄒揚，也非鄒的敵手。

左道之初見小關和齊鳳聯手，乾笑了幾聲，但接了兩招，心頭一動，萬沒料到，齊鳳和小關也一樣地犀利。

只不過齊鳳所學的很玄奧，却談不上功力。

兩小一新一舊地搭配，左道之固不怕，却也不敢太大意。

兩小密切地配合，要取勝却也知道很難。

卓約對付李獅，也是旗鼓相當。

李獅雖然容忍左道之和卓約的事，動上手却絕不留情。

小毛又挨了遲覺三掌。

卓玉也被鄒揚踢了兩脚。

小關想去援手，但不可能。

他相信他一離開，齊鳳就可能失招受傷。

他們兩人是主力，主力一旦受了傷，今夜眞的太險了。

就在這時，一個蒙面女人出現了。

這個蒙面女人一下子就替下了小毛接下遲覺。

小毛立刻就去幫助卓玉。

這樣一來，鄒揚立感不支，他接不下小毛及卓玉兩人聯手。

小毛可不再留情，因爲這小子過去曾想奸汚齊鳳及卓約。小毛近來出息多了，卓玉也和往日不同。

卓玉把鄒揚逼到一株樹前，小毛自樹後攻出來。卓玉往上一逼，小毛一脚就正好夠上了位置。

「蓬」地一聲，鄒揚左腰上中了一脚。

這一脚不是很重，只踩得他咳了幾下。

卓玉打鐵趁熱，攻出一掌，接着又攻出一劍。

這一劍幾乎無法閃過，還是被他勉强閃過了。

只不過小毛的一刀，却插進了鄒揚的左脅。

狂叫一聲，似想撤退，但卓玉在前，小毛在後包夾。

鄒揚一慌張，背上中了一刀，大腿上中了一劍。

這小子自知不免，竟然自碎天靈倒地而亡。

遲覺乍見鄒揚死得極慘，不由心驚肉跳。

看來今夜未必能勝。

他向左、李那邊望去，左道之並未掌握全部攻勢。

兩小體力充沛，補了經驗之不足。

當然，主要是齊鳳學了另一個神秘人物的絕技，使這均勢暫時可以保持，他們是想以消耗戰來拖垮左道之。

他們不以爲左道之能支持三百招。

至於卓約和李獅，本來也打得很苦，但因鄒揚倒下，卓玉和小毛就騰出手來，卓玉幫助二姐。

小毛去幫小關及齊鳳。

小關道：「小毛，你去幫那位對付遲覺。」

小毛知道，這蒙面女人是令狐芝。

看來這露水之情，她還是很在乎的。

本來遲覺對付令狐芝稍佔上風，加上小毛就顯了原形，但要打倒他，只怕還要一段時間。

卓氏二姊妹和李獅之戰，佔了點上風也很有限。

左道之「嗆」地一聲撤出了寒芒逼人的短劍。

原來老賊仍然藏了拙。

怪怪地挽了個劍花，看似攻向小關，目標却是齊鳳。

齊鳳一緩，若非小關緊急馳援，必然受傷。

只不過小關却是首當其衝了。

在這瞬間，他獨自對付老魔，還是嫩了些。

短劍以奇特的角度在小關的心窩附近掃過。

沒有刺中心窩，却在右肋骨處留下一條血痕。

齊鳳大驚，閃電遞出一刀。

左道之不退反而以短劍去挑齊鳳的刀。

齊鳳要撤已不及，「嗆」地一聲，刀身短了尺餘。

小關大驚道：「齊鳳快退……」

他大叫着奮不顧身，人劍合一撲上。

左道之也算是孤注一擲，突然放棄齊鳳，迎向小關，「嗆」地一聲，小關的長劍也少了一半。

甚至在這瞬間，左的身子一轉，看似要退，却向小關左邊一扭，又遞出一劍，小關的右肩被刺了個洞。

但是，齊鳳人刀齊上，也在左道之的後肩上戳了一下，衣破血出，由於用力太大，這一下也傷得不輕。

左道之向老妻望去，也十分不穩了。

至於遲覺，更不會支持太久了。

左道之震開兩小，飛撲李獅處。

幾乎傷了卓氏妹妹。然後左、李兩人又撲向遲覺處，三個人就這樣虎頭蛇尾的離開了現場。

應該說不能算逃走，只是不想久戰罷了。

左道之本以爲今夜不費甚麼力氣就可以解決衆小，也沒想到多了個齊鳳，居然身負絕技。

這也是他絕對想不到的。

當然，如果令狐芝不來，大概衆小也沒有這麼輕鬆。

今夜衆小這邊都受了傷，而令狐芝則當場離去。

盡管小毛已看出是她，也沒有聲張。

只有小關和他心照不宣。兩人都說不知是誰。

他們必須快把傷養好。

左道之在卓約的決裂態度之下，必會捲土重來。

齊鳳的傷不重，這天晚上在小關的床邊道：「小關，我們合研我剛學的絕技，會有用些！」

小關道：「的確很管用。」

「我們來合研！」

小關道：「如果把我們各門的絕技合研，那就更有用了。比喩說家父的絕技，卓老伯的以及妳剛學的那個神秘人物的絕技等等。」

齊鳳道：「的確好，但合研武功極費心力，而且進度却又比學一種武功要慢得多了！」

「的確如此，但如不這樣，只怕下次還是鬥不過他們。」

＊　＊　＊

衆小最重的傷勢至少要半個月才能好。

左道之夫婦、遲覺和一個陌生的中年人又找上門來。

此刻令狐芝不在這兒，又少了一把手。

小關道：「左道之，你又找了個幫手！」

左道之道：「人家自願來此，談不上甚麼幫手。」

小毛道：「這位仁兄貴姓？」

中年人冷冷地道：「段豪！」

小關神色一肅，道：「不就是沙漠王段豪嗎？」

「正是區區！」

小關道：「段大俠是來此助拳的？」

「好友相邀，不能不來！」

「段大俠沒想過由於友人相邀，却又不問青紅皂白來此，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會有甚麼不良後果？」

「大俠連正邪、黑白也分不清嗎？」

「依我看，你們也並非正派人物，至少你們這些年輕人，男女混雜，且經常到賭場中去詐賭……」

小毛道：「這叫着瑕不掩玉！」

「好一個瑕不掩玉，小子，關庸和卓布衣以及余心佛等人，說他們是白道，當然可信，但你們的走調，胡來，能和正人君子扯上關連嗎？」

小毛道：「沙漠王，爾在沙漠中稱王，一定是不怕沙土，對不對？」

「甚麼意思？」

「沙漠王一定不會怕沙土飛揚的吧？」

「當然！」

「如果晚輩以沙土撒你，你會在乎嗎？」

「會在乎嗎？」這句話很有挑逗的作用。

「段某來自沙漠，怎麼會怕沙？」

小毛拍手道：「按理說沙漠王是不會怕沙的，但晚輩却想試試看！據說狂風中的飛沙很可怕。」

「怎麼試？」

「我用一包向你推擊而出，沙的噴射力很大！」

段豪哂然一笑，道：「能有多大？」

小毛道：「我以爲很大了。這一蓬沙射向前輩的同時，晚輩向你攻出一兩招，這方法也許很幼稚。」

段豪道：「的確幼稚了些！」

小毛道：「前輩敢試試看嗎？」

段豪大笑一陣道：「年輕人說話不檢點，這個『敢』字可以隨便出口嗎？」

小毛道：「因爲晚輩只以爲，以掌力推一蓬沙土，勢道驚人，加上出招，只怕前輩也不敢……」

「好哩！我就接你這一蓬沙！」

小毛向小關眨眨眼，小關隱隱猜到他要幹甚麼了。」

小毛的輕功不好，所以經常在腿上綁沙袋。

這也是練輕功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小毛提來一袋沙，道：「前輩一定知道這是作甚麼用的沙了？」

「當然，練輕功用的，只不過太低級了！」

小毛道：「前輩請注意，沙子射出，傷了眼睛可別怪晚輩！」

段豪輕蔑地一笑，道：「你盡管射！」

小毛提着沙袋繞走一周。

他突然大喝一聲，左手托沙袋，右掌在袋上全力推擊，袋破沙出，勢道驚人。

沙子射出還發出「絲絲」聲。

段豪要顯示他不怕沙的威風，脚步不丁不八站好，雙手一分，一蓬沙竟向兩邊射去，根本近不了身。

小毛拍手大聲道：「段前輩果

然不怕沙了！」

說完就退了回去，又對左道之道：「你要不要試試看，你不是來自沙漠，可能就不如段大俠了！」

左道之冷笑道：「無聊透頂！」

「看來你還是怕沙的！」小毛道：「李獅，妳也許不怕，不讓段大俠專美於前，妳要不要試試看？」

「試就試！老娘還會怕這個？」

小毛又去提了一袋沙來。

這工夫忽見段豪以手撫額，道：「小心！這小子很詐，沙裡可能……有毛病……」

搖搖倒下，人就不會動了。

左、李、遲三人大驚，當然立刻出就了手。

小毛在推擊沙袋時，右手中握了一包迷藥。

那正是「周公束」迷藥，倒下就是一天。

這就是輕敵的後果。

現在又是小關和齊鳳雙戰左道之。

他們都亮出了兵刃。

卓約對付李獅。李獅道：「小騷貨！學過我幾招武功，想拿來對付老娘？」

卓約道：「妳沒有甚麼了不起！」

李獅道：「那就試試看吧！」

小毛和卓玉雙戰遲覺，還可以應付。

如果「沙漠王」不倒下，這邊就很危險了。

左道之拉來段豪，本來很有把握的。

左道之不想拖久，他仍有把握。

他知道年輕人的體力取之不盡。

人老了不服老是不成的。

他的短劍不是凡鐵，兩小的兵刃不敢硬接。

上次兵刃被削斷，兩小又換了一柄。

齊鳳施襲，小關負責正面對抗。

只不過左道之太厲害了，兩小全力搏殺，仍然稍落下風。因爲前幾次他藏了拙，絕招未出。

兩小越來越不濟，卓約想去援手，却脫不了身。

卓約應付李獅，也是勉强支持。

小毛也想去馳援，但留下卓玉一人對付遲覺，那就太危險了！

正因爲這樣，關、齊兩小越來越危急。

左道之今夜是非得手不可。

兩小連連中掌，身上又有了劍傷。

這時令狐芝又蒙面出現了。

左道之恨這個蒙面女人迭次攪局，他突然放棄兩小，抽冷子向令狐芝貼上，閃電攻出兩劍。

這一手出乎兩小意料，更出乎令狐芝的意料。

這兩劍是左道之精粹的一部份。

左道之要來個下馬威，兩劍內傷敵。

這對令狐芝是十分不幸的。

兩劍太快也太詭譎，兩劍就中了一劍。

短劍一伸一縮，劍身已在令狐芝腹部進出了一次。

出手太快，劍上根本沒沾上血漬。

令狐芝跟蹌後退五七步，仰身倒下。

小毛畢竟感恩，愛不愛她又是另一回事，他悲呼了一聲。

小毛捨下遲覺，奔到令狐芝身邊，呼一聲「大姐……」，他蹲下來，只見令狐芝口鼻淌血，悽迷地，喃喃地道：「小毛……謝謝你……爲你而死……我死而無憾……」

她很快就斷了氣，小毛含淚抹下她的眼皮。

這工夫卓約大叫：「小毛，快去助卓玉！」

小毛警覺而起，只見卓玉中了遲覺一掌，歪歪斜斜栽出七八步，而遲覺又跟了上去。

小毛狂撲而上，揚手就撒出了「周公束」。

遲覺未防這一手，急閃之下仍吸入少許。

他知道此藥發作較慢，而他又只是吸入少許，要走還來得及。

遲覺一個倒縱，他想落荒逃走。

因爲他一倒下，左、李兩人必然凶多吉少。

遲覺也看出，左、李兩人功力驚人，但心機却並不高明，「神蛛會」垮了，他們兩人也不會太久。

但小毛不想放他走。

他的門下陶璐把關家父子害得太慘。

一切不幸，似乎皆由此人而起。

小毛追了下去。

巧的是，遲覺逃走的方向忘了又是下風。

小毛一邊追一邊撒出迷藥粉——周公束。

不久被小毛追上，因遲覺已搖搖欲倒了。

小毛敢追來，主要是見卓玉已向關、齊二人奔去，加上她也許幫忙不大，却也不會沒有一點助力。

遲覺終於倒下。

小毛自遲覺身上搜出了一個皮囊。

這皮囊漆黑，上有白字：烟幕囊。

（未完・廿二）